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EGYPT:
LAND OF THE
PHARAOHS

埃及

法老的领地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池俊常



華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埃及
法老的领地

EGYPT: LAND OF THE PHARAOHS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池俊常

華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法老的领地（美）布朗主编；池俊常译.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219-04452-6
Ⅰ. 埃… Ⅱ. ①布… ②池… Ⅲ. 埃及－古代史 Ⅳ.K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4590号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覃 俭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韦秀琼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开本 13印张 100千字 2插页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4452-6/K·917
定价：6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我们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大量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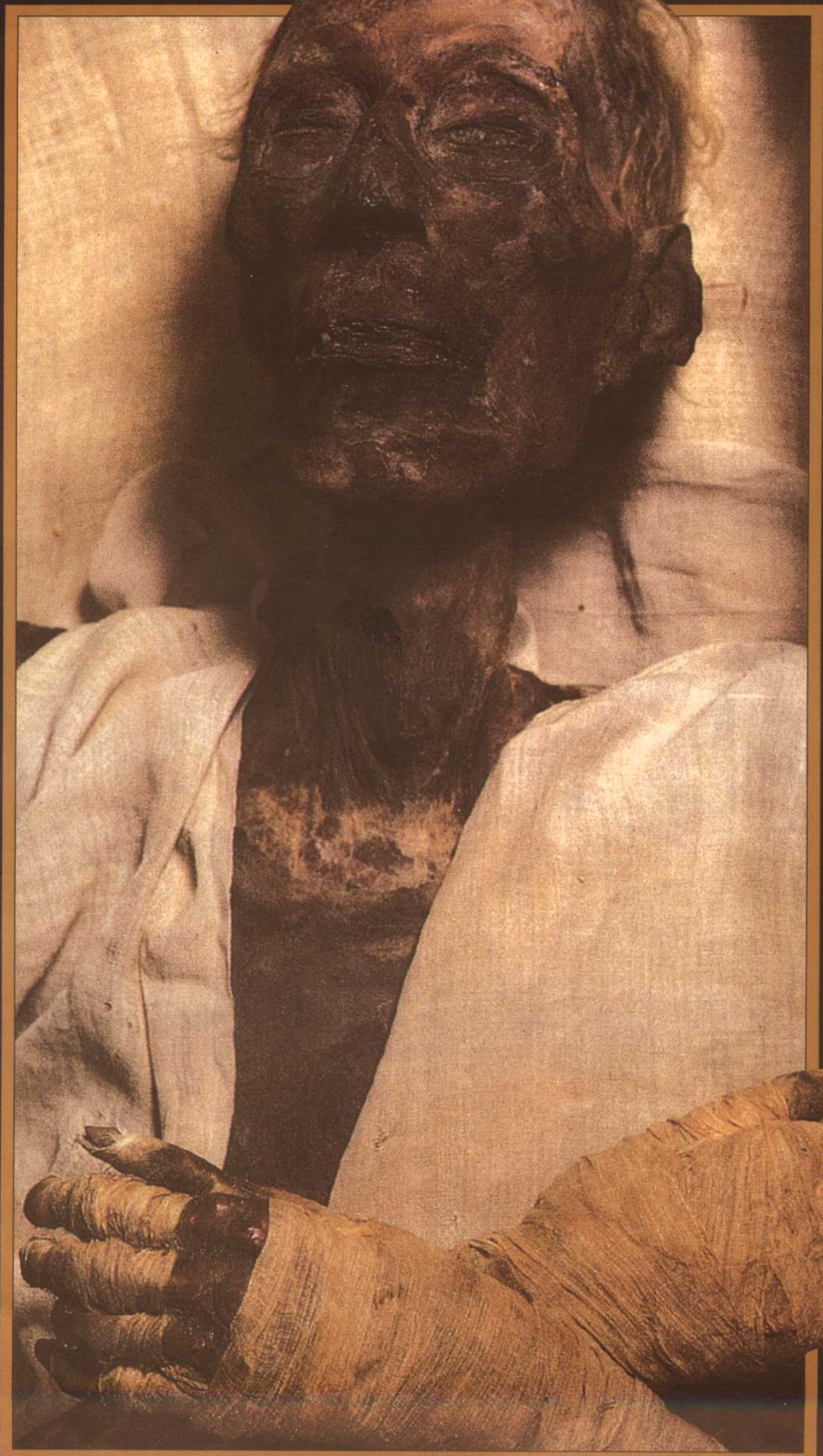


2001年12月1日



■ 在晨雾的笼罩下，吉萨大金字塔向现代人展示着它那永恒的轮廓。法国作家西奥菲尔·高蒂在他的书中写道："它们与没落的帝国同龄，目睹过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文明。它们懂得我们正在努力通过象形文字猜出的语言，还知道那些对于我们来说如同梦境一样的习俗。它们在那里呆了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连天上的星斗都换了位置。"





地中海
西奈半岛
塔尼斯
苏伊士湾
皮－拉美西斯
东部沙漠
开罗
罗塞达
孟菲斯
吉萨
萨卡拉
罗塞达石碑
阶梯金字塔
代赫舒尔
尼罗河
迈杜姆

埃赫那顿
阿马尔奈
法尤姆绿洲
吉萨金字塔群
西部沙漠

0　50　100 英里

红 海

阿蒙神庙



底比斯

卡纳克

卢克索

帝王谷

王后谷

阿拜多斯

哈舍苏特神庙

阿斯旺

努比亚

拉美西斯二世神庙

阿布·辛拜勒

目 录

第一章

木乃伊、陵墓和珍宝

MUMMIES, TOMBS, AND TREASURES

卢克索神庙是古埃及伟大的纪念碑之一，同时也是最大的研究课题之一。它位于尼罗河上游，距开罗450英里。它拥有3400年的历史。经过来自全世界的考古学家和学者们几十年仔仔细细、反反复复的考察，这个地方的研究资源似乎就要枯竭了。剩下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护这座庙宇不受现代文明的侵害。1989年，埃及文物保护组织的视察官员警告说，卢克索神庙附近的排水系统和尼罗河的渗流会威胁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地基，他们决定采集一些土样以确定问题的严重性。工人们在这座神庙的庭院里向下仅仅挖了几英尺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躺在那儿的雕像，接着他们又挖出了两个同样的雕像。

视察官员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把坑重新填埋并向开罗总部请示该如何处理。埃及文物保护组织任命了卢克索古迹发掘工作的负责人，并指示发掘工作可以继续进行。兴奋的工人们很快又挖掘到另外的21座雕像，它们全都完好无损，其中有一个精美的8英尺高的立像，铭文揭示了这座雕像不是别

■ 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他的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似乎在向现代人诠释他对永恒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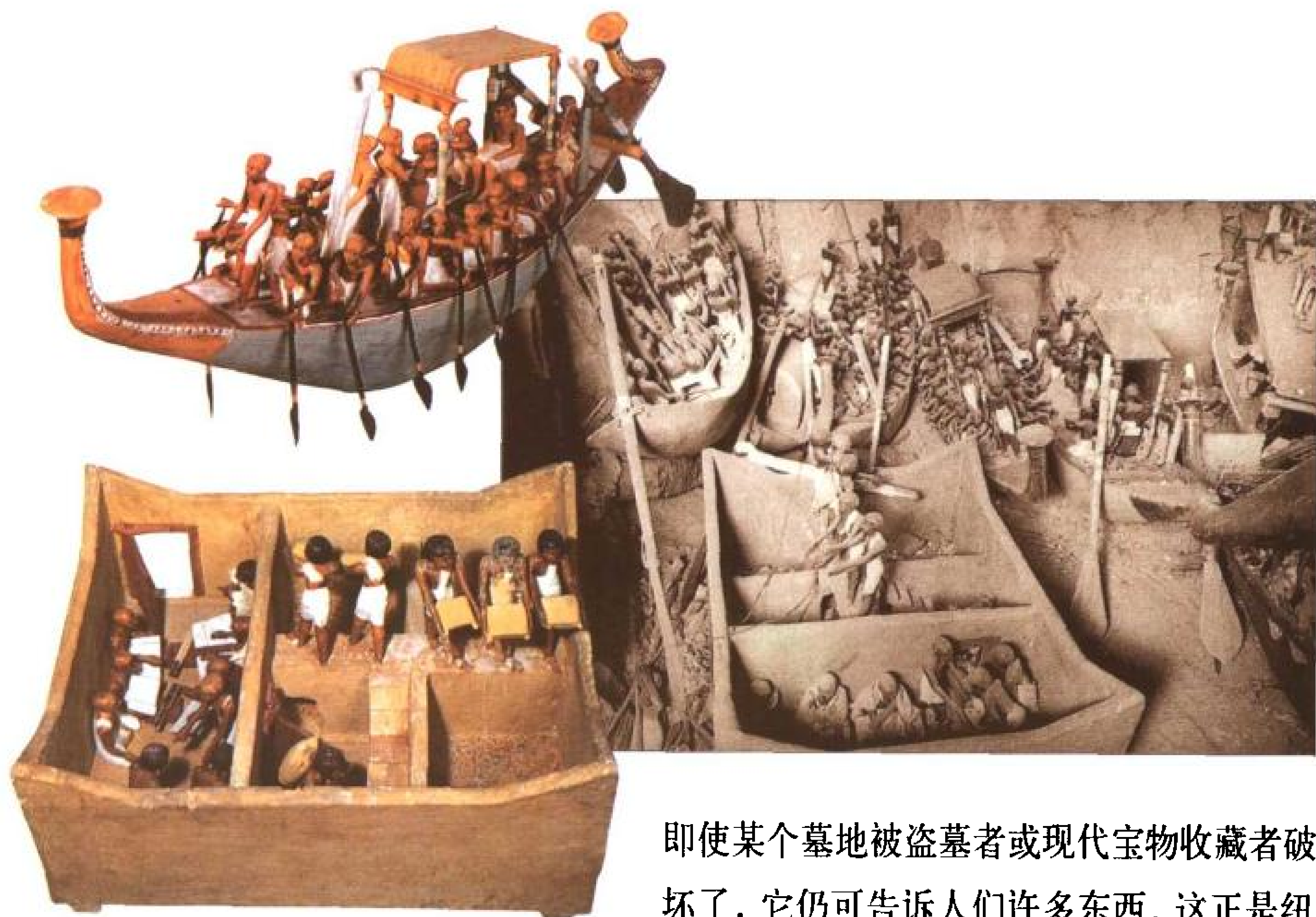
人，正是阿蒙霍特普三世，也就是建造这座庙宇的国王。他在公元前1391年—公元前1353年间执政，当时埃及人的势力范围从今天的苏丹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伊拉克，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仔细研究了这位国王的雕像之后，专家们声称这是有史以来在埃及的土壤里挖到的最有价值的雕像之一。一些人甚至说这次可以溯源到埃及黄金时代的24尊杰作的发现，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和67年前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相提并论。这些雕像是如何被埋在庭院里的？没有人能说清楚。当地牧师所持的一个意见是在4世纪，罗马人把这座庙当做军队的宿营地，人们把雕像埋入地下以免被发现。假如果真如此，那么附近也许还埋藏着别的什么，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从北部三角洲多水的沼泽地区到海鹫可以飞到的干燥的南方，“埃及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位当代考古学家这样形容，“只要你把铲子插入地下就一定能有所收获。”这个国家的巨大宝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无数探险者。他们中许多人靠掠夺过去而发财。其他人自称是考古学家，但用今天的较为严格的标准，他们充其量是些爱好者。在他们贪婪和匆忙地清理某个陵墓或神庙的过程中，带来的害处远比好处大得多，最糟糕的结果就是破坏了那些可能有助于揭开许多谜底的线索，另外还有许多文物被装入板条箱运回了家。但在他们有了重大发现之后，这些探险者就成了优秀的研究人员、历史爱好者和出色的人文学专家。他们打开了大门，站在现代埃及和古埃及之间，他们被古代遗迹授予了一股魔力，就像是一步步走进了一面镜子，走进了法老王的神秘世界。

世界上许多人从最初对埃及人陵墓的好奇心开始了解埃及人。由于这片土地大部分时间气候干燥，不仅墓地里的尸体历经千年完好无损，而且通过它们还发现了许多数千年以前文明的线索。



■1920年在古埃及第十一王朝贵族梅克特里法官的陵墓中发现的船只和粮仓模型及它们的复制品。它们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古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的场面。

即使某个墓地被盗墓者或现代宝物收藏者破坏了，它仍可告诉人们许多东西。这正是纽约都市艺术博物馆的考古学家赫伯特·尤斯蒂斯·温洛克在1920年想要知道的，当时他正在代尔拜赫里对一个有着4000年历史的古墓从事发掘工作，这个地方靠近已经消失了的底比斯古城。

温洛克知道这座古墓在1895年和1902年就被发掘过两次。但是他仍然希望他的考察队能够发现一些先前被忽略的碑铭，从而将两位历史上著名的国王和这块地域联系起来。作为考古学家，他的良心促使他去做一些他的前辈没有做过的工作——草拟这个地方走廊和深坑的草图，这意味着彻底清理这座古墓。尽管他的考察队并未找到任何雕像的碎片或者有助于解答他头脑中历史疑问的蛛丝马迹，但正如他形容的那样，看起来空旷的走廊使他看到了“一个近些年来最伟大的发现”。

这座葬有第十一王朝一个名叫梅克特里的法官木乃伊的陵墓很久以前就被盗墓贼破坏过，现在里面只不过是些碎石头和垃圾。就在清理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哈里·伯顿——陪同考察队的摄影师——在日落时分走进了古墓，他是来通知工人们下班的。他发现现场的气氛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一名工人惊奇地看到石屑流进了地面和墙壁间的一个裂缝里。在众人的注视下，伯顿开始抹去堆在那里的其他碎屑，其中有一些已经滑到裂缝里面去了。他划着一根火柴试图照亮这个裂缝，但火光实在太微弱了。黑暗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人们太想知道了。于是伯顿决定立刻通知其他人来打开它。他飞快地给他的同事写了一张字条，让他们赶快带着手电筒到古墓这儿来。



温洛克刚刚结束在另一个地方的工作回到主营地，听到这个消息将信将疑。尽管如此，他和他的同事还是决定去看一看。“那儿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回忆道，“无非是一个参差不齐的石缝，但是当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蹲在地上，一束灯光照进裂缝，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考古者能够看到的最令人惊讶的景象。”映入温洛克眼帘的是无数个色彩绚丽的活生生的小人像。

“一个高高的苗条的女孩非常镇静地注视着我，”他后来写道，“小个子男人们高高举起手中的木棍驱赶着带斑点的牛；有一个船队，人们用手中的桨划着小船，其中我面前的一条船像是在空中没有掌握好平衡，船头向右边倾斜了。这所有鲜活的、忙忙碌碌的景象都笼罩在一种

生者和死者的食谱

A DIET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古埃及人在死的时候要把他们认为将在来生使用的一切物品带进棺材，甚至包括整顿的饭食。在底比斯附近的一座陵墓中发现的这些食物表明古埃及人的食谱内容很丰富而且很讲究口味。其中有面包、鸭子、咸鱼和无花果等，它们被盛放在碗中并摆放在一个芦苇制成的架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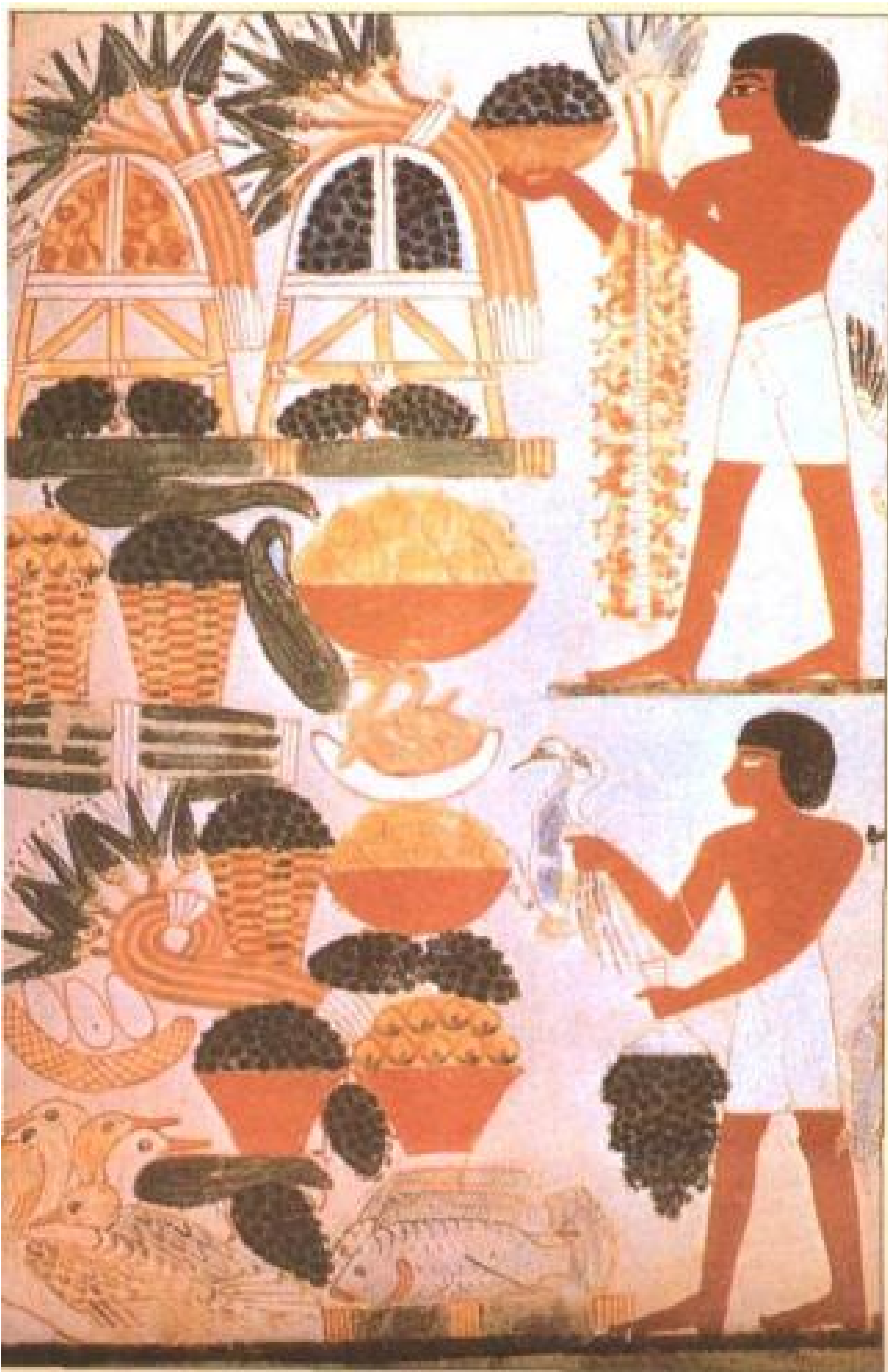
当时各种阶层的人都要吃用小麦和大麦做的面包和啤酒。他们吃的蔬菜有洋葱、黄瓜、豆角、扁豆、豌豆和莴苣。水果有枣和西瓜。大多数古埃及人都喜欢吃各种鱼和肉类，包括牛肉和猪肉。结果有些人逐渐变得肥胖，但他们为此而



感到快乐，因为肥胖象征着富有。

古埃及人在做饭时用食油、淀粉和香料作为调料来烹调汤和菜肴。他们的节令性调味品还有大蒜、孜然、胡荽、欧芹和胡芦巴(一种一年生豆科植物)。根据经济状况的不同有人在吃饭时还加一些水果，如枣、无花果以及西瓜等。甜食有蛋糕和加了蜂蜜的馅饼等。

■在吐特摩斯执政时期去世的一名叫做那霍特的僧侣的墓葬中发现的壁画显示出了当时一个丰盛的宴会所需要的原材料：葡萄、石榴、莲藕及莲子、黄瓜、鸡蛋、无花果、鱼、鹅、鸭子和鸽子。



神秘的无声无息的气象中，我所看到的太棒了，仿佛这段距离越过了40个世纪，这一切像一阵回声又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夜幕降临了，温洛克和他的同事们除了把裂缝堵上之外只能焦急地等待黎明的到来。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返回这座古墓，带着他们所需的工具——仪器、制图板、反光镜还有镜子。伯顿开始照相。他安装了一个精巧的系统，用镜子把古墓外面的阳光沿着90—100英尺长的走廊反射进来，在里面他打开反光镜为工作的开展照明。

人们担心，如果急促的气流冲进这个狭小、粗糙、人工凿成的已经尘封了4000年之久的石室，可能会引起天花板上的石头松动和坠落，从而砸坏这些了不起的雕像和小船。他们小心翼翼地扫清了影响他们施展手脚的障碍物，包括一堵泥砖砌成的墙。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天花板坚固如初。最后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一切了。这不是一间墓室，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是“一间小密室”，里面摆放着送葬者为墓里的梅克特里法官准备的在幸福的来生享用的必需品。

埃及人如此珍爱生命，他们试图死后把生命随着肉体带进陵墓，带到另一个世界。在他们漫长历史长河的早期，陪葬的是些食物和饮料。后来，他们开始放置一些精致的小物件以使他们的墓室更加舒适，从床、睡椅到小镜子和香水，应有尽有。随着风俗习惯的变迁，富有者和有权势的人开始把所谓的佣人带进陵墓——并非活人，而是些雕像，他们相信这些佣人会在另一个世界照顾他们的起居。

因为拥有巨额财富，梅克特里完全可以负担制作

这些佣人的小雕像的开支，而如此大规模的陪葬品以前从未发现过。在24个代表房间和庭院的小盒子里陈列着牛倌、屠夫、面包师、生产啤酒的工人、纺纱者、织布者、木匠和账房先生——所有人都忙着手里的活。这一场景生动地告诉人们梅克特里阶层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有一个站在一只大桶里的面包师，正在用他的脚踩里面的生面团。

盒子四周的小船模型说明了梅克特里经常乘船旅行和消遣，他常乘船沿着尼罗河查看他的私有财产。梅克特里坐在其中一条船上，神态悠闲地用鼻子闻着一枝莲花的花蕾。在他旁边是他年幼的儿子和一个歌手，歌手把手放在嘴边发出柔和的颤声。在梅克特里的另一条船上，一个盲人乐师正在弹奏他两膝间的竖琴。由于在现实中，这些狭窄的船要搭载全体人员包括划桨者和乘客，因此想在船上再布置一间厨房未免太拥挤了，因此，即使在陵墓里，也为主人准备了一条专门用做厨房的小船。



当温洛克研究这些模型的时候，他感到有点困惑。一个渔夫缺一条手臂。一些船带有燃烧过的痕迹或者缺少某些部件，少数几艘船的桅杆折断了。许多模型上面有苍蝇爬过留下的污点，其他东西有被老鼠咬过留下的碎屑，还有许多蜘蛛网和死蜘蛛。然而正如温洛克所看到的，在这间小房间里从未着过火，他在地板上也没有发现苍蝇、老鼠或蜘蛛留下的踪迹。该如何解释这个谜呢？他推论说，在梅克特里死前很久他就为自己准备了这些陪葬品，并把它们存放在一间没人住的房子里，老鼠、蜘蛛和苍蝇是这里的常客。他猜想小孩子们偷偷溜进来把玩这些小船和人像，并且，他得出结论说，是他们的举动造成渔夫没了手臂、桅杆被折断和燃烧。

在这样一个天花板低矮的狭小的房间里，考古学家们甚至不能站直身子，他们准时回到了墓室，又和梅克特里还有他的随从们面对面地打交道了。当他们把这些船模和装有雕像的盒子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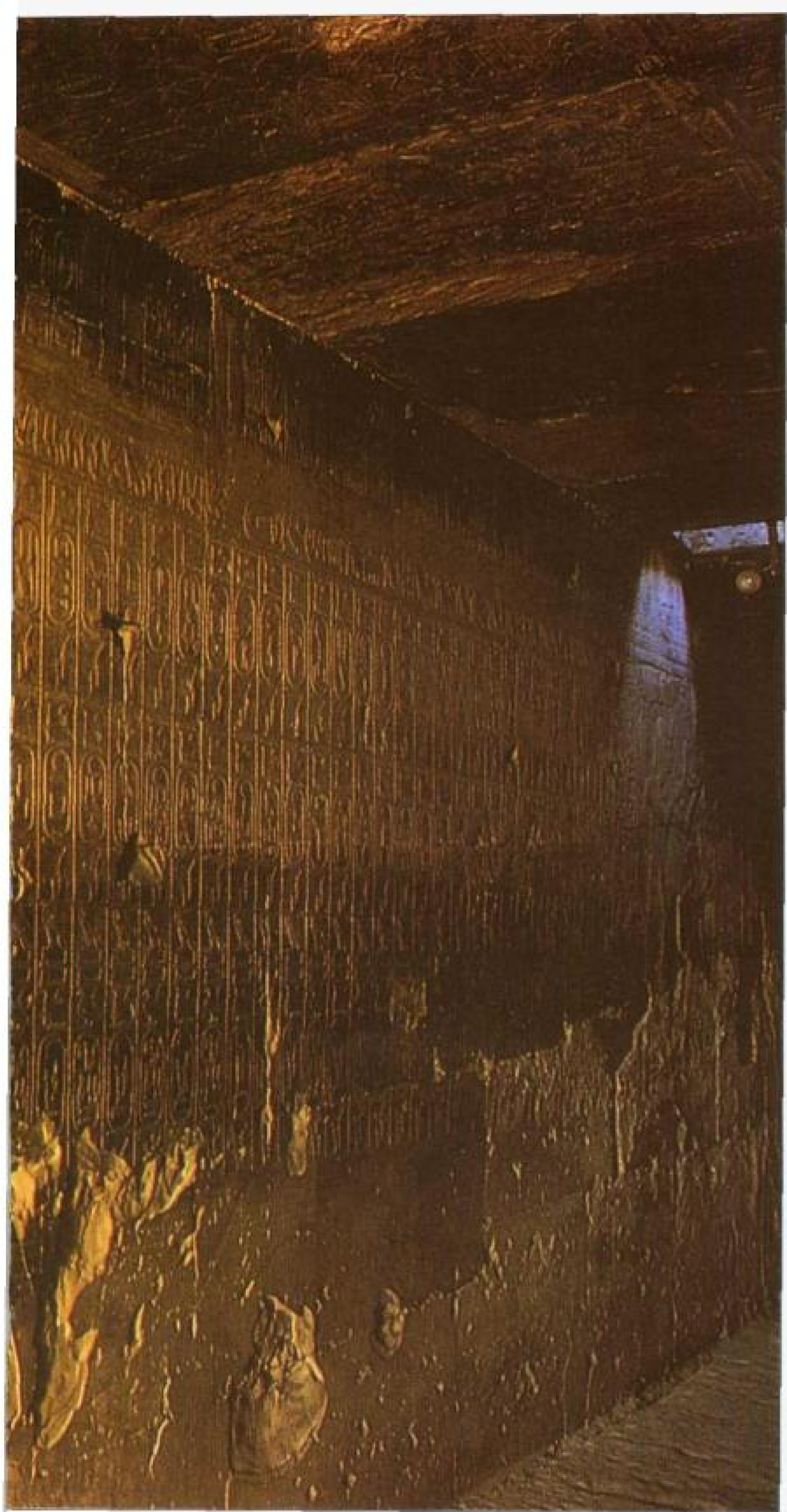
面搬到阳光下的时候，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只有温洛克和他的一个同事在墓室里触摸过这些物件，他们搬动时用手绢包住雕像，变换角度为这些东西照相，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尽量轻手轻脚。但在强烈的光线照耀下，他们发现这些宝物上满是指纹，温洛克惊讶地意识到："人们在4000年以前把这些东西从底比斯的住所搬到这座陵墓并让它们长眠于此。"

温洛克的发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通向过去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了解埃及延续了将近3500年之久的辛劳奔波的普通人的生活。埃及不但是最早的古代文明之一，而且它延续的时间也最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埃及的地理位置。埃及的地理位置独特，它位于两个沙漠之间的缓冲地带，从而能够在物产丰富的尼罗河流域生存和发展而不受外界的影响或冲击。它就像一个纸莎草的长茎，发源于尼罗河阿斯旺第一大瀑布，蜿蜒在一个绿色、肥沃的宽度仅为2—14英里的范围里，一直延伸到花头——北方700英里外宽阔的下游三角洲地区，尼罗河在那里汇入地中海。这条河流每年一次的泛滥给农民的地里带来一份礼物——深棕色的淤泥。埃及在古代叫Kemet，也就是黑色土地的意思，指的就是河水的恩赐。

埃及人——在任何年代里人口大概最多不超过500万——的大部分历史是在半神化的统治下度过的。这些统治者是国王或法老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今天只能知道名字，他们的纪念碑和法令很久以前就已经遗失了。当历史学家谈到埃及的时候，他们依据的是王室家系或者朝代(参见朝代时间表)。他们也谈到王国，谈到埃及人的伟大之处和政治上的剧变以及外来入侵者带来的漫长的不安定时期。决定性的衰落开始于公元前30年埃及落入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恺撒大帝之手，并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慢慢地，这辉煌的文明遗迹不可避免地湮没在尘沙之中。甚至不久之后，连它那独特的语言也失传了。



■在阿拜多斯的一座神庙中发现的塞提一世以及他的长子拉美西斯的浮雕像。拉美西斯后来成为了一名伟大的国王。在这堵墙上还记录了76位国王的名字，从传说于公元前2920年创建了第一王朝的美尼斯到公元前1306年即位的塞提一世都一一在内。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古埃及文化完整但却不为人所知地保留了下来。18世纪，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旅行者流连于矗立在无尽沙丘里的石碑，但他们读不懂这些神秘的碑铭，只能猜测它们的大概含意。1798—1799年，拿破仑的远征军来到埃及，掘出了许多宝物，其中主要有罗塞达纪念碑，上面的碑铭用通俗易懂的象形文字(一种埃及人的草书形式和手工绘制的图形)写成。希腊人找到了通向古埃及的大门。

埃及人再一次复活了，随着对他们文明的发掘和诠释，他们开始浮现在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里，变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但是他们的过去继续遭受贪婪之手的蹂躏。对他们的陵墓、神庙和埋没的城市的洗劫早在希腊和罗马时代就开始了，19世纪达到一个疯狂的顶点。只要是人的手可以使用、能够用来从这些富饶的废墟中攫取财富的工具，像炸药、撬棍、攻城用的链锤等都可以自由使用。一种专门从事古代遗迹方面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不少欧洲人因为收集古董而发了财。

从事这项有害贸易的人中有一个名叫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的意大利人，他是个大块头，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起重机式的大力士。贝尔佐尼有着6.5英尺以上的身材，肌肉发达，相貌英俊，曾经在伦敦戏剧里饰演“巴塔哥尼亚人萨姆森”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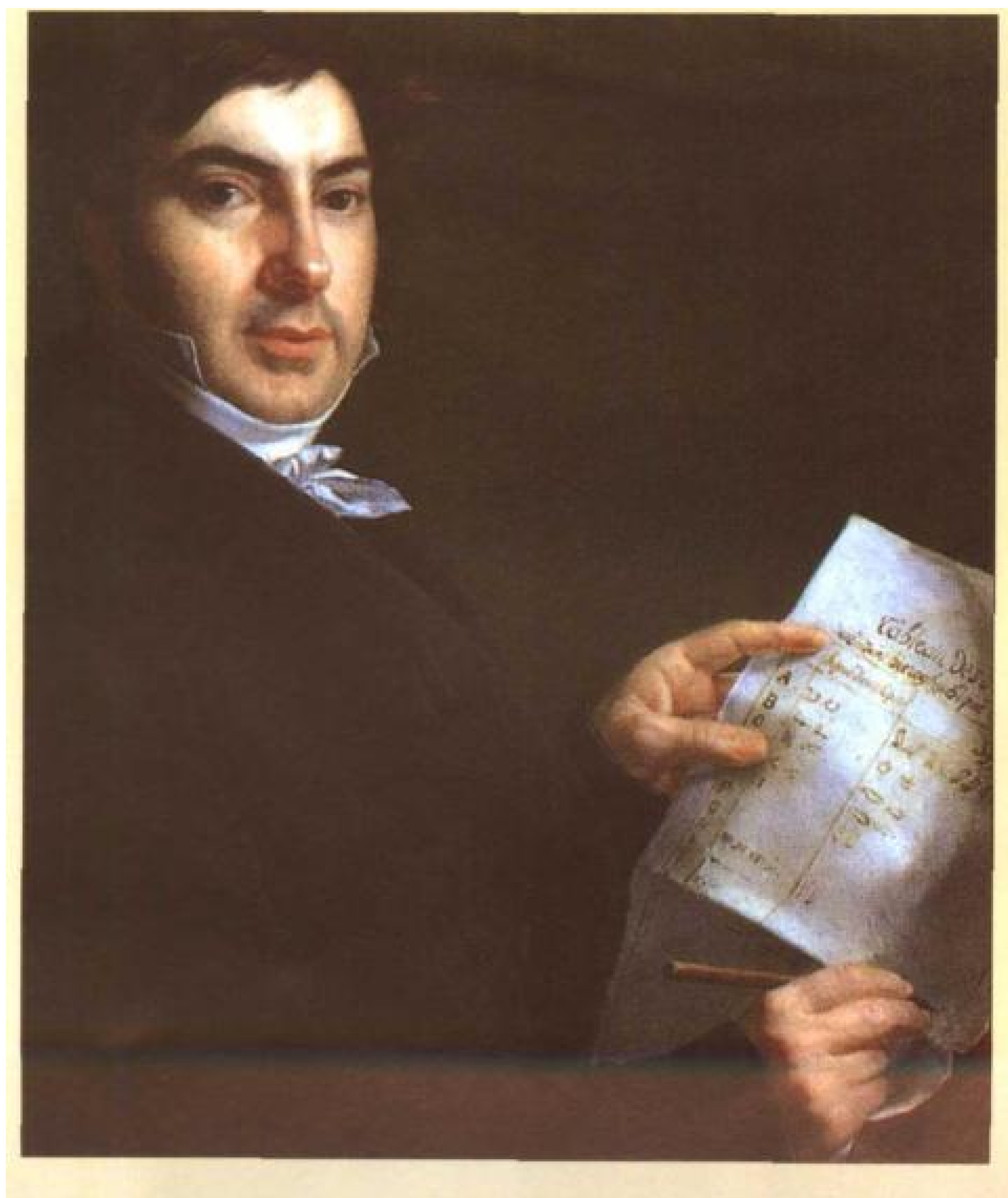
破解象形文字的奥秘

UNLOCKING THE SECRETS OF THE HIEROGLYPHS

数百年来，欧洲人一直在设法破译埃及的纪念碑铭文上的象形文字。1799年发现的罗塞达石刻成为了破译这种古老文字的钥匙。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欧洲学者当中，法国人吉恩·弗朗索瓦·商博良做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出生于1790年，从孩提时代起就是一位语言天才。1821年，在对多部古埃及文稿进行了狂热的研究之后，商博良更正了其他学者对于罗塞达石刻上帝王名称的翻译。

最重大的突破发生在1822年9月14日，当时商博良在对阿布·辛拜勒的一座庙宇中的碑铭进行研究。那时人们只能破译出希腊人统治下的埃及晚期帝王名字。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刻下过象形文字，这位法国人怀疑这样的文字通常与语音有关，它们是否就是后来演变为声音符号的文字呢?后来他碰到了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帝王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帝王是因为它被一个椭圆形环绕(右上)。他首先识别出最后的两个符号发音为“西斯”，再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认定前边的文字发音为“美西”。最前面的符号很像是一个太阳，商





■左边的肖像画于1822年。在这一年里，年仅31岁的商博良在对古埃及象形文字进行研究时有了重大突破，他成功地破译了拉美西斯和吐特摩斯的名字(右图)。他是现代第一位真正的古埃及学家，并且被称为是古埃及语言学之父。商博良的一生光荣而短暂，他的职业生涯在他41岁那年就因他的去世而终止了。

博良知道从古埃及语演变而来的科普特语当中太阳的发音为“拉”。拉·美西·西斯是否就是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呢(象形文字把大部分元音都省略了)?接着商博良又对下一个椭圆环内的名字进行破译，它同样包含着“美西”和“斯”的发音符号(右下)。这个名字的前面是一只象征埃及神话中的月神的朱鹭。商博良大胆地猜测朱鹭就代表这个神的名字，于是他拼出了另一个伟大帝王的名字“吐特摩斯”。

商博良的发现结束了关于象形文字的本质的争议，他写道：“在同一段或同一句文字中，象形文字既有着它的图形上的意义，也有着含义和发音方面的意义，我几乎可以按照这些字把它念出来。”



在萨德勒威尔斯剧场，贝尔佐尼用双肩顶住一个重127磅的铁架，等到12个人爬上去之后，他不但稳若泰山，而且迈开大步绕着舞台转圈子，甚至双手若无其事地挥舞着两面小旗向观众致意。观众对他的绝活惊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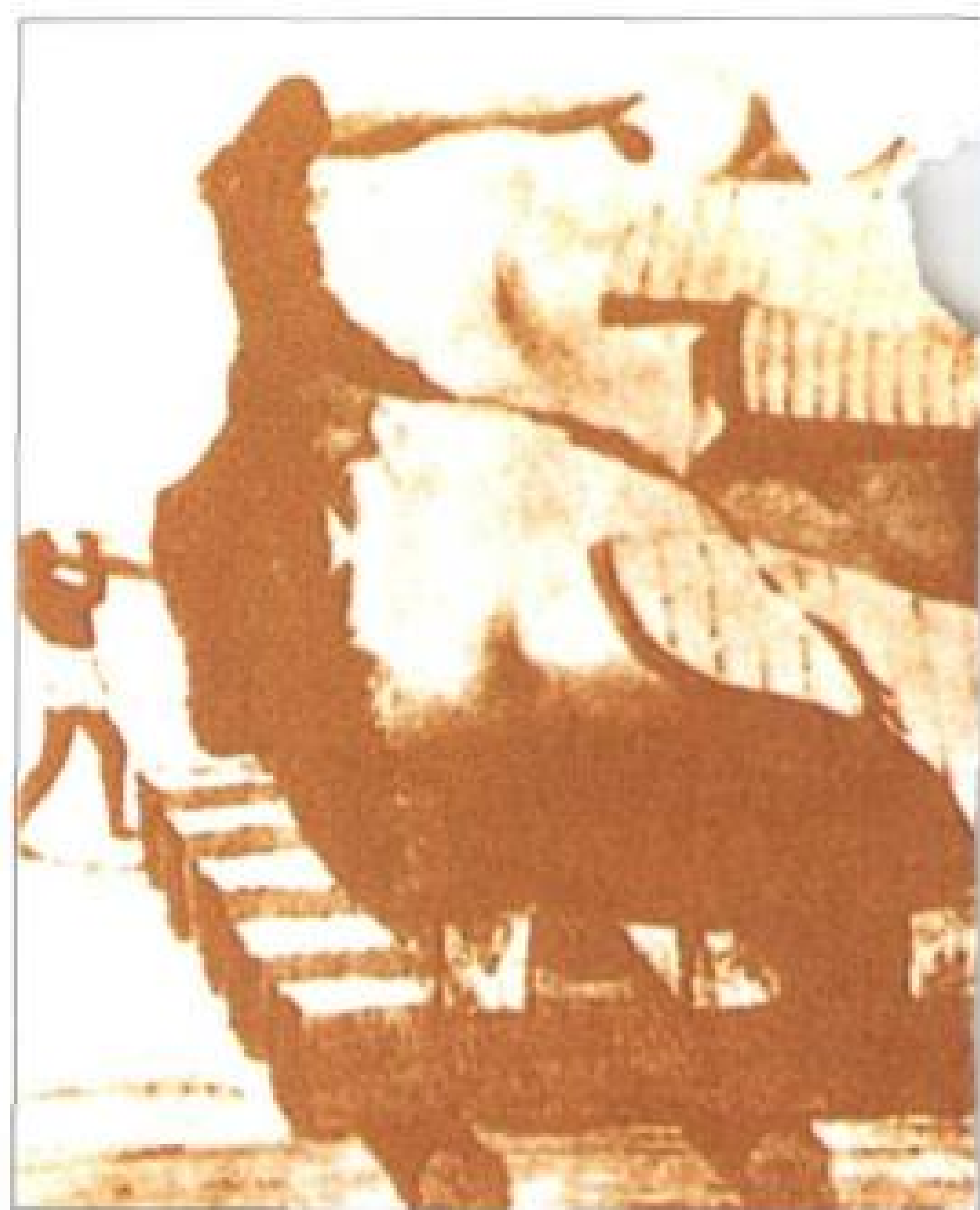
出于对水力学的兴趣，贝尔佐尼在1815年来到了埃及，在那里他想把他发明的一种水车推销给这个国家的独裁者穆罕默德·阿里。贝尔佐尼想方设法地让这位国王相信，这个东西可以使埃及旧式的农业体系发生革命性的剧变，从而使他致富。当这架水车转动起来却没有任何效果的时候，贝尔佐尼又提出了一个立竿见影的设想：开采散落在沙漠中的古代宝物。

贝尔佐尼从一个瑞士学者和语言学家那里听说有一个名叫“年轻的美姆农”的国王的巨大花岗岩头像(实际上这就是伟大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头像)，它被当时的一位权威人士喻做“遍布全埃及雕塑中无与伦比的一个”。经测量头像高9英尺，双肩宽近7英尺，重7吨以上。得知了这座头像的重大价值之后，一群法国人曾试图挪动它，但却没有成功。贝尔佐尼决定在他们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他意识到这个东西将成为大英博物馆一个伟大的战利品。“我发现头像就在上身和座椅的残骸旁边，”他后来吹嘘道，“它的面孔朝上，似乎在向我微笑，好像知道要被带到英国去。”

贝尔佐尼利用一部粗糙的小车并雇用了一些当地的劳动力，费了好几天的力气才把这座头像拉到了尼罗河岸边。头像被搬到一艘船上并运到开罗，几个星期之后到了英国，贝尔佐尼的努力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贝尔佐尼对搜寻宝物上了瘾。他是个有趣的人，对

爬进爬出古墓感觉很快乐，有时干脆在里面过夜。有时候他和盗墓贼一起住在比较大的古墓的入口，甚至在缺乏卫生条件的情况下同他们一起吃饭。每当盗墓贼认为他会整晚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杀两三只小鸡，架一个小灶，点燃木乃伊箱子的碎片做烤肉来招待他，如同这位客人说的那样，“我经常和这些死人的骨架和包裹它们的东西在一起”。



贝尔佐尼完全赢得了盗墓贼的信赖，他说服他们带他进到岩石雕成的陵墓深处，在里面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古物。不顾令人窒息的空气和木乃伊身上发出的臭味，贝尔佐尼跑来跑去地忙碌着——搜集纸莎草包裹着的木乃伊以及据说隐藏在棺材里的有魔法的画册。



进入陵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钻过沙子和碎石阻塞的走廊。在里面逗留对这群盗墓贼来说真需要一股特殊的勇气。贝尔佐尼写道：“在一些地方，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你必须想办法爬过去，那姿势就像一只蜗牛或者一个尖尖的枣核。”在一个地方，这位强人发现自己“被尸体包围了，各个方向都是成堆的木乃伊；这些景象我后来也习惯了，但那次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象。黑暗的墙壁，蜡烛或是火把由于缺少空气而发出微弱的光，不同的东西在我周围，好像在彼此说话。阿拉伯人手里拿着蜡烛或者火把，赤身裸体，满面灰尘，他们自己就像活的木乃伊。这种景象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贝尔佐尼在一本畅销书里描述了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的细节。他写道，他为自己的嗅觉不灵敏而庆幸，然而当他在尸体之中到处翻寻的时候，仍然不得不呼吸着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和灰尘，他“可以感受到木乃伊对他的入侵表现出的相当不快”。一次，他坐在一副棺材上休息，他有着巨大骨架的身体把里面的尸体像压硬纸盒一样压碎了。没有任何东西支撑，贝尔佐尼“一直坠到破碎的木乃伊里，粉碎的骨架、裹尸布和木制的棺材，这些东西



■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身着19世纪的埃及长袍的画像。他在1822年出版了一本记载他在埃及的金字塔、庙宇和陵墓中进行考古发掘的图书，并以这幅画像作为该书的封面。他的惊人壮举是把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头像运回了英国。

扬起一阵灰尘”，他“在里面一动不动地呆了四十五分钟，一直等到尘埃全部落定”。最后当他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他带起了更多的灰尘，“在许多地方，我每迈出一步，都会踩碎一个木乃伊”。

在另外一个地方，贝尔佐尼感觉自己挤过了一个20英尺长的过道，这个过道比他的身体宽不了多少。“那里充斥着木乃伊，”他写道，“我的脸如果不贴着这些腐烂的埃及人，我就不能过去。当过道变得向下倾斜的时候，我自己身体的重量可以帮我向前走。可是，我无法躲避从上边掉下来的骨架、腿、胳膊和头颅。我继续从一个洞穴摸索到另一个，无论走哪条路线，那里都有成堆的木乃伊，有站立着的，有横躺着的，甚至还有倒立着的。”



虽然贝尔佐尼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他仍然在埃及取得了几项重要的发现，其中包括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塞提一世豪华的陵墓。他很快就满怀热情地加入了其他欧洲人的寻宝行动中，正如一位法国学者说的那样，“和疯狂的暴力相比，对宝藏的热爱和关心显得多么微不足道”。然而，随着对象形文字的诠释和理解，学者们开始重视正在面临消失危险的历史遗迹。和外国人的肆意破坏相比，埃及人长期以来对他们自己的遗产显得那么漠不关心。埃及人不只是在遗址搜罗古物卖给游客，而且，按照一个陈旧的习惯，他们开采纪念碑来获得建筑用砖。在登德拉，一座庙宇的四分之一成了一家硝石厂的建筑物；而在阿芒特，另一座庙宇的砖头则垒到了甜菜榨糖的加工厂里。

人们的兴趣集中在法国学者奥古斯特·马里埃特身上，他在1850年把一部哥普特人的手稿带到了埃及。像贝尔佐尼这样喜欢外出的人一样，马里埃特很快放弃了他对文学的研究而专注于挖掘。不久，他得到了一个有影响的法国人德莱西普斯的资助，这个人几年之后成了苏伊士运河的杰出策划者。受到马里埃特对埃及古迹关心的影响，德莱西普斯来到这个国家的新任统治者萨伊德·帕沙面前，敦促他任命马里埃特为古代纪念碑遗迹保护主任

和一座博物馆的馆长，这座建在开罗的博物馆将收藏新的考古成果。萨伊德·帕沙同意了他的提议，最后古埃及遗迹就有了马里埃特这样一位监护人。马里埃特尝试着使对古物的洗劫和未经批准的发掘停止下来。他写道："对我们来讲，小心地保护埃及的古迹是件理所应当的事。在此后的500年里，埃及仍然可以把我们现在所描述的古迹呈现在前来考察她的学者们面前。"

不论他的目标有多么崇高，马里埃特从不对自己所采用的考古方法有任何的怀疑。他总是精力很充沛地为人们揭开一个又一个千古之谜。然而，他对挖掘工作中的细节性的问题却并不太在意，这是与现代的考古学家们的不同之处。现代的考古学家对此非常重视，他们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马里埃特对萨卡拉的300多座古墓进行了挖掘。这些古墓是在吉萨不远处的孟菲斯古城的公墓，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和埃及金字塔就在这里。他一生中共挖掘出1.5 万件古代文物，整个挖掘工作共雇用了2780名工人。

当马里埃特和他后来的继承者们很快就学会如何更好地进行挖掘工作的时候，从埃及的法老时代开始就已经十分盛行的盗墓活动，到此时已经变得势不可挡了。从那时开始，很少再有没有被盗墓贼强行进入或打通隧道的陵墓了，除非当初那些修建这些陵墓的人已采取防盗措施，以避免这种灾难性事情的发生，最终保护这些古埃及法老们的安息之地不受侵扰。当时的防盗技术已相当高明。比如，那些陵墓的修造者们可以在修建陵墓时安装一些暗弩，在墓室的过道旁设置一些陷阱或在头顶上安装一些暗箭和碎石，以此来阻止那些试图通过这些屏障闯入墓室的窃贼。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每一个被盗过的墓室里最少能找到一具盗墓者的尸体。一位考古学家在考古时就曾发现，在一口已经破碎的棺材上面有一个死者的两条胳膊，他的尸骨散落在一边。根据发现的这种情况，

他们推断：这个人当时正试图把这具木乃伊从棺材里拖出来，就在这时，墓室的顶部突然坍塌，把他的两臂给砸断了，这个人也因此而毙命。

更为不幸的是，那些盗墓贼对死者丝毫没有敬重之情。有一群窃贼肆无忌惮地把一具小孩的尸体当做了他们照明用的火把。为了寻找黄金，他们很粗鲁地撕开了那些法老及其皇后们身上穿的外衣。他们还经常砍下木乃伊的脑袋，割下他们的两臂和双手，再把尸体扔在一边。他们的粗鲁行为无以言表，罪大恶极，并且他们干得是那么的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做贼的感觉。他们甚至还有时间来为后人创造一些笑料。虽然那已是3000多年前的事了，现代人看了之后还是会发笑的：在一些陪葬品里有一些是动物。考古学家有幸遇到了一只猴子和一只狗，保存得都很完整。盗贼把它们弄出来后，紧挨着放在一起，那样子看起来它们好像是在进行一场友好的对话，十分滑稽。

法院提供的证据表明在生活艰苦的岁月里，盗墓活动尤为猖獗。底比斯的一份文件中记载了“这些安息着列祖列宗们的圣洁的陵墓和墓道”是如何被盗墓贼破门而入的。窃贼们把这些尸体从木棺或石棺里面拖出来扔到荒漠上，而把那些随葬的家用器皿以及金银珠宝，还有棺材四壁上镶嵌的装饰物一掠而空。





■ 吐特摩斯一世的两具木棺之一。现代盗墓贼在剥下覆盖棺椁的大部分金片时留下了许多锛子的凿痕。吐特摩斯的两只手早已被古代盗墓贼弄掉了，也许是他们在争抢里面的法老身上的珠宝时用力过猛而拉掉的。吐特摩斯在1881年被发现时就缺少这两只手。

许多窃贼最终难逃恢恢法网，有几个人对他们的行为供认不讳："盗墓是我们的日常行为，我们已习以为常。"一个盗墓贼这样向法官陈述："我们发现了塞基姆雷·谢德塔维国王的金字塔，我们就用青铜工具打开了金字塔，进入最深处。拨开堆集在墓道上的乱石，我们发现在墓室的后部躺着一具法老的尸体。这具木乃伊几乎全身都被金片包起来。棺材的里里外外也都由金银装饰，棺材里面还放着各种珍奇的宝石。皇后就依偎在他的身旁，装饰得也相当豪华。"

强盗把本属于国王和皇后的珍奇宝物全都带走了之后还不忘把木棺也付之一炬，因为棺材的表面镶嵌着各种装饰性的金箔及其他贵重金属。他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及护身符之类的东西瓜分后就向底比斯进发了，在那里他们把这些战利品处理掉。这个人最后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没有记载，但是另一个嫌疑犯所说的话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犯罪行为所应受到的惩罚："在上帝的面前我起誓，如果发现我与这些强盗中的任何一个有任何关系，我愿意割掉自己的鼻子和耳朵，钉死在十字架上。"

尽管法院对此严惩不贷，但是盗墓行为到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1070年—公元前945年)仍然很猖獗。这以前的三代王朝的贵族木乃伊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有些人把国王及其皇后们的尸体从他们的安息地拉出来堆在两个非常隐蔽的陵墓里，他们还对好多尸体进行了修理，给塞提一世重新装上了手臂和头(见126页)，把一些国王的尸体重新包裹起来，以至于他们的身份难以确认。直到19世纪这些在代尔拜赫里及帝王谷的悬崖上的隐蔽山洞才由现代的盗墓者所

发现。

发现第一个秘洞的具体细节不甚详细，好像是1871年一个叫艾哈麦德·阿巴德尔·拉索尔的牧羊人发现的。当时他是在寻找一只走失的羊羔。他看见它掉进了一个深坑里就不见了，于是他开始沿着那个小洞往下爬。他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人工凿出的一个山洞。接着他又发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阿拉丁式的古玩洞，艾哈麦德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了他儿子和两个兄弟。就这样他们齐心协力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探墓取宝。但当这些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物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这里经常出售一些纸莎草(古埃及人用于造纸)和一些用作护身符的圣甲虫宝石，地方当局开始对市场上突然出现的这些希奇古怪的东西的来源产生了怀疑。



当马里埃特的继任者加斯顿·马斯伯乐听说法老的价值不菲的物品在埃及出售给游人和欧洲的收藏家的时候，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值得收藏的物品。他们必须对偷盗的行为进行制止，否则开罗博物馆将无法保留住那些很有价值的珍品。为了找到确认盗墓者身份的线索，马斯伯乐逮捕了艾哈麦德和他的一个兄弟，然而尽管对这两个人用尽了各种酷刑和羞辱，他们仍然拒绝吐露半点真情。

艾哈麦德获释以后，觉得他的家庭好像欠了他一些东西似的。因为他受尽了严刑拷打，却始终没有说出陵墓的所在地。他说他应该得到剩下的战利品以作为对他的奖赏。幸存下来的他的同胞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叫蒙哈麦德，他决定把他们家族的收入来源的秘密报告给省政府。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马斯伯乐的德国助理艾米尔·布鲁格斯奇，为此蒙哈麦德当上了开罗博物馆考古工作的负责人，并得到了500英镑的报酬。他把这笔钱与他的兄弟们分享了。“如果他把多年来一直与我们作对的技艺用在为我们服务上来，”马斯伯乐说，“我们将很有希望有一些更令人惊奇的发现。”

布鲁格斯奇对这次野外探险活动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蒙



■ 在吐特摩斯三世包裹严实的木乃伊上有一个洞，这也许是古代盗墓者在窃取放在木乃伊心脏部位的圣甲虫宝石（雕刻有甲虫的宝石，作为法老在地下世界里的护身符）时留下的。与木乃伊放在一起的木桨可能是用来让法老划着太阳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那把扫帚也许是僧侣在墓门被封死前用来扫去其他人的脚印用的。

哈麦德就把他带到了那个秘洞。沿着绳子爬下去，布鲁格斯奇挤过一个只有3英尺高的入口进入一条通道。他很快就发现了一具涂成白色的棺材，旁边还有三具同一样式的棺材。然后，他点亮了一支蜡烛，来到另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两边散落着一些随葬物品。他上了几级台阶，走下去，前面是一个从墙上挖空而形成的房间。这里停放着好多棺材，其中一些体积很庞大。有一个作者曾这样描述："它们一定刚好适合这条狭窄的墓道，就像瓶子里的木塞一样，掉进去就很难再取出来了。"当布鲁格斯奇手里拿着跳跃着昏暗的火焰的蜡烛走上前来细看那些铭文时，他被他看到的名字吓了一大跳——他们中有埃及新王朝极有名望的法老塞提一世，还有更辉煌的塞提一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太伟大了！我们简直被这种场景吓呆了，"布鲁格斯奇后来说，"立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否则我们就会被这些尚待开发、在沉默中失落的光荣与辉煌所窒息。"他担心他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一个随行人员在这种封闭的洞穴里被绊倒或者晕倒而使他们手中的蜡烛点燃这些木棺。

不一会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把这个墓穴更详尽地查看了一下。布鲁格斯奇来到通道的尽头，这里有一个20英尺高，16英尺长的房间，里面安放着第三中间时期的一个僧侣及其家人的棺材。地上是一些

随葬物品，有花环、青铜壶和玻璃器皿等一些古埃及时代最珍贵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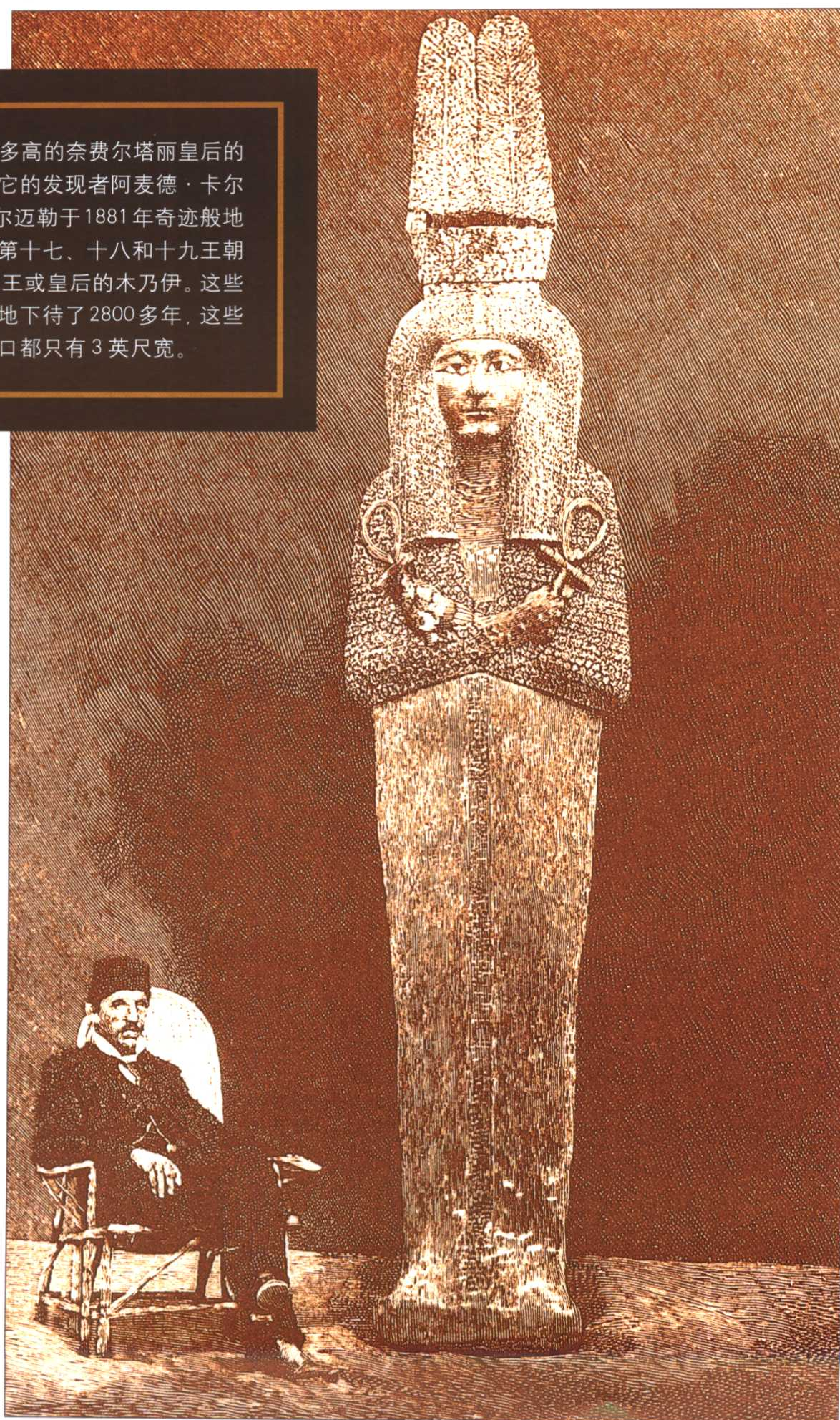
面对如此丰富的珍品，布鲁格斯奇担心当地人知道后会把陵墓洗劫一空。他把那些马上要搬走的东西很快地整理了一下，他甚至不辞辛苦地把这些棺材及其他上千种物品的原样拍了照。这对今天的考古学家了解古代文化遗址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因为有些棺材很大很重，需要12个人才能抬出来，300名工人整整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来清理这个陵墓。就这样，这些法老及其皇后们连同他们的宝物一起被装上船运往开罗。

当这些装有宝物的船只在尼罗河上起航的时候，那些曾经参加过陵墓挖掘工作的埃及人在河对岸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在目送着这些宝藏就这样被别人弄走。关于这批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船沿河经过的许多村镇，河两岸都站满了当地的村民，他们“就像在进行着一场最为疯狂的示威活动”。女人们一边狂吼着，一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男人们则朝天上鸣枪示威。布鲁格斯奇目睹了一场公众举行的集体哀悼仪式，盛况空前。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古法老时代的葬礼仪式。这些埃及人与其说是在表示对死者的尊敬和哀悼，还不如说是在对这种为了让部分人富起来而不惜掠夺这些宝藏的行为的控诉与谴责。



这些被运往开罗的木乃伊起初并未引起那些海关官员的重视。这些海关官员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对所有进入这座城市的物品和销售行为进行征税。但由于他们无法对这些古代文化进行归类，不便作价，于是他们干脆就像对待市场上的一种没有多少价值的干鱼一样，作了免税处理。这些木乃伊被运到博物馆后，那些国王、皇后还有其随葬人员的木乃伊被分放在不同的容器里展以世人。那些小人物则被存放在了储藏室里。

马斯伯乐及时对这些皇室成员的木乃伊进行了整理，把它们一具具隔离存放。第一个被研究的法老是吐特摩斯三世，他受到



■10英尺多高的奈费尔塔丽皇后的石棺以及它的发现者阿麦德·卡尔迈勒。卡尔迈勒于1881年奇迹般地发掘出了第十七、十八和十九王朝的17具国王或皇后的木乃伊。这些木乃伊在地下待了2800多年，这些陵墓的入口都只有3英尺宽。

了艾哈麦德及其兄弟们的粗鲁对待，因为这些人要探囊取宝，所以把这个法老弄得体无完肤。最后，当吐特摩斯完全暴露在人们面前的时候，这个曾经一度纵横沙场，率千万雄兵决胜于千里之外，从而一步步把埃及扩展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君王，这时却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弄的老朽。他的头颈已被人割断，两条腿也被砍下，残存的用于包裹尸体的松香仍粘在皮肤上，摇摇欲坠，样子惨不忍睹。

几年之后，马斯伯乐开始整理第二具木乃伊，这次的目标是拉美西斯二世。他和他的助手们把外面包裹着的亚麻布撕开后，便发现这具木乃伊的真面目。这个法老当年活了大约90岁，人身虽死，但他的丰功伟绩依然在死后的世间流传。马斯伯乐惊奇地发现这个国王的尸体居然保存得那么完好。他的皮肤略呈土黄色，脸上点缀着些许老人常有的黑斑，双手交叉放于胸前，面容安详，鹰钩鼻子由于包裹得过于严实而稍有点变形。他的嘴角虽小，但嘴唇丰厚，嘴里含着一些黏土团。他们用剪刀把这些黏土团取出之后，里面露出了法老的门牙，依然坚硬洁白，一如当年。



马斯伯乐和他的助手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研究考察工作。他们选择了另一具无名木乃伊。这具木乃伊后来被证明是奈费尔塔丽皇后。但是，正如这个考古学家记载的那样，“它还没有完全暴露在空气中就已全部腐烂了，还发出一种很刺鼻的气味”。开罗潮湿的空气是使这些在干燥封闭的古墓中很好地保存了几千年的木乃伊没过多长时间就腐烂的主要原因。

为了得到一个比上一次更为幸运的结果，这些考古学家们把研究对象转向了拉美西斯三世。他们首先用刀子割开木乃伊外面包着的三层绑带，然后切开装有水泥样填充物的粗帆布包。在这下面，他们发现了好多层亚麻布和粗帆布，最后是一条卷曲的床单。他们期待的最后时刻到了，但这又一次让马斯伯乐感到无比

的失望。这个国王的脸上涂了一层沥青，掩盖了他面部的真实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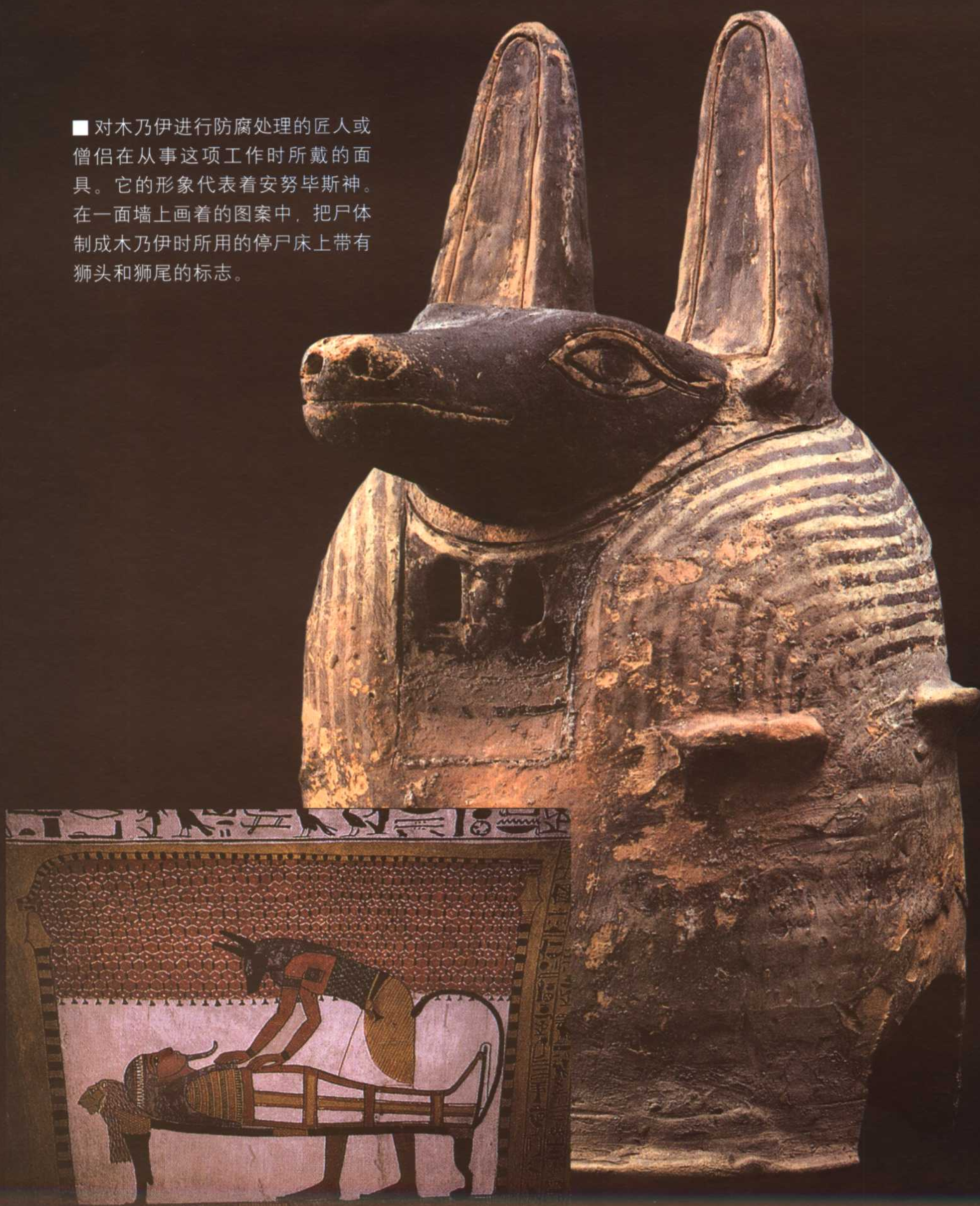
另两具木乃伊也相继被打开，阿蒙霍特普一世躺在棺材里就像那些送葬的人们刚刚离开他，还戴着当时人们送给他的那个花环。当考古学家们拨开这些早已枯萎的花之后，他们有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一只远古时代的黄蜂由于花香的吸引，被裹在了花瓣中，从棺材被盖上的那一刻起，便同法老一起永远留在了黑暗里。

法国考古学院院长尤金·拉菲布尔对此感动不已。他说："几乎所有的木乃伊都被这些干燥的、几千年未动过的花环和一些枯萎的荷花覆盖着。没有比我们所看到的盖在这些永恒的遗体上的不朽的花朵更能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虽然时间一直延续而腐烂却永远停滞的现象了。"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幅永恒的睡眠图"。那些法老们不像是死了，而像是在睡觉。

没有任何别的木乃伊能比塞提一世的更能完美地体现自己的形象了。一位目击者看到的这位国王就像刚刚停止呼吸。他的嘴角还流露出"安详而甜蜜的笑容"。我们甚至还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半睁半闭的眼皮下面所折射的光泽,这是当时下葬时在眼眶里所置入的瓷眼所反射出来的"。

现在很少有人不对木乃伊的概念感兴趣——人们可以以此来征服时间。人死后通过防腐处理，可以躺在原处不动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能一直保持原来的模样。这就是古埃及人对死后生活要求的具体体现。

在整个木乃伊的制作过程中，古代殡仪官员起着上帝般的作用，是他们使法老的躯体永恒保存。一个墓葬师曾不无痛苦地说："国王的尸体不能变坏，不能腐烂，不能发出刺鼻的气味。"这正是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因为在埃及，炎热的气候会加速尸体的腐烂，不利于他们的工作。为了保持他们这种职业的神圣



■对木乃伊进行防腐处理的匠人或僧侣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所戴的面具。它的形象代表着安努毕斯神。在一面墙上画着的图案中，把尸体制成木乃伊时所用的停尸床上带有狮头和狮尾的标志。

性与严肃性(他们经常被视为死者的上帝,他们可使死者在死后的生活中不再忍受痛苦与折磨),他们有时会戴着面具装作上帝，在礼仪性的场合尤为如此。

对制作木乃伊的过程，我们现代人知道的可不算少了，这要归功于那些在当时就作了详细记录的学者，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中包括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早期的历史上，埃及人就已经开始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自己的遗体了。有些埋葬在沙漠里的尸体几年后都不会腐烂，这是因为滚烫的沙子有脱水作用。这些不朽的尸体就鼓励人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求这样一种永恒。随着埋葬尸体的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越来越煞费苦心，后来对那些富有的达官贵人又开始实行土葬，所以必须使用一些新的方法以确保这些保存在墓室的封闭环境中的躯体不会腐烂。防腐技术在不断地改进，这些墓葬师们的技艺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对这些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的方法有许多种,但在新王国(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070年)时期所使用的方法最为复杂，效果也最好。要防止人体的内脏器官不腐烂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这些器官从体内取出来，用食盐把里面的水分吸干，再用食油或者液态的松香浸过，然后用一种像名叫卡诺皮克的罐子一样的容器保存起来,随木乃伊一起葬入陵墓(到了后来，这些器官是用亚麻布包好之后又放进体内一起埋葬的)。他们还经常穿过鼻孔用一根长管子把脑袋里的液体抽干。古埃及人认为这些东西没有多少价值，心脏才是人类智慧和感情的源泉，只有心脏才是时间的无限性的衡量尺度，所以他们把心脏留在了体内而把其他的器官用刀子挖出来。清空了内脏器官后，他们开始用棕榈酒涂遍尸体的全身，有时在缝合好尸体之前还要再添进去一些沥青或者松香等防腐物。然后把这具已经处理得很干净的尸体放在铺了一层泡碱、脱水盐等防腐剂的床上，再在尸体上放上更多的泡碱。食盐

本来对皮肤有很强的腐蚀性，还是造成脱发的原因，但经过提炼后的食盐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效功能，可以起到保护皮肤和头发的作用。

用泡碱浸泡了40天，等尸体的水分被完全排出以后，再用尼罗河水冲洗掉尸体表面的原料，最后用亚麻布包起来。墓葬师们还经常把松香和药膏直接涂在皮肤上，使它就像海豹皮一样光滑油亮，同时还会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在第二十一王朝，墓葬师们把沙子、锯木屑还有亚麻等一些东西预先放在皮肤下面。这些东西可以防止尸体因失水而收缩变形。从拉美西斯三世时期，开始使用一种人造眼球。墓葬师们把一种经过烤制而成的瓷眼球放进眼窝里以代替人的真眼，使眼皮不致下陷，也有些眼球是用石头磨制出来的。但到了拉美西斯四世时期，一些小的洋葱头成了既便宜又很容易找到的替代品。除了这些工序之外，墓葬师们还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脱去尸体的指甲，然后再把一个个脚趾分别用布包起来。更为珍奇的是，有些法老还穿有用一片片金箔缝制出来的金缕玉衣。整套木乃伊制作程序总共需要70天的时间。

另外，他们还要将从尸体上分割下来的碎片收集在一起，不然这些东西就会被扔掉。他们甚至还要把沾有体液的碎布片也留下来。他们要把整理好的这些东西像内脏器官一样葬在尸体的旁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法老们在生前

■诺吉米特皇后的木乃伊鼓起的脸颊表明当时的防腐技术出了偏差，制作木乃伊的匠人过多地使用了油脂和苏打的混合物以便让她的脸看上去更接近于活着的时候，但是当木乃伊干燥之后她的脸部就开始出现裂缝。







■法老图坦卡蒙穿着黄金便鞋的双脚。这位法老的木乃伊的每个脚趾都装上了金套以便更好地保护它的双脚，结果它的脚部比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保护得都要好。

所使用的东西，他们死后的生活同样还需要这些东西。有一本古书记载了一段对人死后复生的描述："你的肉体将会活过来，你的骨头会把你的身体支撑起来，你身体的各部分器官都将重新为你组织在一起！"挖掘出的一些墓室墙上的壁画就很形象地显示出了古埃及人死后复活的美好想象。尸体的双腿开始慢慢地变得弯曲，躯干也开始膨胀隆起，灵魂与肉体又重新交融在一起。于是这个曾经活着的国王开始朝拜太阳之神，以表达对他又给了自己一次生命的感激之情。

在发现了皇室木乃伊墓穴17年后的1898年，更让人欢欣鼓舞的是第二个奇观被刚刚当上了法国考古局局长的维克多·罗莱特发现了。罗莱特曾经对帝王谷进行过局部考察，在他打开并考察了一个墓穴之后，偶然间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陵墓。他爬进去后，点燃一支蜡烛进行照明。突然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幕令人惊奇的场景：一具尸体躺在一个葬礼用的模型船上，"全身漆黑，样子十分丑陋"，"它那狰狞的面孔瞪着我，让我感到一阵哆嗦。它的头上盘着几绺很长的棕色头发"。显然，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墓就早已被盗墓者盗过了，当时泼在木乃伊身上的油和一些松香等物依然还有黏性。为了找到随葬的宝物，这些盗墓贼们无所顾忌地把这具尸体抛向了那艘模型船上。

继续向黑暗深处走去，罗莱特和他的同事们来到了一个很宽阔的用柱子支撑起来的大厅里。这里就是

装潢得很好的阿蒙霍特普二世的葬身之处。在墓室的后部，他们找到了国王的石棺。棺盖是开着的。"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罗莱特很着急，心里这样想着。他走上前去，斜倚在棺材边上，探头向棺材里面看。猛然间，他发出一声惊呼："太棒了！"原来在它的里面还有一副棺材，尸体的头部放着一束花，脚蹬的地方堆着一些树叶。

他们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期待着有更多的奇迹出现。罗莱特继续往前走，他每走一步都异常小心，以防踩坏了散落在地上的无价之宝。他们来到另外一个墓室，"一个非常奇特的场景映入了我的眼帘"，他这样写道。那里有三具尸体一个挨一个地躺在一起。第一位看起来是一位女性，有一条纱巾拂过她的前额，遮住了左眼。她的一条胳膊已经被砍了下来，放在她身体的一边。她穿的衣服依然很多，虽然这些衣服早已被撕得破烂不堪。她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头发打着卷，一直拖到青石地板上。她的脸，按罗莱特的话说，依然不失皇室族亲的一副尊容。这位女性就以这一种姿态一直安息了几十个世纪。她剩下的另一条胳膊弯曲着放在胸前，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皇亲贵族人士所特有的姿态。虽然她早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她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个人会是谁呢？这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只是到了近代经过考古学家们的仔细考证，才弄清楚了她的身份：她是当时被视为异教国王埃赫那顿的母亲，可能还是图坦卡蒙的祖母。



第二具尸体是一个还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的头发几乎被剃光，只留了一小绺从鬓角垂下。这种头型是古埃及年轻人所特有的。第三个是一位女士。她的头发也被剃光了，罗莱特差点把她误认为一位男士。她的两只眼睛半睁半闭着，表情很古怪。她的牙齿之间还放着一块亚麻布垫。罗莱特把这形象地喻为一只猫嘴里叼着一块布在玩耍。

还有更多的墓室需要进一步考察。其中有一个陵墓的入口用

石头堵着。搬开上面的几块石头后，罗莱特爬了进去。他点着一支蜡烛，虽然烛光暗淡，照不了多远，但还是可以让他辨认出这个墓穴里共有9副棺材。过了几天后，他重又来到这个陵墓里，仔细观察其墓壁。吹开墙上沉积多年的灰尘，他惊奇地发现上面有一篇铭文，刻着拉美西斯四世、西普塔、塞提二世还有吐特摩斯四世的名字，另一些在当时相当有名的法老的名字也在其中。

因为墓室本身很小，要打开这些棺材就显得很困难。但罗莱特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他尽量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先不去动这些宝物。他清理完了这座陵墓的其他部分以后才又返回到这个墓室。要把这2000多件文物和那些碎片分类整理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他们把青石墙推倒之后才把这些棺材从墓穴里弄出来。罗莱特很平静地走到跟前，逐一拍照，做好详细的记录，并对每一具尸体进行了测量，最后再把那些铭文用纸拓印下来。

罗莱特是新一代考古学家中的一员。对于他挖掘古墓的工作，他自豪地这样写道："一切都进展顺利，包括预测和组织工作。"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漫不经心的粗暴挖掘后，埃及的历史最终得到了崇敬的对待，而且进行的研究能够着眼未来。在这一科学考古的最前沿有两位观点相左的对手：一位是名叫弗林德尔斯·皮特里的英国人，另外一位是名叫乔治·赖斯纳的美国人。他们都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在埃及从事考古工作。他们的意志都很坚强。尽管使用的方法和技术有所区别，但他们的目标却很相近。出于对自己所挖掘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信，他们坚持认为：对于出土的每件文物都应该马上研究它的细节。

两人当中，赖斯纳更加执著地沉湎于细节的发掘，一直到他再也找不到与他的发现有关的信息资料和相关出版物为止。但是，他却由于在吉萨金字塔周围所进行的小心谨慎的挖掘而为世人称道，这种严谨的工作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并被他的崇拜者和同事们充满感情地叫做乔治老爸。





皮特里则更富于鲜明的个性，他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其个性往往表现为“充满狂热的急切和连续的长篇大论”以及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坚定信念。他对挖掘所应采取的方法投入极大热情，而对其他事情很少关心，甚至他连自己的外貌也不太关心。比如，在夏天的酷热中他也从不考虑脱换身上的衣服，工作中总是身着衬衣衬裤。如果这些衬衣衬裤又都是红色的，那么，他就会感到一切更加良好，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衬衣裤能够使自己看上去太过怪异从而吸引游客”。实际上，他根本不在乎脏污，作为一名欧洲绅士，由于在工作中能够与那些为他工作的人员一道脏得分不出彼此，他受到了他们极高的敬重。他经常以墓穴为寓所，对于与那些贮藏在他的卧席下的木乃伊同眠，他从未感到过害怕。

作为一名十足廉洁正派的男人，皮特里从未依靠他发掘出的那些财宝而致富。在开罗博物馆收藏了他的部分发掘后，他认为余下的那些仍然具有价值，完全适合成为其他博物馆的藏品。由于手头拮据，他不得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而节省下来的钱，他全部

■摄于1898年的一幅照片显示的是刚刚发现的几具皇室成员的木乃伊，左下方的一具属于蒂伊皇后，它们都已经被盗墓贼损坏了。

都用于考古挖掘工作。通常是，他只让自己“早晚饱餐”，而在深夜，他总是直接食用那些存放在组成他的工作台的食品柜中的东西，哪怕那些东西被天天打开放置在夏天的闷热气温中。“有关胃中要消化什么的念头肯定被放在了一边”，一位访问者在受到这位考古学家的殷勤招待后这样评论道。实际上，另外一位访问者写道，皮特里工作所依照的“日程安排表是极其折磨人的，只有用钢铁塑造的人才能忍受得了”。

皮特里在评价他的考古同仁时总是毫不客气。他公开批评甚至于像马里埃特这样有名望的人物，说他“将那些完全可以使用一辆滑车这样更好的方法来进行挖掘的古墓中坍塌的石头进行了最不负责任的爆破，全部都炸成了碎片”。他还对当局对历史文物所表现出的“那种粗暴的关注”提出批评。他写道：“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缺乏统一正规的计划，工作有始而无终；没有人关心考古挖掘的未来的需求。人们痛心地看到所有的美好东西正被摧毁无遗。”皮特里特别不能容忍一位名叫阿布·阿美林诺的法国人的做法。这位法国考古学家中神父级的人物在阿拜多斯的皇家陵墓



一种“灵丹妙药”

A “WICKED KIND OF DRUGGE”

从15世纪到18世纪，木乃伊在欧洲有一种特殊的用途。它们在被碾成粉末之后被用做一种万能药物的主要成分。

自从一种被称作“mumia”的焦油状物质被人从近东运来之后，人们就发现它能够缓解各种不同疾病的病人的症状。但是当这种药物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人们找到了它的替代物，也就是把用树脂处理过的木乃伊研成粉末。这种药物被权威人士称为“有很好的疗效”，并得到广泛应用。

但17世纪著名医生兼作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却不赞同这个已得到公认的说法。他反驳说：“我们能靠吃人肉治病吗?这种治病方法正适合吸血鬼的胃口。”但是不论有多少人反对，这种“灵丹妙药”的销售一直非常活跃，直到不断有报道说供应商拿新死去的人的尸体来冒充古埃及时代的木乃伊。

进行了长达5年的发掘工作——阿拜多斯是古埃及祭拜奥西里斯神的圣地——但却一直没有对其发现与发掘进行任何的记录。而使得皮特里感到愤慨难当的是，此人竟然还吹嘘“是他使得那些他根本不在乎谁会拿走的石质花瓶没有变成更多的碎片，而在他的厨房中，他烧火所用的正是第一王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木头”。

他将这类亵渎者比做“不祥的黑鸟，它们通常会啄食拥有最好栗子的那一束，只吃掉一粒但却留下一片狼藉”。为了使他的观点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利用了阿美林诺遗留下来的数以千计的碎片，将它们收集起来，考证出有关这一陵墓年代的数据。皮特里在埃及进行了45年的考古挖掘工作，不断地被那些预示某处可能会有所发现的神秘的灵感所点化。几乎每个新的季节都会在不同的场所看到他的身影，但是给他巨大驱动力的不是对于伟大发现的追求，而是对于信息的渴望。对他来说，陶器的碎片、泥土墙、木材的碎块、带毒的武器和朝圣的用具，所有这一切都拥有自己要诉说的故事。他仔细地标注着发现它们的地方、发现它们的前后情景，整理自己的发现，每年将其成果出版，从而使全世界日益增多的埃及学家们能够了解到来自挖掘现场的所有的最新数据。

皮特里和赖斯纳被认为是英国和美国考古学校的鼻祖，他们的方法使考古发生了职业化的革命并且给在那些除了埃及以外的国家中从事考古工作的人们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据说人们都这样称道皮特里——同样也会谈及赖斯纳——“他使得考古在埃及成为猎财的一种手段，也使得考古成为一门科学”。实际上，皮特里和赖斯纳使得那种曾经一度令人头痛不已的探查工作变成可能，从而使那些紧随其后的埃及学家能够得到从未有过的一张完整的古代埃及生活的画面。感谢他们个人为此付出的努力，使今天的我们比那些世界舞台上曾经的过客中的大多数都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古代的埃及人。

巨人的家园

HOME OF THE GIANTS

很久以来，埃及就以众多的人造奇观而闻名于世。当年拿破仑率领军队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埃及的时候看到了呈现在地平线上的伟大的标志性建筑，这时他喊道："士兵们，远处耸立了4000年的大金字塔在注视着你们。"他的军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决心亲自去创造历史。虽然这位统帅在1898年的军事行动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但他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成功，那就是激发了人们对古代埃及的想像。

与拿破仑的3.4 万人的军队一同前往埃及的还有167名"随从"，他们由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智者"组成，这些人成功地对那里的遗迹进行了首次系统的研究。他们编写的24卷《埃及概论》比公元19世纪任何其他人为研究埃及所做的贡献都大。

此后不久，各种各样的人都纷纷来埃及探险，其中包括艺术家、古文物爱好者和学者等。这些早期来访者看到的东西有很多至今仍未被现代考古学家发掘，但那时他们看到的景色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别。当时一些非常有名的访问者通过绘画和文章记录下了那时的埃及古代文明的风貌。



■这幅绘画是由英国画家大卫·罗伯茨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的，他描述的是晚霞中的狮身人面像和大金字塔，而实际上狮身人面像的脸是朝向东方的。



神殿门前那些一半埋在土里的石柱和巨大的头像仍旧雄伟壮观，人们能够从这些遗迹中追忆这里往日的辉煌。在这个入口的后面还有着迷宫般的街道。

——艾米里亚·爱德华兹1888年在《千里上溯尼罗河》一书中的描述



■ 弗朗索瓦·查尔斯·凯西尔在随拿破仑东征时用水彩记录下的卢克索神庙当时的情景。事实上左边的那座方尖石碑早已在1831年被转移到了巴黎，至今仍保存在那里。





太阳神像看上去并不十分雄伟，它们已和周围农村的一切融为一体，就像是正常人的身高一样。它们不是巨人，只是我们是侏儒而已。

——佛罗伦塞·南丁格尔在1849—1850年写的《埃及来信：尼罗河之旅》一书中的描述

■罗伯茨画的65英尺高的太阳神像。它们矗立在与卢克索隔河相望的美姆农。画面中尼罗河正在发着每年一次的洪水。它们原本耸立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神庙前面，象征着法老本人。神庙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这些巨大的雕像，上面还遗留着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在这座巨大的纪念标志上刻下的痕迹。

■罗伯茨于1840年画的埃德福神庙的外院。它始建于公元前237年，被认为是埃及最漂亮的庙宇。

许多首府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就像是一些没有茎叶的花朵散落在各处。庙宇的富丽堂皇使人联想起一个腰部以下被埋在土里的巨人，与它相比人类显得是如此的渺小。

——吉恩-贾科斯·安培里1868年在《埃及和努比亚游记》一书中的描述





我们登上了已把两座庙宇隔开的流沙山并从上面滑下。那里有四座巨大的太阳神像，在日出前我们看着第一缕阳光照耀下来，在破晓的时候，他们头顶上的岩石变成了金黄色。随着这些金色的光芒逐渐向下移动，其中一座神像露出了微笑，因为这属于他本人的光芒接近了他的身体。

——佛罗伦塞·南丁格尔在1849—1850年写的《埃及来信：尼罗河之旅》一书中的描述

■罗伯茨于1839年所画的阿布·辛拜勒神庙。画面中一支考察队艰难地向在山崖上雕刻出的66英尺高的巨型石雕跋涉。这是拉美西斯二世为他自己和他心爱的妻子奈费尔塔丽在尼罗河上游建的两座庙宇，但是流沙已把这两座庙宇彻底地隔离开来。



第二章

金字塔的影子

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

1867年一个闷热的夏天，来自美国的年轻的新闻记者马克·吐温骑着一头驴子从开罗启程，前往埃及古都孟菲斯遗址附近的吉萨沙漠高原观光。他的最终目的是要登上位于吉萨城以西5英里的三座闻名世界的古埃及金字塔中最伟大的一座，尔后再去参观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

马克·吐温和他的同伴们驾着一艘独桅帆船，那是一种挂有三角帆的埃及小船，渡过了两条泥沙混浊的尼罗河的支流。尔后，他们穿过沙漠，一直到达大金字塔矗立的地方。这个年轻的美国人马上为金字塔的高大雄伟所倾倒。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大金字塔看上去“仰天而立”。在几名健壮的阿拉伯导游的帮助下，他们带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沿着金字塔粗砺的斜面开始向上攀登。

当到达大金字塔顶点时，马克·吐温已经到了450英尺的空中。端坐在塔顶，他开始俯瞰下面壮观的景致。在后来的《海外游记》一文中，他有这样一段细致的描写：“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海洋般的沙漠向大地的尽

■ 在萨卡拉，左塞国王的陵墓及纪念建筑布局散漫，其中为他建造的厝室相当精致。在厝室的墙壁上，装饰着许多浮雕刻绘。这幅浮雕表现的是在一次赛跑活动中，世界上第一座金字塔的建造者、埃及第三王朝的法老左塞自信地迈开大步的情景。

头蔓延，一片庄严、肃穆；隔绝绿洲的荒原，任何有生之物都无法驱赶它的孤寂。另一边，埃及的伊甸园在我们目下一览无余——辽阔的绿地上，河流支汊蜿蜒，村庄星罗棋布，渐远渐低处，密密的棕榈树林清晰可见。它沉睡在一片魔咒般的氛围中，静谧无声，静止如画。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十二座高大的金字塔鸟瞰着衰废的孟菲斯。在我们的脚下，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冷漠麻木，安卧在它位于沙漠中的座榻上，沉静若思地看着眼前的这幅图画，一动不动地好像整整看了五千余年。"

马克·吐温在高大的金字塔顶所看到的辽阔的土地，是世界上拥有古代遗迹数量最多、最令人神往的区域之一。在埃及的这个范围内，从吉萨西北一个叫阿布洛什的小村落到往南约55英里的法尤姆绿洲，是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的所在地，考古人员在那里发掘出大型古代陵墓群。埃及人把许多帝王和贵族埋葬在这些造型宏伟、精心构筑的陵墓中，它们之中最著名的就是金字塔，有90余座。它们之中，许多已面目全非，昔日的面貌已变得模糊难辨。在吉萨的沙漠中，在萨卡拉、代赫舒尔和迈杜姆地区矗立着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金字塔。令人惊奇的是，它们也是最古老的金字塔，早在公元前2575年—公元前2134年的400多年中，埃及古王国的法老们建造了它们。



在人类失落的文明中，很少有古迹能像古埃及的金字塔这样让人感到如此的神秘、如此的敬畏。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至今还在流传："人怕时间，而时间怕金字塔"。早在法老还统治埃及的年代，这些金字塔就已成为古老的奇迹。到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070年)，埃及人开始到吉萨去，造访那里的陵墓，拜祭逝去已久的国王们，瞻仰这些伟大的陵墓。那些拜访者在金字塔和庙宇的墙面上留下刻画的字迹，作为他们访问的见证。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位埃及人来到当时就已有千年历史的萨卡拉金字塔参观并在墙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阿罕穆斯，易卜塔哈之子"，



■ 左塞国王的阶梯金字塔（图中右远处）的设计者伊姆荷太普的纪念铜像（见左图），这位古代建筑大师的名望甚至超过了他那权力强大的君主。在这座金字塔建成4000多年后，英国的考古学家沃尔特·埃默瑞（图中前行者，后面跟随的搬椅子者是他的助手）在萨卡拉清挖了金字塔周围的沙土，竭力要寻找出伊姆荷太普的陵墓，但没有获得成功。这位古代大师究竟葬身何处，至今仍然深藏如谜。

还虔诚地写道：这座陵墓看上去"天堂就在里面"。大约400年后，另外一名访问者写着"海德纳卡赫德，德印洛和特渥斯莱特之子"，并介绍他和兄弟们一道围着阶梯金字塔如何观光，并祈求上帝恩准他"终生享受生活之乐"和"在颐养天年后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在古代的埃及，没有人对金字塔及其历史的兴趣能像拉美西斯二世的第四个儿子卡姆瓦塞特皇太子那样浓厚。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最著名的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法老，到他统治时期(公元前1290年—公元前1224年)，古王国时代的金字塔已矗立了13个世纪。由于外受风雨飞沙的侵蚀，内受盗墓者的掠夺毁掘，金字塔及其相连的庙宇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得到父王的准许，卡姆瓦塞特太子开始修缮金字塔和古王国留下的陵墓，竭力恢复它们昔日的辉煌。由于这一突出的贡献，卡姆瓦塞特太子直到今天还常常被人们称为世界上第一位埃及学家和考古学家。



作为一位好学博才而又内省善思的人，卡姆瓦塞特在其军事生涯中成为精神修道者。如后来史书中所载，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吉萨和其他地方的古王国遗迹中奔波忙碌，考察那些古老的陵墓和庙宇，痴迷于墙上遗留的字图。在考察过一个陵墓后，他让手下的工匠用象形文字在墓墙的表面刻下铭文，以标明陵墓的主人。他也因此成为现代博物馆标注的鼻祖。卡姆瓦塞特怀着对历史的强烈的兴趣对几处古老的陵墓进行了发掘，同时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复。他挖掘出各种各样的古老的器具，同样也进行了标注说明。在吉萨高原为自己建造了大金字塔的法老胡夫国王有一个儿子叫卡瓦布。卡姆瓦塞特幸运地发现了这位王子的雕像。对于他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古老陵墓的整修和发掘，卡姆瓦塞特在他刻下的象形文字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对古老历史的热爱"是他最大的力量之源，"先人们所有那些美妙绝伦的作品"对他产生了无限的诱惑。卡姆瓦塞特显然对卡瓦布王子的雕像爱不释手，把它带回到孟菲斯的家中。大约3200年后，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

爱德华·奎贝尔于1908年在孟菲斯遗址再次挖掘出了那尊雕像的碎片。

孟菲斯城坐落在尼罗河西岸，在开罗的上游20英里处。它是古代埃及的行政首都。所有金字塔及其他大型陵墓的故事都是从那里开始的。传统的也是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由美尼斯创建了孟菲斯城。美尼斯是埃及的第一位君王，作为一位能力强大的酋长，他最早成功地把尼罗河沿岸许多分离散落的农业村镇统一起来，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王国。孟菲斯城最初被人们称为“白城”，也就是“白墙之城”的意思，其由来可能缘于国王的宫殿围墙使用的泥砖被涂刷成白色的外观。处在埃及古王国前后的年代，孟菲斯的确不失为一座繁华大都市。它南北长8英里，东西宽4英里。在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重要的政治、贸易和宗教中心。从它繁忙的河岸码头，船只沿尼罗河顺流而下，驶往地中海东岸，再前往希腊和爱琴海上的各大岛屿。在孟菲斯的鼎盛时期，它拥有5万多居民。人们在那里生活、务工，在两层或三层的楼房、店铺里，在狭窄的街道上，到处是他们拥挤忙碌的身影。很多人都是技艺精湛的工匠，他们制作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产品：装饰精美的家具、金银珠宝打造的首饰、兵车、盾牌、长矛和其他武器。尽管如此，孟菲斯的大多数居民还是在周围的尼罗河冲积平原上从事农畜业：牧养牛、绵羊和山羊，种植各种庄稼和亚麻。

繁华的孟菲斯昌盛不衰，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拆走了城市建筑物的砖石，并运往开罗去建造一个新的首都。今天，古老的孟菲斯城所有的遗迹全部都被现代的村庄和尼罗河淤积的厚厚的泥土所掩埋，考古学家们要考证和研究它将十分困难而且代价昂贵。迄今为止，这座历经繁华的城市只有很小一部分被发掘出来，而且一直没有发现昔日宫殿和其他早期建筑

物的遗迹。

通过历史资料而不是根据城市中的居住现状，人们大都十分熟悉古王国时期孟菲斯城甚至是整个埃及的生活情况。孟菲斯人在城市西边的沙漠中陡峭的悬崖上建造了第一座大型陵墓。他们称之为“萨卡拉”，这个名字缘于埃及的殡葬之神萨卡尔。把陵墓建在西边也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相信另一位神，太阳之神“拉”，正是从西方启程进入另外一个阴间世界的。考古学家们在萨卡拉发掘了古埃及历史上几乎所有时期的陵墓，但大多数都属于古王国时期甚至更早的年代，即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134年间的近1000年的历史时段。直至基督纪元即公元时期的到来，把萨卡拉作为最终葬身之所的传统才终结，而这时的墓区规模已长达3.5 英里，宽有1英里。



■这件保存完整的带褶的外衣在萨卡拉附近的墓中被发现，它的历史可追溯到第六王朝，距今已有数千年。它细小的横褶是衣服被浆湿后而折叠出来的。它是一件真正的古典作品，这种设计流行于埃及古王国至新王国时期，大约有1500年的时间。

萨卡拉早期的陵墓为矩形泥砖结构，顶部平坦，侧面微微倾斜。每个陵墓都在地下建有几个葬室，包括中央一间安放死者遗体的用岩石凿建的厝室，其他则用来贮藏武器、装饰类贵重物品，甚至还有乐器和部分游戏用具。陵墓的地上部分是更小的贮藏室，里面存放着所有被认为墓主人的灵魂在死后生活中需要的一切，

包括食物、家具、工具、酒和衣物。埃及人如今把这些陵墓称为“马斯塔巴”(mastabas，阿拉伯语，意思是板凳)，因为在外观上，它的确很像那些矩形泥砖制作的板凳，在埃及的村庄农户和店铺的门外，现在仍然能够经常见到这种板凳。

随着时间的推移，萨卡拉的马斯塔巴也变得越来越大，高达12英尺，附建有多间的葬室。在马斯塔巴的东端加建一座祭堂也变成一种习俗，以便于死者的亲属们或得到死者房产捐赠的祭司们每天到祭堂里供奉食物、饮料及日常用品。在特定的节日里，葬于萨卡拉的死者的后人们会举行盛大的仪式，没有祭司们主持，他们自己举行仪式，然后再来个家庭聚餐以示庆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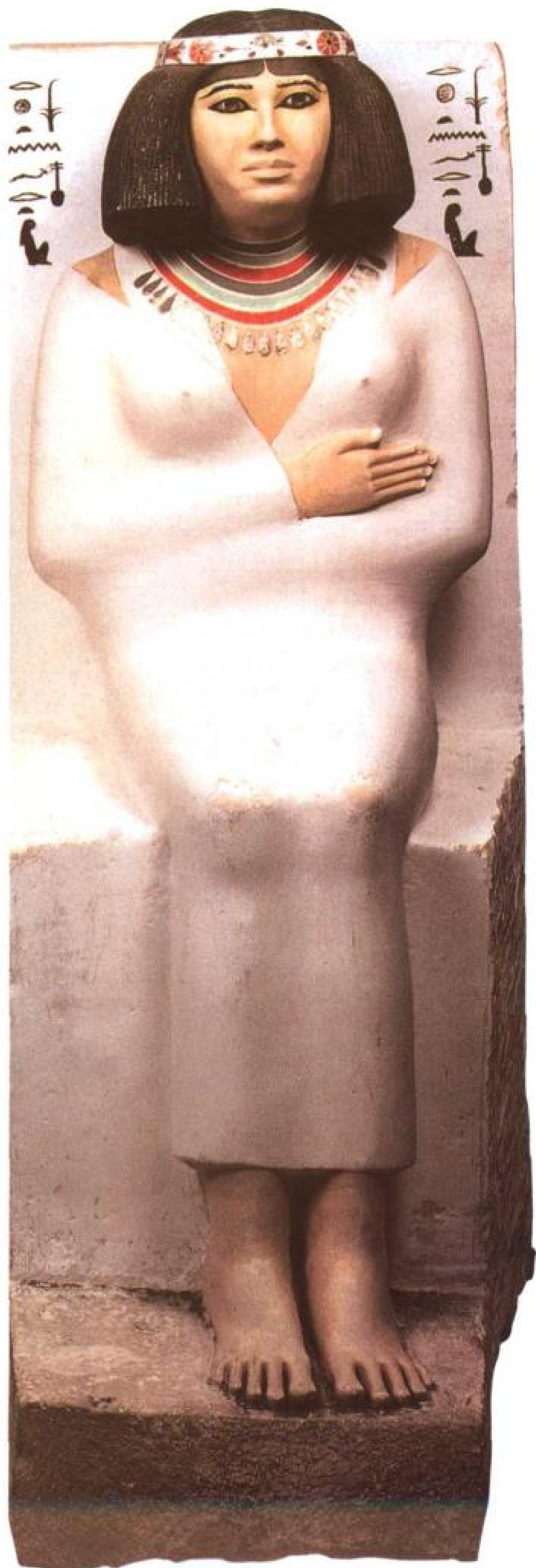
随后大约在公元前2630年，进入第三王朝左塞国王执政时期，萨卡拉的陵墓开始出现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埃及君主们被其统治的子民尊崇为人间之神，他们建立了更加强大的政权，也拥有了更加巨大的财富。既然是神，当然应该建造伟大的陵墓来保证死后能够继续享受高贵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陵墓与他的先人有所不同，左塞国王下令必须全部使用石头而不是泥砖来建造它。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尽管更早时期的陵墓中，石头已经被用来铺砌地面，但整个埃及还没有一座全部用石头建造的建筑物。

左塞国王把这座与众不同的陵墓的设计和建造任务交给手下才干过人的维齐尔，或叫总监，他是一位天资出众、才华横溢的人，他的名字叫伊姆荷太普。在陵墓建造期间，伊姆荷太普曾经6次改变主意，最后决定采用的设计方案是把6层逐渐缩小的马斯塔巴层层叠建，形成一个6级阶梯式塔墓。这座建筑完成后被称为阶梯金字塔，这个名字足以表达出它的本意，那就是建造一座国王死后能够进入天堂的阶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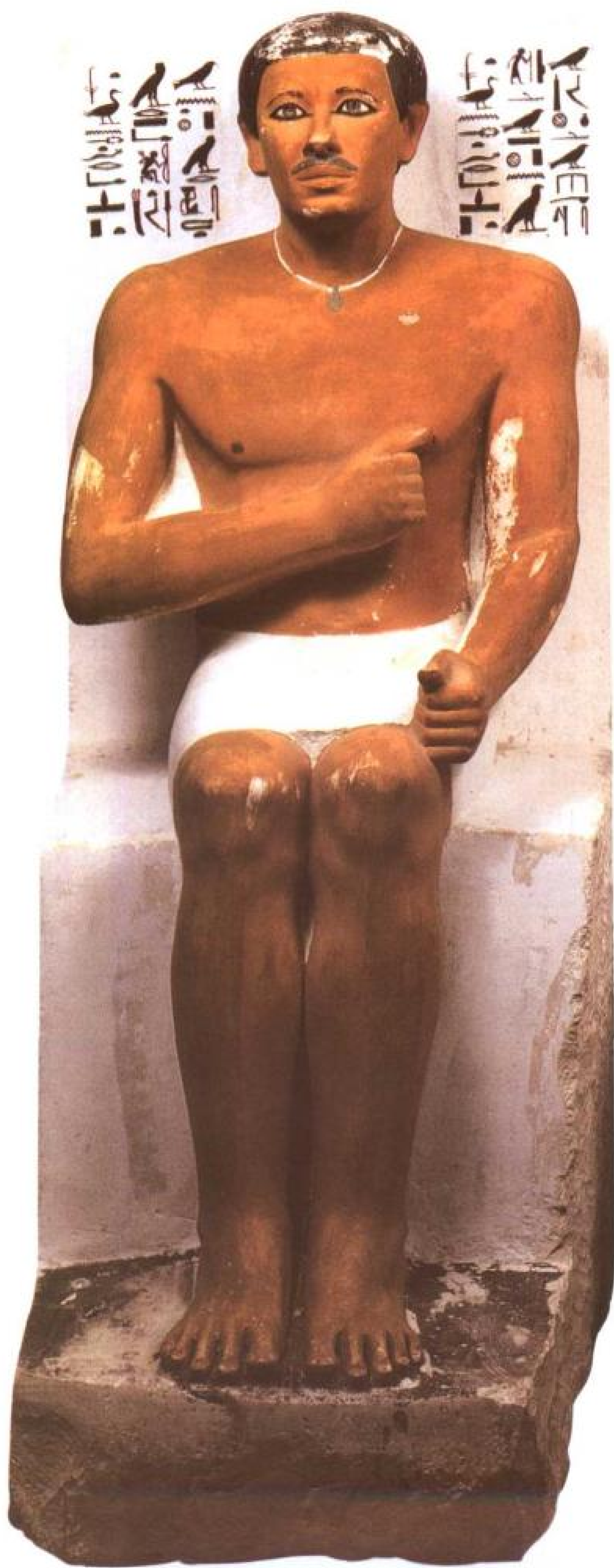
在那个时代，阶梯金字塔的设计和体形显示出极大的与众不同，可谓鹤立鸡群。它底座的长与宽分别为462英尺和389英尺，

高达204英尺。即使如此，金字塔本身也还只是陵墓建筑群的一个部分，伊姆荷太普在金字塔下面还建造了带有通道的迷宫、过道、走廊和厝室，又在金字塔外围建造了各种不同的纪念性建筑物、祭堂和庭院，以便在国王死后举行各类仪式和祭奠活动时使用。然后，伊姆荷太普又将整个陵墓建筑群用巨大的石墙围圈起来，墙体长1英里，高33英尺，有一个真正的入口和十三个假入口。结果是，伊姆荷太普为天神国王建造了一个真正标志其身份的庞大的综合陵墓。

由于这一里程碑式建筑工程的圆满成功，同时也还由于他是国王的智慧出众的顾问和书吏，有1000多年的时间，伊姆荷太普备受国人的尊敬，并且被奉为小神。在他死后的许多个世纪，人们建造了不少的神庙来纪念他。伊姆荷太普的声名比他曾欲使之永垂不朽的国王还要大。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尊崇伊姆荷太普的埃及人竟没有遗留下任何线索标明他陵墓的所在地。20世纪5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沃尔特·埃默瑞开始



■作为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第四王朝诺芙莱特和她的丈夫斯涅弗鲁之子拉霍普特普王子正襟端坐的雕像活灵活现，曾使打开陵墓的工作人员看到它们时落荒而逃。



在萨卡拉寻找伊姆荷太普的陵墓，但是没有结果。埃默瑞曾为此挖掘出其他贵族的陵墓，包括一位名叫荷太普卡的人，他的头衔非常古怪，叫做“王冠保管官和国王的假发监管官”。

另一位埃及学家，法国人让·菲利普·劳埃尔为今天人们对阶梯金字塔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26年，英国考古学家塞西尔·弗思雇用了当时只有24岁、正在巴黎学习建筑专业的劳埃尔。弗思准备让他作为帮手，对阶梯金字塔进行系统的挖掘。劳埃尔经过一段短暂的旅行来到埃及——却在那里待了50多年。1991年，他告诉采访的记者：“我一开始研究这个陵墓，就意识到它的伟大和重要。它是由伊姆荷太普——那个时代的米开朗基罗——设计并全部使用石头建造的第一座建筑物。我随即决定要把终生奉献给这座古墓的挖掘工作。”

回忆起他在萨卡拉最初的日子，劳埃尔总是流露出一种特别愉快的心情。那时，他和弗思第一次考察了阶梯金字塔内部的许多厝室。沿着伊姆荷太普设计的过道，他俩慢慢地向前摸索，穿行在这个大型的建筑群中。劳埃尔还记得他进入一间厝室时那种好奇和敬畏的心情。那座厝室建在一堵墙门的后面。“我

们在门上凿开一个洞，弗思当时比较胖，让我先进去考察，再把里面的状况告诉他。”劳埃尔后来写道，“怀着十分敬畏的心情，我进入那个辅助性走廊，自4000多年前被盗后也许从来没人踏进过一步。依靠烛光的照明向前行，我发现自己来到一间长方形的室内，它由打造考究、细细磨平的石灰石构筑而成。它的北面通着另外的厝室，也是全部由精雕细琢的石头建造，有些装饰还使用了浅浮雕的手法刻绘，其中有些很大的星星。”

尽管密室的财物早已被盗掠一空，劳埃尔却在墙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刻”，包括那些精美的浮雕石刻，描绘了左塞国王统领宗教仪式的场景和他在一次奔跑竞赛中抬脚起步的形象。几年后，在考察阶梯金字塔建筑群地下极深处的走廊时，劳埃尔还见过一名8岁幼童的骨骸，大约4万件花瓶、碗钵以及用雪花石膏、水晶、大理石、白云石和其他珍贵石头制成的盘子。这些器皿早在左塞统治之前就已制造出来。劳埃尔相信，它们全是那些盗墓贼从墓穴中掠夺的赃物，出于对它们主人的尊敬，左塞国王把它们堆放在那里，希望在自己死后带去还给它们原来的主人。



紧随左塞国王之后的国王们毫不奇怪地同样也渴求宏伟的大梯子以便能进入天堂。这样一来，他们也都下令建造了自己的梯形金字塔。但是，当时所有矗立梯形金字塔的努力无一成功，不是因为结构错误就是由于主人公在建成前就已死去而不再继续建造。直到左塞国王死后约50年，埃及人才在位于孟菲斯和萨卡拉以南约40英里的迈杜姆沙漠之中，建成了另外一座金字塔。这是一座新型的陵墓，有8层，规模庞大。

迈杜姆金字塔带来金字塔设计上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工匠们使用粗糙的石头建造了那些巨大的台阶，以利于边缘向内形成倾斜，然后再用石灰石把整个金字塔包围装饰起来，从而使它的外表面变得平滑、完美。为什么埃及人会放弃以前那种阶梯式的

金字塔？原因尚不得而知。有些学者相信这和埃及人变得越来越迷信、崇拜太阳有关。作为太阳之神也就是拉神的崇拜者，他们可能是想效仿太阳从云层中射向地球时光线所呈现出的三角形才采用了这种新的设计。遗憾的是，盗墓贼拆走了墓体外层珍贵的石头，使早先建造的阶梯暴露出来。但是，巨大的石质核体没有遭受破坏，时至今日它仍然醒目地矗立在那些曾用来装饰它外表的满地散落的碎石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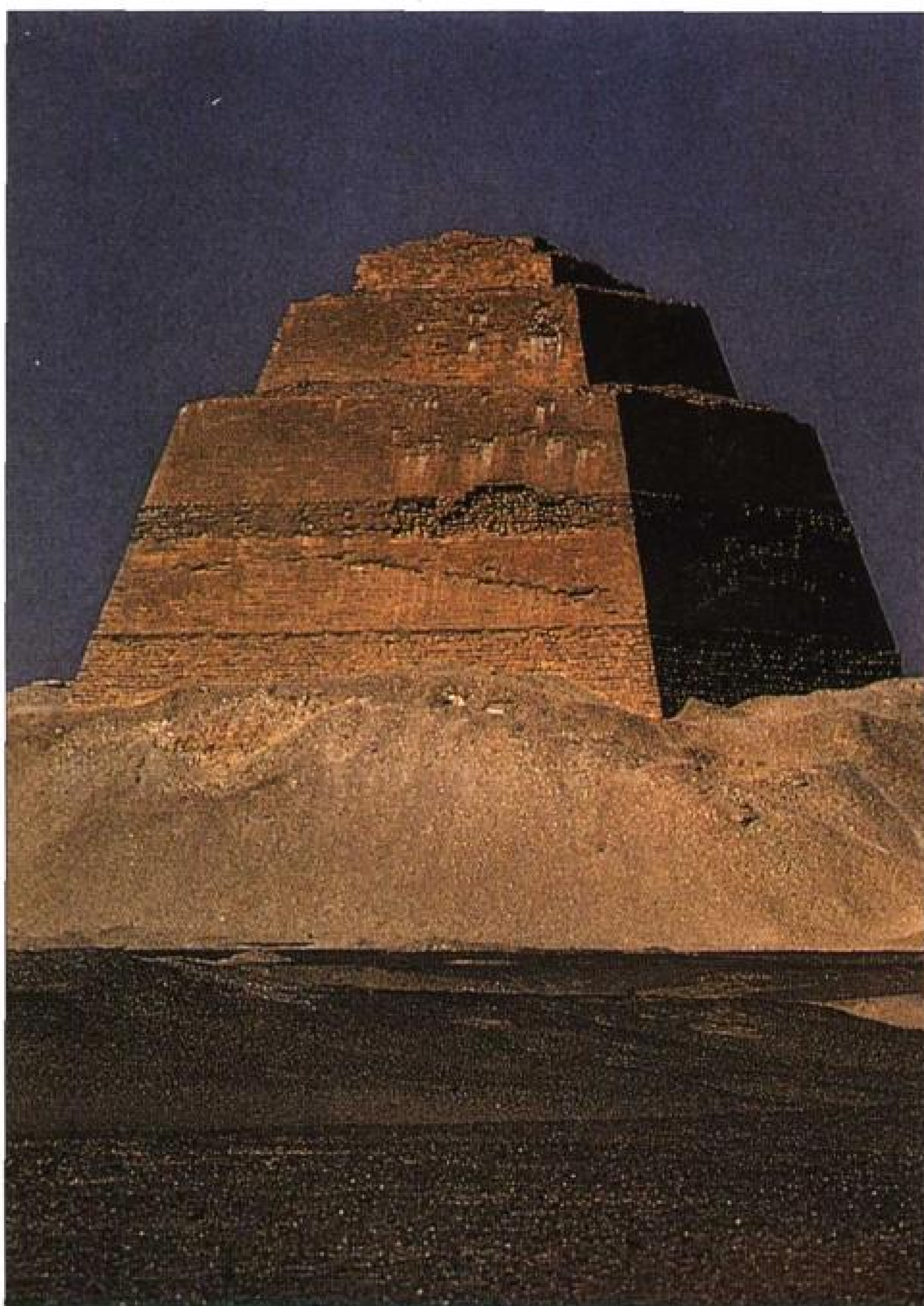
迈杜姆金字塔可能是为胡尼国王所建，他是第三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许多埃及学家相信，对金字塔的外表进行修饰始于第四王朝(公元前2575年—公元前2551年)的第一位国王斯涅弗鲁，自他以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金字塔。斯涅弗鲁国王深受埃及子民的爱戴并且仁善之名经久传世。他建造了两座真正的金字塔——弯曲金字塔，这个名字表示它建造的角度在塔腰部位以上微微缩进；红色金字塔，因使用了红色的石灰石而著名。弯曲金字塔腰部的收缩可能反映了这样的建筑意图，由于塔体的下半部分建筑的倾斜度不合适而无法支撑巨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形。但这仍然没有影响它在君王们眼中的完美，特别是它的内室。不管是什么原因，斯涅弗鲁还是放弃了它而选择了红色金字塔。两座金字塔的位置都在萨卡拉和迈杜姆之间的代赫舒尔沙漠中，高度大约有340英尺，陵墓规模轻易地超过了左塞国王的阶梯金字塔并成为埃及最庞大的建筑群。

时过不久，斯涅弗鲁的儿子胡夫(又名齐阿普斯)显然准备在陵墓建筑群的规模上超过他的父亲，他下令在孟非斯以北已经葬有第一王朝贵族的吉萨陵区建造一座更大的金字塔。胡夫是位暴君，据说他残暴的程度正如他父亲的仁善一样声名远播。根据传说，胡夫下令关闭了埃及所有的神庙，以便使所有的子民集中全部的力量来为他建造大金字塔。

随着陵墓建造的不断进展，不知是受建筑师影响还是胡夫自

己改变了主意，他将原本建在金字塔下面的安放国王遗体的厝室改建在石质塔体内极深的地方。金字塔原来的入口——只在1989年开放过——经过倾斜的过道通往一个没有完工的厝室，它是在墓地自然岩石上凿挖的。放弃它后，工匠们又在距入口60英尺处的顶部凿开一个洞。他们凿石开道，通过构筑塔体的石头往上走，在中间掘凿了第二个厝室——近代人们曾错误地相信那是皇后的厝室，而这一次仍然是半途而废。随后他们开挖了153英尺长的大走廊和一个新厝室的入口，同时，国王真正的厝室却在红色的花岗岩上凿挖而成，而花岗岩则是在吉萨以南400英里的阿斯旺采集并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再运回到吉萨的。在大走廊的西端，胡夫的石棺安放依然，只是早已空空如也。安放厝室的位置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变，还没有确切的解释，但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建造这座金字塔期间，胡夫开始被作为拉神也就是太阳之神来尊崇。把胡夫—拉神安葬于金字塔体中被认为是惟一合适的做法，因为拉神的象征被称





■迈杜姆金字塔建造于公元前2600年，如今只剩下内部塔体矗立在碎石堆中，其高度达250英尺。作为吉萨金字塔的先驱性纪念建筑物，塔体曾用石灰石进行了包装，使外表斜面非常平滑。

做“本一本”，是一个圆锥形或金字塔形。归根结底，还是要胡夫国王满意。作为胡夫的陵墓，大金字塔在建筑的形体和造型的威严方面在埃及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景仰于它的形体之大，古希腊把它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的地基每边长756英尺，占地整整13.1英亩。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描述，完全可以把包括罗马的圣彼得和伦敦的圣保罗在内的5个欧洲大教堂全部装进大金字塔。金字塔的高度也非常惊人，有482英尺，也就是说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还要高178英尺(多少个世纪过去后，由于表面的石头被拆去用于其他建筑，对后来的埃及人来说，它已经矮了31英尺)。

胡夫大金字塔是怎样建造起来的？长期以来，部分学者们认为胡夫在其执政的23年间曾征用大批的奴隶来建造了大金字塔；更加具体的看法认为，胡夫征募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来进行这项工作，用轮换不息的方法让他们每个人连续劳作达几个月之久，包括在尼罗河洪水泛滥的季节，农民们甚至无法照料自己被淹没的农田。民夫们没有带轮的车子或用来拖拉的牲畜，他们手握简单的石器和青铜工具进行砍斫、錾凿，把200多万块石灰石块运送到工地上，其中有的石块重达15吨。

没有人知道大金字塔究竟是如何矗立起来的，但最具说服力的猜测是，在附近的采石场和工地之间堆建起一个斜坡，斜坡围绕金字塔而建，并随着建筑的进度而不断升高，通过这样的方法，民夫们在所需的高度把巨石摆放到设计好的位置上。但是，如果他们建造了这样巨大的斜坡，使用的材料是什么呢？对此，有的埃及学家认为使用的是泥砖，但在周围并没有发现用过泥砖的痕迹。更为可信的使用材料是那些今天充填在采石场里的碎石岩片——成吨的石膏、石灰石的碎片和黏土。

尽管那些石头是如此的巨大沉重，工匠们仍然把它们放置得非常精确。在金字塔的许多地方，两块巨石之间甚至连一张扑克

乔治·赖斯纳与遗体失踪案

GEORGE REISNER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BODY

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完全出自偶然，我们应该感谢那位考古学家，是他在1925年把考古用三脚架支到了胡夫大金字塔的跟前。三角架从挖掘岩石后用石膏筑造的洞穴上撬出一块碎片。在场的考古学家们清理石头和石膏后，一条通向墓穴的长度为100英尺的通道暴露出来。

当代表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博物馆进行金字塔研究的美国考古学家乔治·赖斯纳得知这一发现后，立刻放下了手中一切工作从美国动身前往埃及，他要亲自进行挖掘。1926年1月26日，他开始了墓穴的葬品清理工作。他首次发现了与人们最初想象吻合而保存完好的皇族的墓葬，它奢华的葬物证明，它的主人是何太普何莱斯皇后，也就是胡夫的母亲。为了通过这条4500年的通道，乔治·赖斯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里面的物品腐烂堆积，而且通道年久失修，坍塌严重，为此他总共耗费了321个工作日进行清理。



■ 考古学家乔治·赖斯纳，他在吉萨高原从事考古工作有40多年之久。



以考古学家固有的认真精神，乔治·赖斯纳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用手中的驼毛刷和镊子清理泥土，不放过哪怕是最小的碎片，并且还经常停下来给发现的古迹文物进行原景绘图或拍照。结果，乔治·赖斯纳积累了1701页的草图、计划和注解以及1057张记录了他工作进程的照片，如此详细完整，修补者可以参照这些资料把很多的残件和碎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是，对于这座墓中的最大不解之谜，连乔治·赖斯纳都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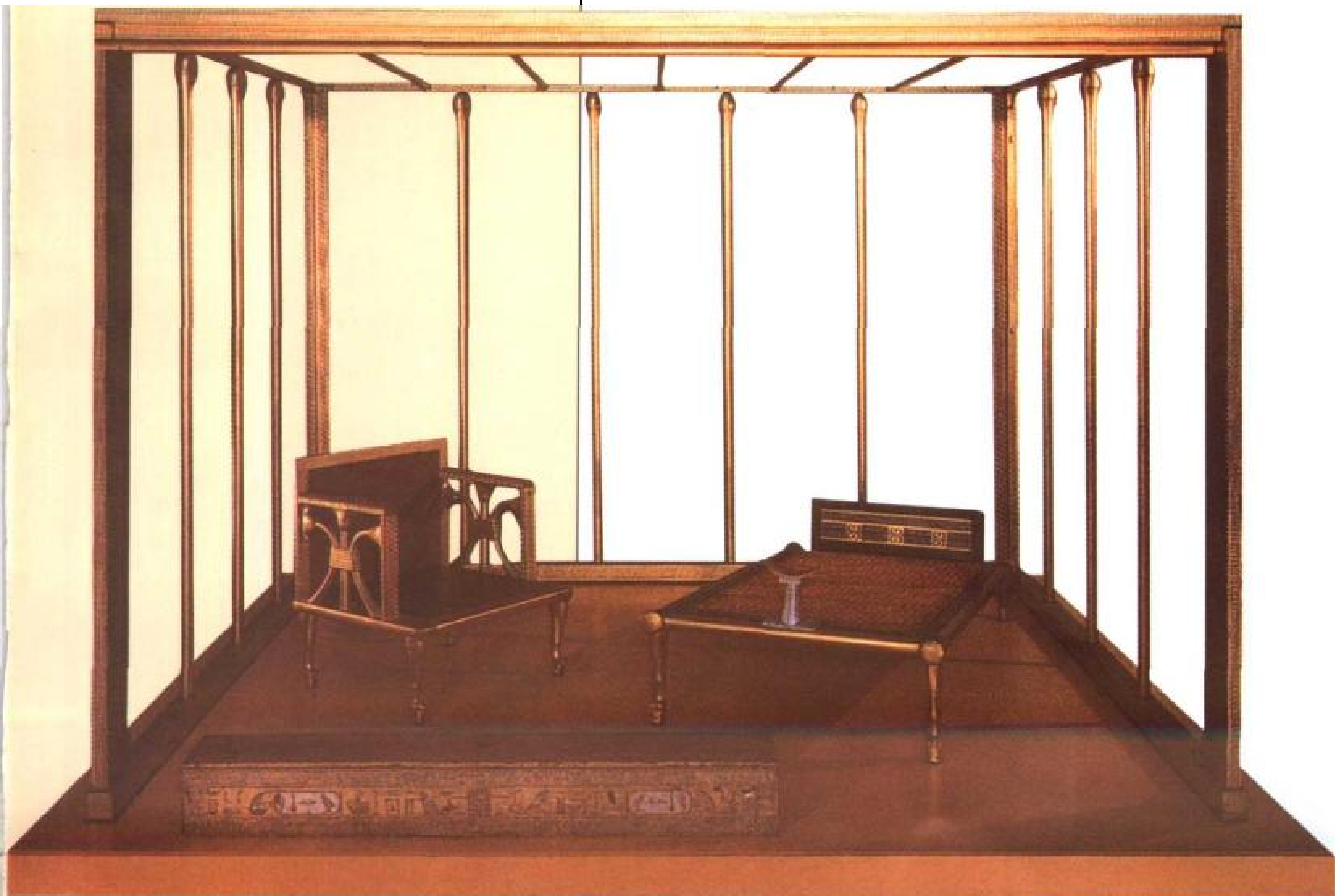
尽管皇后的内脏被密封在一堵墙中的盒子里，而且有一部分依然浸泡在含盐的防腐液中，她的石棺却是空的。赖斯纳的推论是，皇后的遗体最初是和她的丈夫斯涅弗鲁国王并排安葬在吉萨以南代赫舒尔的为国王建造的金字塔陵墓中，盗贼闯进去后，为了得到那些隐藏的金银珠宝而掠走了她的尸体，然后将尸体留给了豺类动物。皇家陵墓管理人

员无法向国王交代国王母亲遗体失踪之事，就在靠近胡夫金字塔的地方进行了一次假冒的重新安葬，新的墓室中放置的是皇后密封的内脏器官。今天，有些考古学家对赖斯纳的这一理论颇有争议，有考古学家说如果皇后真的被重葬过，也应该是从赖斯纳发掘的墓中迁移到胡夫在他的大金字塔旁边建造的三座卫星金字塔中的某一座里。

■这是在波士顿博物馆展出的何太普何莱斯皇后的家具，包括一个长方盒（图中靠前者），里面曾经放置着悬挂在木制天篷上用以遮私的帘幕。

牌都插不进去。也许正是这种建筑的精度才是真正令人吃惊的所在。金字塔的地基是正方形，坐北朝南，北和南两条边缘的东西向平行差距只有一英寸。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尔斯·皮特里受苏格兰天文学家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理论的影响来到埃及，曾对金字塔进行过早期的研究，并且首次对金字塔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史密斯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他相信大金字塔的形体反映出时间和距离的度量方法，同时还显示出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正是塔高度的英寸数乘以10的9次方，而10和9也正是金字塔的高宽比。史密斯解释道，金字塔的周长用所谓的金字塔英寸来计算等于365.2 的1000倍，正是太阳年的天数。令史密斯的支持者们失望的是，皮特里的测量证明根本不是那样一回事。

直到最近，美国的埃及学家马克·莱赫纳尔根据得



■从空中俯瞰，吉萨高原的三座金字塔矗立在曾经绕塔而建的神庙和陵墓的废墟之中。自左至右为门卡乌拉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胡夫大金字塔。在图的右下方是斯芬克斯雕像。每天这些陵墓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月光下是银白色，黎明时是银灰色，中午时为金黄色，夕阳下则是玫瑰色。





到的证据猜断出埃及人是如何进行如此精确的建筑的。他在金字塔地基岩石上发现了挖凿的一系列的沟槽，它们与地基平行。因此，莱赫纳尔得出结论，工程师们用这些沟槽固定木桩，然后在木桩之间拉起直线以此来确定地基的直向和水平。

的确，古代的工匠们也曾毫不掩饰地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建造金字塔的技艺感到自豪，在那些巨大的石头上，常常见到那些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建筑队刻写下炫耀的绰号，如胜利之队、特别能干队或能工巧匠队。他们在烈日下干活，搬运工们则从早到晚不停地为他们运去食物和水，以使他们不至于因过度劳累而垮掉。

埃及学家们长期以来很感兴趣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胡夫国王如何安排民夫工匠们的居住。这几千个人当然是住在吉萨高原的营房里，但是，在什么地方呢？对莱赫纳尔来说，几千人居住的处所、建筑的斜坡和测量人员所做的标记会全部消失无踪，这看起来“完全超出了考古学的逻辑原理”。

1988年，莱赫纳尔和埃及文物组织驻吉萨和萨卡拉的主任、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一道在大金字塔以南一块沙漠盆地进行挖掘。他们相信，在那个地方，很可能建造过民夫们的营地。10年之前，一队来自奥地利的考古学家曾在那里发现了陶器、灰烬和鱼骨等——某些古代营地的遗留痕迹。他们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挖掘后，莱赫纳尔和哈瓦斯就发现了第四王朝时期的面包房和酿酒作坊的遗迹。这充分表明了民夫们的营地就在附近。他们的看法是，发掘出的这些遗迹都是非同寻常的证据，因为正如莱赫纳尔所说：“人们不会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去建造谷仓和面包房。”

娱悦国王的侏儒

DWARFS WHO DELIGHTED HIS MAJESTY

在古代埃及，小矮人在宫廷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施展自己的魅力和才华去娱悦他人。据历史记载，少年国王纳弗尔卡莱二世(公元前2246年—公元前2152年)曾经急切地等待一位善舞的非洲俾格米人(即小矮黑人)从努比亚搭乘王国的一艘返航船快快来到身边。他曾为俾格米人可能会遭遇不幸而感到烦躁不安。他写信给担任此次远航指挥的哈克霍夫：“你要尽快把这个俾格米人带来，他会使我开心。他和你上船之后，你要找几个值得信赖的人在他周围保护他，以防他落入水中。”

除了在宫廷上取悦国王外，俾格米人和侏儒们还在宗教仪式上服从祭司的安排去进行舞蹈及其他技巧性表演。侏儒们被称为恩米乌，他们的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就是专职侍奉法老，如照看驯服的野兽，照料国王的饮食和穿着并打造金银珠宝饰物。恩米乌是当地出生的埃及人，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而身材矮小，和迪恩格有明显区别。迪恩格指的是非洲俾格米人，他们的个子虽然矮小，但却有正常的身材比例。



1990年，吉萨金字塔和萨卡拉文物管理主任扎希·哈瓦斯在吉萨高原哈夫拉金字塔附近的墓穴中发现了一位担任国王斟酒官的侏儒的遗像，至此，在埃及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已经清理出大约50个侏儒的遗迹。

在那座墓室中的北面安放着一个马斯塔巴，里面竖立着一尊18英寸高的玄武岩雕刻的侏儒坐像，他手中拿着一根手杖，题铭中这样写道："帕恩扬胡，在这大宫殿里他每天带给国王陛下无限的欢乐。"在考古学家们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挖掘的地方找到这座雕像，哈瓦斯把这一发现称为"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他还记得："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就像它是一个婴孩。我们发现的侏儒，它的确意义重大。"他细细地端详着帕恩扬胡雕像，它后背驼弯，头部很大，两腿极短。在旁边不远处还发现了他妻子的墓室，她叫尼哈索兰卡，死时已是爱神哈索尔的女祭司。



两位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几座小墓，这些小墓所处位置比较随意——也许是建造金字塔的民夫死后的葬身之处。哈瓦斯相信如果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挖掘，他们必定会在吉萨高原沙漠的下面找到那两个曾经存在过的村落：一个居住着采石和錾石的工匠们，另一个居住的则是搬运这些石头的人。

建造金字塔的大部分石料来自吉萨高原的采石场，而修饰金字塔的上好的白色石灰石则来自尼罗河对岸的都拉，国王的厝室所用的花岗岩是从上游400英里的阿斯旺运来的。那么，民夫们是如何将这些巨大的石料从吉萨的采石场运出以及如何从尼罗河码头运到工地的？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也一直使学者们大惑不解。最大的可能是，用绳子的一端将石块固定，另一端绑在一队人的肩膀上，他们沿着湿滑的斜坡向前拉纤，直到把石头运到目的地。针对这一说法，法国建筑师亨利·雪弗利尔在尼罗河的泥沼地上用50个人和一块1吨重的石灰石进行了一次试验。他很高兴地发现，在平滑的地面巨石很轻松地就被一个人用绳子拉动，而根本不用50个人。

金字塔周围那些综合建筑几乎和金字塔本身同样重要。胡夫的陵群——有的地方和左塞国王的完全不同——成为以后法老们通用的标准。这个陵群的布局是，围墙只把大金字塔圈围起来，外面则是

分别为国王的三位皇后建造的小规模的卫星金字塔，离它们不远处，有几座马斯塔巴和两座神庙，它们相互连接并经辅道通向主金字塔。时至今日，非常遗憾的是大金字塔原来附建的神庙陵堂中有些已被埋没在开罗郊区纳兹勒埃西曼村的房屋之下，包括山谷神庙遗址。人们曾经在那座神庙里为胡夫国王举行过葬礼。神庙有长长的辅道和环绕着祭堂的人行道，正是通过它们，参加葬礼的人把制成了木乃伊的胡夫国王的遗体从山谷神庙送往大金字塔中的厝室。

直到最近几年，考古学家们才相信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现和恢复胡夫金字塔群遗失的部分，只能猜测它们的确切位置。后来在1990年，施工人员在纳兹勒埃西曼的街道铺设排水管道时发现了山谷神庙的遗址和甬道。官员立即停止了管道的施工并把这个遗址保护起来。通过初步的发掘，考古学家确信这就是通往山谷神庙的甬道。最终埃及政府决定把纳兹勒埃西曼的居民搬迁到开罗的另一个地区以便对胡夫金字塔群进行全面的发掘和复原。



1954年，埃及建筑考古学家卡麦尔·埃·马拉克哈在大金字塔以南的地方进行例行性的碎片清理工作时，得到一个惊人的发现，他找到了胡夫国王的另外一处被埋没的墓室，里面安放的是举行葬礼时使用的祭船。出土的第一艘祭船，经过艰辛的修复之后(见66页)，现在正在金字塔旁的博物馆展出。

埃及政府部门非常担心古船所用的年代久远的木料难以经受现代空气的污染，尤其是埃及的酷热和湿气。因此，他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开始挖掘出土第二艘祭船。它被封存在一个石灰石垒砌的窖中。这艘船的面貌如何，人们只能猜测。直到1987年，一个专家小组获准在埃及文物组织的指导下破土开挖。如果窖洞像科学家希望的那样密封良好，那么，窖内的空气也必定已有4000年的历史，它可以向人们提供有关古代埃及自然环境的信息。科学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计划，使用了技术先进的精密设备以防外部

空气进入窖中。他们把一根不锈钢管通过一个防泄漏孔插进窖内，收集了8加仑的气体，并把它装入6个密封罐中分别送往埃及和美国的实验室进行化验。当天深夜，科学家们还将一个摄像机送进窖内，以察看里面的情形。当摄像机搜索船只遗落的木件时，它的焦点突然聚集到正在一块木头的顶端活动的目标。"虫子！"围绕在窖外监视屏前的一位观察者大叫起来。所有窖内封存着古代气体的希望就此破灭。

胡夫死后，他的儿子哈夫拉和他的孙子门卡乌拉也分别为自己在吉萨高原建造了两座金字塔，规模虽小一些，但也附建有神庙、辅道和陪葬的墓穴。

埃及人还为吉萨高原建造了一位永远的守护神：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哈夫拉国王下令建造了这座巨大的雕像。雕像有240英尺长，至头顶的高度有66英尺，它是用胡夫国王的民夫们用过的采石场上残留的旧岩石雕刻而成。雕像使用了哈夫拉国王的脸庞为面部造型，完全保留了他的王冠头饰和传统的假胡须，但身子却是一头卧地的狮子。埃及人相信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会守卫这块圣地，除此之外，斯芬克斯是否还有其他的含意，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这些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谜。美国的埃及学家莱赫纳尔认为，斯芬克斯象征着哈夫拉转成何露斯——埃及君主神，它负责向拉神——太阳神进献祭品。为了证明他的这一看法，莱赫纳尔指出，埃及人正是在哈夫拉统治时期转为信奉东方太阳宗教的。

尽管早在1926年，斯芬克斯雕像座基以上部分就被全部清理出来，但其在4500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却一直蜷缩在厚厚的流沙积土之下，只有脖颈以上的部分未遭埋没。数千年来，人们曾多次试图把积沙清理掉。据学者们所知，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儿子吐特摩斯四世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第一次进行了清挖工作，也

穿过岁月河流的木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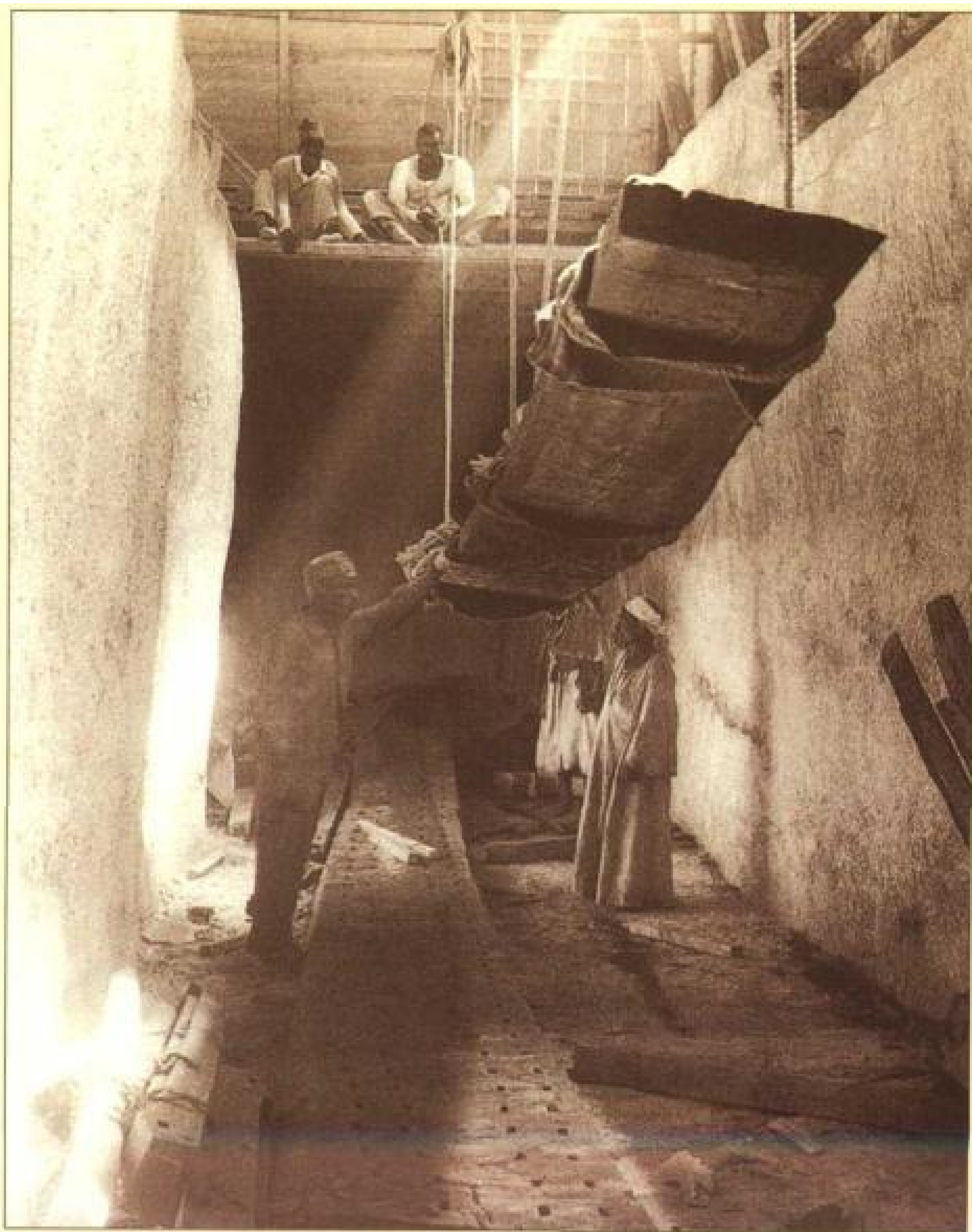
THE BOAT THAT JOURNEYED THROUGH TIME

1954年的春天,在吉萨高原的大金字塔南部墓地进行例行性清理工作时,在碎石堆里获得了一个罕见的发现。工作人员最初清除了金字塔围墙的组成部分,但是埃及考古学家卡麦尔·埃·马拉克哈注意到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一段墙在北、西两边离金字塔更近一些。他怀疑如此筑墙是为了隐藏什么东西,于是他让工作人员挖掘得更深一些,很快他们就发现一排由81块巨大的石灰石完成的建筑,下边显然有两个并排的洞穴。

几天后,马拉克哈在窖穴6英寸厚的壁上开了个小口,清理了碎片以后,他从口子钻了进去,由于太暗他什么也没看到。他后来回忆道:“像猫一样,我闭上眼睛,在我双目紧合之际,我闻到了一股非常非常神圣的味道。我嗅了很长时间。我闻到了世纪的味道,也闻到了历史的味道。”依靠穿洞而过的阳光在他刮脸镜上的反射,马拉克哈辨认出一柄木桨的尖端,意识到他实际上发现了震惊历史的文物。仅仅在他下面几英尺处,堆放着一整艘独木桅杆船的散落木片,它作为部分陪葬品,属于死去已近4500年的胡夫国王——那座大金字塔的主人。

在这位古王国时期的统治者的大型陪葬品中,这艘木船属于较大并保存较好的一类,它的做工非常精细,古代埃及人把它作为对国王的真诚奉献而严密地封存在地窖中。在下面几页中,会详细介绍考古学家进行了长达16年的工作,小心翼翼地清理它、重造它。为了保持好空气,他们没有打开紧邻的第二个窖穴,而是完好地给予封存。

■ 工作人员从12英尺深的窖中将埋藏了4500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木船的船体部分小心翼翼地吊起来。最后一块残片被清理出来已是距木船发现3年以后的事。





修复陪葬的木船

AN EGYPTIAN RESTORER TURNED BOATBUILDER



■在藏窖中发现的一些较小的古物中有木质的修饰片，它的作用是掩堵厚木板上的节孔（左一）；还有亚麻绳制作的捆索（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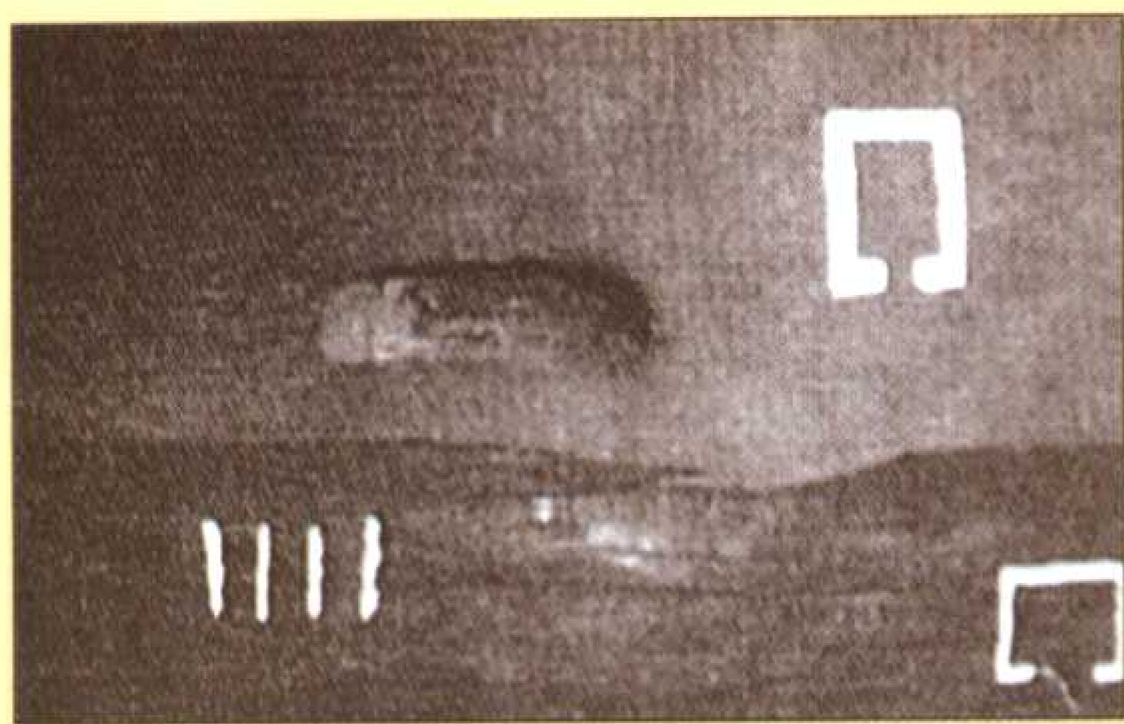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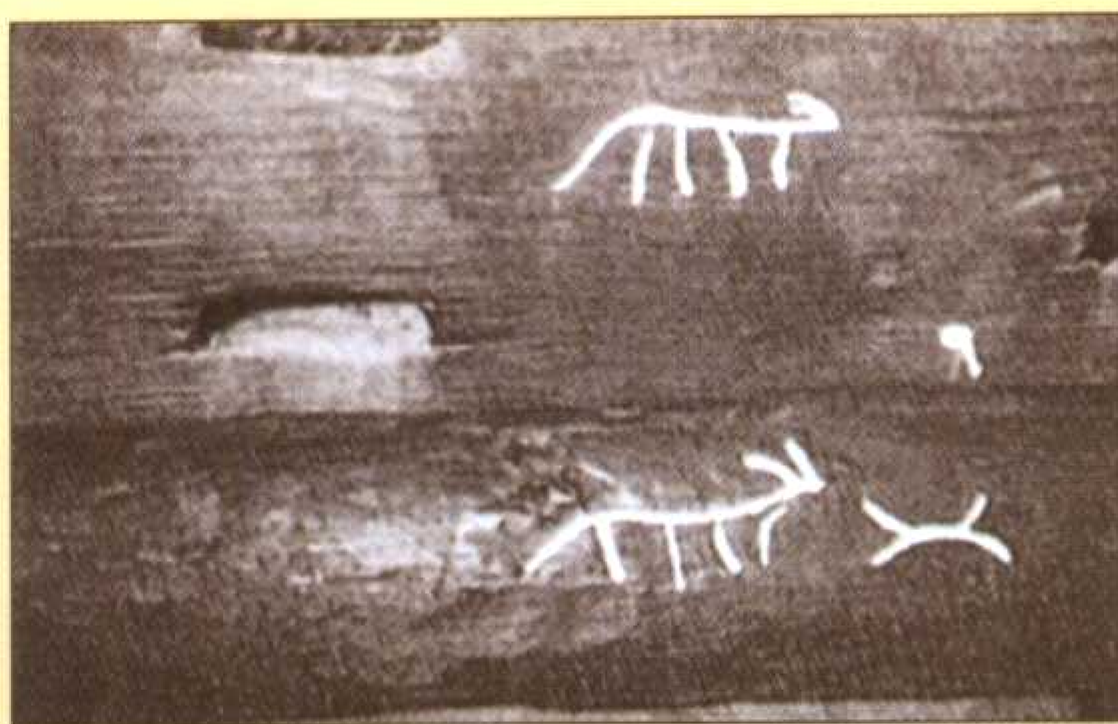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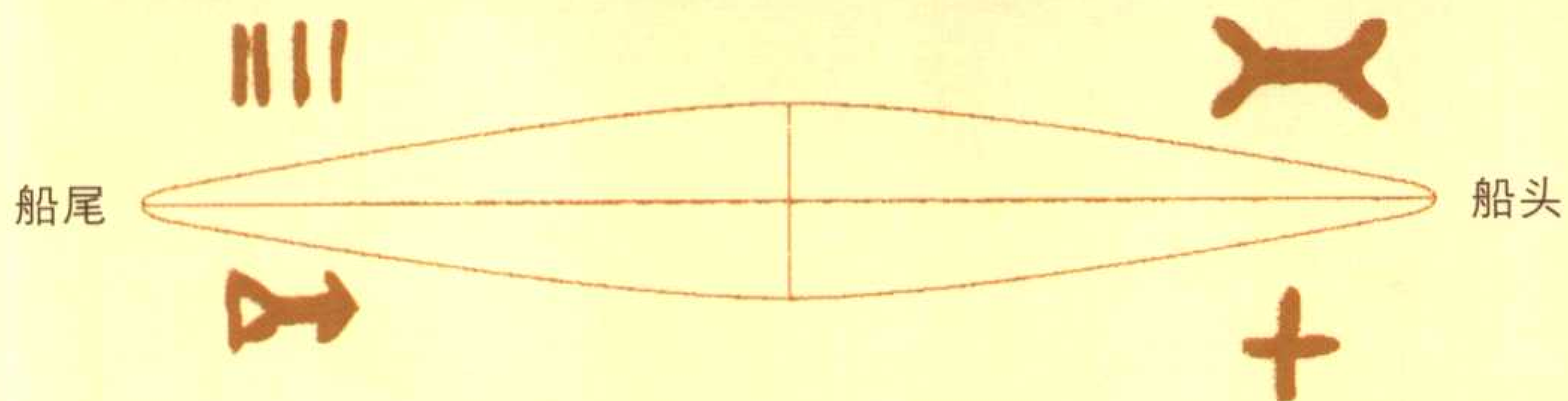
整理出土并修复胡夫的陪葬木船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冒险的工作。埃及人哈格·艾哈默德受命领导手艺高超的修复人员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已经在底比斯花费了20年的时间来恢复那里墓墙上的意义非凡的壁画。当他听说了吉萨高原的新发现后马上赶了过去开始研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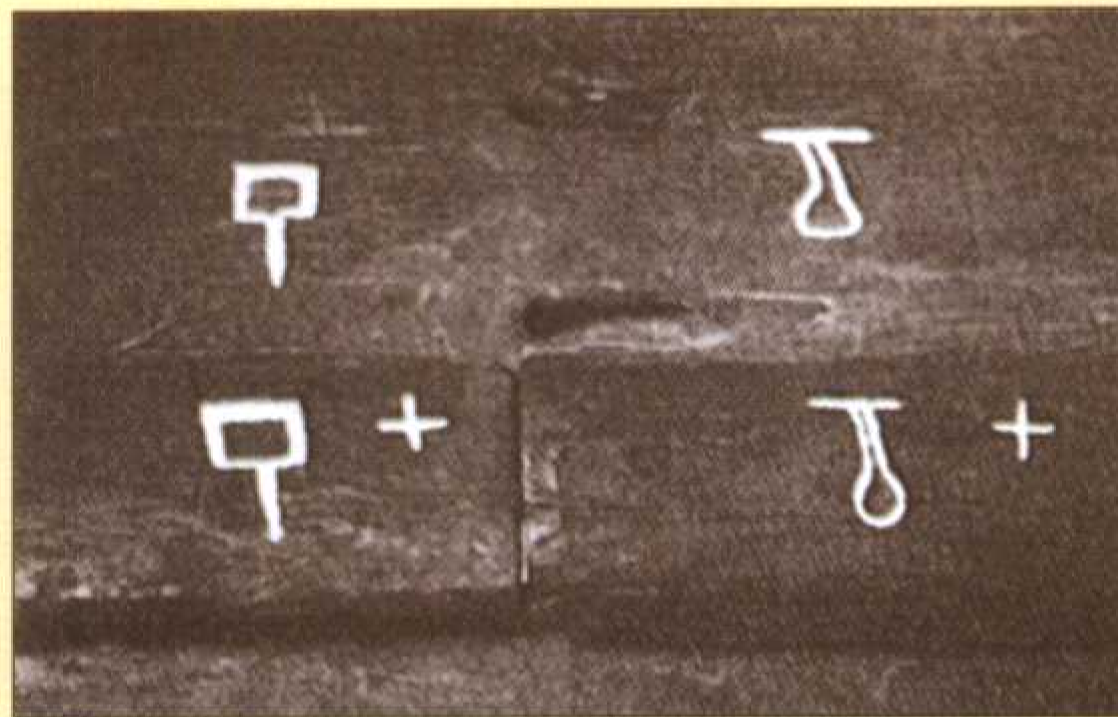
他向窖穴中看的第一眼差点使他丧失信心："我感到紧张和害怕，我对造船一无所知。那里看上去需要一位造船工人而不是一位修复人员。"繁杂工作的第一步是打开藏窖，把1200块木船碎片整理出来，而紧接着的下一步是把它们保护好以防变质腐烂。随着每块重达14吨的石灰石被搬开，木质的壁板取代了它们，这样是为了保持窖内所需的温度和湿度。

船的木材被一块接一块地转移到藏窖旁边的一个修复工棚内，进行防腐处理。使用更加讲究的工具如芦苇垫子和浸泡过树脂的亚麻绳子把它们固定在一起。同时，哈格·艾哈默德尽其所能学习有关建造木船的一切技术。在三个月学习的每一天中，他不停地访问尼罗河上的造船厂，观察当地造船工人的工作，他绘制草图、提出问题并随后进行了大量的模型建造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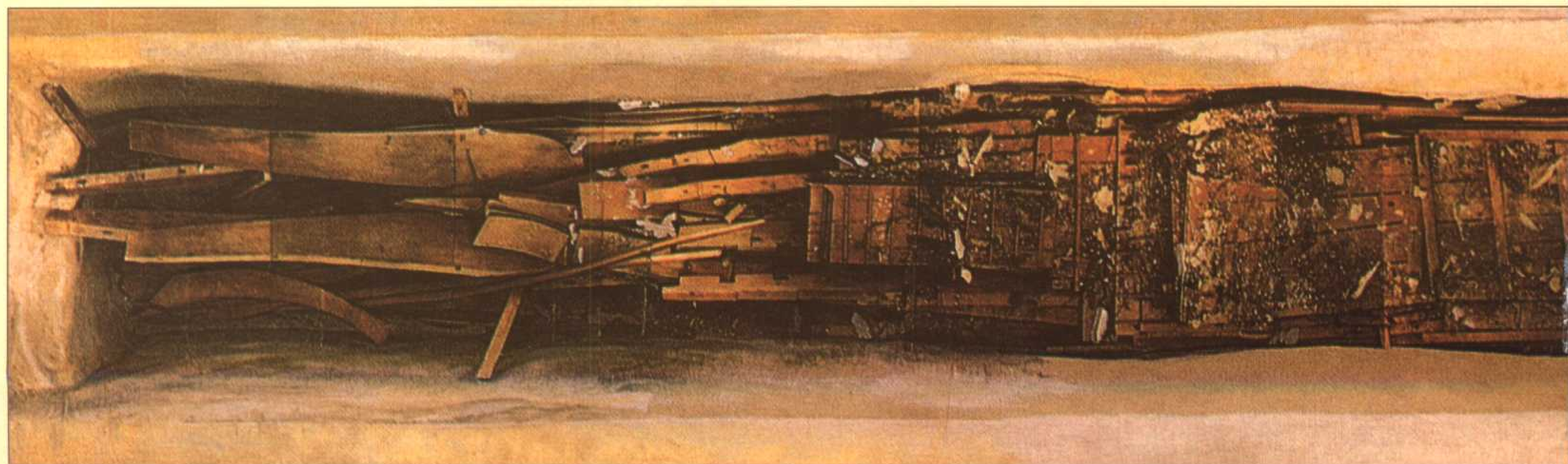
当最后一块木片被转移到工棚时，哈格·艾哈默德已经做好准备投入实际操作。他面临的仍然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工作。因为这艘古船的设计有很多独到之处还未被成功解读。经常碰到的困难是这块木头不知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哈格·艾哈默德主要遵循木船被埋葬时保存下来的顺序开展工作。例如，左、右舷的木板经常是对称的，这使得这种边猜边干的工作事半功倍。

哈格·艾哈默德和他的工作人员完成了5个分散部分的重建，充分考虑到每个部分代表了船的哪些特别功能，或对以前的错误修复进行改正。在第四部分快要完工的时候，一位助手发现很多木材上的符号(左图)实际上就是它们所放位置的标示。值得一提的是当整艘船最终进行合拢工作时，只对其中的一小部分进行了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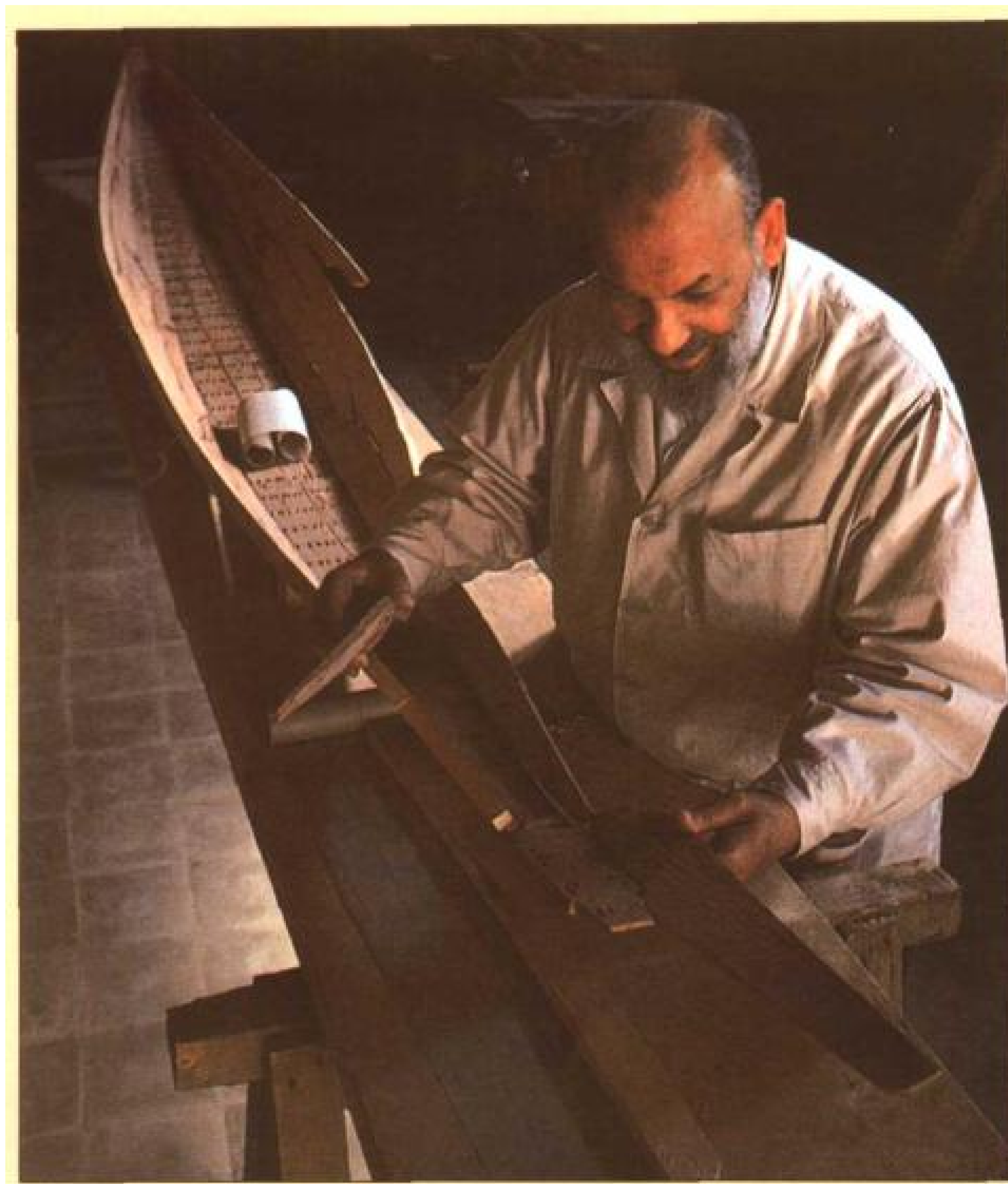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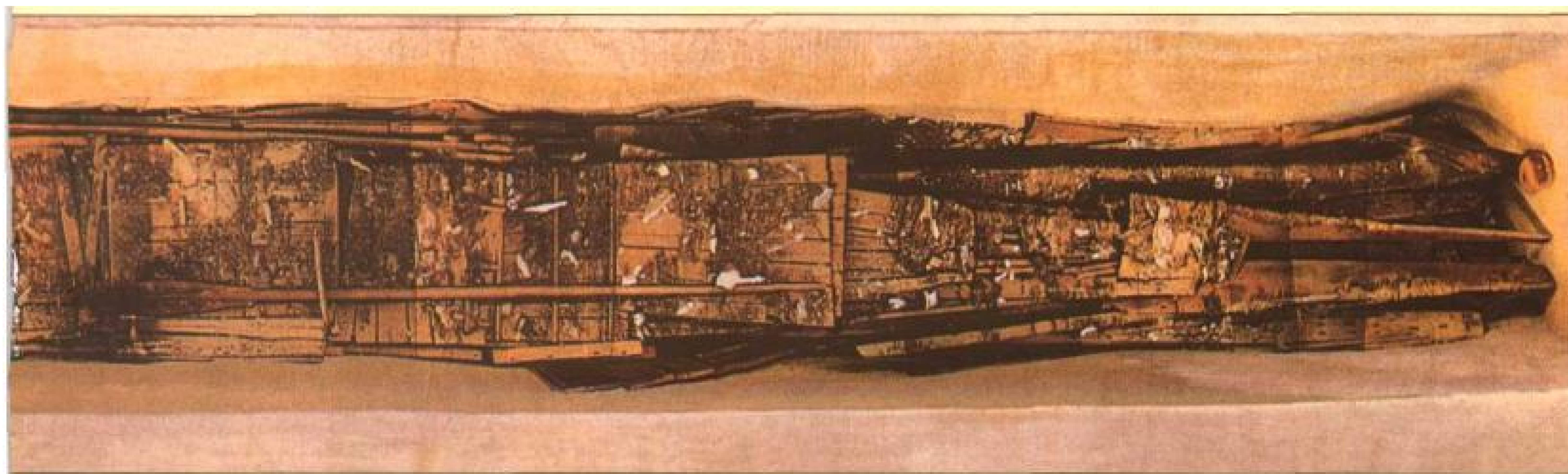

■四幅照片中显示的是僧侣们手写体的象形文字，在相邻的船板上绘写这种宗教符号，其目的是保证木船按照符号的指示得到正确的安放。中间的绘图同样显示出有四个象征性的符号，表示旁边那四块木板在船体上所处的对应位置。



■照片显示的是哈格·艾哈默德制作胡夫木船小型复制品的情景。虽然他最初准备通过这种模型来解读原船的全部结构，但是在木船的出土完成以后，他很快就投入到那些古老木材的复原重建工作之中。



■这幅人工着色的合成图像显示出1955年整个藏窖首次被打开时木船所呈现的毁败状况。木材叠积了13层，每一层在被清理走之前都要进行仔细的拍照并编目存档。



工艺大师的不朽设计

EXPERT CRAFTSMANSHIP FOR A SACRED DESIGN

■ 照片中，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在清除木船上五对船桨上的灰尘。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修复人员只能根据猜测来确定船桨的位置以及固定它们的方法。

当胡夫的古老木船终于被修复后，它所证明的不仅仅是修复者们的技艺，而且重现了原始制作者们的专业技术和工艺水平。考古学家们在公认木船制作工艺臻至完美，其美学魅力引人流连之余，也承认木船的用途同样会带来一场激烈的争论。专家们根据不同的线索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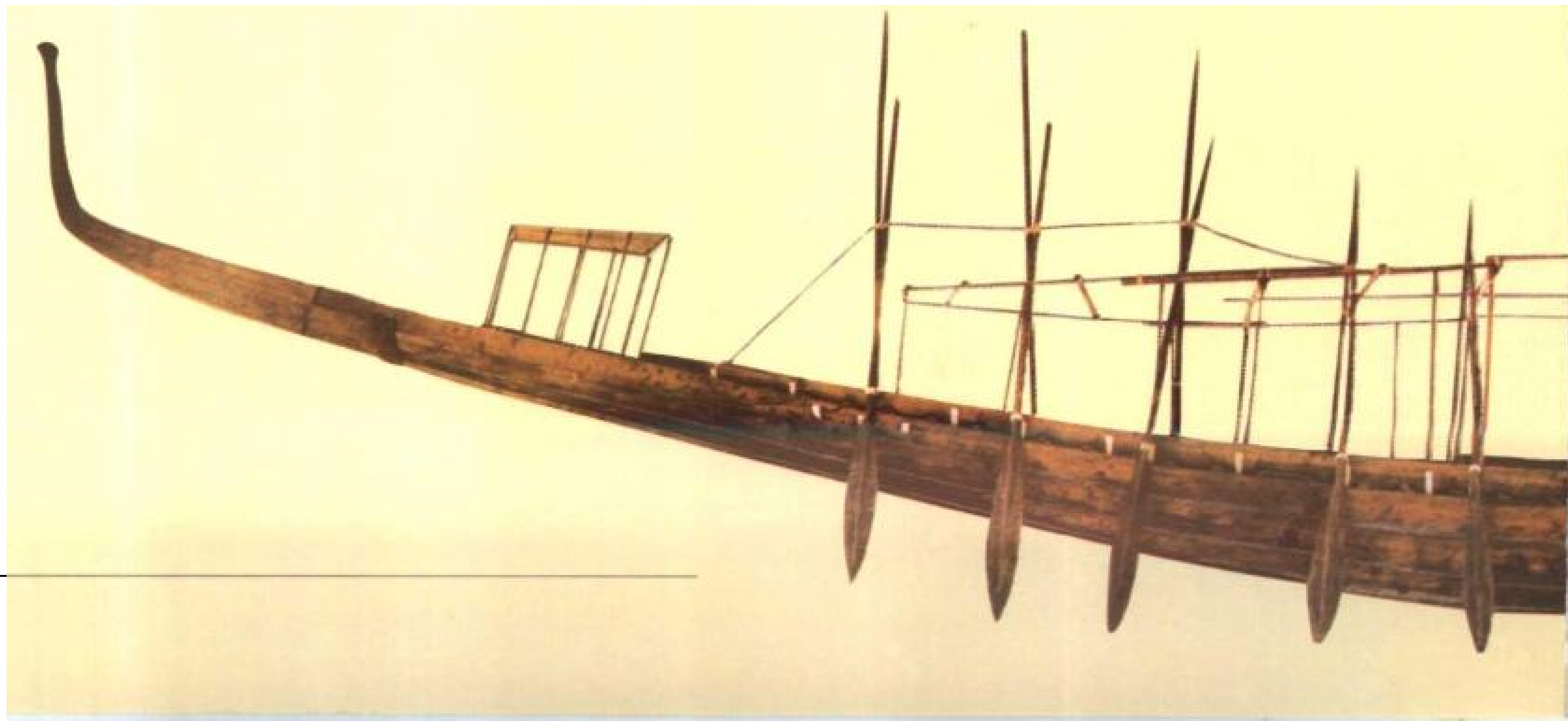
根据船身窄细和圆锥形的船首、船尾，证明这艘木船是一种纸莎草形船，意思是它模仿了纸莎草形木筏的造型。纸莎草形木筏就是用芦苇把木筏的两头紧紧捆绑起来并且向上翘起。详细的研究还找到了这样的主题明显的证据：从竖立在船甲板上细圆木柱的顶端发现了纸莎草萌芽的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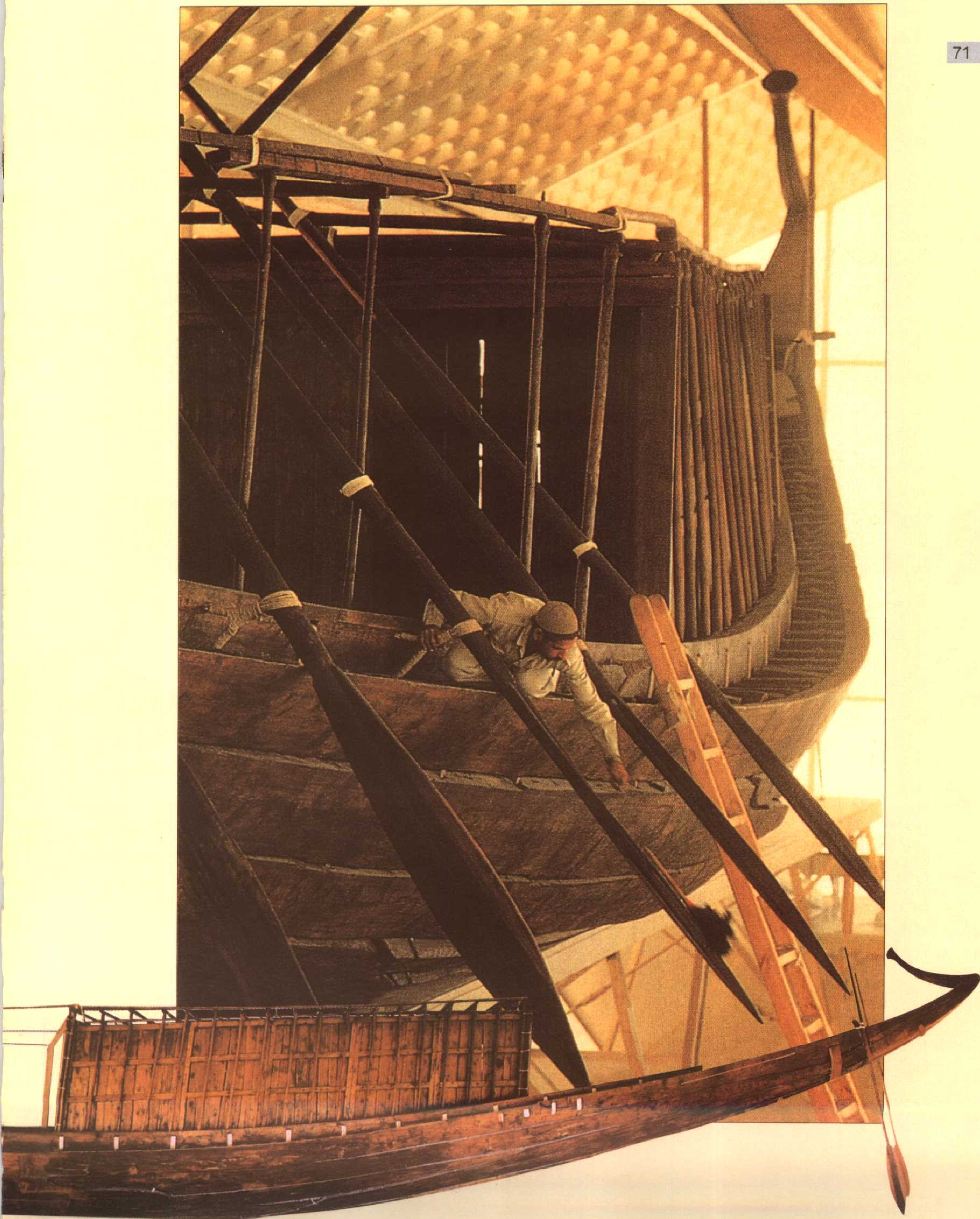
也许埃及木船和纸莎草形木筏最早的形状已经有了和神相连的传统。有些理论家因此推测这艘木船的用意是胡夫死后将在太阳之神拉的陪伴下驾着这条船渡天而去。实际上，古代的埃及人相信太阳在白天就是驾乘着这样的船从天而过的，到晚上再换成夜船渡过它在阴间的旅程。另有一个学派认为，这艘船曾经在尼罗河上穿梭航行。

船体有些地方带有被捆绑木头用的亚麻绳子磨损的痕迹，也许正是船体入水后其木板膨胀而麻绳收缩造成的结果。根据这一证据，哈格·艾哈默德，当然也还有其他人都相信这艘船曾经作为胡夫葬礼用具被用来将胡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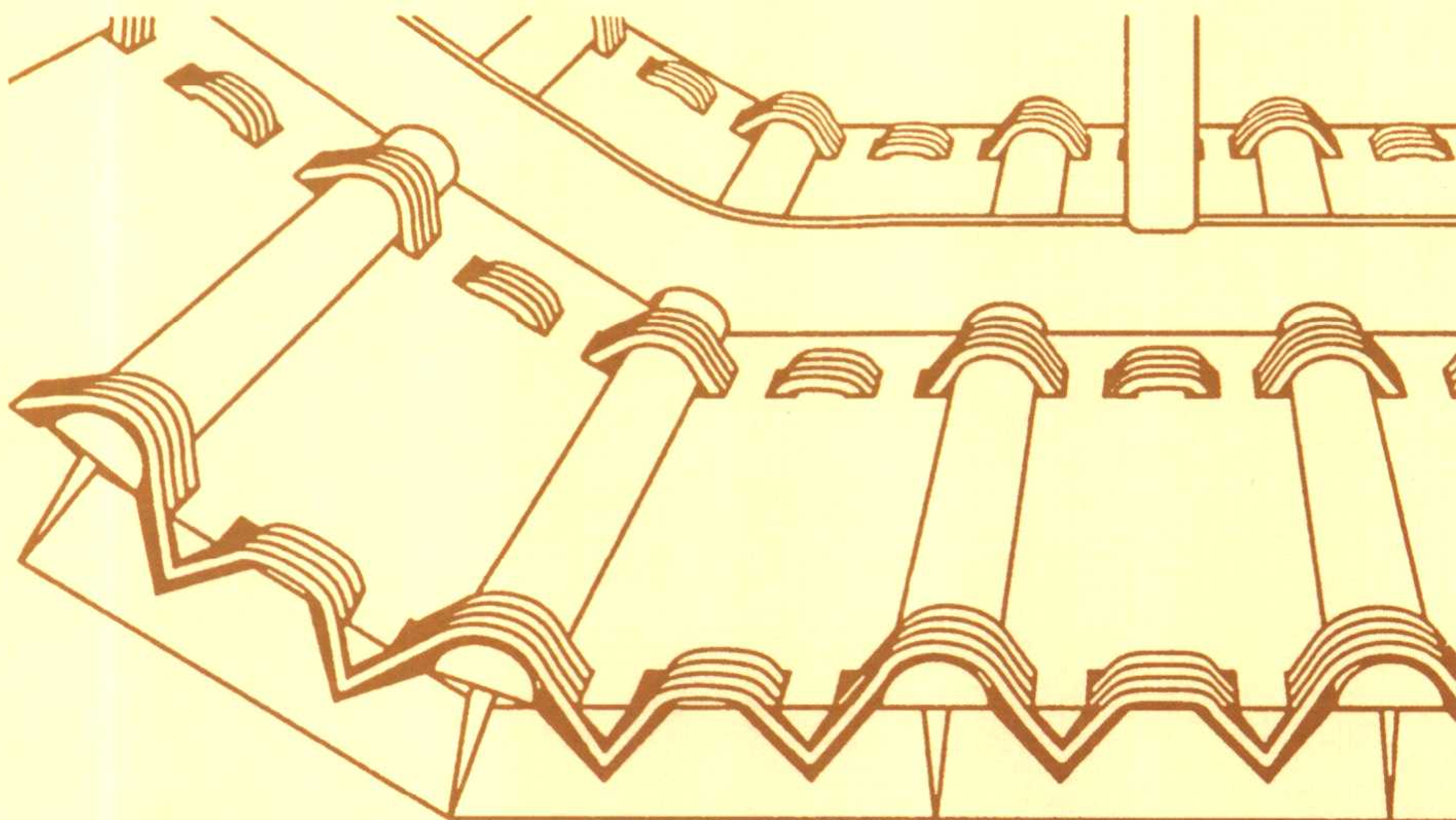
■ 胡夫木船被修复后，从船首至船尾长近150英尺，船上建有一个靠近船尾的舱室。最初建有一个亚麻制作的顶篷覆盖这个舱室和延伸的敞开式结构部分。













的遗体从孟菲斯城运往吉萨的皇家陵墓。还有人认为，胡夫曾经乘坐着这条船去举行过朝圣祭拜活动，所以它才有幸作为圣物成了国王的陪葬品。也许，这艘船同时具有上述三种用途。

不管其目的是什么，木船优雅的线条和制作的精致都代表了第四王朝的最高标准，埃及许多古老的最精美的手工艺制品都来自那个时期。现今在埋藏它数千年之久的窖穴之上建了一座博物馆，木船就陈列在那里。

■ 照片和绘图显示了船体采用的是双层重叠式结构固定起来的，外面没有穿孔锲钉的痕迹。窄细的木条直接用在两层厚木板之间进行连接，这不仅密封了船舱，而且没有榫口，不用担心产生可能的泄漏。

是最具有戏剧性的一次。因为某一天的下午，吐特摩斯四世在吉萨高原上打盹时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斯芬克斯以霍拉马哈特(具有何露斯和拉神复合能力的神)的身份出现，告诉吐特摩斯四世，如果把雕像清理出来，总有一天他会当上国王的。吐特摩斯不仅清理出斯芬克斯，还对它进行了修理和装饰：用石灰石料把斯芬克斯包围起来并给它涂抹上红、蓝、黄三种颜色。正像在梦中斯芬克斯所预言的那样，吐特摩斯成了法老。为了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吐特摩斯在斯芬克斯粗大的前腿之间竖起一块高大的花岗岩石碑，并且把他梦里的故事刻在上面。

后来的法老又在吐特摩斯的石碑周围建造了一座祭堂并为斯芬克斯风化严重的腿部进行了整修。公元4世纪，流沙再次掩埋了斯芬克斯颈部以下的部分，并且这一次的封埋一直持续到1818年，热那亚的一位船长乔万尼·卡维格里拉为了寻找传说中隐埋的入口，才又一次将雕像胸部以上清理出来。他虽然没有找到传说的入口，却发现了那座祭堂和吐特摩斯的石碑。又过了20年，英国土木工程师、测量员约翰·谢伊·佩里同样想寻找一条能够进入斯芬克斯内部的通道，在它的身上挖了几个洞。他同样也没有成功，但那些洞直到公元20世纪20年代才被修复，雨水通过洞穴渗进雕像体内，使斯芬克斯遭受了严重的侵蚀。卡维格里拉和佩里的做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1987年，一个日本考察队使用雷达探测和电磁设备，发现了诱惑他们的证据，在斯芬克斯雕像的地下深处，的确存在未被探察的洞穴和隧道。

在斯芬克斯雕像和吉萨的三大金字塔完成后，大

约又经过了300年，古埃及兴建庞大的金字塔的时代结束了。佩皮二世执政时期，埃及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央集权统治寿终正寝，而佩皮在萨卡拉建造了古王国的最后一座金字塔。在中王国(公元前2040年—公元前1640年)时期的第十二王朝，法老们为了重现昔日的辉煌，曾再次兴建金字塔，但这些后来的君主们却无法在金字塔的雄伟壮观上超过那些古王国的先辈们。由于他们使用了太阳晒干的泥砖而非石头作为主要材料，第十二王朝的金字塔仅仅遭受了几十年的风吹日晒和埃及罕见的滂沱大雨冲击后，便颓然坍毁，化为了巨大的碎石土丘。

大约在公元前1550年，埃及开始进入新王国时期，因为位于孟菲斯以南325英里的底比斯已经成为当时的新首都，法老们更愿意葬身在底比斯附近山上的岩石陵墓中。尽管如此，埃及的贵族并没有彻底放弃位于孟菲斯的老陵区。第十八王朝末，复古热再次兴起，皇族、高官、将领们如竞赛般你追我赶，争着在萨卡拉建造最壮观的陵墓和祭堂。于是，在萨卡拉的沙漠上，很快就祭堂笋起，形成绵延的长街，古王国时代的老陵墓就这样被新的建筑覆盖、掩埋。

在新王国后期，萨卡拉陵区还被开辟为另一种神圣的埋葬地，人们称之为“萨拉佩姆”，这是一种大型复式地下墓群，是孟菲斯人祭葬神圣的阿庇司公牛的地方。埃及人把这些牲畜看做是造物之神卜塔(即后来的塞拉皮斯)的化身，并专门选出最好的牲畜进行特别的饲养、打扮，使其与一般同类有所区别。根据公元前5世纪访问过埃及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当时礼祭阿庇司圣牛之风颇为兴盛。埃及人相信从天堂



因年代久远而残缺的斯芬克斯像经过电脑整容的效果图

GIVING THE TIMEWORN SPHINX A COMPUTERIZED FACE-LIFT

15世纪一位狂热的穆斯林教徒砍掉了它的鼻子，拿破仑的士兵们在它的头部留下了步枪的弹痕。而在1988年，它右肩膀上有两块石块坍塌下来。最近，有着一张法老的脸庞的斯芬克斯雕像，擦去了历史的伤痕，在电脑显示屏上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参见插图)。

这种电脑重塑得益于美国的埃及学家马克·莱赫纳尔的童真。和他的德国助手乌尔里希·卡普一起，莱赫纳尔花费数月的时间从各个角度对斯芬克斯进行描绘和测量，并且依靠从驻开罗的德国考古协会租来的立体照相机，对这座饱经风霜、污染侵蚀的雕像进行了详细的拍摄。然后莱赫纳尔得到美国建筑师托马斯·贾格斯的支持。

贾格斯是一位电脑立体设计专家，他把莱赫纳尔的绘图呈现在电脑的显示屏上，把所有雕像的垂直和二维空间轮廓线全部输进了电脑。在此基础上，贾格斯又为制造它的“皮肤”设定了250多万个平面点。

结果得到一幅精确的三维模型，从任何角度看上去都很精美。他们下一步将把这种重塑制成图片，再现这座庞然大物昔日埃及人曾经目睹过的原始面貌。

莱赫纳尔搜集了几位法老的图像，包括哈夫拉，也就是在4500多年前下令用石灰石雕刻斯芬克斯的国王。莱赫纳尔曾将他的图像与电脑模型进行过一次重叠，他说："哈夫拉的脸庞使斯芬克斯栩栩如生。"

为了完成重塑，莱赫纳尔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在斯芬克斯伸出的两腿间挖掘出的阿蒙霍特普二世法老的高大的雕像中的6根圆柱，或者说是细细琢磨它的厚度。如今只有矗立法老雕像的基座还在。但是经过神奇的电脑，莱赫纳尔同样可以把想像中的法老雕像模样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雕像显然是由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儿子吐特摩斯四世所建，在斯芬克斯完成雕刻1000多年后，他曾对雕像进行了第一次修补，时至今日，还残留着涂抹过的红、蓝、黄三种颜色。



射来的一束光线会照在得宠的母牛身上，“那就是让它接受阿庇司”。被选中的小母牛，他形容道：“有着特别标记：它是一头黑牛，额头上缀着白色的钻石，背上绘有鹰的图像，尾巴上的毛是双层的，舌头下面放有一只圣甲虫。”

在阿庇司圣牛的一生之中，专职的祭司们负责细心地喂养、照料它们，给它们最好的饲料和厩房，使它们和选中的母牛交配。当圣牛死后，在孟菲斯专用的神庙里，在宽大的雪花石膏板上祭司们把它制成木乃伊，然后再举行一个盛大的葬礼仪式，最后参加者把圣牛木乃伊运往萨卡拉的萨拉佩姆。在那里，祭司们还要在木乃伊进入墓穴时再次举行仪式。一旦圣牛的灵魂通过这些仪式得到了解脱，寻找其继任者的任务马上开始。对阿庇司的许多祭礼仪式可追溯到卡姆瓦塞特王子，除了修复古王国时期的古墓外，他还是当时孟菲斯卜塔神的大祭司并负责掌管所有的阿庇司圣牛。



大约在公元2世纪，阿庇司圣牛的祭葬礼仪逐渐停止，萨拉佩姆自然也随之消失在萨卡拉的沙漠中。1851年，法国埃及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重新发现了它。一天，正在萨卡拉高原漫步的马里埃特碰巧见到地面上露出的小斯芬克斯的头像。他突然想起古代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谈到过，在萨卡拉有一条斯芬克斯街。斯特拉波在公元前24年访问过那个陵区，并说沿着斯芬克斯街，就会来到古老神圣的阿庇司圣牛的墓地——萨拉佩姆。

依靠非凡的勇气和法国国家博物馆罗浮宫提供给他的极少的研究经费，马里埃特开始寻找萨拉佩姆。挖掘很快就获得了成功。马里埃特挖掘出一个又一个的小斯芬克斯雕像，同时还有各种墓穴、祭堂和几百个珍贵的阿庇司圣牛青铜雕像及其他古埃及文物。1851年11月，马里埃特和他的工作人员终于挖到了萨拉佩姆，它密封在一堵雕饰过的砂岩的后面。费了很大的劲儿，工作人员搬开这最后一道屏障，马里埃特急切地冲进了这座规模超过800英尺像地下陈列馆一样的墓群。马里埃特后来写道：“很多的拱顶墓



■1910年6月19日出土的门卡乌拉国王及皇后的雕像已在地下埋葬了近3500年。这是在吉萨的三大金字塔中最小的门卡乌拉金字塔附近进行考古挖掘时，由美国的考古学家乔治·赖斯纳和他的同伴们发现的，这虽然只是国王和皇后雕像的一部分，却是他们的考古发掘中最美丽的珍品。

室，有些是空的，有些则安放着巨大的石棺。我数了数，共有24个。"这些花岗岩石棺的巨大让他吃惊不已：每个有13英尺长，7.5英尺宽，重量至少有6吨。对于安置圣牛的木乃伊来说，这已是绰绰有余了。那些曾被尊为神圣的牲畜身上所戴的珍宝早已被洗劫一空。又过了几个月，在同一区域另外一组颇像萨拉佩姆的阿庇司墓穴中，马里埃特在一个拱洞里发现了一座完整无损的圣牛石棺。当他走近石棺时，马里埃特在地面厚厚的积尘上看见了安葬圣牛的祭司们3000年前留下的脚印。

马里埃特的发现最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包括安放在萨拉佩姆地下深处的一座保存完好的木棺。棺内有一具男人而不是圣牛的木乃伊，这可能是在萨拉佩姆发现的惟一的人类遗迹。这个男性木乃伊脸上盖着一个镀金的面具，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链子，身上有两件碧玉雕刻的护身符，符上都写着同一个名字：卡姆瓦塞特。第一眼望见护身符时，马里埃特的身体轻轻颤抖。他后来回忆，那是因为他当时有了这样的怀疑："难道是卡姆瓦塞特王子本人的木乃伊，那个为阿庇司圣牛奉献巨大的人？"

这个疑问，直到今天考古学家们仍然不能给予圆满的解释。如果戴金面具的木乃伊是卡姆瓦塞特的尸体，难道是在他死去几百年后，那些阿庇司圣牛狂热的崇拜者将其从原来的墓中迁移到萨拉佩姆？埃及人从未忘记过卡姆瓦塞特。的确，讲故事的人把有关他智慧的传说和他对埃及历史的热爱传播了1000多年，即使是在最后一个法老被赶下王座，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之后。



虽然事实上如英国考古学家吉奥弗里·马丁早已指出的那样，在萨卡拉这个孟菲斯首屈一指的陵墓区域，"所有古物，诸如金字塔、庙宇和私人墓地已被劫掠搜刮无遗"，考古学家仍然不断有新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发现。1975年，马丁开始在那里寻找马雅的墓地。马雅是少年国王图坦卡蒙执政时期的财产监理官，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官员之一。德国的埃及学家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曾于1843年发现了马雅的墓地，但沙漠很快又将它埋没。在莱普修斯的地图引导下，马丁和他的工作人员挖掘出一个巨大的石柱。与莱普修斯的

古代诸神在世间的化身

EARTHLY EMBODIMENTS OF THE ANCIENT GODS

一座座庞大的死城被埋在埃及的流沙之下，它们不仅拥有人类的遗迹，而且还有数百万件动物的木乃伊，它们被亚麻布仔细地包裹着，许多更小一些的则被封存在具有较好保护作用的陶罐里。

古代埃及人相信这些制品包括公牛、猫、鸟、猴子、啮齿动物、昆虫以及蛋类是诸神在世间的化身，正因如此，这些神物在活着时备受崇拜，死后入葬时还要举行仪式。这些动物并没有被看成真正的神，只是神在世上的化身罢了。

在某些情形下，一些物种被神化，例如，所有的猫代表着生育女神巴斯特，所有的灵鸟和狒狒代表着智慧之神吐思，而苍鹰代表着天神何露斯。许多物种出现这样的情形，它们在祭礼中心被囚禁着，经举行仪式把它们杀死，涂抹上防止腐烂的香料油之后再作为神的供品被卖掉。

在阿庇司圣牛的祭祀仪式上，一头特别选定的公牛代表着万物之神卜塔，后来则代表着地狱之神奥西里斯。这些公

牛在出生时就以身体上的特别标志被选中，它们过的是奢侈的生活(当然是和生它们的母牛一起)，并将在入葬时享受法老才有的盛仪。这种对公牛和其他所有动物的崇拜可追溯到早王朝时期，那时每个村子都有自己尊崇的神和图腾。

在上埃及和下埃及统一后，有些神和它们的替身成为全国范围内共同的崇拜物，同时，其他祭祀仍然小范围地得以长盛不衰，并流经整个希腊—罗马时代。

■左图为第二十六王朝的一尊阿庇斯圣牛的青铜像。阿庇斯圣牛被古埃及人作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它们死后葬于巨大的石棺中。



地图风马牛不相及的是，石柱上刻载的不是马雅，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图像和名字，他是图坦卡蒙手下权力更大的官员——哈列姆黑布，一位注定要使自己成为法老的军队指挥官。马丁随后写道：“我们当时确信，奇迹出现了，我们发现了埃及最著名人物中的一个及其迷失已久的墓地，他就是哈列姆黑布。透过遗留文物和其他历史资料，学者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已知之甚多。”哈列姆黑布在成为法老前就已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墓，并在掌权后放弃了它。他在底比斯的帝王谷为自己另建了新的陵墓，将原来的陵墓改作两位妻子的归宿之地。

尽管很早以前就经历了盗墓者的偷盗劫掠，哈列姆黑布位于萨卡拉的陵墓仍然保存着很多精美的浮雕，描述这位将军出现在公众场合时的情景。有一幅表现的是他正接受年轻法老的奖赏，那时他执掌着摄政权；另一幅描绘的是他正在颁授奖赏，而那种仪式通常只有国王主持，这件浮雕已充分显示出哈列姆黑布当时在图坦卡蒙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墓内还装饰有许多军事场景雕刻，其中包括这样一幅露营的画面：一位士兵在吃洋葱，其他人有的在递钱买面包，有的在用皮水囊在附近的小溪旁灌水。在另一个厝室，马丁看到了哈列姆黑布的第二个妻子玛特诺吉米特的遗骸，旁边还有一副胎儿或者婴儿的骸骨，说明这个女人刚刚生产的孩子夭折了或者她自己死于生产。

在挖掘了哈列姆黑布的墓

地以后，马丁开始挖掘附近拉美西斯二世的妻妹提亚的陵墓和其他几个孟菲斯新王国时期达官显贵的陵墓。他并没有忘记寻找迷失的马雅陵墓的初衷。1986年初，当他们在一个新发现的地下过道中爬行时，马丁和一位同事看到有一段阶梯通向一个邻近的无名墓穴。“我们商量了一小会儿，怎样小心地走下阶梯而不碰乱周围的东西。”马丁写道，“过去的盗墓者肯定错过了这条通道而保住了这个墓葬，盗贼们总是急急忙忙逃出去呼吸上面的新鲜空气从而丢三落四。”与几百年前的盗贼不同，这两个考古学家尽情探看。“我们并不期望什么戏剧性的发现，”马丁回忆道，“我们担心的是连接着头顶上方25米(82英尺)处发动机的电缆线是否足够使我们到达要去的地方。又过了一小会儿，我的荷兰同事和我把灯泡举过头顶，向下审视那段梯道。因为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映入眼帘的场景使我们惊得目瞪口呆：一间屋子，全部由浮雕装饰，被浓浓地涂上一层金黄色。”马丁的同事用专业的眼光审视那些浮雕的内容。“天呐！是马雅！”他大叫起来。千真万确，墙上的装饰表明，他们终于找到了图坦卡蒙的财产监理官的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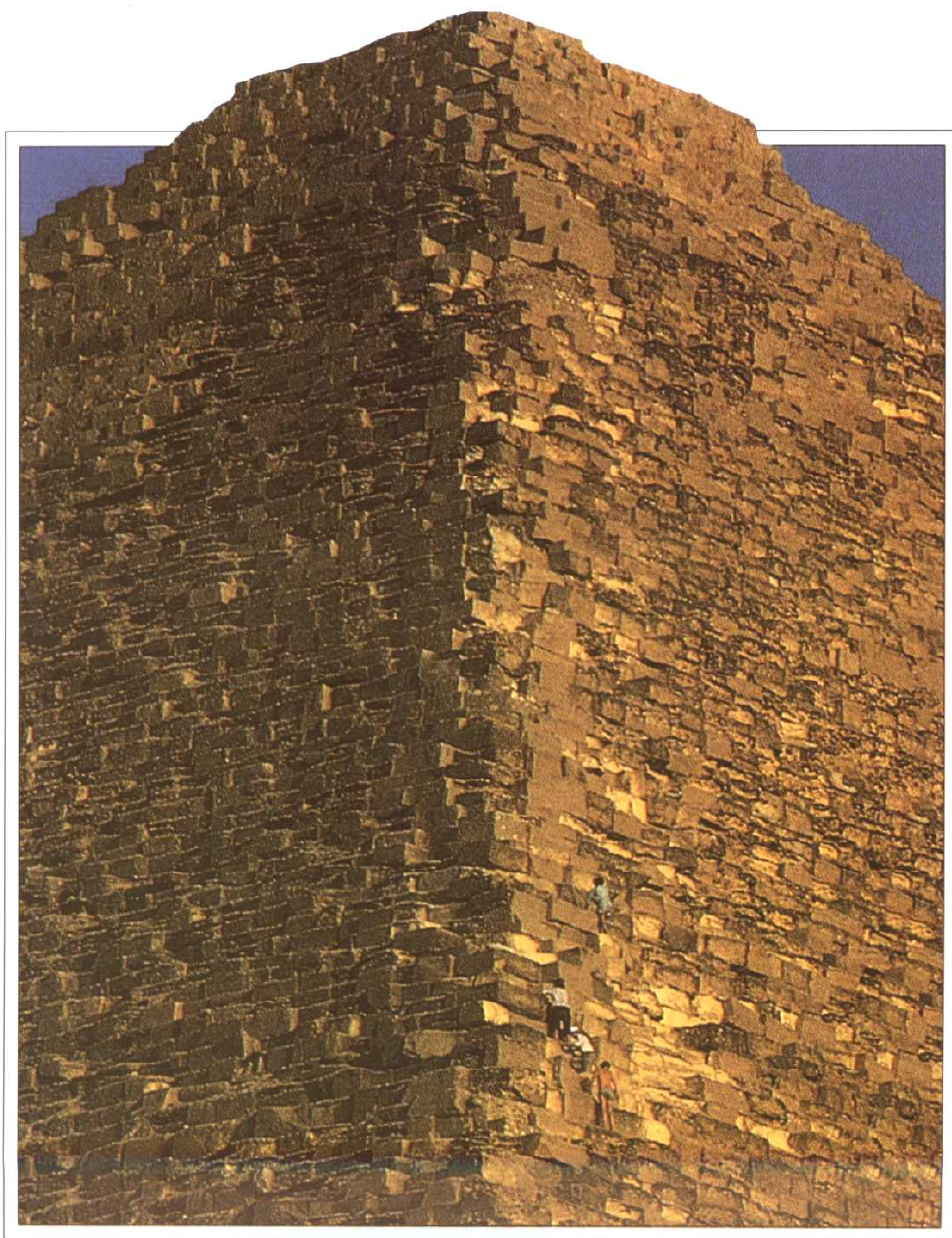
找到了陵墓的基础所在，马丁和他的同事知道墓穴的上层建筑就在他们的上方。现在，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们是像马丁说的那样，“清空被堵住的走廊，然后再打个通道进入厝室(那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激动人心的发现在等着我们)，还是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和幸运之中发现的通道密封起来，推迟至下个施工季节再来挖掘它”。要知道，假如处在19世纪，考古者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开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得到埃及政府部门的批准，马丁的确可以走向前去，直接进入那间金黄的室内。在埃及人的思想里金黄色是和天空的太阳联系在一起的，象征着复活与新生。“对我们选择后者，大多数人——当然还有出版社——相当吃惊。”马丁坦言，“我们怎能耐心等待12个月也许是更长的时间？我们的理由可能有些平常，那就是：考古学家不是猎宝人。地

下挖掘工作需要慎重思考和认真计划，并且从沙漠地面向下而不是相反的发掘更应该审慎对待是符合逻辑的。”科学占了上风。

两年以后他们等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马丁打开通道进入陵墓内部，在数百年前盗墓者进行过浩劫的现场，他仍然发现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充分表明墓葬曾是非常的奢华。盗贼从棺椁上和其他葬器上揭下来的金叶子的碎片还在地上，金链子的几个环扣显然是被打开后又重新扣上，到处散落着大量的玻璃镶嵌物和各种各样的宝石，还有那些来自家具和箱盒的象牙雕刻制品。在保存完整的极少物品中有12个陶罐，封盖早已被寻宝的盗贼打破。当马丁看过里面后，才知道为什么它们没有被拿走，因为里面装的东西实在太平常，不值得盗贼们把它们拿走：是面粉和面包。

不朽的纪念

HOUSES OF ETERNITY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惊人的大型石造纪念塔,金字塔具有激发人们想像的力量。有关它们的出人意表的说法，人们也总是很快坚信不疑。例如，一位苏格兰天文学家从大金字塔的形体上得出这样的解读：不仅有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而且还有希伯来人出走埃及的日子和世界的末日——1881年。

严谨的研究非常繁琐，因为要考证出结构如此庞大而建筑又是如此精确的陵墓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4500多年前为胡夫国王建造的大金字塔，它的四边中每一边的长度约756英尺，最长边与最短边之间的差距仅仅7.9英寸。大约有230万块石头，平均每块重达5000磅，耸立高度达481英尺，没有现代化的工具，甚至没有轮子和铁凿子，埃及人为建造这座人工的石山付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代价。

凝聚在金字塔盛名之中的不仅仅是埃及早期统治者令人不可思议的财富和强权，而且还有胡夫为了建造自己的墓穴役使达23年之久的成千上万的民夫们的血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永垂不朽的金字塔没有屈服于自然界的风沙,却被建造它的人类所破坏。

早期的埃及人是最初破坏金字塔艺术的人，他们掘穴盗墓，把金字塔外层的石灰石拆走用于其他建筑，这种丑行后来并未中断。随着游客的增多，损毁也不断加快。蜂拥而至的攀登勇士们给金字塔带来破坏，给生命带来危险。埃及政府终于在1983年通过了保护金字塔的有关法律。插图中那四个身影渺小的冒险者属于攀登胡夫金字塔的最后一批游人。而游客仍然被允许进入内部参观。那些2000多年前可能曾经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走近金字塔时纠缠过他的骆驼驭手和小商贩们，如今必须远离这座金字塔。

第一座金字塔陵墓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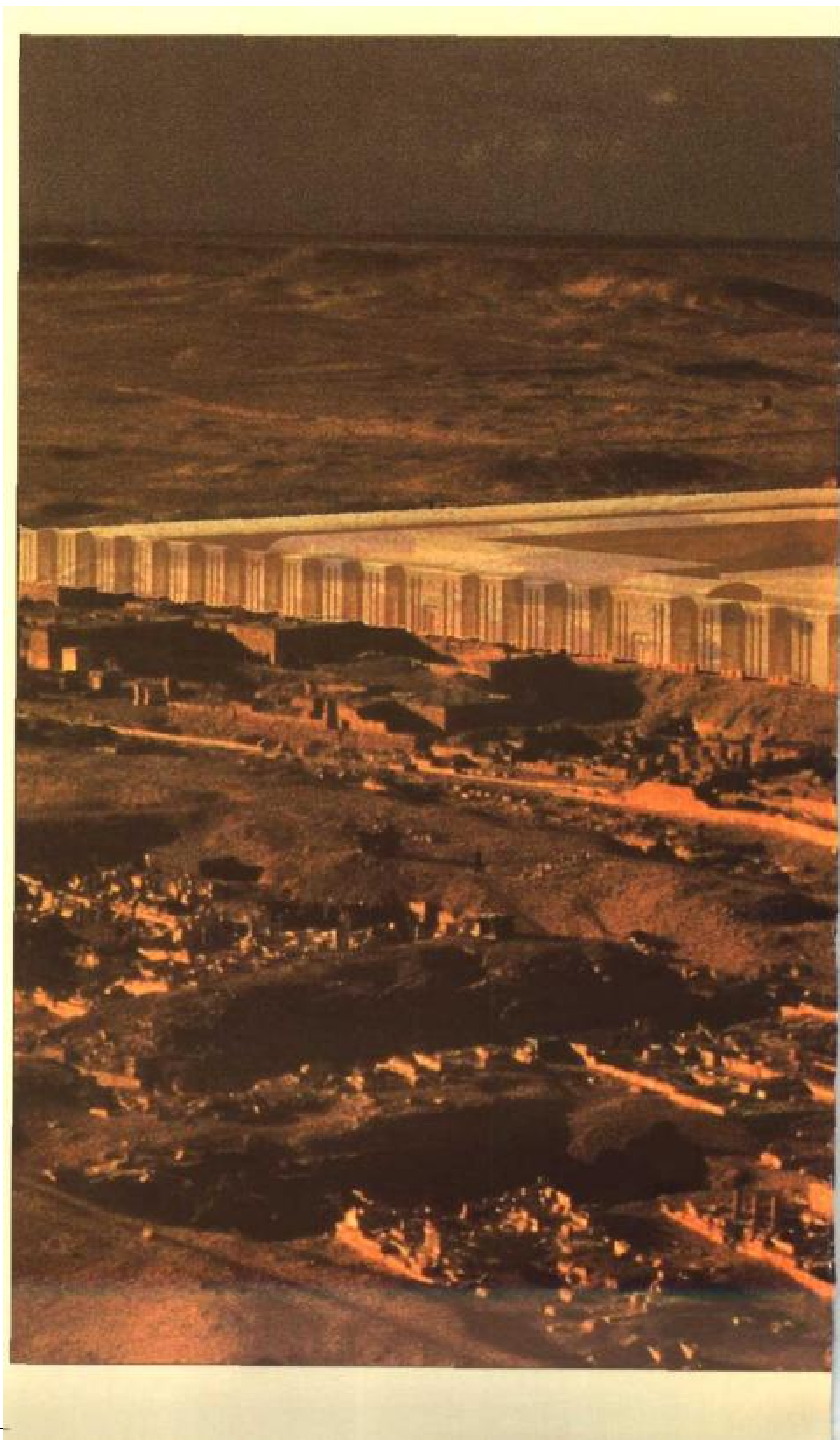
THE FIRST PYRAMID COMPLEX

萨卡拉的阶梯金字塔是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它矗立在开罗以南辽阔的沙漠中，是左塞国王的虚荣奢华和他手下的总建筑师伊姆荷太普聪明才干的结晶。阶梯金字塔于公元前2630年建造，它外形显示了一种全新的构造，埃及人把它的外形轮廓当做“原始山丘”的象形文字，代表着地球在混沌虚无中成形时最初的状态。

在把金字塔作为标准的陵墓以前，埃及早期的统治者、贵族和高官们常被安葬在大约12英尺高的长方形平顶、泥砖建造的墓穴里，今天我们称它为“马斯塔巴”。也许左塞国王的阶梯金字塔最初也正是这种造型，随后，在建造的过程中，新的观念使伊姆荷太普开始在这种平顶的建筑上加建了一层，并持续加建直达6层之高，以供国王死后通过它进入天堂。这就是阶梯金字塔名字的由来。

因为这一创举，伊姆荷太普被后人尊为半神半人(或称“辅神”)的小神。这种全部使用精心錾凿的石灰石进行建筑的方式，使他成为埃及石头建筑方面当之无愧的宗师。伊姆荷太普在约塞国王的金字塔周围建造了葬仪院、祭司堂等，并筑造了一堵长约1英里、高33英尺的护墙把它们圈围起来。国王生前执政时在宫廷庆贺佳节或狂欢，他们相信国王死后仍然会保持那些礼仪，所以，他们便建造了这种综合陵墓，为国王继续提供举行这些仪式的场所。

“人有来世”的坚定信念给古代埃及人提供了巨大的原动力，使他们能够建造规模如此庞大的金字塔。阶梯金字塔高达204英尺，埃及人后来还建造了更高的金字塔。金字塔的意义不仅仅是巍伟宏大，还坚固结实，追求的是永垂不朽。





■左塞国王的阶梯金字塔在庞大的纪念建筑群中隐约可见，每个组成部分都是为国王来世的生活精心设计。该建筑群大部分都已坍塌损毁，法国考古学家让·菲利普·劳埃尔进行了部分修复，依靠金黄色的覆盖图形的帮助，人们可以看到阶梯金字塔在被时间老化和盗贼劫掠之前的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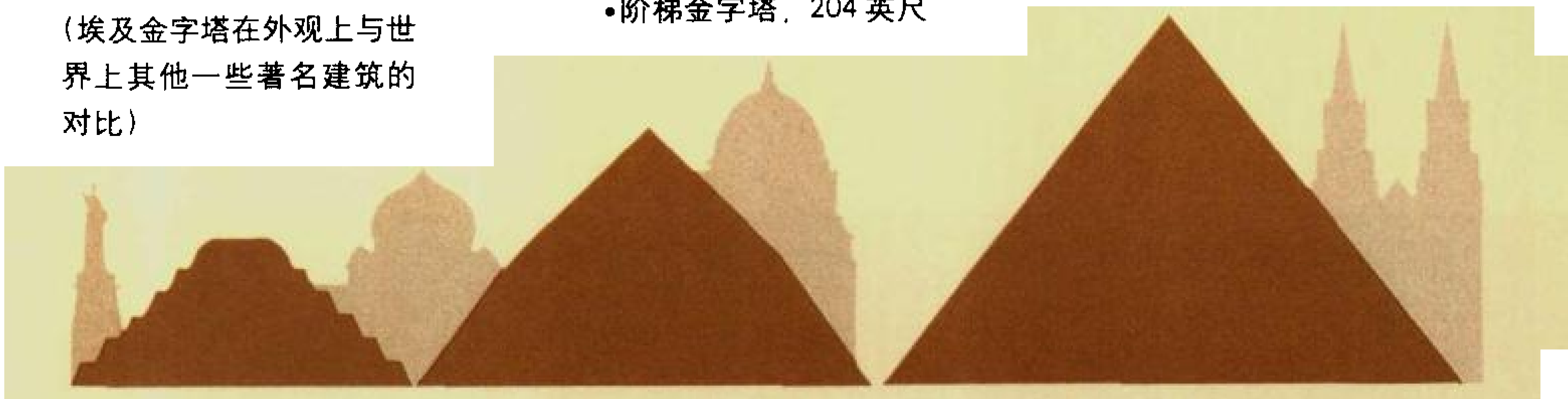
熟悉的外形的演变

EVOLUTION OF A FAMILIAR SHAPE

■在众多的奇观当中，金字塔以自身的特点占据了一席之地。下面的插图中，从左至右，根据高度进行排列：

- 自由女神像，303.6 英尺
- 阶梯金字塔，204 英尺
- 泰姬陵，313.5 英尺
- 弯曲金字塔，346.5 英尺
- 圣彼得大教堂，458.7 英尺
- 吉萨大金字塔，481.8 英尺
- 科隆大教堂，518.1 英尺

（埃及金字塔在外观上与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建筑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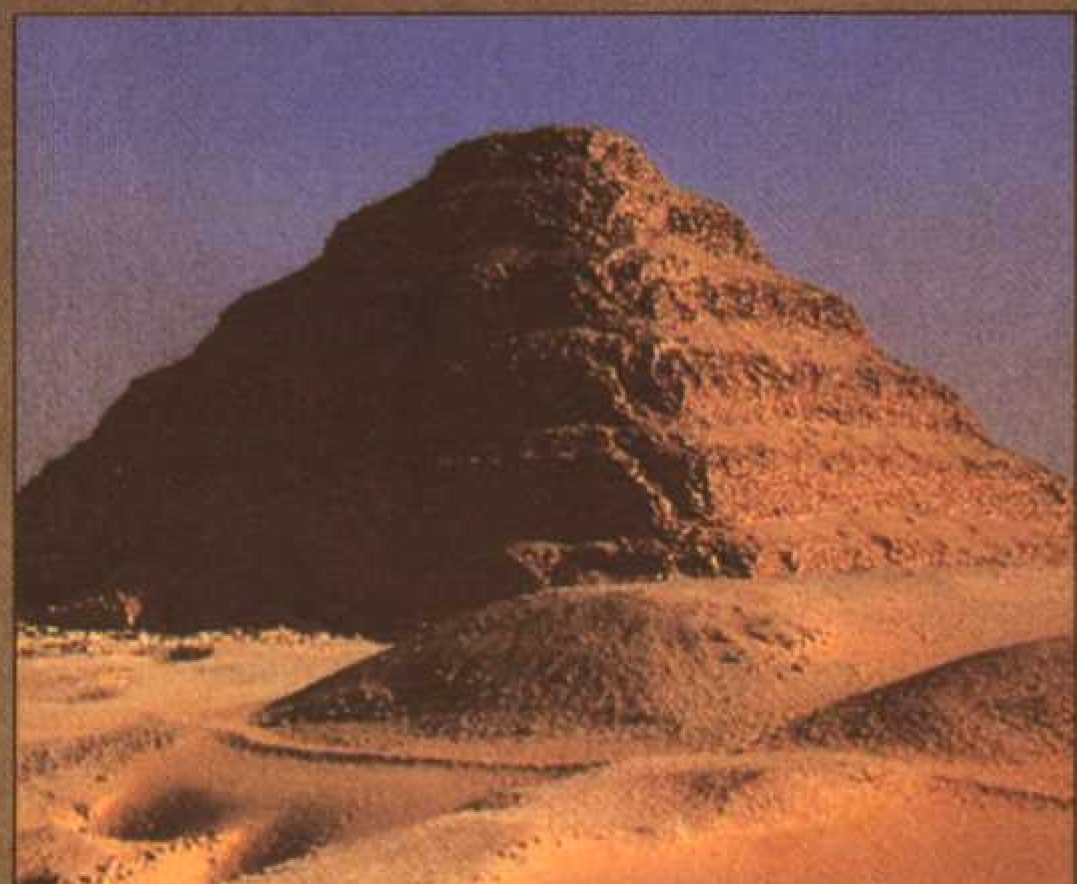
金字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陵墓，建造它的原意也许来自对地球和季节的观察。人类自从居住在尼罗河谷以来，就和大自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他们接受富饶的土地每年的丰收，同时他们也承受来自大自然的灾害。浑黄的尼罗河水奔腾不息，无可替代地哺育了整个非洲，但是年年都会淹没他们的土地，时间达数月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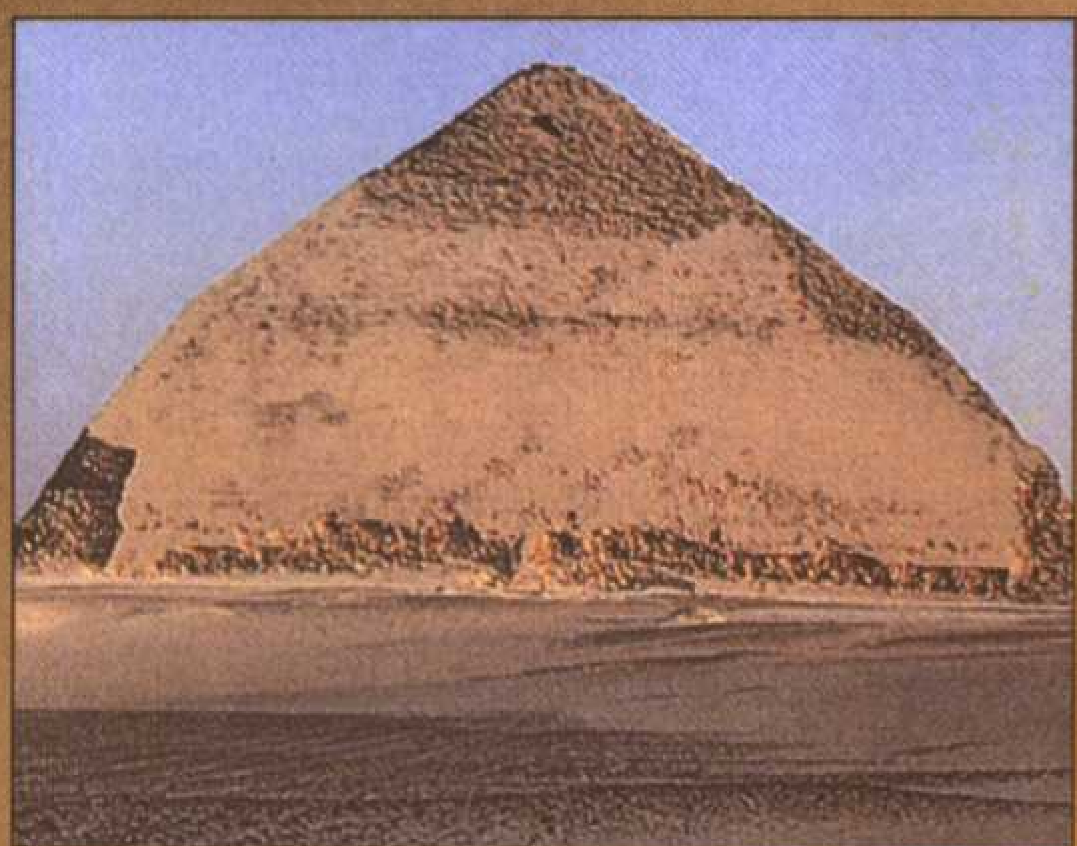
但每年他们同样会在洪水退去后看到淤积的泥山沙丘——就像每年上演一次创造生命的神话：在混浊的河水中诞生了绵延起伏的大地。这样的自然景象使古埃及人产生了对山丘形状的尊崇，民族风俗中才出现了建造塔状陵墓的传统。阶梯金字塔的诞生也许就是这种原始信仰的最好体现。如果山丘代表了造物，那么，太阳的光芒就成为国王们来世升入天堂永垂不朽的召唤。

在某些特定的日子，东部沙漠的上空的确会出现这种景象，残云当空，太阳斜照的光线在天空形成人们常见的金色三角塔的形状，线条斜而直。这种形状很快便被效仿。古埃及人坚信，通过象征阶梯的金字塔，国王的灵魂必会化为太阳的光束升入天堂。迈杜姆金字塔可能最早把梯形改为平滑的斜面，它矗立在阶梯金字塔以南大约40英里处。当时，这座金字塔已建造了7层，在增建了一层后，有人建议让石匠们用石灰石砌平级差并把整座金字塔包起来。结果产生了一座埃及人从未见过的真正的金字塔，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表面的装饰已被掠夺者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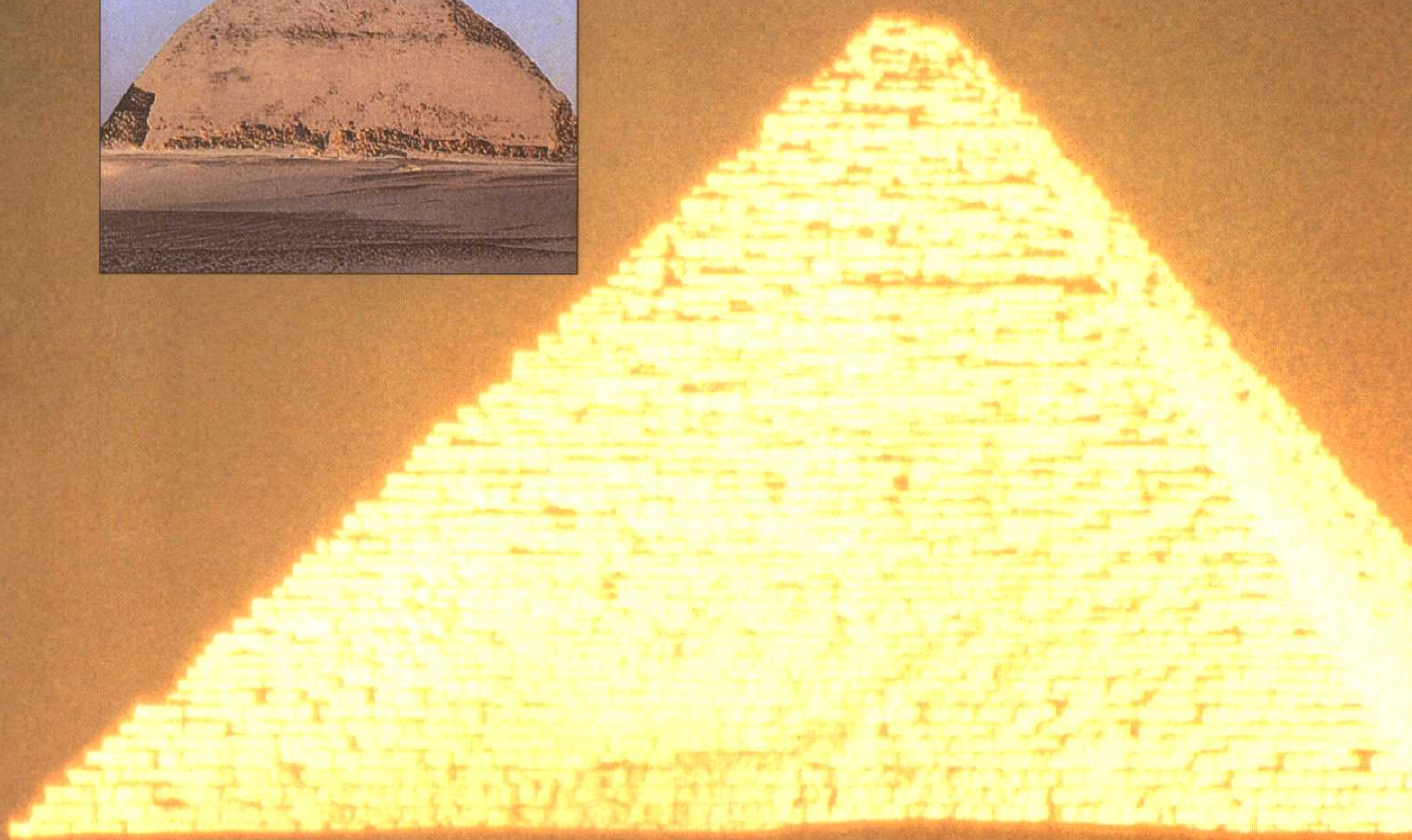
斯涅弗鲁的弯曲金字塔同样表明了建造者追求真正金字塔的意图。它矗立在沙漠上，侧面斜直，与众不同的是，在半腰处以上微微缩进。考察结果告诉我们，金字塔建造技术在胡夫的大金字塔达到顶峰，它的特征是北向而立，这也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进入天堂的方向。在进塔的过道两旁是雕刻的星星，它们被看做引导的路标。古埃及人相信星星是永恒不动的，国王通过前往天堂的旅途后最终会到达星星的所在地。

当陵墓建成时，斯涅弗鲁的儿子也是他的继承人胡夫开始接受最新的宗法，把对国王的祭拜和对太阳的尊崇等同并结合起来。这对后来金字塔的建造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国王应该与太阳之神也就是拉神并驾齐驱，共入天堂。“天空把自己的光芒伸向你，以便你可以去到天上，犹如拉的眼睛一样。”就这样，由于对太阳光芒的崇信，胡夫大金字塔耸天而立，作为一座伟大的建筑奇观，它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大金字塔共使用了600万吨手工錾凿的石头，覆盖了13英亩的土地。





■阶梯金字塔(上图)标志着国王的陵墓从比较保守的形式向真正金字塔快速又合乎情理的演变。独一无二的弯曲金字塔(中图)则是向大金字塔(下图)过渡的标志。大金字塔成为震惊世界的无与伦比的标志。



大金字塔的内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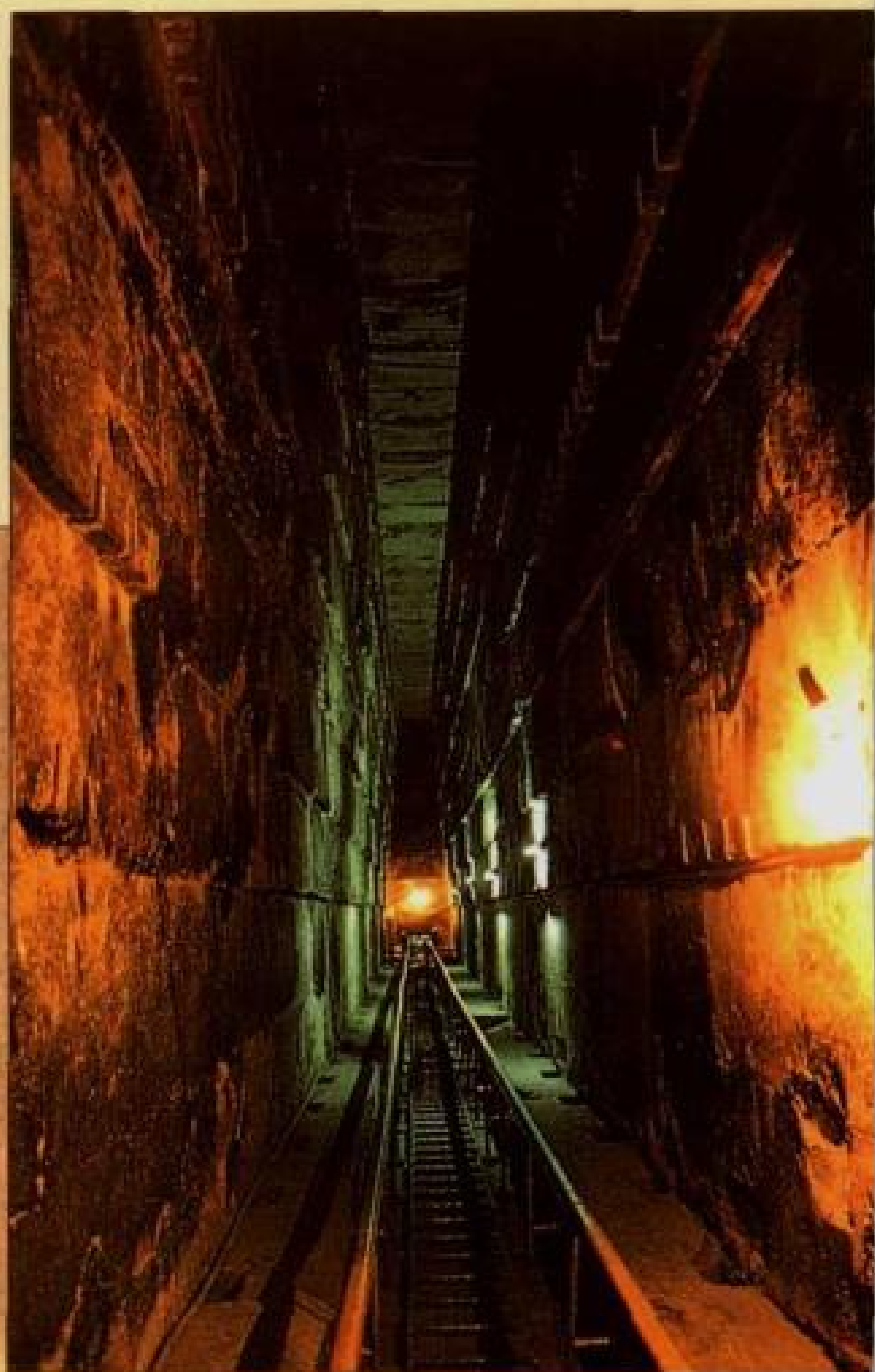
INSIDE THE GREAT PYRAM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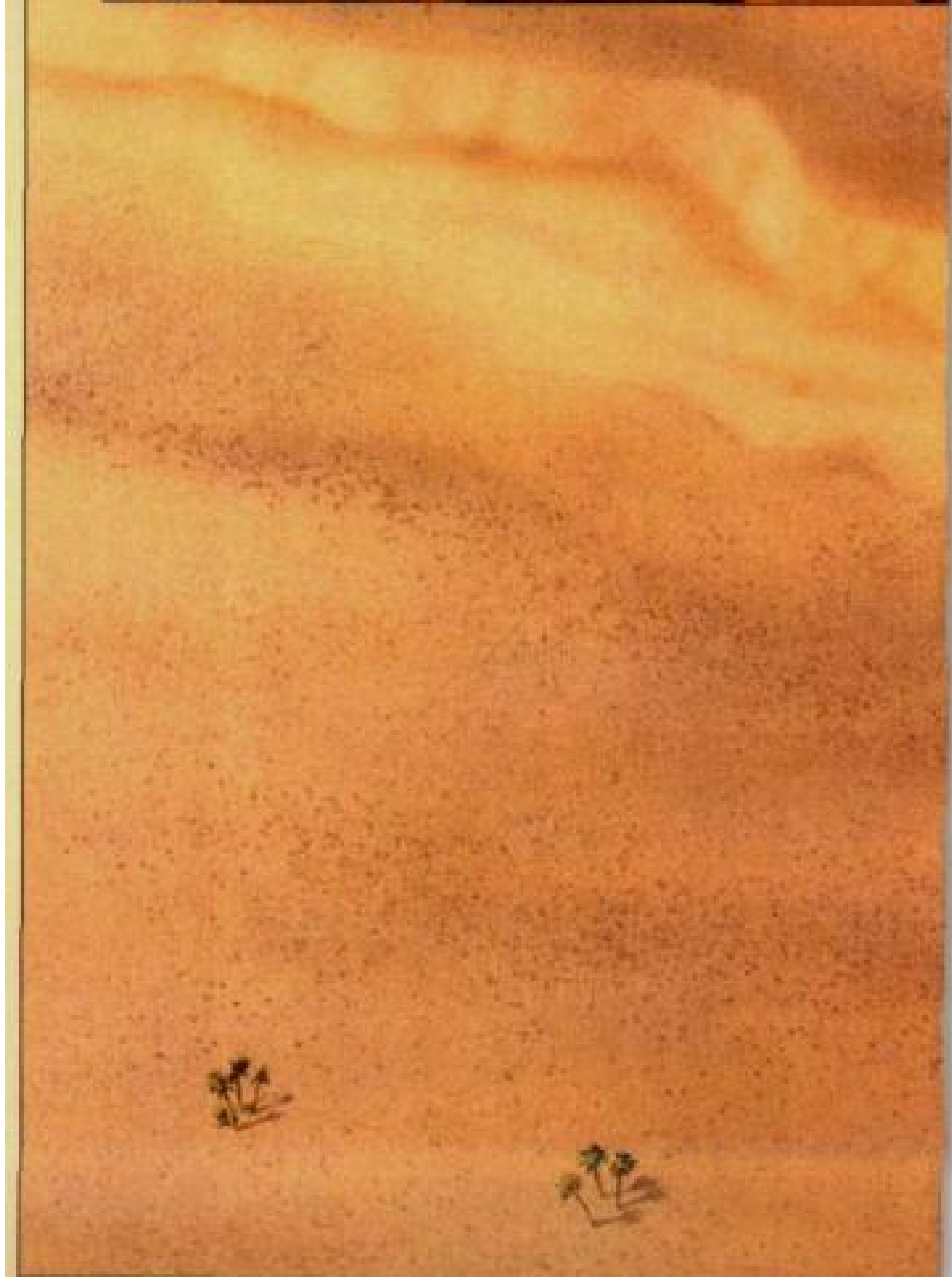
世界七大奇迹中只有大金字塔保存下来不足为奇。虽然其他也都是罕见的花园、雕像、神庙，但是，石质的纪念性建筑会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除地质构造外，的确是世界上可保存最久的东西——即使它是由平凡的人来建造。

学者或游人在第一眼目睹大金字塔而屏气惊愕之余，有时会问：里面有什么？建它的目的何在？它是怎样被建在那里的？我们暂且不管那些神学上的观点，物理专业上的解释是，大金字塔是为胡夫国王的木乃伊建造的牢不可破的贮藏室。但是，不管胡夫的建筑师们怎样密封他的厝室以求永垂不朽，盗墓者还是钻了进去并跑了出来，劫走了墓内的金银财宝。工匠们曾精心装饰那些起保护作用的假通道，在入口处安装防护吊门，并且极尽虔诚纯洁，在墓中施工时总是摒弃任何异念邪说。

参观或攀登金字塔是一回事，敢于探索其漆黑幽深的洞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不仅仅是简单地顺着通道进入国王的厝室，多余的岔道和建来贮藏陪葬物品的厝室以及其他用以迷惑盗墓贼的建筑会把人们导入歧途。人们在大金字塔中国王厝室的上面发现了极其复杂的建筑结构，作为典型例证，足以说明金字塔建造者高超惊人的建筑技巧。在那里重叠着建有5个隔离室，其中4个带有石头平顶，最上面的一间顶部呈尖状。这些巧夺天工的设计完全是为了支撑住厝室上方沉重巨大的石块从而使石棺免遭坍压。

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已完全能够做到将大金字塔内部结构进行详细复制并完成建造。有人持怀疑看法：真能那样吗？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认为那是完全可以的。在此处的插图上我们看到的如此复杂的详细资料是几代考古学者发现和努力的结果，包括那些曾在埃及的赞哈瓦斯进行过考古的人们，正是他们寻找到山谷神庙及与之相连的辅道。山谷神庙是胡夫遗体入殓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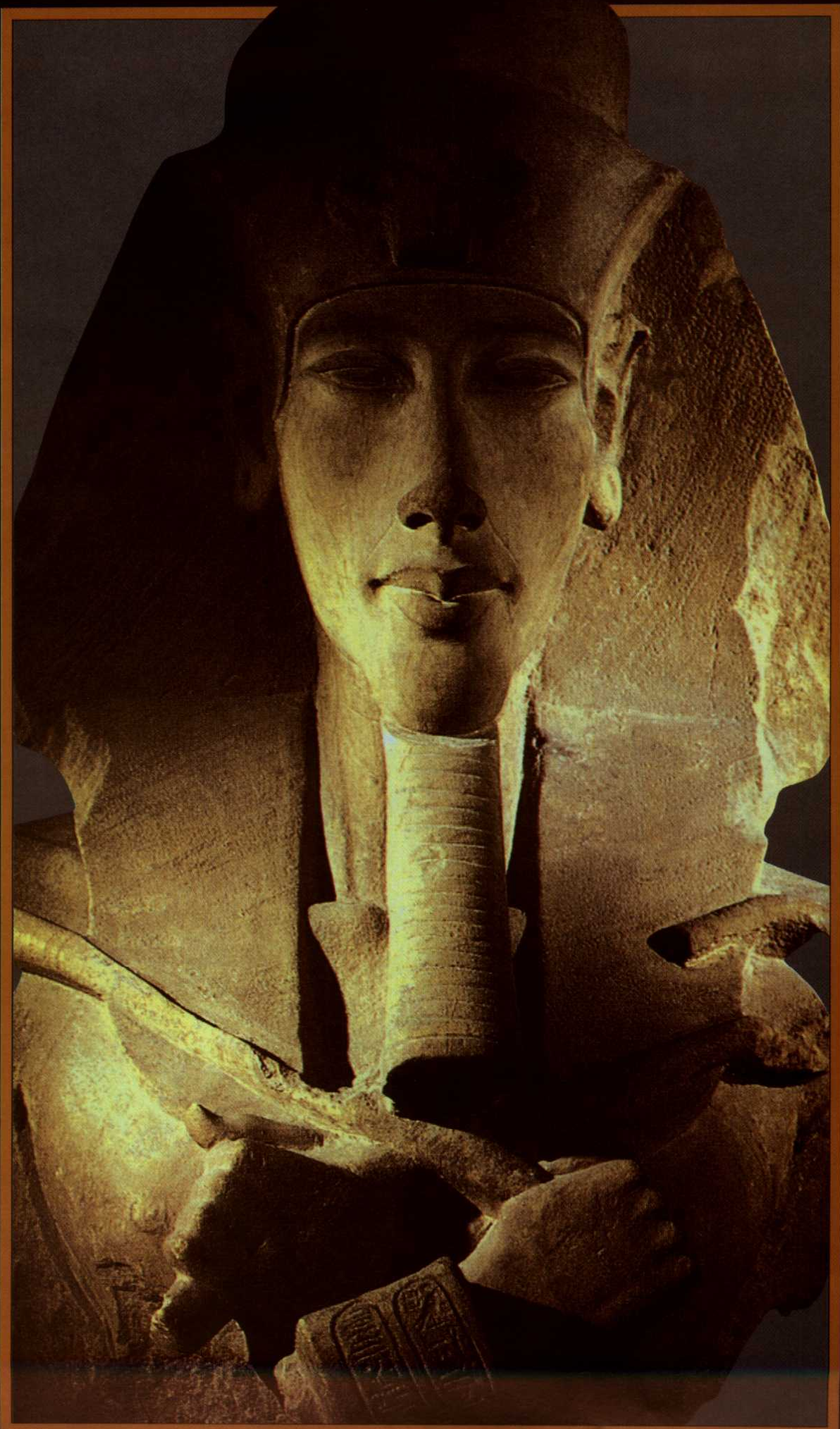


■拱形的通道被称作大走廊(左图)，它向上方延伸，直通大金字塔内最深处神秘的胡夫厝室。为了防范入侵者而建造的走廊共有153英尺长，坡度为26度，用来建造它的石块非常巨大，但构筑紧凑，离国王的厝室越近结构就越精密。大金字塔的剖析图(右图)展示了它整个陵墓群的布局及塔内的秘密建筑。



胡夫陵的内部结构

1. 大金字塔
2. 国王的厝室(包括石棺和室内顶部的为减轻压力而叠建的石头隔离间)
3. 皇后的厝室(误称)
4. 未完成的厝室
5. 向下倾斜的过道(在厝室被转移到塔体内部后被废弃)
6. 上升的过道
7. 大走廊
8. 通气孔(设计作用可能是用于连接国王的灵魂与天上的星星)
9. 停放尸体的殡仪神庙
10. 辅道
11. 山谷神庙
12. 东方祭船的葬窖(已空)
13. 马斯塔巴
14. 围墙
15. 卫星金字塔



第三章

永载史册的法老

THE PHARAOH WHOM HISTORY COULD NOT FORGET

远古世界隐藏最深的秘密终于在1926年被揭开了，当时人们在卢克索发现了消失已久的底比斯古城的一部分——卡纳克宗教圣地。数千年以来，探险家和游客们一直在废墟中寻找着遥远时代幽灵般的辉煌。但是其中有些秘密人们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了，它们是人为地被掩盖起来的。由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在位(公元前1353年—公元前1335年)初期建造的庙宇已经被彻底毁掉了，它们的地基成为了后来的建筑物的基础。人们毁掉整座庙宇为的是消灭这位遭人痛恨的帝王所留下的任何痕迹，也就是把所有在他那个时代建成的东西彻底毁灭。在那样一个崇尚永恒的社会里，他是一切罪恶的象征，人们想达到一种仿佛他从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效果。

这些极不平凡的历史见证是被法国人资助的埃及古文物研究所历经25年的时间才发现的。这项发掘工作的指导者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亨利·切夫里埃尔，他在发掘阿蒙神殿的两条大型通道和庞大的大厅时发现了2万多块很小的石板，这些像砖一样的东西被切割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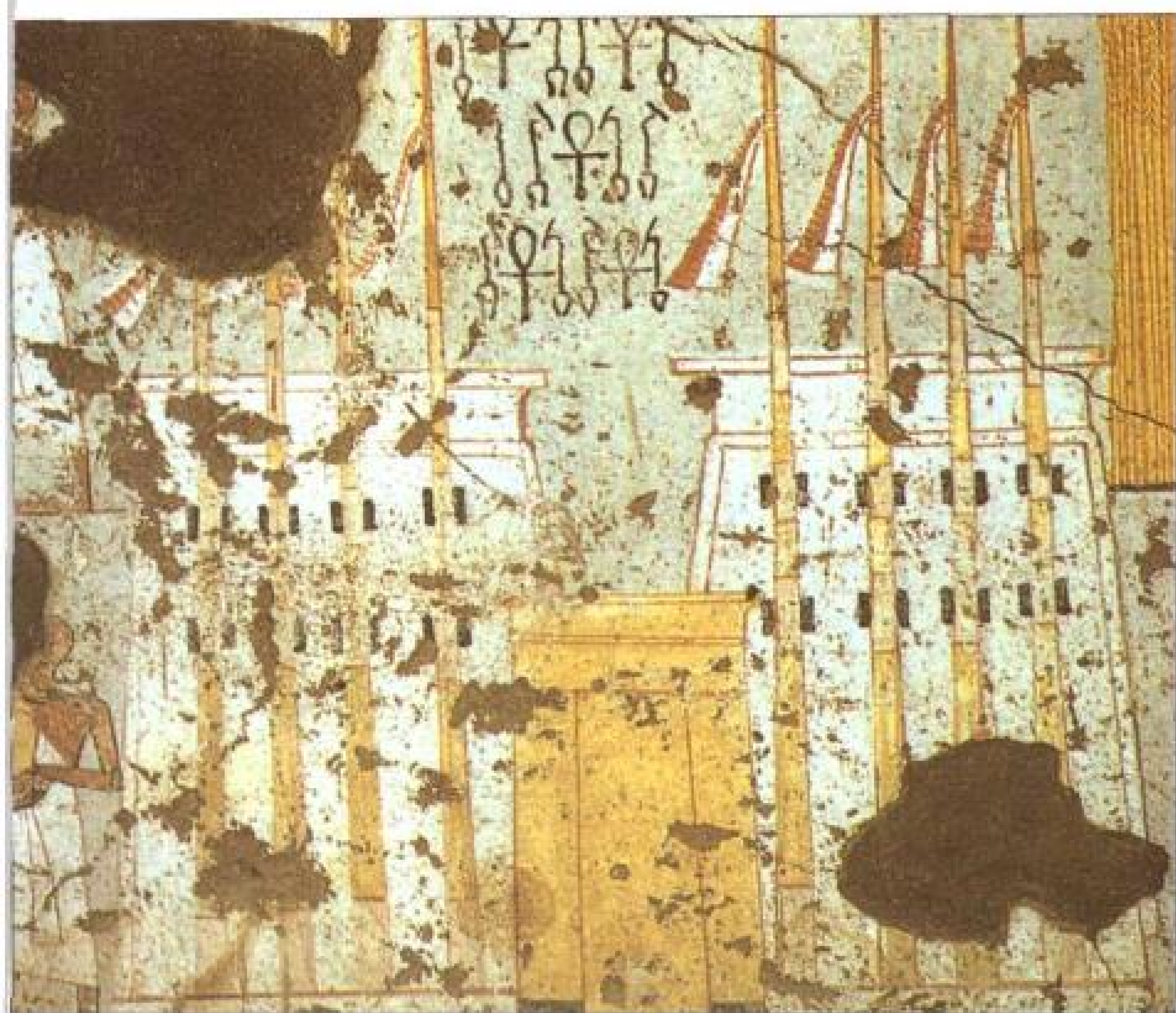
■在卡纳克的太阳神庙中发现的太阳神雕像，提倡异端的法老埃赫那顿的形象组成了神像的上半身。直到现在它仍显得无比怪异。

同样的大小，它们的长和宽分别大约是20英寸和10英寸，厚度为9英寸。有些石块上面仍保留着绘画的痕迹，更多的石块上面刻有装饰性的浮雕，似乎是一幅大型图案的组成部分。由于这里的柱子都有大约三个人合抱那么粗，所以埃及工人们便称它们为“塔拉塔特”，即阿拉伯语“三”的意思。塔拉塔特最初是由比他们更早的发掘者出土的，但那时人们还无法解释出它们的本来含义。

在卡纳克圣地的另一端，切夫里埃尔发现了更多的刻有阿蒙霍特普四世名字的石刻。因此他得出了结论，这些地基加上以前发现的巨型石柱共同组成了一处庙宇的遗址，而且那些石块并非只是简单地被推倒和遗弃，而是被小心地转移到目前的地点来的。这些石头上面的有些记号与古代皇家的东西毫无二致。阿蒙霍特普四世的皇后奈费尔提蒂的一个个肖像被有序地排列在一起，有些肖像被一个摞一个地放置在一起，它们全都是头朝下。在这个建筑群的外面，切夫里埃尔的发掘工人们还发现了28座巨型的阿蒙霍特普四世的雕像，同时还发现了25个被打碎的原本用于支撑雕像的底座，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巨像是从它们的底座上被掀翻在地的。



被侮辱的对象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他的祖先是一些令他为之自豪的勇敢的帝王。在公元前1550年，王国的创始人阿莫斯把埃及从来自亚洲的入侵者手中解放了出来，从而开创了历经500年的新王国基业。阿蒙霍特普四世的曾祖父建立了一个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和权势的帝国。它的领地向南直达苏丹，向东越过西奈半岛延伸到了西亚地区。为了纪念这些祖先，后来的新王国君主把底比斯作为了他们祖先的发源地和宗教中心。他们在尼罗河两岸建造起了巨大的庙宇并把这些庙宇以西三英里的沙漠边缘的一片谷地作为了他们的皇家墓地。在这片墓地的围墙上布





■在卡纳克的阿蒙神庙遗址发现了数千块塔拉塔特，即埃赫那顿建造太阳神庙时所用的石块。它们被人们毁掉以消除关于这位异端法老的历史记载。上面的绘画发现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一位官员的陵墓，显示出3000多年前的塔门的壮观景象。

满了浮雕和绘画，上面描述的是他们自己以及伟大的祖先。

但是阿蒙霍特普四世的统治与他祖先的做法背道而驰，他宣布只允许信奉宇宙间惟一的太阳神阿顿，对埃及其他主要神灵的信仰一概取消，理由是一切生命都是由阳光所赋予的。在他登基后的第五年，这位叛逆的法老宣布他将从此以后改名为埃赫那顿。这个名字的含意充分表明了他对新的神灵的崇拜。

尽管埃赫那顿耗费了极大的精力进行宗教改革，他所倡导的信奉阿顿的主张并没有深入埃及人心中。在他死后不久，原先人们所崇拜的上帝和神灵又重新出现在他的继承人的庙宇和坟墓上，而且人们对他们的热情有增无减。作为对埃赫那顿不敬神灵的惩罚，后来的编年史作者把埃赫那顿从埃及国王的名单中删除掉，在论述到他当政的岁月时把那段时间称为“那个该诅咒的人”在位时或称“叛逆时代”。

在底比斯重建阿顿庙的工作在埃赫那顿还叫做阿蒙霍特普四世时就开始了，这一切是亨利·切夫里埃尔所无法知道的。工人们在简陋的草棚子里保存了数千根石柱，这些石柱在收集时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的状态，但当时人们却没有记录下它们各自的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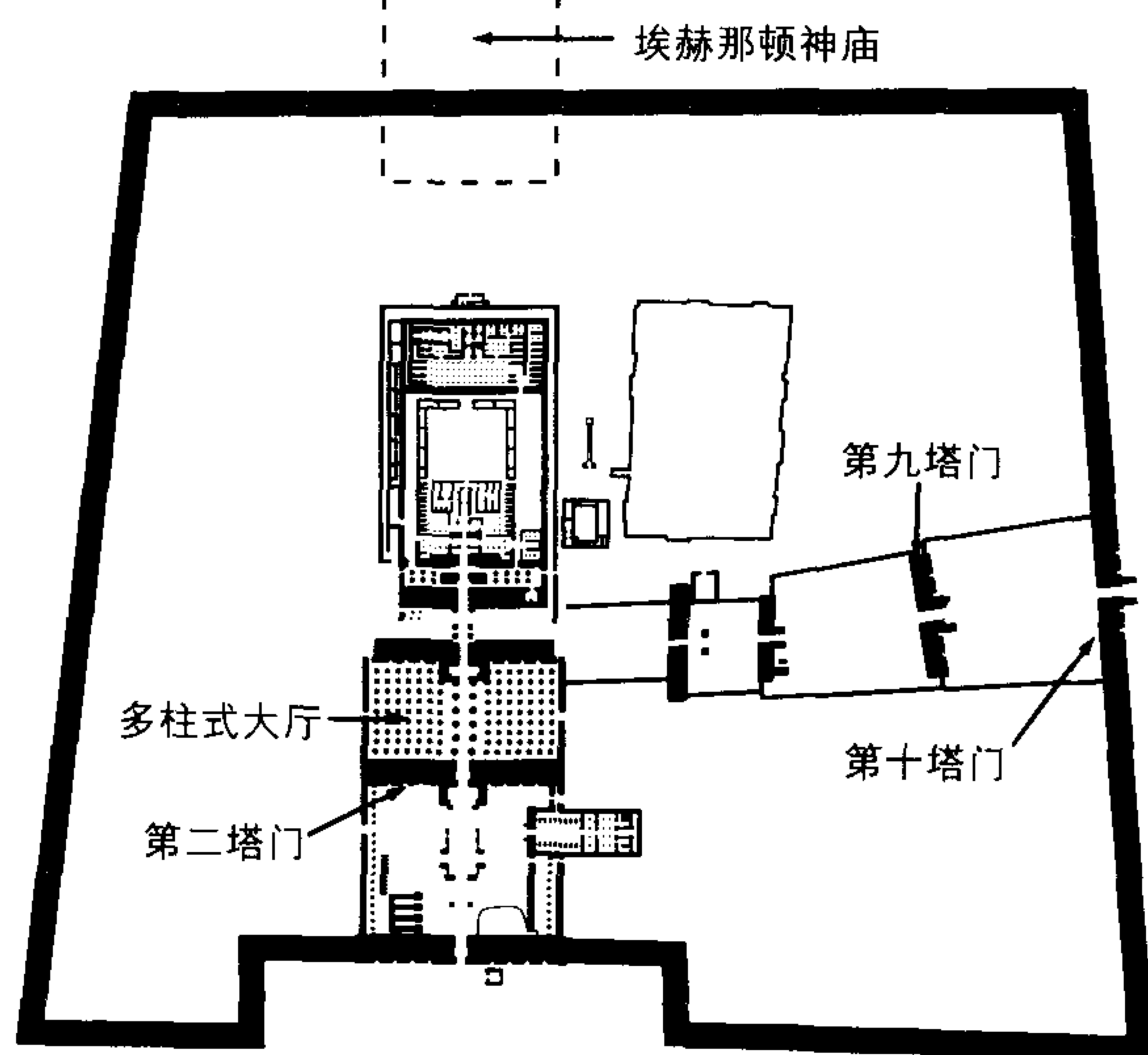
以及与其他相关建筑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有一些石头在存放和挖掘的过程中被发现，但它们只是简单地被放到了那一大堆石头之上。有些石柱被运到了遗址外面，它们要么是学者经政府的批准拿它们去做研究，要么被文物窃贼拿去卖掉了。有些在全世界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展览中重新出现，其他的仍不见踪影。

这样的结果就像是拿着单块的七巧板做拼图，永远都是散乱而无法完成的。在被发掘的已知大约10万块石块中，有大约3.5万块上刻有表面装饰。它们是对逝去岁月的回眸一瞥，一只手在演奏一件乐器，一位皇后的手臂扬起在做祈祷，一辆战车的一部分，雕刻的人脸，一排排的教士和战士等。



1965年，一位对考古非常感兴趣的美国退休外交官雷伊·温菲尔德·史密斯突发奇想要用电脑破解这些石头的秘密。他建议使用摄影技术来对所有已知的石柱进行细致的研究，无论它们是仍保存在卡纳克原地还是在收藏家手中。他相信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就会把每一块石板进行排序和组合，从上面的图案中记录和分析其中的含义。这些图案包括遗留下来的彩绘、象形文字、不同性别和姿态的人物、图形中的建筑物和植物形象、几何图案和线条的尺寸与角度、重复的花纹、古代损毁的痕迹等。这项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为每一块遗留下来的石块找到正确的位置，并重现埃赫那顿建造的庙宇原本的宏伟壮观。

在埃及政府的帮助下，史密斯筹集到了一笔资金并从全世界科研结构那里得到了大量技术上的援助，他从此开始了这项对埃赫那顿庙宇的考古发掘计划。这支考古队在首都开罗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处有位埃及研究人员阿斯马罕·肖克里女士对这次考古工作付出了极大的热情。是她第一次成功地把两张阿顿庙宇石块的照片拼在了一起，它们吻合一起后显示出的图像是阿顿神的光芒，上面的象形文字写道：“上帝心情愉悦。”



■ 卡纳克的阿蒙神庙示意图，虚线部分代表被毁掉的埃赫那顿神庙。

受到这件事的鼓舞，他们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发掘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块石头被拼凑到了一起，但这项工作仍在继续，而且专家们从中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这项埃赫那顿庙宇考古发掘计划目前由加拿大的唐纳德·莱德福德担任总指挥，在卡纳克遗址下面发现了8座由这位倡导异端邪说的法老建造的建筑物痕迹。他们发现的一切证明了这位法老当时推行的是一教专制的主张，同时也证实了古埃及人为了把他从历史上抹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尽管他的敌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让后人将他遗忘，但他那段历史还是被揭开了。当今人类熟悉的法老只有很少几位，但没有任何别的一位比埃赫那顿更有争议。在他从核心深处撼动埃及的事过去300多年之后，他的事迹仍具有很强的情感震撼力。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当中，既有许多赞扬他的人，也有许多批判他的人。埃及学家对于十八王朝末年宗教或建筑风格方面的争议最大的就是关于埃赫那顿。他究竟是个疯子还是一个梦想家？是一位圣徒还是一位暴君？他是继承了他祖先的帝国还是应该对它的衰败负有责任？一些学者说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另一些却将他贬为一个不值得一提的独裁者。每一次有关他的新发现只会使争议更加激烈。

埃赫那顿是阿蒙霍特普三世和他的元配蒂伊皇后所生的儿子，他诞生的时候正值新王朝处于鼎盛时期，







■左图为第九塔门的发掘现场，埃及工人正把“塔拉塔特”堆放到别的地方。下图为刻在这些石块上的部分浮雕作品。

那时埃及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越了它的边界。在南边，努比亚古国处于埃及的直接控制之下。向东跨越西奈半岛直达西亚，那里的部落首领们小心地满足着法老的每一个愿望。他们会定期派骆驼队给法老送来贡品，甚至派他们的儿子到殿前侍奉，以便了解埃及法老对什么样的贡品感兴趣。

当时那些把自己当成埃及的一部分的地方权力集团包括：叙利亚北部的米坦尼人、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外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塞浦路斯岛上的阿拉西亚人、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在埃赫那顿的祖父吐特摩斯四世在位的时候，这些小国的统治者与埃及法老们以平辈相称，他们在频繁的书信中称法老为“兄弟”，问候他的健康并向他提出执政建议。他们在给他发来这些信件的同时还带来许多讨好他的礼物，包括珍贵的银质或青金石容器、战车、乐手和舞女以及补充后宫的公主等。这些负有外交使命的新娘们都只是有来无往，当有一次巴比伦国王向埃赫那顿的父亲提出想要一位埃及公主嫁过来作为交换时，他得到的直截了当的答复是：“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位埃及国王的女儿被送给别人。”

有时连这些富有的外国统治者也会遇到财政紧张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被逼到了绝路上的国王会向他亲密的埃及国王求援，因为那时埃及几乎控制着全世界的黄金。有一位姐姐嫁给了法老的邻国国王恳求道：“速送金子来，我需要大量黄金来完成我目前的工程，因为黄金在我兄弟的国家中和沙土一样多。”

为了确保这些邻国永远地效忠于它，埃及始终保持着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但是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时代，埃及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不可能有任何一个邻国敢对它发动战争。这位法老不像他父亲那样有着卓著的战功和荣耀，他只好找另外的途径来显示他的王朝的强大和他本人的气概。例如这位法老参加的一次针对努比亚入侵者的小规模治安行动的事迹也被记录在石头上大加



■在计算机的帮助下重新拼凑起来的建造埃赫那顿神庙的石块（塔拉塔特）上面的图案描绘了古埃及庙宇内的生活，画面上表现的是工人们运送水罐、磨谷物和喂牛的场面。



赞美。在他执政早期记录下的一段文字赞美了这位年轻的法老在狩猎中的辉煌:“尊敬的陛下从他在位的第一到第十年中共用箭射死了102头狮子。”

阿蒙霍特普的伟大妻子蒂伊皇后，也就是埃赫那顿的母亲,是一位很有主见的人,她甚至出现在她丈夫与外国公主结婚前的签约仪式上。她是一位法官的女儿,她的家族看来也是非常有势力的。她是法老的第一位皇后也是地位最高的皇后，只有她生下的男性后代才有资格成为法老王的继承者。在阿蒙霍特普赠送给她的礼物中,包括位于底比斯的一个人工湖、大量的地产以及位于努比亚的一座专门用来纪念她的祠堂。



阿蒙霍特普三世和他的祖先一样热衷于建造庙宇，尤其是建造崇拜埃及宗教之都底比斯的主要神灵阿蒙的神庙。随着对阿蒙的崇拜日益兴起,这位神仙逐渐集中了许多埃及神灵的特点，尤其是太阳之神——拉神，因此又被称为阿蒙拉神。在底比斯,阿蒙霍特普为阿蒙神修建了巨大的庙宇,并在卡纳克增建了这样的神庙。为了庆祝他本人登基3周年暨农业大丰收，他还在底比斯以西的马尔卡塔建立起了阿蒙神庙和其他一些拜祭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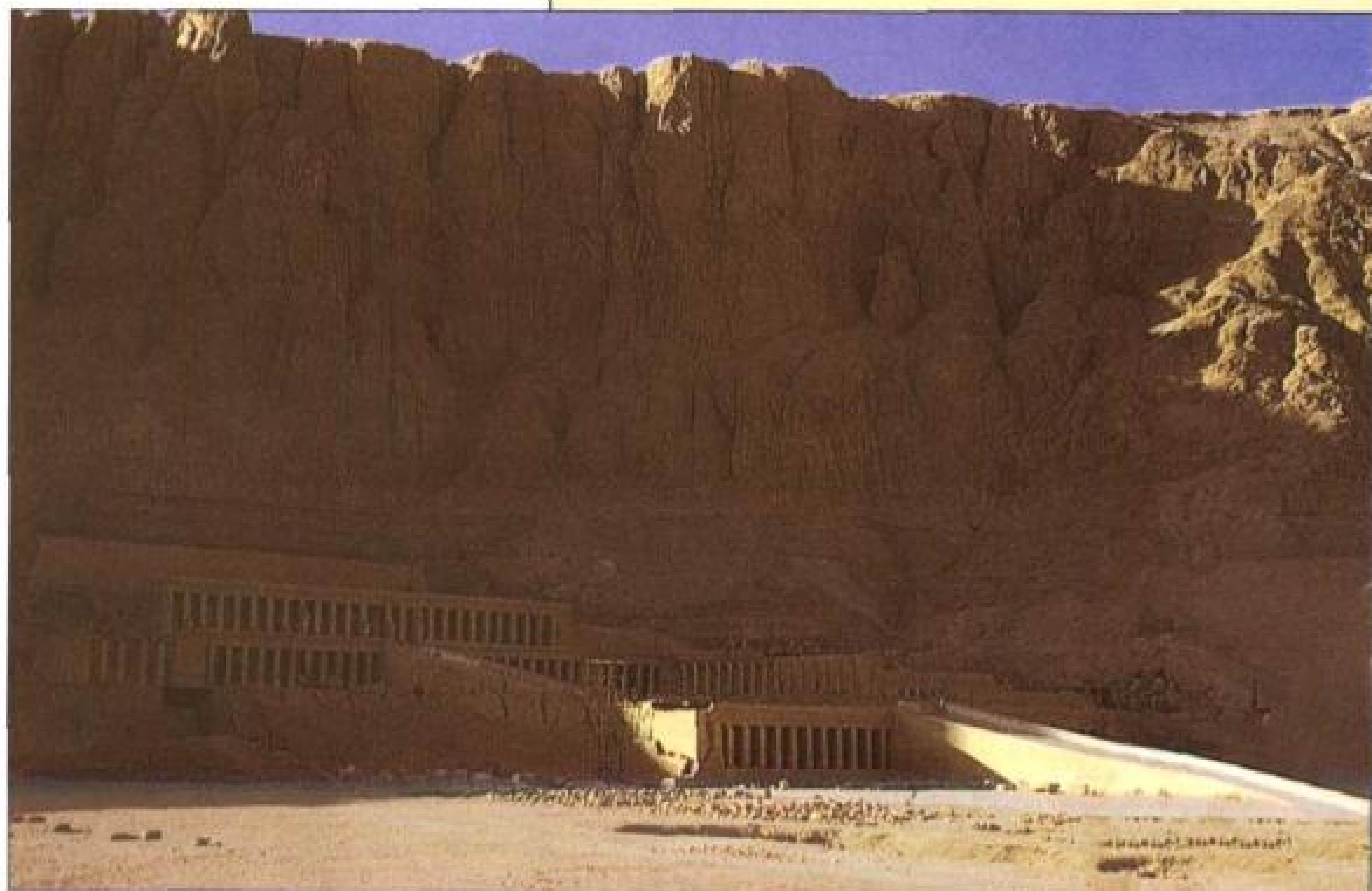
为了纪念他执政30周年，这位法老命令僧侣们研究并恢复1000多年前第三和第四王朝的祖先们拜祭神灵时的仪式。他们劳动的结果就是重现了这种

女皇帝哈舍苏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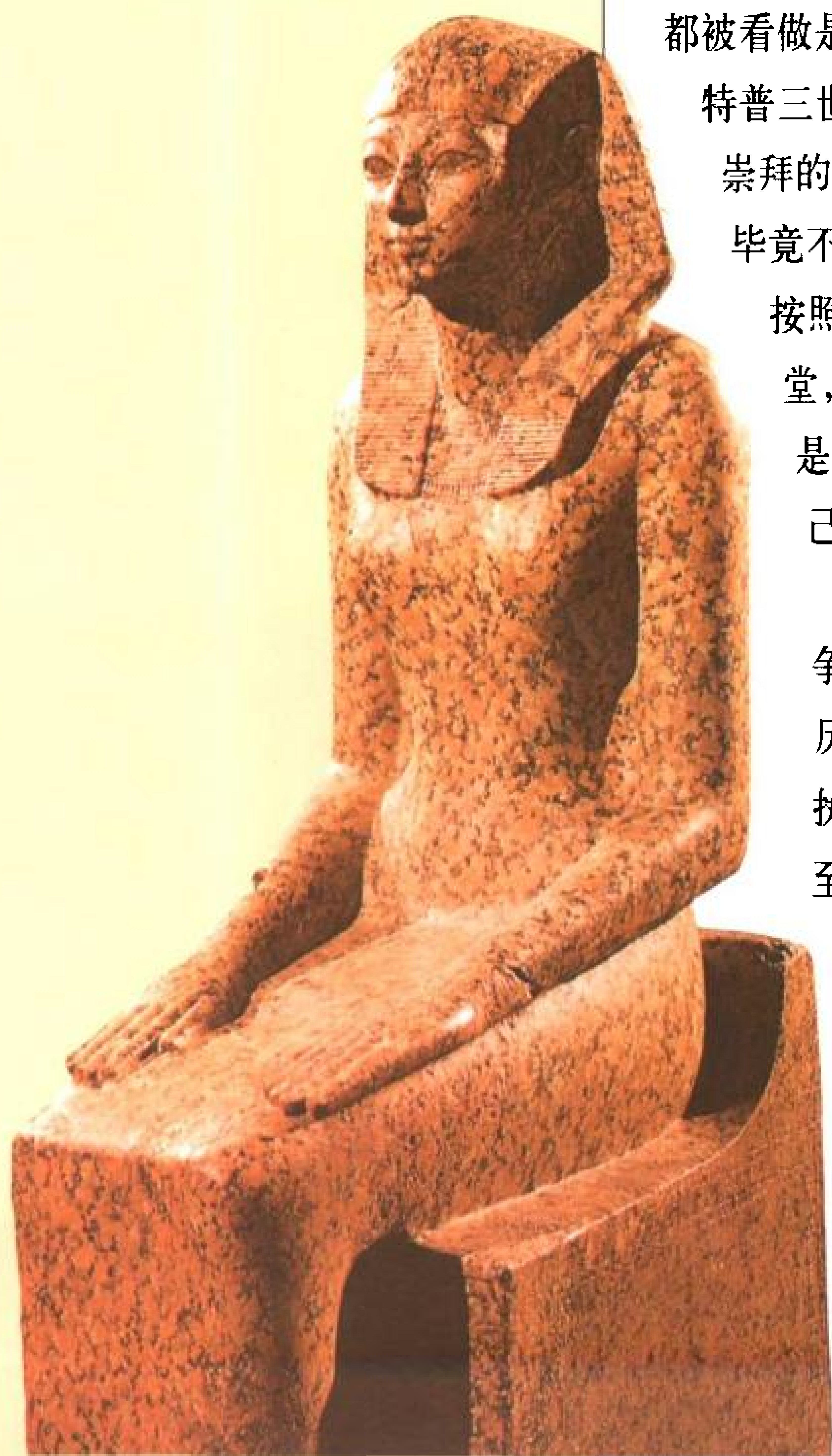
HATSHEPSUT: HER MAJESTY THE KING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但在当时机成熟时她们也会如饥似渴地跻身这一领导岗位。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人比哈舍苏特做得更成功。她的执政给埃及带来了22年的和平和繁荣，以及一些非常精美的标志性建筑。

她的父亲是吐特摩斯一世，公元前1479年，她的丈夫吐特摩斯二世在她大约30岁的时候去世了。当时精力旺盛的她只生有两个女儿，她的年仅12岁的养子吐特摩斯三世继承了王位，她本人则成为了摄政王。公元前1473年，她宣布自己成为埃及的法老。



因为当时帝王都被认为是神的化身，所以她也在代尔拜赫里建造了自己的葬庙，并创造出一尊综合了她的母亲和阿蒙神特征的神像。在她死后不久，她的石像被人毁掉了，她的名字也被抹掉了。这尊花岗岩雕像是为数不多的将她刻画成女人的雕像之一。



仪式，僧侣和官员们仔细地遵循着各个程序，其中阿蒙霍特普三世被当做是古老的太阳神活着的化身。有一位名叫霍尔鲁埃夫的大臣在他自己的墓碑上记载道："陛下完全按照古老的记载行事，从古代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其他人像这样隆重地拜祭神灵。"

有些学者认为，阿蒙霍特普三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给国家的宗教注入新的生命力。每一位执政的法老都被看做是长着鹰头的神何露斯的化身，但是阿蒙霍特普三世似乎有着更大的野心，他想让自己成为被崇拜的上帝。但是不管他怎样吹嘘自己的神圣，他毕竟不能永久地执政。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僧侣们按照古老的习俗宣布了他的死亡："鹰飞入了天堂，另一只鹰取代了他的位置。"这句咒语为的是重申王朝的继续，但是新来的鹰似乎有着自己的另一套计划。

阿蒙霍特普四世登基的确切时间仍存在争议，但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353年。有些历史学家相信新法老可能与他父亲一道共同执政了几年。目前已经知道，那之前的法老中至少有过四次执政时间重叠的事，因此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四世在某个时间很有可能同时在位。这也是埃及学家和考古界对那段时期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

不论这位新的国王即位时他的父亲是否在世，他在上任后第一天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宗教改革。人们不久之后就明白了，除了埃及的太阳神之外，他对所有几百个不同的神灵、他们的各个

方面以及他们的形状都不再感兴趣，而是越来越深地把他个人的崇拜给了被他称作“阿顿”的赋予人类生命的阳光之神。

在《阿顿颂诗》当中，这位国王宣布阿顿是宇宙间惟一能作为大地与苍天沟通的媒介。书中写道：“活着的阿顿，生命的源泉。……你创造了人类，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你是怎样造出来的。天地间惟一的主啊，你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主。你创造出了大地所需的一切……你是我心中完美的主。世界上没有别人知道，是你挽救了你的儿子埃赫那顿，你让他拥有足够的才智来行使他的权力。”



埃赫那顿授权或创作的这些颂歌以及其他文稿向世人表明，人们有义务把这位法老当做阿顿力量的再现。新的信仰与人们的行为准则无关。至少在某些学者看来，这些赞美诗和宗教改革表明埃赫那顿是推行宗教一元化的先驱。其他人则认为埃赫那顿不是一位改革家，而是一位极端保守主义者，他以更加极端的方式继承了阿蒙霍特普三世对太阳神的崇拜，并且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想极力恢复早期埃及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埃赫那顿强行对整个国家的宗教实施了改革。在他新建的一座位于底比斯的神庙的墙上，他不但对阿顿极力赞美，还列出了那些他并不信仰的神的名字。也许早在他即位的第五年，他就开始禁止对埃及诸神尤其是阿蒙的崇拜，并下命令关闭他的领地内的这些神的庙宇。

这下埃及的祭司们害怕了，按照古老的习俗，他们享有与贵族同样的地位和权利。在整个第十八王朝，他们掌管的阿蒙神庙控制着当地的经济生活。税赋和捐献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些庙宇的财产中。这些上帝的粮仓装满了全国的余粮。阿蒙神庙的祭司把自己的商队派到外国，他们还控制着在家中做义工的劳动大军。

但是法老是不能被公开违抗的，因此很有可能这些图像是按

照皇家下达的指令损毁的，而当时阿蒙神庙的祭司们只是进行了旁观。此外还可以从中推断出他们当时不得不按照法老的信仰来修改自己的信仰。当法老推出一种新的节日来纪念阿顿时，当然会有不少僧侣参加这样的仪式。

为了向他心中的上帝表达崇拜，埃赫那顿在底比斯建立了阿顿的神庙，与巨大的阿蒙神庙相邻。这是一个半英里多长的建筑群，法老把这位神的形象表现为光辉普照的一轮红日。庙宇的院子里设有许多祭坛，这些神庙的四周墙上刻满了色彩鲜艳的埃赫那顿、奈费尔提蒂以及他们的女儿们的雕像，这样他们就能与上帝直接交流。太阳的光芒从上至下照耀着这些雕像，表示神的手伸向了这位帝王。

奈费尔提蒂在这样的祭拜仪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庙宇的废墟中发现了她的巨型雕像，她的名字和形象至少在两处出现的

■有些学者认为这尊雕像代表的是埃赫那顿，还有些人认为是他的妻子奈费尔提蒂，它原本可能穿着短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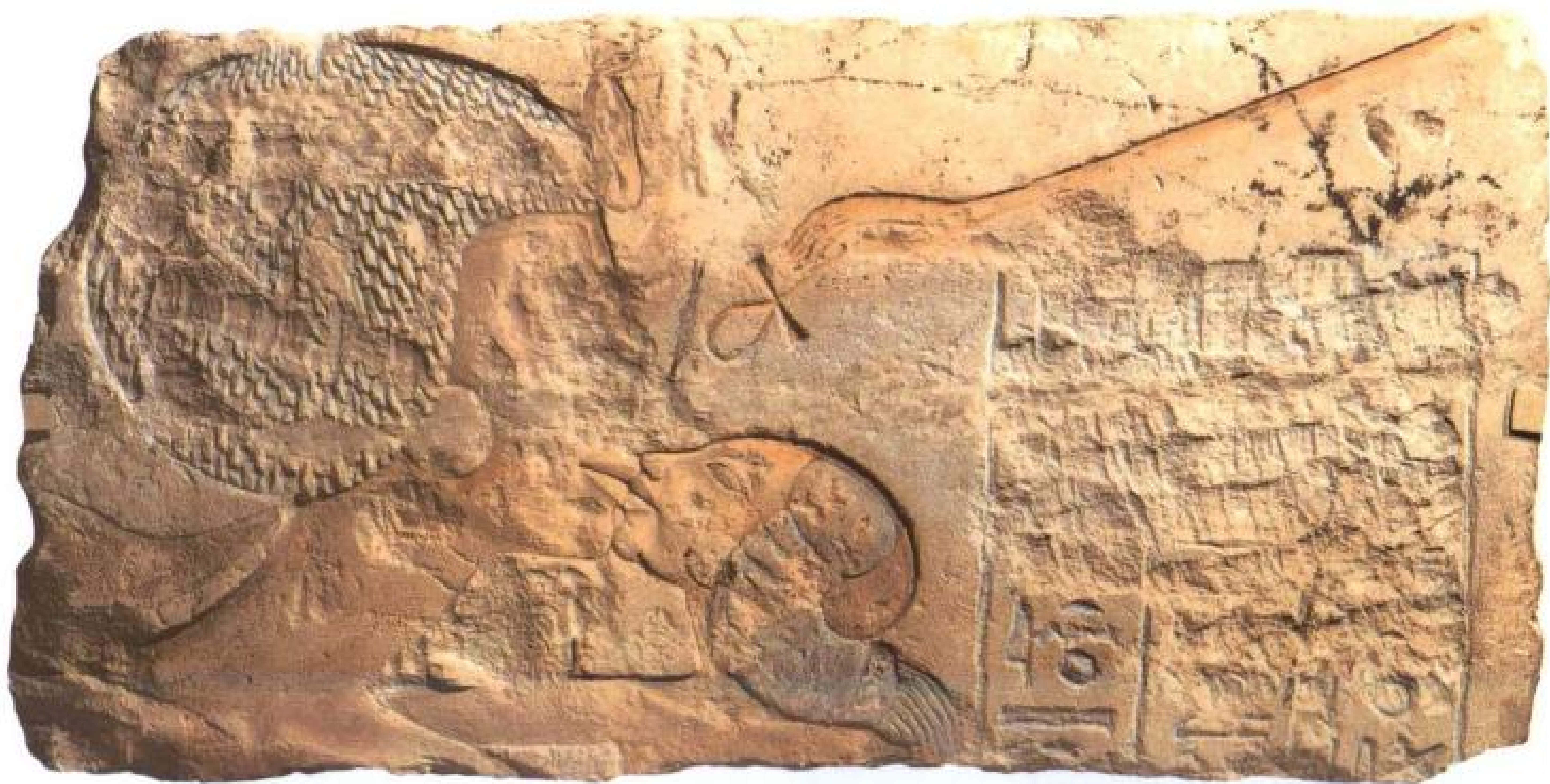
次数和国王一样多。在卡纳克和其他地方发现的碑铭给了她许多封号：伟大的关爱者、甜蜜的女主人、可爱的人、埃及各阶层的女主人、伟大国王所宠爱的妻子、拥有两块土地的女士等。

奈费尔提蒂的女儿们也参与了对阿顿的崇拜，她的最年长的女儿梅丽塔顿是在她父亲即位后不久出生的。在描述她父亲即位初期的浮雕中，她表现为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在穿着上与她母亲的习惯相同，手里摇着一种类似拨浪鼓的乐器，这种乐器在整个埃及的历史上都被用于宗教的仪式上。这幅画面的文字解释是："国王和他所爱的亲生女儿，她的生母是国王的妻子奈费尔提蒂，愿她长生不老。"几年之后，记录梅丽塔顿的图像中又增加了她的两个妹妹——梅克塔顿和安赫森帕阿顿。人们不知道奈费尔提蒂与埃赫那顿的婚姻有没有生下儿子，但在描述他们家庭生活的雕刻图像中没有出现他们的儿子的画面。

有些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于埃赫那顿是否能够



■古埃及人创作的奈费尔提蒂皇后亲吻她的女儿梅丽塔顿的浮雕作品。这位皇后的形象在她和她丈夫死后遭到人为的破坏。



成为孩子的父亲表示怀疑，他们把他的一些总是形单影只而且常常是雌雄同体的形象解释为他在性腺发育上有些紊乱，因为他的形象有着圆圆的臀部和乳房、纤细得几乎不可能的脖子、细长的双腿和松弛的腹部。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辩解说国王也许是故意让工匠把他做成这个样子的，其目的是为了从体态上效仿他所崇拜的神。他的外形在某种程度上与奈费尔提蒂以及公主们的图像有相似之处，有些学者说几乎所有埃赫那顿的追随者都表现为类似的外观，就连士兵和仆人们也不例外。

这个体型奇特的皇室家族最初引起现代人关注是在底比斯以北240英里的埃及中部一个荒凉、干涸的地区。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阿马尔奈丘或简称为阿马尔奈。在尼罗河东岸一个自然形成的圆形盆地内，石壁环绕着方圆8英里的荒漠。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旅行家们来到了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他们发现了这个在峭壁上刻有图案装饰的墓地。英国人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认为埃及的温暖气候会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因此他于1824年和1826年两次来到了这里，他发现了这个古老的遗迹并复制了一些这座墓地里的雕刻作品。在他访问这里的时候，古文字破译专家们还只是处在研究的初期，但即使不能读懂上面的文字解释，威尔金森也明确地感觉到这里有一些极不平常的东西。

在这些坟墓上，古代的雕刻匠刻下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艺术上的习俗。他们没有过多地描绘战场的残酷和对死亡之谜的探索，而是描绘了一些看起来属于一对皇家夫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十分亲密的场景。他们后来被证实为埃赫那顿和奈费尔提蒂。这些雕刻的主题是他们在享受家庭的安逸，端坐在椅子上与他们膝上的女儿玩耍，同时还在参加家庭盛宴。

许多雕刻描绘的是一些宗教仪式的场面，但这里找不到埃及人信奉的上帝形象，这里没有长着鹰头的何露斯，也没有看到长着角的哈索尔和脸色阴沉的地狱判官或者在阿马尔奈发现的诸多



神灵。惟一明显的对神圣的描绘是天空中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它的光芒末端是一些人手，代表着神的力量，而且看上去这些阳光是专门照耀国王和皇后的。

其他欧洲人是继威尔金森之后到达这里的，他们仔细地清理了墓地北部的沙土，对这些陵墓及其北部的悬崖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1943年和1945年，伟大的德国考古学家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带着一支考察队来到了阿马尔奈。莱普修斯是最早发现底比斯塔拉塔特的专家之一。经过12天的马拉松式的复制工作，这支考察队收集到了足以登上这一时代考古研究最高峰的第一手材料。

考古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刻着法老及其皇后名

■这幅雕刻在石灰岩上的浮雕表现的是埃赫那顿和奈费尔提蒂在太阳神阿顿的保佑下与他们的女儿快乐地玩耍。象征生命的阳光直接照射在这对皇室夫妻的脸上。

■一尊未完成的石灰岩雕像刻画的是埃赫那顿深情地亲吻着他的女儿。这件艺术品不单是为了表现埃赫那顿对家庭的钟爱，而且也在描绘这个皇室家庭是太阳神庇佑的最直接受益者。



字的装饰图案是故意被人损坏以掩盖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的。但是有些记录着他们事迹的文字还是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了下来。到了莱普修斯造访那里的时候，对于古埃及文字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足以让学者们读懂这些文字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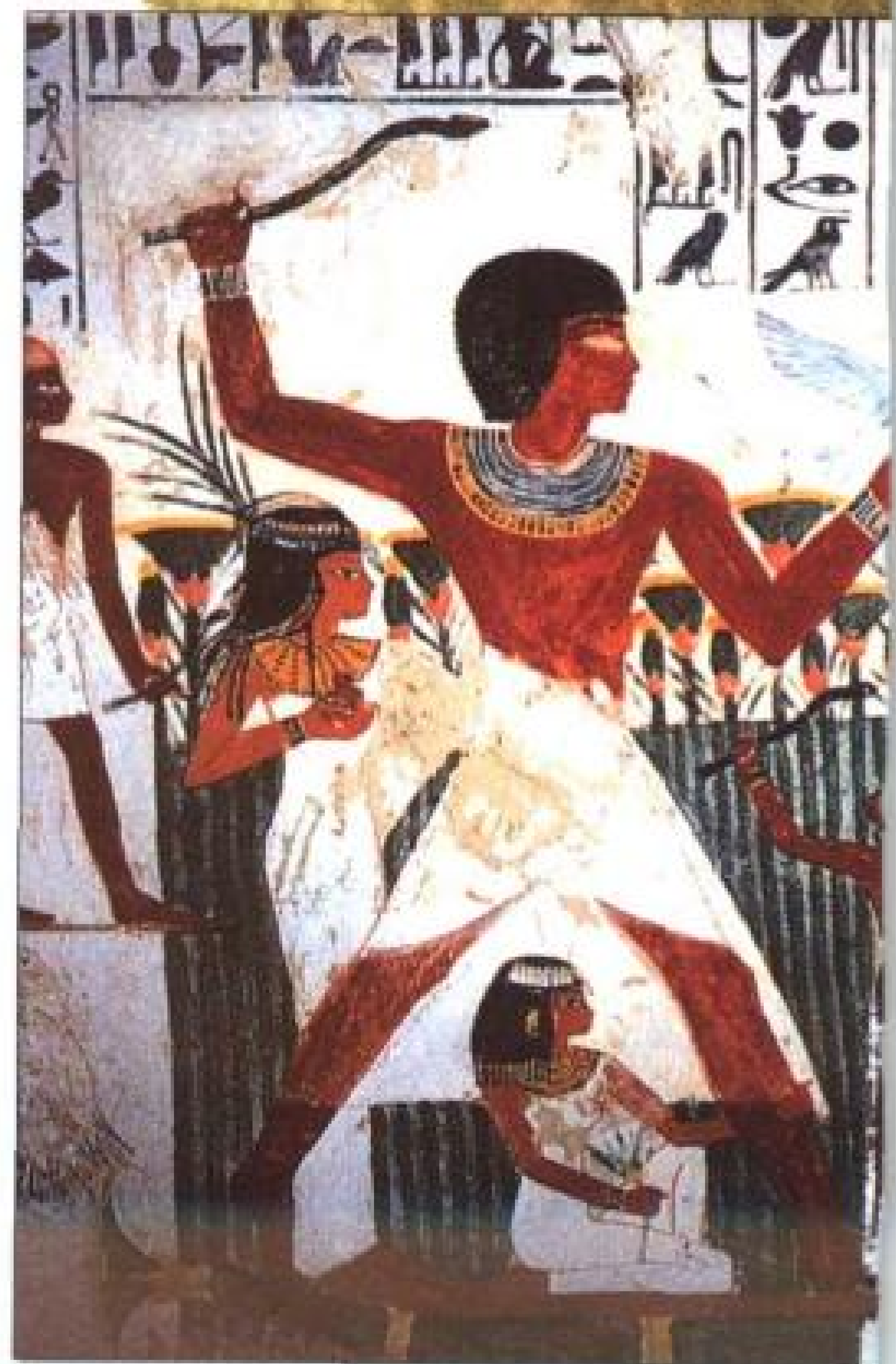
这里的陵墓似乎还没有人安葬，也没有其他掩埋的迹象。但它们只是揭开阿马尔奈之谜的一个开始。这片荒凉的平原上有许多颜色发暗的土堆，在它们的下面埋藏着宫殿、庙宇、民居和作坊的废墟。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名叫阿赫塔顿，意思是“阿顿的地平线”，它是由埃赫那顿为了阿顿而建造的一个新的皇家都城和宗教中心。但是这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迹象，看来也许是埃赫那顿把它建在了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地区，而且在他死后几年之内这片土地就被遗弃给了野狗。



尽管这里经常被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考古学家光顾，但真正有组织的发掘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开始。而这次发掘是从一次偶然的发现开始的。1887年，一位来自阿马尔奈附近的一个村子的妇女到这里来挖“塞巴克”——一种含氮量非常高的古代腐朽物质，她在一个看上去像是储藏窖的地方发现了300多块泥板书，上面刻满了神秘的楔形文字，连当地的古董商人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于是这些泥板被一次次地转手，有些在转手的过程中被损坏了，还有一些丢失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它引起了大英博物馆专家沃里斯·巴奇的注意，后来他说：“我当时可以肯定，这些东西非常珍贵，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巴奇认出这就是楔形文字，而且它们大部分都是一些信件，上面的文字是用阿卡得语写的，这种语言是巴比伦人的语言，也是埃赫那顿时期国际通用的外交语言。这些信件大都来自于西亚诸国的统治者，这个储藏窖就是埃赫那顿保存外交文书的地方，在这个都城被废弃后遗留了下来。从这些盟国国王的语气中可以发现埃赫那顿王朝时的诸多隐秘。







■在埃赫那顿的一座宫殿内发现的彩绘地板残片。从中可以发现在他相对较短的执政时期，埃及人比较崇尚自然的艺术风格。画面上的纸莎草和莲花似乎还在微风中摇摆。下边的绘画则显示出传统的埃及艺术中的古板。



■刻在石灰岩上的埃赫那顿像的局部。他手上拿着一块熏香或肥肉，也许是在施舍。他细长的手指表明那个时代的人理想中的雅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891年，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尔斯·皮特里开始了在埃赫那顿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他研究了两座阿顿神庙、几所私人住宅、埃赫那顿的正式宫殿以及发现阿马尔奈书信的“国家档案馆”。古代的盗墓贼早已经把这里都翻了个遍，但是皮特里研究的角度跟他们有所不同，他从王宫的地基研究中发现它是多么的雄伟壮观。它的围墙在新的时候装饰着彩色的玻璃、石头和陶瓷，它的柱子的顶端用红、蓝和金黄的颜色的釉面砖装饰，上面绘有棕榈树叶子一样的装饰图案，釉面砖上还画有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和游动的鱼。

宫殿中有一部分被皮特里认定为后宫，他发现这里地板上的绘画尤为精美。为了把这些绘画都保存下来，皮特里用手指蘸着用木薯粉调和的水一点点地涂在它们的表面上。由于这里的面积有250平方英尺，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否则他手上的皮会被磨光。尽管



皮特里花了很大心血想保护这些3000年前的建筑遗迹，但这块地板最后还是成了愚昧无知的牺牲品。就在皮特里发现它的几年之后，一位当地的村民因为厌倦了观光客穿过他的田地来这里参观，一怒之下把它铲了起来。但值得庆幸的是仍有足够的碎片被保留了下来并送到了开罗博物馆收藏。

皮特里最有价值的发现并不在这些建筑物的废墟中，而在他极其小心地发掘出来的古人废弃的生活垃圾中。他发现了一些原来曾盛过食油、肉或酒的陶罐残片，这些东西能够为现代人提供各种有关古代埃及人生活的信息。从记载着酿造年代和产地的酒罐中，皮特里分析出了埃赫那顿在位的年限：最早的年代是第十七王朝时期，最晚的年代是埃赫那顿的继任者斯曼霍

■ 这是刻在石灰岩上的两匹准备拉车的马（画面中没有车）。马是古埃及艺术中常见的主题，但是在这里，埃赫那顿手下的画家却通过这匹低下头来咬着自己发痒的腿的马而使整个画面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凯尔，酒罐上标出的时间表明他在埃赫那顿死去之后担任国王仅有3年的时间。这里没有任何其他法老的记载表明埃赫那顿在死后不久就被后来的法老禁忌了。

很明显，埃赫那顿曾设想他的新都城要比原先的首都雄伟得多，他在即位5年之后开始让建筑师和风水巫师为他策划他的这个理想中的城市。在尼罗河两岸的岩石上，工匠们刻下了14个界碑，标志着新都城的范围，每一个界碑都刻有皇家特有的标志。

有关埃赫那顿即位仪式上的供品的记载写着：面包、啤酒、长角牛和短角牛、野味、家禽、酒、水果、熏肉、祭酒以及所有新鲜蔬菜。还记载着所有来参加仪式的贵族、高级军官以及皇室成员的名单。他们是遵照埃赫那顿的命令前来朝拜他的。埃赫那顿陛下对他们说：看见了吗，我埃赫那顿是伟大的太阳神的化身。这些人匍匐在他的面前并亲吻了大地。他向他们介绍了他要建造新的都城和政府设施的计划，即一座拜祭太阳神的庙宇、一座宴会大殿、皇家官邸和为皇后建造的遮阳棚。一份正式的文件记载着法老埃赫那顿驾着他闪闪发光的战车出巡，他来到每一个界碑处对天发誓，他要花费毕生的心血建造这座新城，并且他将在死后埋葬在这个神圣的地方。



就在这里的绘画墨迹未干、建筑尘埃尚未消散的时候，埃赫那顿把他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宫廷搬到了这个新址。他最初居住的临时官邸也许只是一些帐篷，接着他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以纪念这个圣地的诞生。法老在他的战车上端坐，在众多的大臣、僧侣、贵族和卫士的簇拥下穿过人群进入了宏伟的阿顿神殿和他的新皇宫。这里有大量按照他个人形象制作的彩绘和雕塑。他在这里拜祭阿顿、接待外国来宾或在阳台上接见群众。他在阳台上与平民见面的仪式通常被称为“窗口亮相”，他在这种场合下向追随者抛撒金币和其他礼物。

在这个城市建成后的最初几年中，它的人口保持在2万—5万

人之间，主要成分是贵族、僧侣、官员、商人、艺术家、船民以及他们的家人等。这里有一支治安队伍，包括徒步巡逻者和骑兵，他们总部的地基在3000多年后被发掘出来，泥砖上刻有这座治安机构的名称。这里还发现了许多深井，它们为这座远离河流的城市提供着水源。由庙宇经营的酿酒厂和面包坊生产供奉阿顿的啤酒和面包。

■ 埃赫那顿为标示他的新都城而在尼罗河两岸竖立的14个石碑之一。画面上埃赫那顿和他的皇后伸出手来表达对太阳神的崇拜之情。上面的部分铭文写道："伟大的、活着的阿顿，你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我的父亲，你时刻让我记住你的永恒。"



虽然贵族们的住宅大都建在埃赫那顿的宫殿附近，但是这座城市里的多种层次使它的人口成分非常复杂。一位名叫拉内弗的车夫拥有一座建在拐角处的相当好的住房，与它相邻的便是高级军官拉莫西的豪华住宅。法老的宰相纳霍特在皇宫的正对面选了一块地皮建造了一座带有漂亮廊柱的房屋。他们的住宅上都刻有他们的名字，但只有少数这样的住房的遗址被保存了下来。

这里最为豪华的民宅四周建有高高的围墙。花园里除了花草树木外，还建有小池塘和喷泉。在屋子的内部，有一个巨大的接待大厅和宽敞的起居空间，浴室里的地面上还留有排水孔。





■在埃赫那顿的高级祭司的住所发现的三英尺高的祭坛底座。它也是用石灰岩制成，上面的绘画表现的是埃赫那顿和他的皇后在给阿顿神上供。这种祭坛一般放置在高官贵族的住宅花园内，反映出不但平民要祭拜神灵，就连皇室家庭也不例外。

身份较低的人所住的房子要小得多，许多都是单间建筑，屋顶是平的，以便在气候温暖时拥有更多睡觉的空间，厨房一般都建造在尽可能离住房较远的地方，而且都建成背风的朝向。在院子里一般都建有圆形的储物仓，还有一些可能是用来养奶牛或山羊的小棚子。

工匠的家大都建在作坊的旁边，但石匠头领的家中却拥有工作间和供工匠们居住的寓所。当这座城市被废弃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屋子倒塌后吹来的沙土掩埋了这些被遗忘的作品。1912年12月的一天，一支由鲁德维格·伯查尔特率领的德国考察队发现了它们。其中一幅作品描绘的是奈费尔提蒂，她看上去美丽动人，长着细长的脖子，举止优雅，神态安详。她的雕像代表着一个追求创新和探索的时代，这些变化早在埃赫那顿登基的第一年就开始了。雕塑家们开始注意运用光线和影子，加上不同的材料来取得新的效果。人物被刻画得更加具有生活气息，与他们的外形更加接近。自然界也被刻画得更为生动，植物和动物就像是活着的一样。



在遗留下来的阿马尔奈雕刻中，最精美的要算是刻在陵墓上的花纹了，虽然这些陵墓似乎没有埋葬过人。埃赫那顿把他的陵墓选在了城市东边的一个山谷内，它是在19世纪末年由意大利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巴桑迪发现的。在这块皇家墓地里有两三座墓庐，它们的墙上雕刻着十分精美的纹饰，还记录着公众庆典和参加葬礼时的悲伤场面。这也许记录的是给一位年轻的公主或法老的一位妻子送葬的过程，而她的去世很可能是因为生孩子而造成的，因为遗留下来的图案中有国王、皇后、一位御医和一位护理员，他们把手向上苍伸出，有的还在抖落头上的尘土。

为了奖赏他的大臣，埃赫那顿把城市东面的两块皇家墓地赠给他们使用。这份荣耀被赠给了他的御医潘土、教士平哈西和马匹总管阿伊。那位御马总管后来也成了法老。另一幅图案显示了

这位法老的威严，他在宣称自己是转世的阿顿。这些图案还记录着他在位时的一些场面，其中有的描述了他在行赏，还有些记录着皇家日常生活和他们向公众赠送鲜花和食物的场面。上面的铭文和颂词是这样赞美这位世间一切生命的主宰的："这样要让我能够永远见到你我就满足了，我主阿顿每天都为尼罗河注满水，让整个埃及得以生存。"

就在雕刻工匠在这座雄伟的墓地上劳作的时候，城里边的事业也在进行中。"国家档案馆"里的文书记载了埃赫那顿与外国国王之间的交流。当时整个世界除了埃及周围之外都处于动荡之中。在叙利亚一带，强大的赫梯帝国占领了埃及人的老朋友米坦尼人的领土。赫梯统治者苏庇鲁琉马斯向埃赫那顿做出了友好的姿态。他在埃赫那顿加冕时发来了一封贺信。但是塞浦路斯国的国王却向他发出了警告："不要和赫梯国的国王勾结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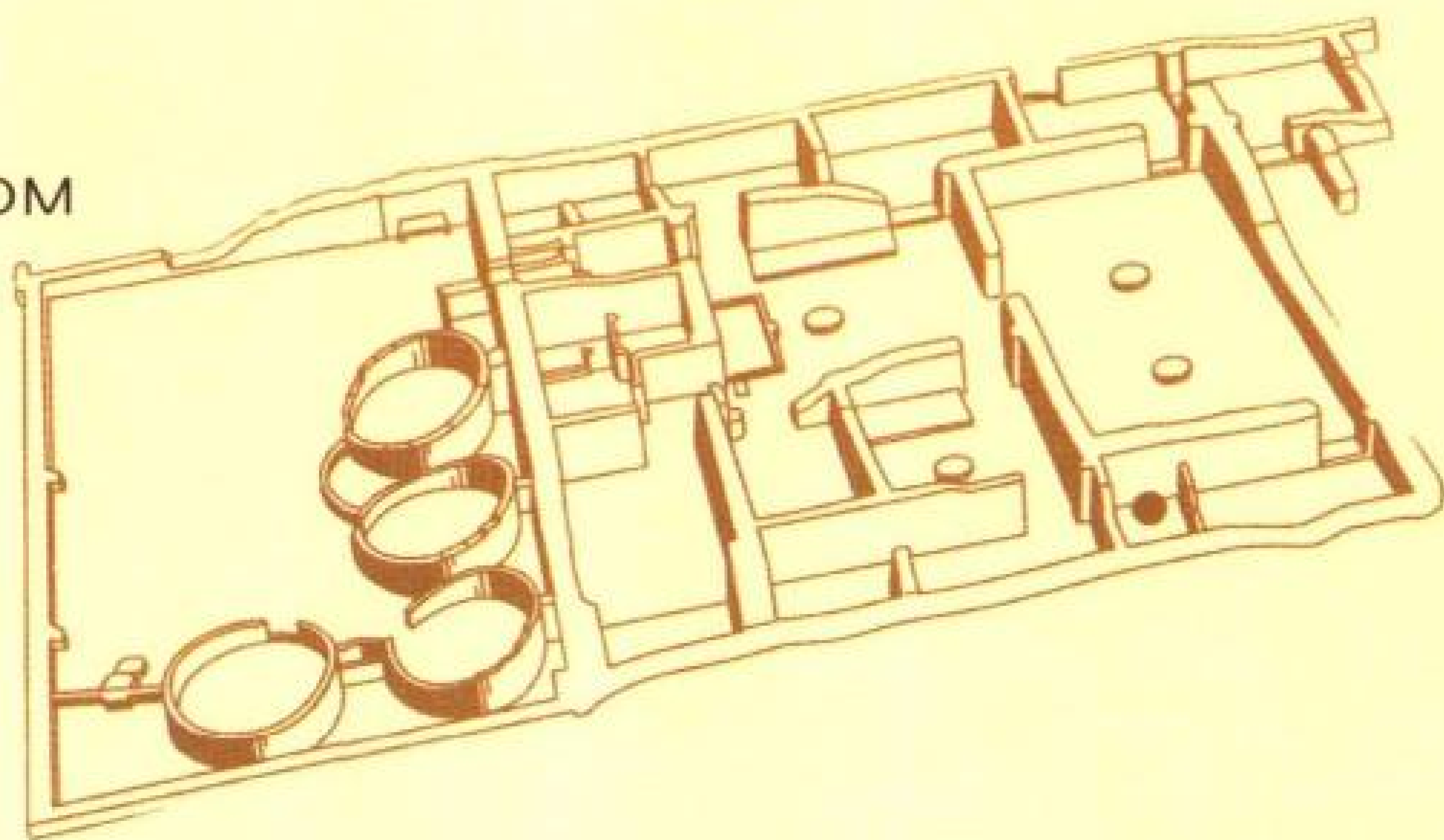
一些自以为应该受到埃及人保护的小国在遭受赫梯人蹂躏的时候开始向埃及求助。卡塔纳姆国的统治者阿齐兹向埃赫那顿发出请求，他提出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要求埃赫那顿派兵增援他的国家。"他们说陛下你不会亲自出国打仗，所以请你派一些弓箭手，让他们前来。我以主的名义发誓我会支付他们的费用。"但是他们没有见到援兵，不久之后苏庇鲁琉马斯出现在了阿勒珀平原上接受这位被征服的国王的朝拜和供奉，卡塔纳姆成了苏庇鲁琉马斯的臣民而不再是埃赫那顿的附庸。有人给埃赫那顿写信说："你所有的仆人现在都已归属赫梯人。"

从表面上看来，埃赫那顿似乎不愿意出兵增援，因为在阿马尔奈发现的文档中没有任何涉及埃及人如何答复的内容，他们本应该回信的。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埃赫那顿法老似乎是根据宗教方面的原则来处理外部事物的。与他的祖父在军事上的才能相比，他对于艺术和宗教崇拜方面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对统帅军队的兴趣。



沙土里埋着的人像

LIVING FACES FROM THE SANDS OF TIME



雕刻家吐特摩斯是在皇室的资助下工作的，右上方的小图是他的一个豪宅遗址的模型，其中包括了主卧室、浴室和专门的作坊。巨大的圆形仓库用于储存他积累的大量粮食。但是当埃赫那顿把首都搬到底比斯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座房屋也被废弃了。

这里的作坊里遗留下来一些作品，下面就是一些复制品，它们被埋在了流沙和坍塌的土砖墙下，直到20世纪才重见天日。这些遗物中最著名的有埃赫那顿的妻子奈费尔提蒂的石灰岩头像。似乎吐特摩斯在离开时有意留下了这些尚未完工的艺术品。空陷的眼窝似乎是在教导学生如何为它安上用玻璃做的眼睛。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些教学模型。

在这里发现的几件奈费尔提蒂的雕像显示她表情非常平静，这表明吐特摩斯把她的形象理想化，他极力让这种优雅与埃那顿统治时期的艺术风格相一致。这同时也表明那时的作坊在研究不明身份的人物时运用了对比和写实的手法。同右下方的两个石豪像一样，这些塑像表现的是活生生的古埃及人物，没有做太大的艺术加工。

学者们对吐特摩斯的意图存在很大分歧，但是最可信的说法是这些像面具一样的东西是从真人的脸部拓下来的，它们也许都是由两部分组成(在它们的中间似乎有粘接的痕迹)，也许吐特摩斯就是用这种类似“摄影”的技术用于他的石制雕像的制作。



然而，埃赫那顿对埃及的威信并非漠不关心。阿马尔奈的陵墓上记录着这位国王在位12周年时的一个精心制作的庆典的场面。在蒂伊皇后和梅利里二世的后宫总管胡亚的陵墓上记录着整个皇室成员接受外国使者献礼的场面，参加这类仪式的人还包括大臣、仆人、信使和护卫的军队等。一幅图案记录了埃赫那顿和奈费尔提蒂出席这样的仪式的过程。他们端坐于金色的大轿子，就像太阳之神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身上的奇珍异宝来自于邻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贡品，这些国家是“叙利亚和库什，西部和东部所有的盟国，以及地中海中部的一些岛国”。



这样的仪式可能会让那些外国使者感到不愉快，他们很可能会带着一肚子抱怨回国，因为埃赫那顿只对他在天上的主子表示亲近。亚述国的国王亚述鲁巴力特大胆地向埃赫那顿提出了批评：“为什么我的使者被安排站在太阳底下曝晒？他们会被火辣辣的太阳晒死的。如果站在太阳底下晒着对国王您有好处，您自己可以站到太阳下晒死，那样您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好处了吗？”

亚述鲁巴里特原本可能同意法老的某些主张，但是当他们觉得太阳的光芒可能已经使法老的大脑受损时，他们就默不作声了。埃赫那顿在即位17年之后死去了，看来他是自然死亡的。他的继任者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来继承他的宗教改革。

究竟谁在他死去之后接替了他的皇位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最近几年以来，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奈费尔提蒂在他去世后临时戴上了王冠，然后才传给了斯曼霍凯尔。斯曼霍凯尔在位的时间仅有3年。其他学者则认

■后来也当上法老的哈列姆黑布将军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极力地抹杀埃赫那顿的遗迹。画面上他在给当时的国王图坦卡蒙戴卷曲形金项链。图坦卡蒙的头上戴着盛有油脂和香料的圆锥形饰物，主要用来驱除假发和身上的异味。



为斯曼霍凯尔在埃赫那顿死后立即接任法老，他可能是埃赫那顿的弟弟，他能够登上王位也许是通过与埃赫那顿的大女儿结婚。除了在奈费尔提蒂是否曾经统治过埃及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争议之外，还有人说那具原以为是斯曼霍凯尔的遗骸实际上是埃赫那顿的。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从解剖学的对比来看，那具被认为是斯曼霍凯尔的遗骸与下一任法老图坦卡蒙的遗骸属于同一个血系。

图坦卡蒙继任王位时年仅9岁，他一上台就立即着手恢复传统的国家宗教，他以新君主的名义向全国发布公告，对当时的宗教状况表达了不满，他认为当时有许多庙宇被废弃，人民失去了信仰，惹得上帝发怒而不再庇佑埃及。在宗教祭司们的呼吁下，原来的上帝被重新塑造来接受膜拜。为了显示他推行新的宗教政策的决心，他把自己的名字图坦卡顿改为图坦卡蒙，意为“阿蒙的化身”。他完全恢复了旧日的信仰，发还了阿蒙神庙从前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并大肆诋毁埃赫那顿的宗教改革，将所有“阿顿”的字样一概消灭，就像宗教改革时期埃赫那顿对待“阿蒙”一样。至此，宗教改革归于失败，但埃赫那顿作为最早的一位一神教的改革者，他的名字将永载于埃及史册。



在没有保留下任何记载和表示任何歉意的情况下，埃赫那顿的臣民席卷着来自全世界的财宝一走了之。任何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些来自外国的小信件被遗弃并被沙土掩埋，直到一位农妇令它们重见天日。

在登基不到10年之后，图坦卡蒙去世了。他把王位传给了阿伊，他是一位年纪和野心都很大的官员，并娶了埃赫那顿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儿为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也许是蒂伊皇后的兄弟，甚至也有可能是奈费尔提蒂的父亲。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意味着他娶了自己的外孙女为妻，而这在埃及的政治制度和血统观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曾经是埃赫那顿朝中的重臣，在他的墓志铭

上有这样的记载:“每一天我都是国王最得力的助手，我的名字时常在王宫中响起，因为我对国王来说非常有用，也因为我始终愿意聆听他的教诲。”阿伊继续在卡纳克建设埃赫那顿所规划的新都城，但他把原来刻着埃赫那顿名字的地方全部改成了他自己的名字。就连记述图坦卡蒙的文字中也被改换了他的名字。

真正把埃赫那顿从历史上抹去的工作是由下一任法老哈列姆黑布实施的。哈列姆黑布本来是一位军人，他在埃赫那顿死后担任了军队的总指挥官。也许是为了稳固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他娶了奈费尔提蒂的妹妹玛特诺吉米特为妻，他的这位妻子也许还是阿伊的女儿。在卡纳克的阿蒙神庙中，他在一块石头上刻下了他要结束埃赫那顿统治埃及期间所造成的混乱的决心。这个时代的每一项政策，从税收到司法制度，都在他的修正之列。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要努力把这位法老的事迹从埃及人民的记忆中抹去，就连阿顿神庙的围墙也被推倒在地。

为了执行他的这个命令，卡纳克的一位工头领着一伙人在这里监督工人们完成这项工作。就在他拿着棍子指点着要被推倒的墙体时，或者在他举起棍子打向一位工人时，棍子上的球形捏手脱落了，它掉进了一片瓦砾当中，上面还刻有哈列姆黑布的头像装饰。在公元1978年，埃及考古学家唐纳德·莱德福德在埃赫那顿建造的阿顿神庙中发现了它。

木乃伊讲述的故事

THE STORIES MUMMIES TELL





在古埃及人留给世界的众多遗迹当中，最让人着迷的要算是他们的木乃伊了。它们被保存得几乎和真人的遗体一样，当中既有平民也有皇帝。他们死的时候埃及人还远不能自称已进入文明社会。例如历经3200年之久的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的脚趾就在严实的包裹下完好无损。

木乃伊们无声地见证着时间，它们还能讲述一些关于古代埃及人的故事。通过运用现代医学手段如X光、CT扫描以及法医鉴定，专家们可以从它们的血型细胞中发现他们的血缘关系。比如科学家们可以把从图坦卡蒙的木乃伊上取出的血液样本拿来同另一具木乃伊进行对照，结果认定它不是属于图坦卡蒙的哥哥就是属于他的父亲。也许将来人们还可以从细胞中采集DNA来判定他们的家族关系。

木乃伊显示埃及人的寿命并不长，一般在35—40岁就会死于各种疾病。但对第十八王朝的一位皇后玛特诺吉米特的遗骨进行检查时发现她死于42岁的一次分娩，这时她嫁给由平民当上法老的哈列姆黑布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对她的骨盆的人类学鉴定发现有很大程度上的损伤，表明她曾经生过许多个孩子。鉴于史料记载哈列姆黑布没有留下子嗣，她生下的这些孩子要么是死婴，要么就是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科学家断言玛特诺吉米特在嫁给哈列姆黑布之后怀孕了13次，在到了临近更年期的年龄还试图生一位王子，正是这种多次怀孕使她得了贫血症，而最后一次怀孕则要了她的命。

如果玛特诺吉米特能够生下一个儿子的话，历史就会与现在大不相同了。正如有人认为她是奈费尔提蒂的妹妹一样，如果她能给哈列姆黑布留下后代，埃及最辉煌的第十八王朝也许就会延续下去。而结果却是在大约公元前1310年哈列姆黑布死后，第十八王朝就走到了尽头。

不朽的木乃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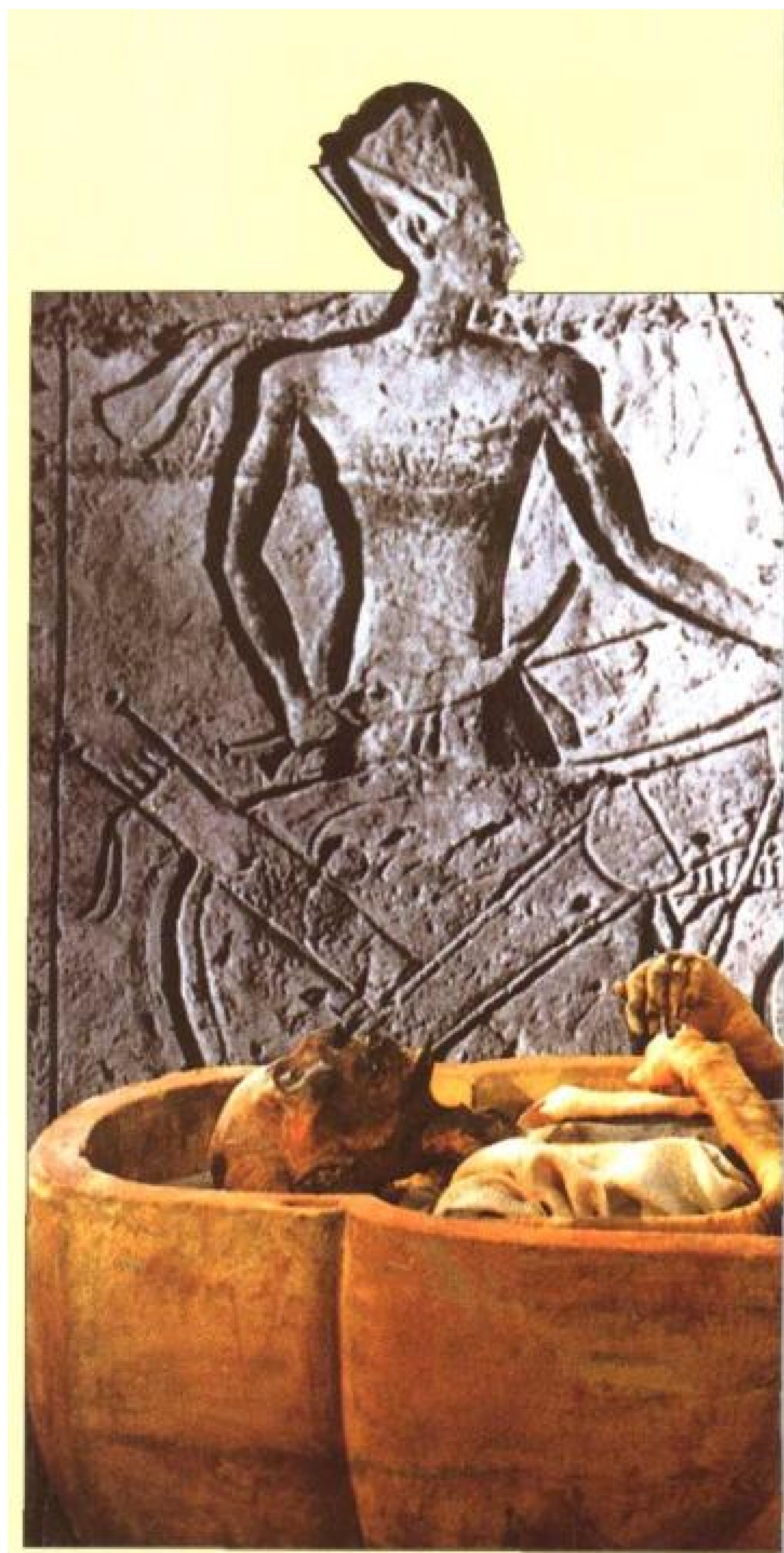
THE ETERNAL ONES

多亏了公元19世纪末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才使得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王朝的大部分法老的木乃伊得以保留至今。这些木乃伊连同他们的许多皇后以及大量随葬品被急于保护它们免遭盗墓贼侵扰的僧侣们隐藏了3000多年。他们是保存完好的90岁的拉美西斯二世(右)、塞提一世(下)以及蒂伊皇后的父母予亚和图亚(右下角)。

对拉美西斯头颅的X光透视显示他的牙齿已经磨损得极其严重，此外他还患有心脏病和动脉硬化。对他的长发的检查结果让专家们吃了一惊：这位近6英尺高的法老在早年曾长有一头褐色头发。







■1975年，拉美西斯的木乃伊曾被运到巴黎展出(上图)，当时作为展出背景的是一堵刻有浮雕的墙，上面描绘着他年轻时作为战车勇士的形象。左图是他的父亲塞提一世的木乃伊，盗墓贼在搜寻他身上的宝物时把包裹着他的布全都撕碎了。







■ 予亚和图亚的木乃伊显示他们的面部特征似乎表明他们属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他们因女儿嫁给了埃及国王而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尊贵。

对木乃伊的医学诊断

MEDICAL DIAGNOSES FOR THE LONG DEAD

木乃伊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古埃及人与他们的生存环境之间的事情。他们肺部的黑色可以认定为是被油灯冒出的黑烟以及做饭时的烟火熏的。更多的人因为在沙尘暴时吸入了过多的尘土而得了硅肺病。

沙土污染了谷物，面包中的沙子把他们的牙齿磨损得很厉害。过早的掉牙使他们只能用牙床吃东西，因而降低了抵御疾病的能力，促进了过早死亡。

这条给这里的人民带来生机的尼罗河，在它每年一次的泛滥中也会带走生命，这件事可以从木乃伊中发现的河生的寄生虫当中找到依据。这些寄生虫通过洪水或饮水进入受害者的体内。它们的幼虫在显微镜下一览无余。一种名叫裂体血吸虫的寄生虫可以寄生在人的血管组织中，在尼罗河泥泞的河岸边涉水的成人或儿童都有可能被感染，被它感染的人会导致大脑和肌体发育迟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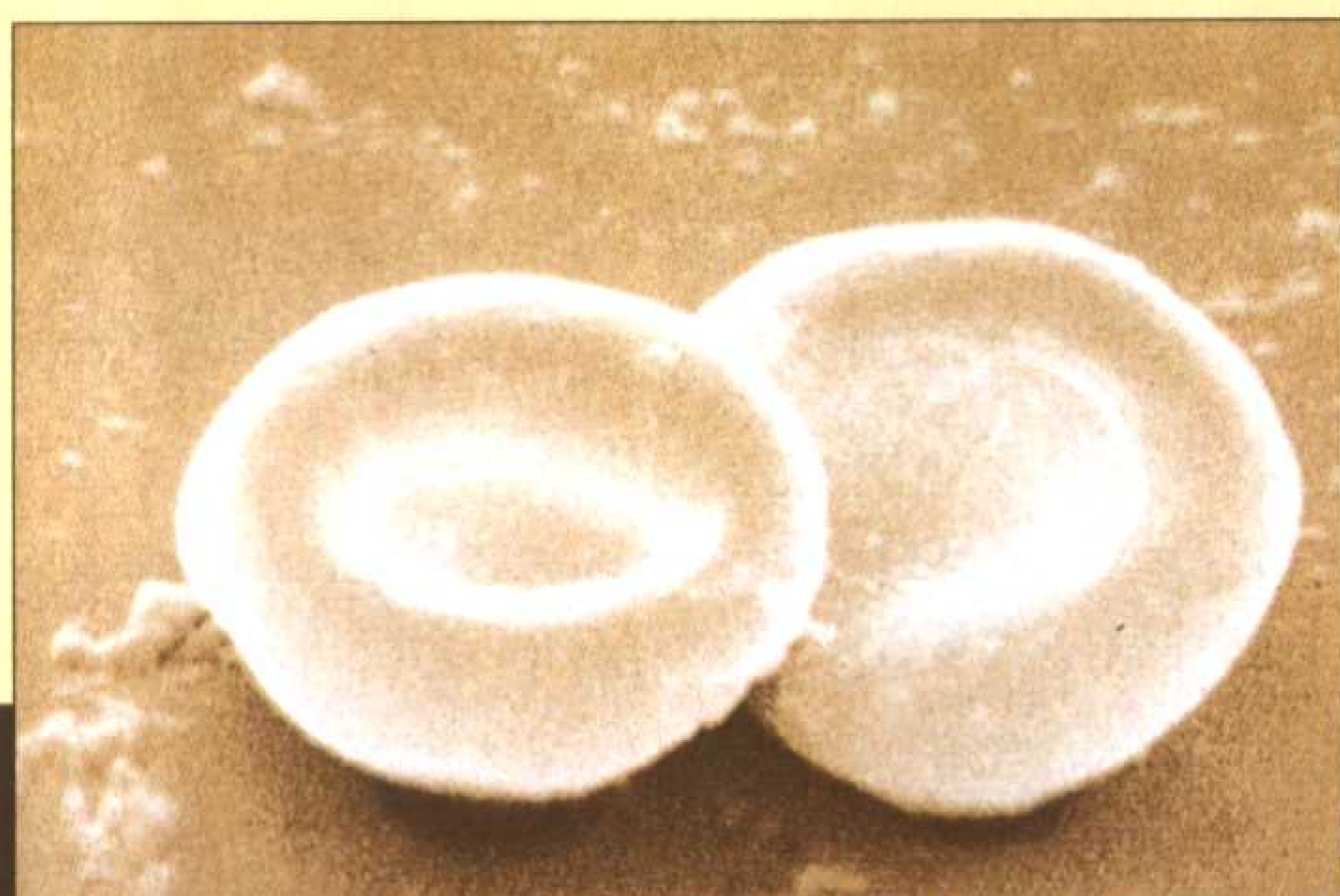
■第十九王朝法老西普塔变形的脚一直被认为是先天的，但X光检查显示他的骨骼和肌肉是因为得了骨髓灰白质炎而造成的残疾，他的脚部变形是因为他的一条腿短了一些。











■ 在木乃伊的取样中发现的因吃猪肉而感染的旋毛虫囊肿、再水化红细胞和严重磨损的牙齿。

■ 下面的木乃伊经一所法国实验室的尸体检查被认为属于一名水手。



被弄错的身份

A QUESTION OF MISTAKEN IDENT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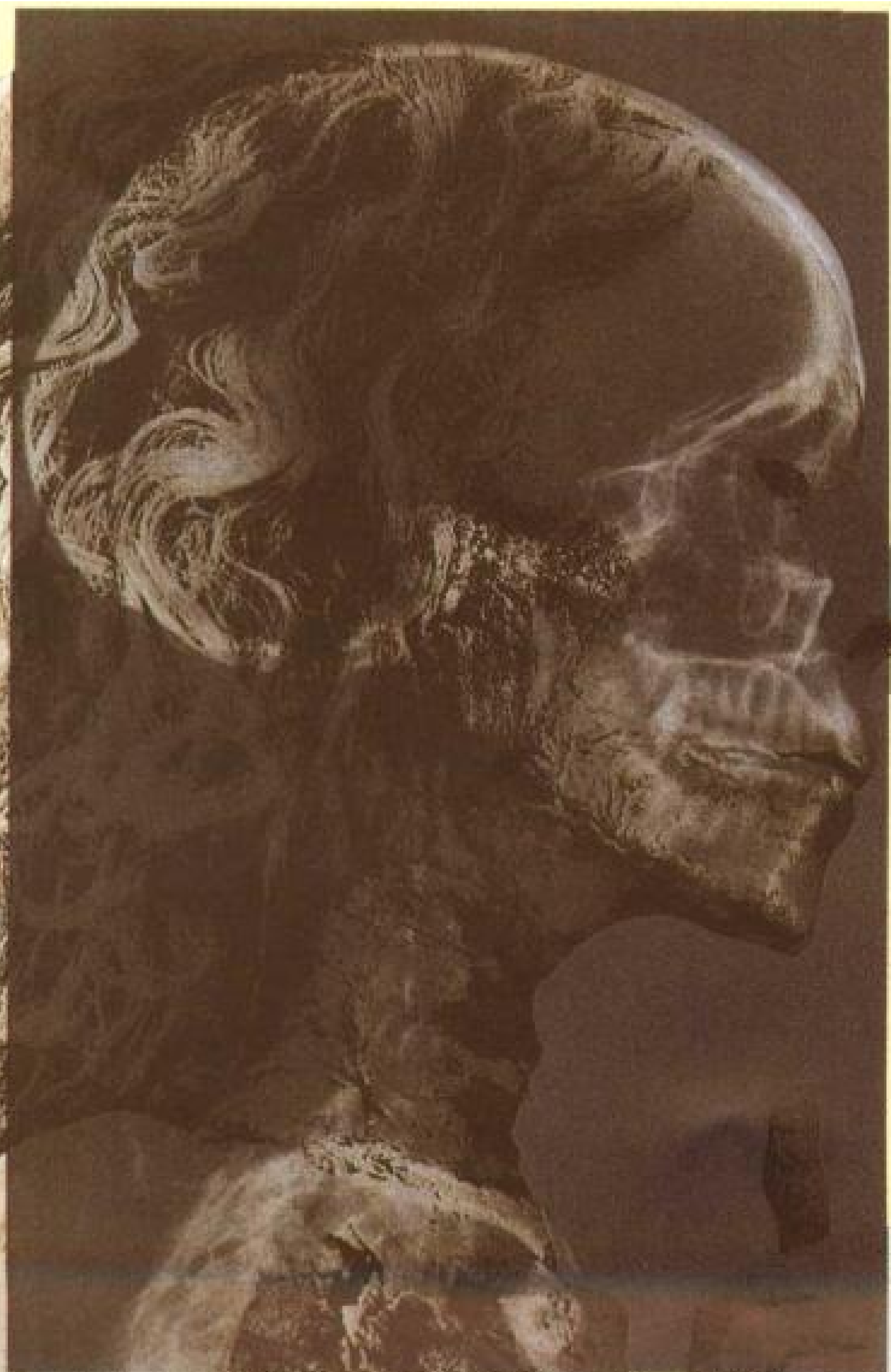
为了尽快把法老以及他们的皇后的木乃伊安葬到隐秘处以防止被盗墓贼发觉，古埃及的僧侣们似乎有些忙乱。他们可能在重新包裹那些木乃伊时把其中的一些搞错了。美国著名的牙齿矫形专家兼人类学家詹姆斯·哈里斯就参与了对木乃伊的身份重新认定的工作。

哈里斯对古埃及人的研究有着毕生的爱好，他得到批准对存放在开罗博物馆的皇室木乃伊进行X光检查，以便让他和他的同事们对他们去世时的年龄做出大致的判断。他们在研究吐特摩斯一世的木乃伊的X光照片时发现这具尸体年仅二十来岁，但实际上根据历史记录他死于50岁，因此他们认定这具木乃伊的身份被搞错了。

哈里斯对这些来自帝王家族的木乃伊头骨进行了X光透视，并把它们的骨骼结构和牙齿特征输入计算机。对它们的特征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血缘关系的疏密，但是有些极不相似之处也非常肯定地证明僧侣们把几具王室木乃伊的身份标错了。

在对一具被称为“老年女性”的木乃伊做X光分析之后，詹姆斯·哈里斯从中得出结论，它不是别人，正是埃赫那顿的母亲蒂伊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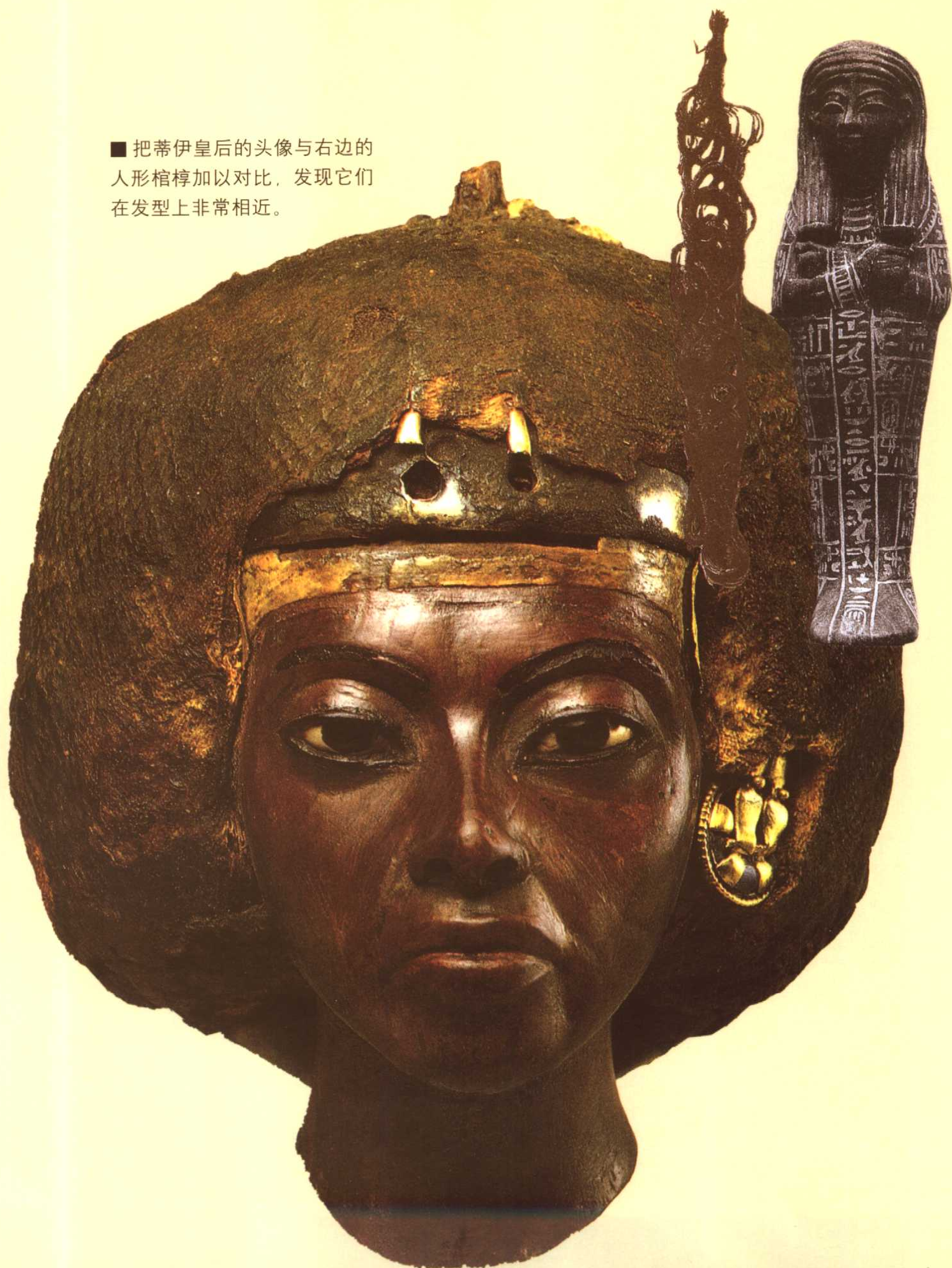






■把一具女性木乃伊的头骨和牙齿的X光片（左）同蒂伊皇后的母亲图亚的头骨X光片（上）相对比，结果发现这两位女人关系非常密切，几乎可以肯定是母女关系。

■把蒂伊皇后的头像与右边的人形棺椁加以对比，发现它们在发型上非常相近。



再现生命

RECONSTRUCTING A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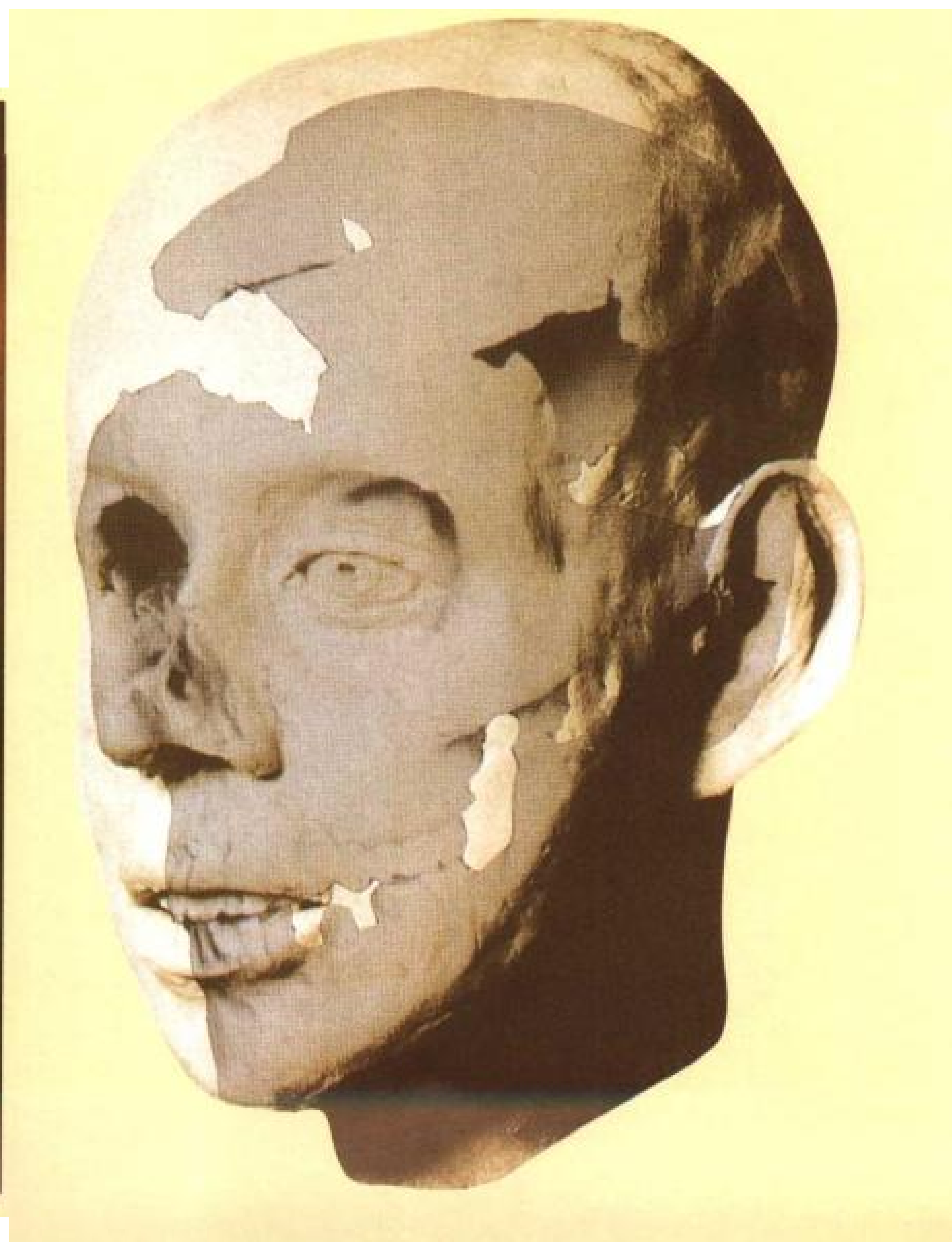
从木乃伊身上甚至可以重现普通人的生命。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博物馆里有一具13岁女孩的木乃伊，它没有名字，仅有一个编号1770号。这尊木乃伊至少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却在1000多年过后的公元4世纪被重新包裹，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它在1975年在曼彻斯特被再次打开的时候尸体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它的头颅破碎成了30多块。它的牙齿完好无损，显示这个女孩以软食品和液态食物为生。它肠内的寄生虫表明她饮用的是尼罗河水，这说明她并非出身于贵族家庭。

它的双脚没有了，两条腿也都损坏了，她的肌肉也有腐烂的迹象。这一切让有些人相信她并非死于疾病或灾荒，而很可能死于尼罗河鳄鱼之口。

■按照这位女孩的颅骨模型(下)和肌肉厚度对其脸部进行了重塑，从中发现她可能患有鼻窦炎，因此才迫使她只能用嘴呼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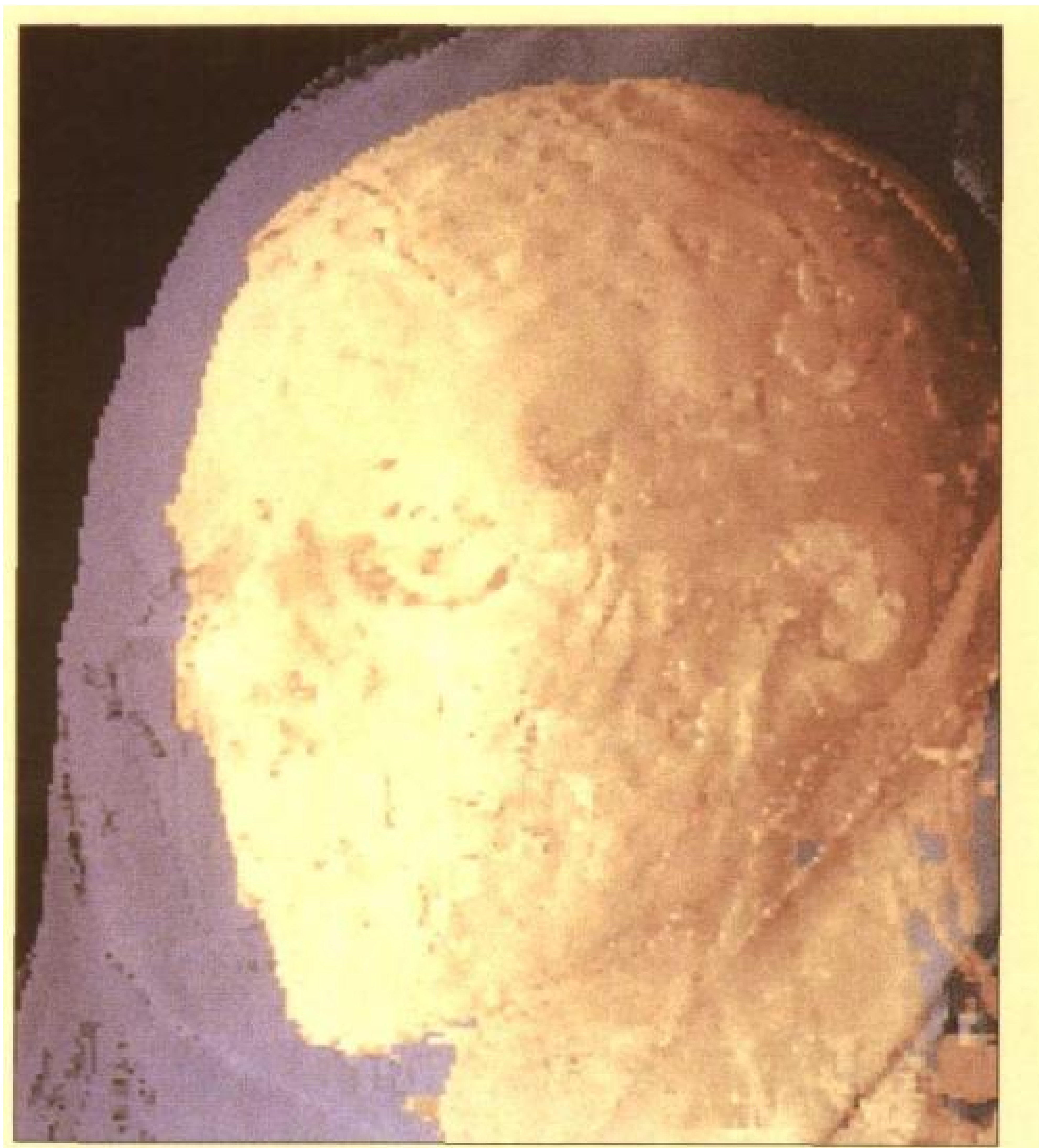


探究裹尸布下面的秘密

A LOOK UNDER THE WRAPS

科学家们现在已能够在不打开裹尸布的情况下察看木乃伊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有了CT扫描仪,这种仪器无须解剖就能探知身体内部的秘密。这种方法在研究古尸的骨骼和软组织方面强于X光透视。

科学家把扫描得到的两维图像数据输入计算机，再合成为三维图形，这样他们就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察看木乃伊的真实面目。



■这幅图片就是对一位名叫塔布斯的女性木乃伊做CT扫描后看到的图像。她的头发已经和防腐树脂粘在了一起，她的鼻子已被丧葬面具挤压得变了形。

暴死者的结局

WHEN THE END CAME VIOLENTLY

有些木乃伊记录下了古代的暴力，其中就包括第十七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希克内里·陶。他是一位真正的底比斯人，他曾率领军队从希克索斯人手中夺回了被占领了近一个世纪的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孟菲斯城，并开创了新王朝。

这位法老死的时候年仅30岁，他的头部带有斧子和长矛刺成的伤。有些历史学家说他可能死于谋杀，也许是在睡梦中被人杀死的，但近期的研究发现却与之相反：他的伤与敌人所用的青铜武器非常吻合，因此他也许是在战斗中牺牲的。

他死时的场面一定非常可怕。他的头颅骨曾多次受伤并愈合，还有他的胳膊上也带着伤。他当时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说明他死前曾经历过几个月的战场拼杀。他的致命伤在左耳部，从长矛刺入的角度来看，他是在跪着时被杀的。



■ 希克内里·陶面部扭曲的头部显示了他的伤势。对他的木乃伊的防腐处理看上去似乎是在匆忙中进行的，而且埋葬地点就在他阵亡之地，当时可能是根本来不及将其尸体送往底比斯的皇家墓地。



■ 这具尸体没有经过防腐处理，他脸上的痛苦表情永远地凝固住了。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被包裹在埃及人认为不洁的羊皮内。至于为什么它被放进了一具普通的棺材谁也不知道，他也许是被活活闷死在里面的。棺材周围的干燥环境使他的尸体得以保存下来。





第四章

神秘的死亡之谷

IN THE VALLEY OF DEATH

20年代初期，第五代卡那封伯爵乔治·赫伯特向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投资2.5万英镑用于对帝王谷的发掘。到了1922年夏天，在经过了6个季度的一无所获的艰苦劳作之后，挖掘工作几乎就要停下来。他们准备放弃对找到失踪已久的图坦卡蒙陵墓的梦想。就像是一位输红了眼的赌徒不得不离开赌桌一样，这位伯爵慢慢地消磨掉了对未来冒险的欲望。

但是卡特仍有决心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当他一生的梦想就要破灭的时候，这位矮小、健壮、长着一只大鼻子和倔强胡须的考古学家表示他将用自己的钱来继续他的发掘工作。但是鉴于卡特当时的财政状况，这只是一句空话。卡那封伯爵被他这位朋友的执著精神所感动，毅然同意再支持他一个季度，但表示这是最后一次。

事实上卡特是惟一认为图坦卡蒙的陵墓就位于这个帝王谷并且没有被盗的人。到了1922年，他的一条路走到黑的思维方式引起了考古队内部一些人对他的不满。他对这个陵墓发生兴趣已达15年之久。1907年，

■防止腐烂并保护死者的安努毕斯神的塑像。它在图坦卡蒙陵墓中的一个金柜上立了3245年。黑白照片上它的脖子以下围着一块亚麻围巾。

一位名叫西奥多·戴维斯的富有的美国律师在退休后把考古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在一些散落着古代艺术品残片、木屑、食品容器及酒具的残片的坑内跑来跑去，他发现有些这类东西上盖有图坦卡蒙的皇家印章。经过仔细的研究，他认为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这位法老的随葬品，戴维斯声称他发现了图坦卡蒙确切的埋葬地点，而卡特却拒绝相信他的这一结论。

实际上，图坦卡蒙印章的被发现使卡特相信了戴维斯认定的地点附近必是这位法老真正的墓地。在两英亩半的方圆内分布着三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梅伦



■卡那封伯爵、他的女儿伊芙琳·赫伯特、霍华德·卡特以及他的助手亚瑟·卡林达兴奋地站在图坦卡蒙墓穴的入口处留影，这时他们刚刚完成了那个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 在图坦卡蒙的陵墓中发现的一块包裹着金戒指的亚麻方巾，它看来似乎是被守卫人员从盗墓贼手中夺回来后扔在那里的。这位法老的陵墓在古代至少被盗窃过两回，盗墓贼们设法偷走了其中60%的珍宝。

普塔和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他决定在这里继续挖掘下去，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果断和固执。

1922年11月4日早上，卡特来到了他最后一块工作场地，这里也许是他所能工作的最后一处工地了。这里堆满了从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中挖出来的碎石。迎接他的是一片寂静，他的工人们挖开了一条通往墓基的石阶，他们在等着他的到来。这位考古学家下令继续挖掘下去并且亲自在旁边观察。在极度的兴奋中，一条向下的阶梯开始显现出来。共有16级台阶通向填满碎石块的一条地下通道。它有27英尺长，清理碎石的工作就花了几天的时间。当这条通道终于被清理干净之后，卡特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由巨石封住的门廊，上面涂着的灰泥上印有帝王谷墓地中常见的封印。他失望地发现这条走廊曾经被人侵入过，并且被古人再次严严实实地封住了。他后来在他的书中写道："由于失望而

引发的疑问困扰着我。”这真的是王室的陵墓吗？是他终于发现了图坦卡蒙的陵墓还是仅仅发现了一座被古代盗墓贼清洗过的空墓？

答案至少要再等两周之后才能揭开，因为那时他远在英国的赞助人将能够前来帮助他。于是他命令把打开的通道和阶梯再度封上，以免现代强盗会到他们辛辛苦苦打开的陵墓来抢劫。

几十年来，帝王谷对考古学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虽然这里酷热、干燥并且几乎没有任何生命存在，但它刺激着人们对古老历史的想像。在这个远离底比斯的荒凉山谷里，有28个曾经有着无上权力的法老安眠在深深凿进岩石中的墓穴内，他们把这些坟墓作为他们的永久归宿，并随身携带了无数珍宝以及他们生前喜爱的东西。与他们一起埋葬的还有财富和神秘。在420多年的时间内，这个山谷一直被用来安放国王的遗骨。众多的工匠和艺人们一生都在忙于建造这些皇家陵墓，他们使这个山谷留下的不是死亡而是人类生存的痕迹。



由于这里的荒凉，帝王谷里的这些陵墓才得以免遭盗墓贼的侵犯，于是便成为法老们理想的安葬之所。吐特摩斯一世(公元前1504年—公元前1492年在位)是第一位在这里安葬的法老。当他发现几乎整个埃及找不到一座没有被盗墓贼洗劫过的皇家陵墓，甚至连被认为是最不容易被盗的大金字塔也不能幸免时，他就决定从岩石中直接凿挖出自己的陵墓。他的木乃伊在安葬时是按照三个王朝即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王朝的仪式规则进行的。但是到了卡特的时代，即使设在悬崖峭壁上并经过仔细密封过的墓穴也成了盗墓贼侵袭的对象。那时考古学家往往会跟着盗墓贼的脚步四处搜寻。有50多支考古队在此前的100年中对这个山谷进行了仔仔细细的搜索，他们发现了大部分埋藏在这里的墓葬。从1902年到1914年间，曾经当过律师的西奥多·戴维斯发现了将近

30座王陵，它们无一例外都被盗墓贼光顾过了。戴维斯在1912年宣布："我担心这个山谷已经被彻底盗空了。"

卡特本人并不同意这个已被所有人接受的说法，别人对他提出异议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贯都是我行我素，丝毫不去理会别的考古学家怎样评说。1890年，他年仅17岁时就可能对古埃及的历史发生了兴趣，那时他就参与了一些考古发掘方面的工作。不久之后他通过自学获得了许多有关古代文明史方面的知识。在不到20岁时，他就在弗林德尔斯·皮特里发掘阿马尔奈的埃赫那顿都城时担任了他的助手。他在参与对哈斯普萨特皇后的陵墓发掘时担任了戴维斯的首任考古老师，他还参与了对蒂伊皇后的父母予亚和图亚的珍宝的发掘工作。

随着他的经验的不断增加，卡特遇见了卡那封伯爵，并使这位非常具有绅士风度和浪漫气质的贵族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当地的埃及人送给卡那封伯爵一个外号叫做"老天爷"，卡那封性格外向而且待人随和，而卡特则沉默寡言并且喜怒无常。但是伯爵直率的性格下有着非凡的精明。几年前一次灾难性的车祸破坏了他的健康并给他留下了无尽的痛苦。医生建议他要静养，因此他才于1903年来到了埃及。在这里他对埃及的历史遗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把毕生的精力投了进来。

1906年，卡那封伯爵资助了在卢克索附近的一次小规模考古发掘工作，那时一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卡特。那时的卡特生活拮据，他只是一名导游并为游客画水彩画赚钱。他非常愿意和这位富有的同乡结盟。他们的早期发掘取得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收获，但是随着卡特对发掘图坦卡蒙陵墓的渴望日益加深，他们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后来他们才终于做出了这个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的发掘决定。

卡那封伯爵在到达卡特的挖掘现场时，他的女儿伊芙琳小姐以及他们的朋友亚瑟·卡林达还有卡特都已经把被再次封上的通

年轻的图坦卡蒙的拥挤的安息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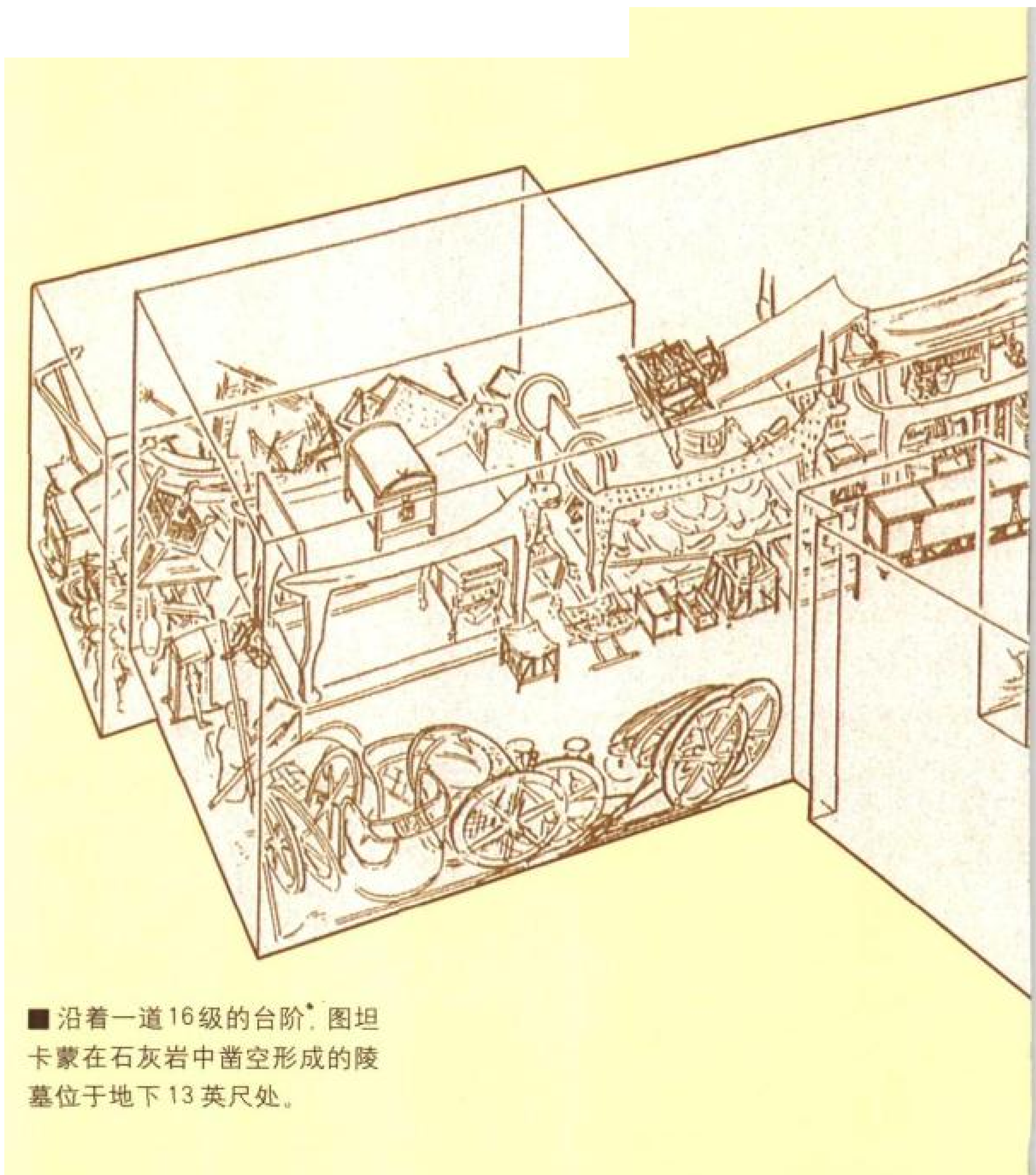
A CROWDED HOME FOR THE YOUNG TUTANKHAMEN

这幅图画是根据卡特画出的草图以及陵墓发掘时的照片绘制而成的。这里展现了在岩石内凿出的图坦卡蒙陵墓全部四个墓室的示意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前厅、所谓的附厅、厝室和珍宝室。

厝室里的石棺内还有三层棺椁，最里面的一具是用纯金制成的。在珍宝室的安努毕斯神像旁边的一个像橱柜一样的神龛内盛着法老的内脏器官。珍宝箱已被盗墓贼强行打开并洗劫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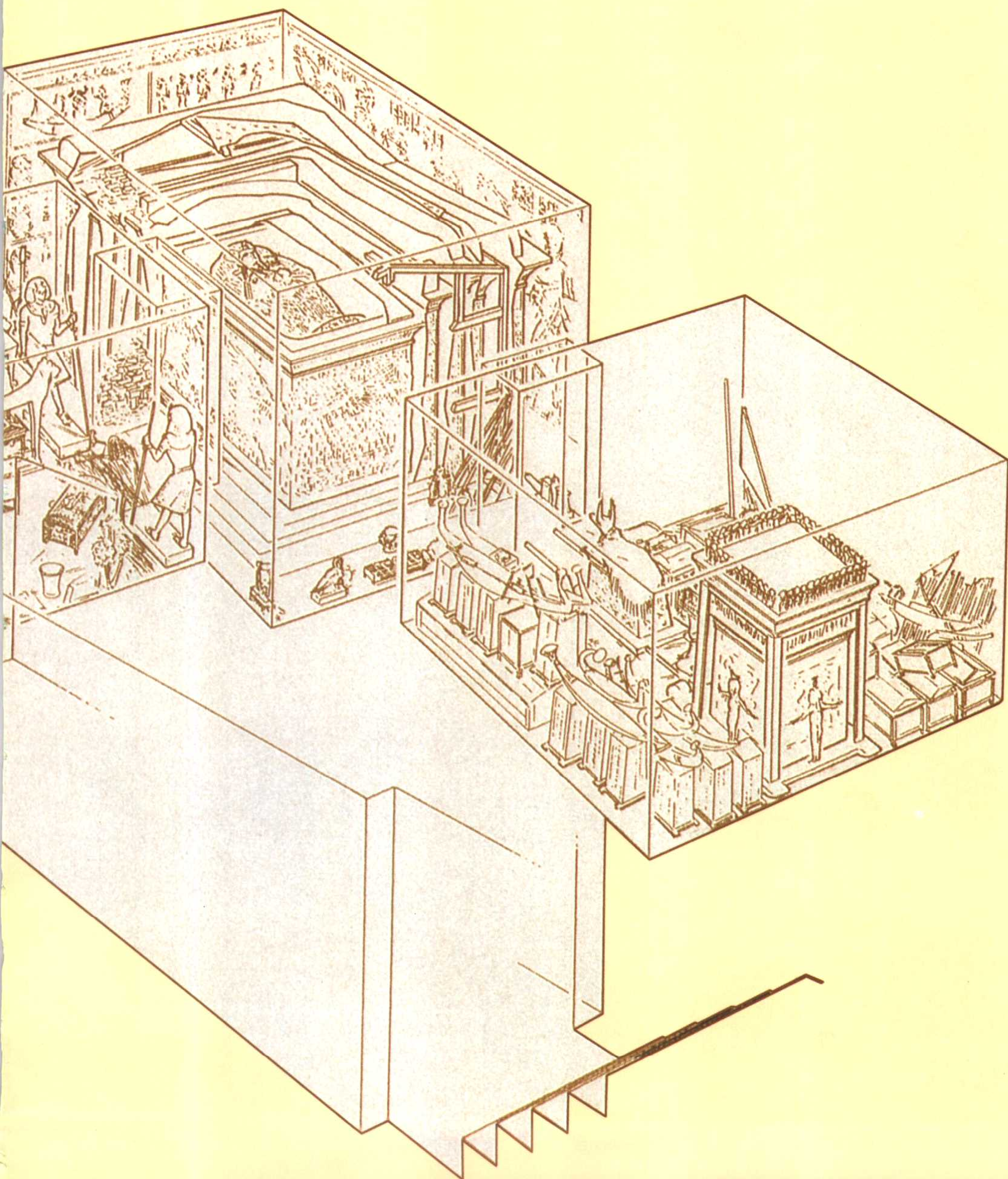
卡特首先进入的是前厅，里面的珍贵物品数不胜数，包括宝箱、藤椅、凳子、神龛、拆散的战车以及用卡特的话说“一个神秘的黑色神龛”。在附厅有两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年轻法老的雕像，他们每个人都持有一根权杖和一根棍棒，守卫着他的安息之地。

卡特和他的助手们花了整整7个星期才把厝室清理完毕，他们在清理的过程中用了超过1英里长的棉絮和32包廉价棉布用于物品的运输。墓中共发现文物3000多件，其中许多件需要在原地保存。



■沿着一道16级的台阶，图坦卡蒙在石灰岩中凿空形成的陵墓位于地下13英尺处。





■ 在陵墓前厅发现的文物被卡特标上了号码，它们仍保留着3300多年前的样子。牛形卧榻上有一个旅行箱和一张乌木床，上面还放着一个休息凳。在卧榻下面有一些木制食物容器，里面有各种牛肉和干粮，供死去的法老享用。在左边还有一把腿上包金、上端有鸭头装饰的藤椅，最右边的牛头卧榻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个巨大香料容器的手柄。




80
81
82
79
78
77
75
76
73
58
57
62
65
72
64
55
56





■在墓中发现的两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木质雕像。据信它们是按照法老本人的样子雕刻而成的。上图是卡特和他的助手卡林达在细心地包裹这具雕像。

道又清理干净，他们在11月26日傍晚时分用凿子移开了通道最上面的顶盖，这群朋友焦急地从卡特的肩膀上方看着他在黑暗而潮湿的通道中工作。后来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用颤抖的手在盖子左上方的一角掀开了一条窄缝。”

卡特把他的蜡烛伸进了这个洞中并尽力朝里边观看，他回忆道：“当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光线，里面的详细情况慢慢地由模糊变为清晰，一些奇怪的动物、塑像、黄金，每一处都有金子在闪闪发光。在这一刻，我相信在站在我旁边的人看来，我已经被惊呆了。那时卡那封伯爵也已经无法忍受好奇心的冲击，他焦急地问道：‘你能看见什么吗？’我当时只能说出下面这些话：‘是的，它们精妙绝伦。’”

卡特极不情愿地抽回身来，让工人们把洞口扩大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看清楚。这些3000多年来从未被人触动过的东西包括一大批精美的宫廷用品，装满了这个小小的墓室。卡特后来在描述这件事的过程时写道，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对第一间墓室即前厅里的

不灵验诅咒

THE CURSE THAT WASN'T

埃及有这样一句格言：“死亡追随着进入法老陵墓的人。”1923年，卡那封伯爵在进入图坦卡蒙的陵墓之后仅过了几个月就死去了。创造了福尔摩斯形象的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说，他相信卡那封是“自然死亡，与灵魂和神灵无关，它们都是图坦卡蒙的巫师为了保护他的木乃伊而捏造出来的”。世界上许多旅行家都相信这句格言，在后来的一些岁月里，他们把任何与图坦卡蒙有关的死亡都作为这个诅咒灵验的佐证。

但是卡特的观点与上述说法都不一样，他认为：“神志健全的人不应相信这种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事实上，曾接触过法老遗体的卡特考古队里的医生在成为诅咒的对象之后又活了几十年。

正是由于有了好莱坞的宣扬，所谓法老的诅咒的事才得以流传至今。但职业埃及学家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一般都会说：“诅咒？什么诅咒？”

情况凝视了一阵之后又仔细地将入口封了起来，为的是在有地方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再择期将整个陵墓打开，因为在此之前他与埃及文物部门签有协议。但是几年后一些报纸却报道说卡特和他的人在墓室里待了整整一个晚上，看遍了里面的一切。

卡特和他的考古队为世界揭开了一段当代人从未见到过的古代埃及历史。当官方正式批准打开这座陵墓时，卡特无疑成为这次发掘工作中的中心人物。

他在开始揭开这座3245年前的王陵中的秘密时，占据墓室前厅整整一面墙的三把藤椅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家具都是包金的，它们的两边刻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巨兽。卡特后来写道，这些兽头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时，看上去几乎让人觉得恐怖。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藤椅与其他珍宝堆放在一起。同它们放在一起的珍宝还有雪花石花瓶、宝箱、香料罐、用象牙和乌木雕刻的玩物等，甚至还有一个雕刻十分精美的莲花宝座。卡特在对各处进行了仔细查看之后发现，那些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被放置得很乱，也许这座陵墓在图坦卡蒙被埋葬后不久就被盗墓贼光顾过了。在墓室的一角杂乱地堆放着一些皇家马车，它们的木框上都包着黄金并镶嵌着不太珍贵的宝石。

在其中的一把藤椅上面，卡特发现了一个小洞，这是此墓已经被盗过的另一个证据，他们就是从这里进入另一个墓室的。这个后来被称为陪葬室的墓室堆放的东西实在太多，以至于没有一寸地面是空着的，一眼便可看到雕刻的石船、镶嵌着珠宝的箱子以及一只只摞在一起的精美坐椅。

法老的寝床和踏脚凳都已被掀翻散落在两个墓室内，芦苇编织的篮子里还留有水果和面包，还有一些壶内留有盛过酒的痕迹——它可能是为了给死去的统治者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喝的。里面还发现了50多个箱子，其中有些上面绘有仪式、战斗或国内事务的场面。箱子里装有亚麻制品、化妆品、饰物和戒指之



■ 图坦卡蒙的王座用木料包金制成，上面绘有皇后在给国王身体涂抹加香料的油。盗墓贼们已经把用金子制成的座脚拿走并很有可能已经将它熔化成金块了。

类的东西。在这位年轻的国王的私人物品中还发现了一绺他的祖母蒂伊皇后的头发，图坦卡蒙留着它也许是为了表达对她的热爱。

大量精美的手工艺品仍旧让人目不暇接，其中包括35只以上的船只模型，它们中有许多都佩有索具并似乎正要起航。其中有几只模型代表着一种宗教仪式，象征着把法老载往另一个世界。其他的模型都做得很逼真，和真的涂漆的内河木船一样。

最令人激动的发现还在后面，在墓室的最里端立着的两只木雕像守卫着另一个石廊。这两座木雕是这位法老活着时的写照，它们穿着用金子做的短裙和便鞋，从肩膀上垂下的亚麻围巾因年代的久远而变得斑驳破烂。卡特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奥妙：这些雕像都只是哨兵，它们留在这里是为了守卫国王的遗骸。卡特意识到，在这个门后有可能将发现法老就躺在那里。卡特和他的同伴们急不可待地在当晚就从门上的一个小洞中钻进了这个墓室。他们的眼睛简直被这个镀金的圣殿晃得睁不开，他们立即就知道这里肯定安放着国王的木乃伊。

这个厝室还通向另一个墓室，在那里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闪耀着金光的圣殿，里面供奉着镀金神像，四座神像姿态随意地立在两边。盛殓着图坦卡蒙的棺椁要



等到几年后整个王陵被彻底清理完毕时才会打开。在这个半透明的方解石石室内卡特发现这位已故帝王的内脏，它们被密封在四个容器内再分装在四个立着的金色棺椁中，分别装有他的肝脏、肺、肠子和胃。后来卡特在回忆他在这座陵墓中的经历时写道，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混沌时代的入侵者。

■法老的棺椁上装饰着的做工精美的饰物，它描述的是以秃鹫为标志的内赫贝特神像。它的翅膀由250个单独的部分组成，羽毛镶上了彩色玻璃。

这位考古学家淹没在一片赞誉声中。但鉴别这些珍宝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周密的策划。他从墓中的混乱情形中判断出这座陵墓至少已经被两伙盗墓贼光顾过，但后来古代官员们又对它做了简单的整理。初步的检查就可发现里面的许多手工艺品快要散架了。一双看上去状态完好的便鞋只被轻轻一碰就化成了灰。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帝王谷成了一个喧闹的场所。人们运来了一些保护用品和包装材料，这里建起了实

■右图这只独脚金棺内装有图坦卡蒙的内脏。



验室和暗室，并准备好了储藏室和警卫人员的住所。与此同时卡特召集了一批世界上知名的专家，包括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古文字专家和有经验的绘图人员及编年史作家等。他还从纽约城市博物馆请来了考古摄影师哈里·伯顿，他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用他的摄影机记录下了墓中发现的所有物品。首先拍摄的是它们处在原位置上的样子，接着又记录了它们被移动后的样子。

与科学家和设备一起来的还有众多的新闻记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图坦卡蒙陵墓的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这条山谷很快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露天聚会场所。卡特整天都被一大群新闻记者所包围，还要回复大批信件和电报。许多记者向他索要纪念品或提出要给他出主意和帮忙，但也有一些人提醒卡特警惕所谓“木乃伊的诅咒”，因为他打扰了这位古代统治者的安息之所。好莱坞派人来这里争购电影的制作权，甚至连服装行业的人也准备独家推出一种图坦卡蒙时代的流行时装系列。

当整个外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使人着迷的发掘工作时，卡特却在和各路专家一起在这座陵墓的核心内部整理着里面的一切。他们的整个行动都在埃及当局的密切注视之下进行。把墓中的所有物品清理完毕大约花了7个星期的时间，每一天都让外面的人等得

永恒的保障

INSURANCE FOR ETERNITY

为了保护死者顺利转世到另一个生命，在木乃伊的包裹布中藏有各种被称为护身符的物件，有时几百个护身符每一个都有它特定的含义或用途。右边的护身符称为心脏圣甲虫，它可能是用来代替木乃伊的心脏。左边的信物被称为圣柱，代表着稳定和坚固。和埃及人使用的枕头相似的是头架，象征着步步高升。最下面的护身符代表着何露斯神的眼睛。



心脏甲虫



圣柱



更加着急。铲除覆盖在门廊上的灰泥破坏了这里原本密不透气的环境，也改变了这里几千年来稳定而无菌的状态。被卡特请来的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里斯蒂德报告说，当里面的物品以极快的速度腐烂的时候，他仿佛听到了奇怪的沙沙声以及类似嘟囔或耳语的声音。

逐渐地，专家们临近了被卡特称为“决定性的时刻”，即正式打开陵墓的日子。1923年2月17日，卡特和卡那封伯爵召集了一小群学者和埃及政府官员来揭开这个重要的谜底。据卡那封伯爵的兄弟后来回忆，他本人当时就像是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学生”，他害怕埃及官员中有人发现他们曾违规进去过的痕迹。

卡特紧张地发表了一段简短而糟糕的讲话之后费劲地移开封住墓室入口的障碍物。当他的客人们走进去的时候，他们无不因里面的金碧辉煌而目瞪口呆，一个个金光灿烂的神龛组成了同现代陵墓相似的形状。卡特拉开了一扇门的门闩，向他们展示了另



头架



何露斯神的眼睛

一个堆满陪葬品的墓室。

但是在这座陵墓的其他地方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卡特把对厝室的检查推迟到他确信已经发现的文物得到全面的清理和保护之后再进行。在此期间，1923年4月6日，卡那封伯爵死于一场急病。有些人说他并非死于肺炎，而是木乃伊诅咒的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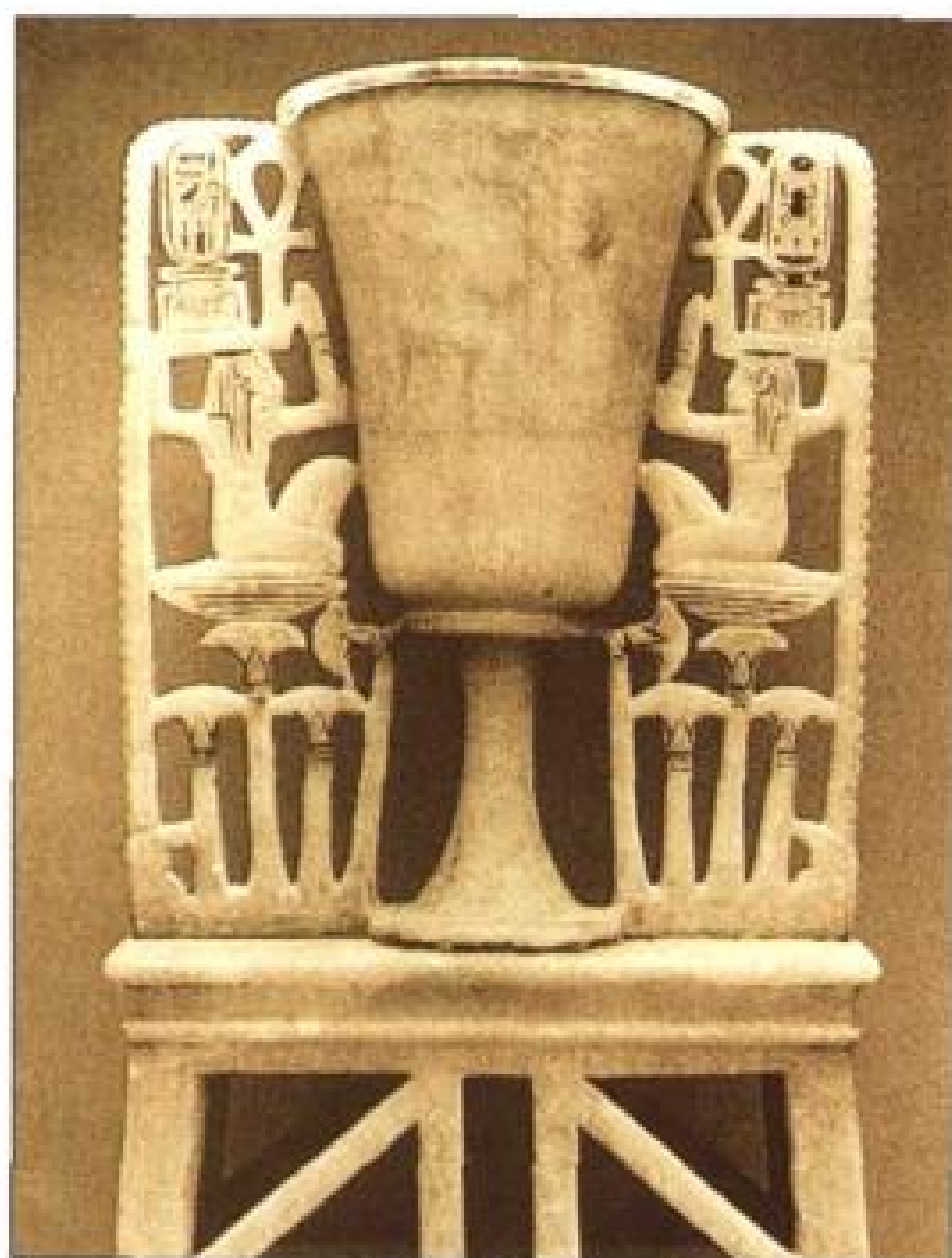
卡特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彻底打开剩下的三个神龛。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排在一起，在工艺方面都非同寻常的精致。它们的材料都是木质镶金，上面装饰着下层社会的生活场面。在最里面的神龛关着的门上刻有两个张开翅膀的神像，就像是在保护国王的遗体。卡特设法用绳子把门的把手固定住，在拉开门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黄色石英雕成的石棺，他看到它的盖子“牢固地闭合在一起，毫发无损，就像是那些虔诚的手刚刚松开”，这时他感到了一丝轻松。

卡特宣布：“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像剥洋葱一样把它剥开。我们就要和法老本人见面了。”实际上这项工作在做起来时要复杂得多，这些神龛的外表几乎充满了整个墓室，发掘人员不得不在极其狭小的空间内工作。而且在神龛与神龛之间还充斥着其他工艺品如木桶、鸵鸟毛扇和雪花石制成的容器具，其中一个容器上方还刻有一只张着嘴、吐着血红舌头的狮子。

又过了一年，卡特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将沉重的神龛分解开来，并清理出了可以对石棺进行检查的空间。当他们做完了这项工作后，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他们。这个石棺的重量超过了一吨，它是被古代工匠们吊下来并坠落到这里的，因此在它的中央有一条横贯整体的裂缝。这条裂缝给考古学家们出了个很大的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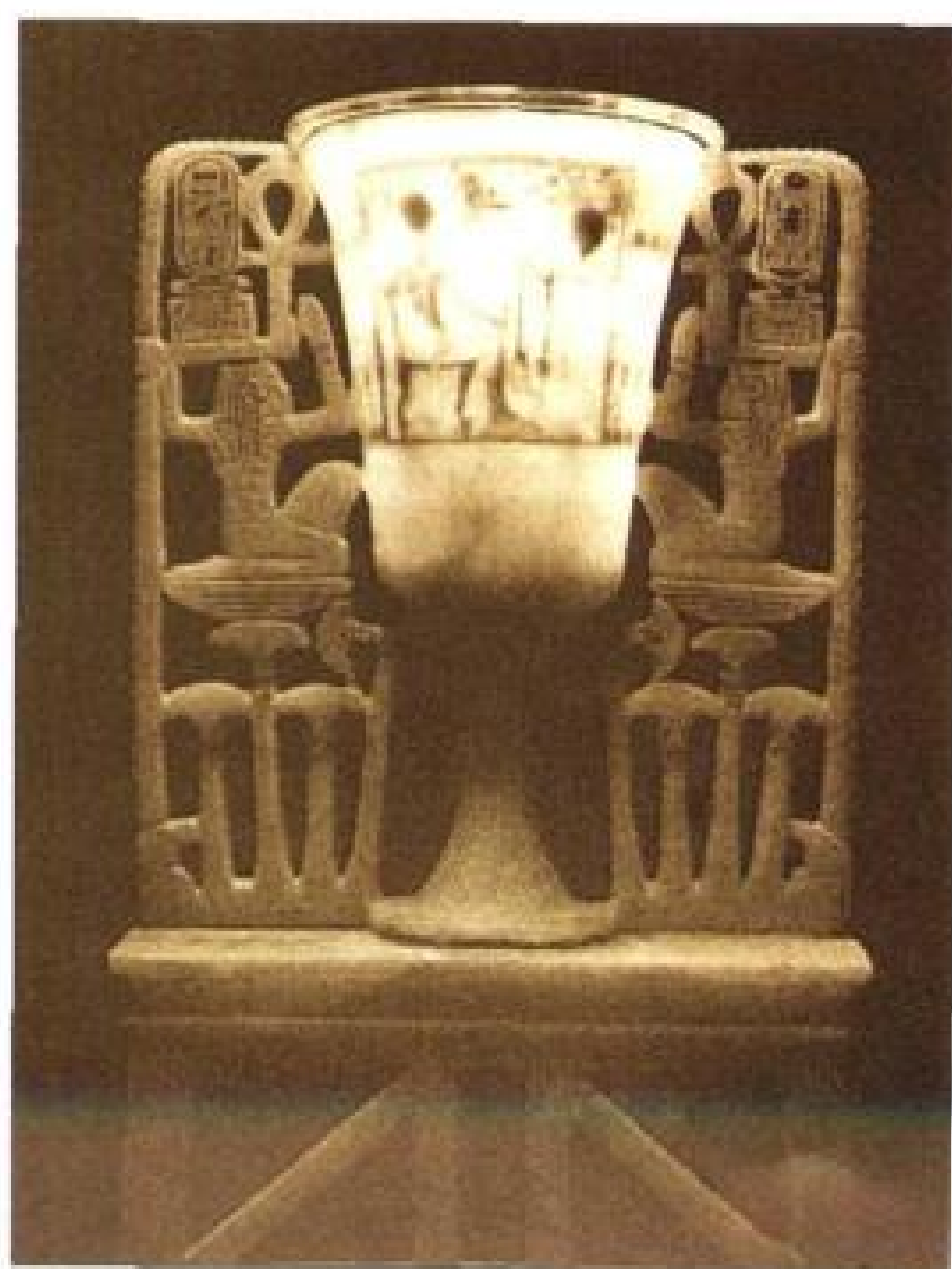
题，如果这个破裂的石棺从上面坍塌，里面的木乃伊就会被毁掉。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和争论，卡特的施工人员终于依靠一组精巧的滑轮安全地把沉重的棺盖提了起来。



石棺被拖出来之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镶金木质木乃伊匣子，它完全按照死去的法老的样子雕刻而成。它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手持着代表埃及帝王的权杖。在用纯金制成的与法老脸部形状一样的面具上，眼睛的部位是用水晶做的。这个做棺材用的雕像看上去似乎太大，不像是能够装进石棺当中。它的脚柱已经被锯掉，在棺材的下面留下了十来个被刨过的痕迹。



紧贴着第一只棺木安放着第二个更引人注目的棺木，在镀金的木头上还镶有红色、蓝色和绿松色的玻璃。据卡特说，这是他见过的古代棺材匠制作的最为精美的作品。在它的旁边摆放着古代吊唁者供奉的亚麻薄纱，历经几十个世纪的叶子和花瓣看起来就像上一个夏天才枯萎。当卡特仔细地卷起这些华丽的布料时，他看到了更让他吃惊的景象，最里面的棺木包着一层厚厚的金箔，多





■ 在图坦卡蒙的腰部的带子里发现的金刀，它的手柄上镶有玻璃和次等宝石，它充分展示了古埃及金匠的高超技艺。

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纯金。

卡特终于要查看国王的遗体了，金棺的盖子已经升起，露出来的是缠着亚麻布、穿着黄金铠甲的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在发灰的布料的映衬下，国王脸上戴着和他本人的脸一样大小的黄金面具，面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是古代金匠用几片金子手工制成的。面具上还装饰着蓝色玻璃、石英石和黑曜石，它的脸颊上还刻有修剪齐整的胡须。在它的额头上雕有秃鹰和眼镜蛇像，它们是神圣的内赫贝特和瓦吉特神的象征，后者据说能够喷出火来消灭法老的敌人们。

法老的遗体上包裹着十三层亚麻布，卡特和他的助手们用解剖刀费了好大的劲才剥开一层层的亚麻布。在这个木乃伊的右边大腿旁边放着一把刀，当他把这把刀从用金子做的刀鞘中抽出来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它竟然是铁的，它也许是用陨铁制成的。它的刀锋仍然像刚刚磨过的钢那样铿亮，在铁器时代到来之前这样的东西非常少见，它显然是法老的心爱之物，并且象征着霍鲁斯神的保护。至少有143件珠宝被包裹在法老的裹尸布内，以确保法老能够安全地从死亡过渡到永生。

■ 点着的和没有点着的方解石灯，它们一直在陵墓中陪伴着图坦卡蒙。点着的灯罩上可以看到图坦卡蒙和他妻子的形象。这盏灯被发现时还留有一丝残油。

尽管经过了细心的准备，时间还是让这位法老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具木乃伊经过了树脂的浸泡以便

让肌肉保持弹性，但这种液体促进了尸体的氧化，在棺材内部引起了自燃，使法老的整个尸体变黑、变枯，并且和棺材粘在了一起。要想取出尸体必须使用加热刀，这样才能把尸体同棺木彻底分离开来。来自开罗的埃及大学解剖学教授道格拉斯·德里协助卡特先把双腿和骨盆从棺材内取出，然后是戴着手镯的手臂。最后头颅终于被拿了出来，它是用加热刀具从棺材内取出来的，这样才能把黄金面具从它上面拿开。卡特终于见到了这位年轻法老的庐山真面目。尽管它的皮肤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但卡特还是被它的“堂堂仪表”所折服。

这时是1932年2月，距离他们首次发现通往陵墓的石阶已经过去10年了。卡特终于能够把这位法老留下的5000多件珍贵的文物献给了埃及博物馆。虽然图坦卡蒙的遗体和财产被保留到了现代世界，但有关这位年轻法老的身世人们仍旧知道得很少。他的陵墓既没有铭文也没有多少文字记载，以至于到现在人们对图坦卡蒙的王朝仍然存在许多争议。历史学家相信他是在公元前1333年，也就是他年仅9岁时登基，并且是在那位倡导异端的埃赫那顿法老死后立即继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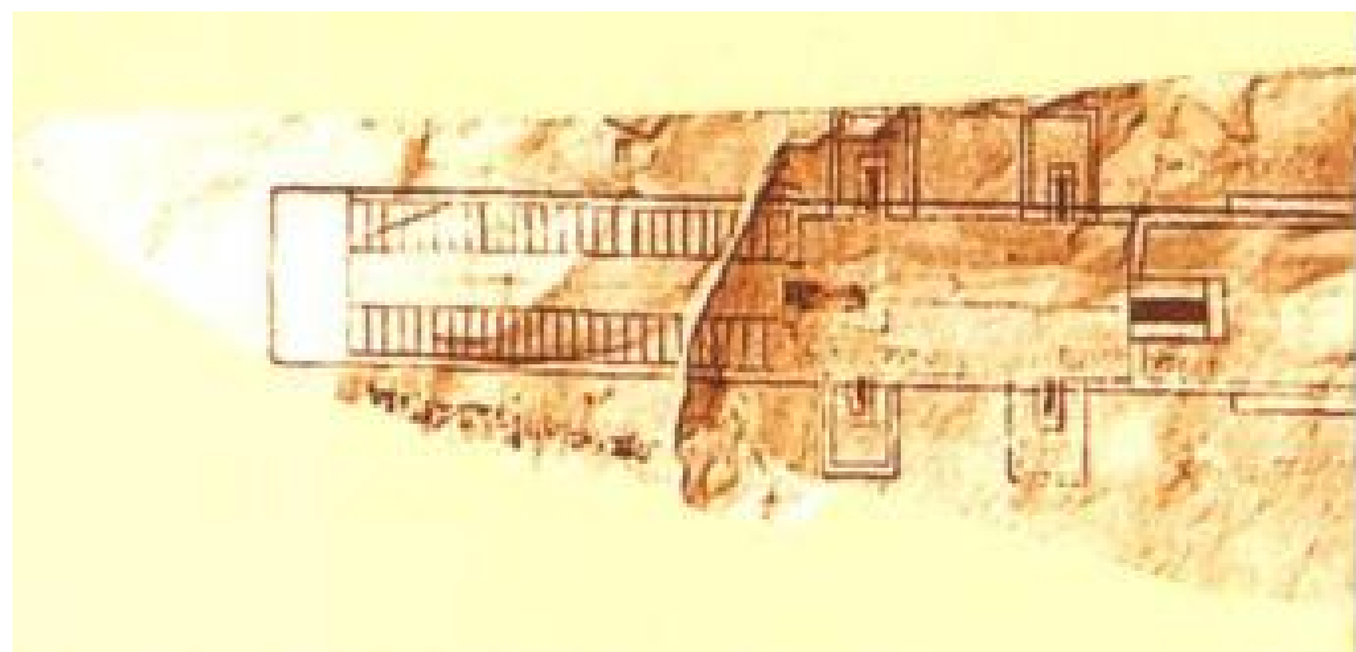
在卡纳克发现的一座石碑记录着图坦卡蒙在恢复被埃赫那顿破坏的国家宗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碑文写道：“我发现神庙倒塌成了废墟，整个圣地已被捣毁，原来的院内长满杂草。我重建了神的避难所，我为庙宇的重建筹集了资金，我把所有珍宝都作为礼物送给了它们。我为上帝的塑像镶金镀银，还用各种宝石为它们装饰。”

由于图坦卡蒙继位时还仅仅是个孩子，他的行为显然是在别人的幕后操纵下进行的。这个人很可能就



刻在石头上的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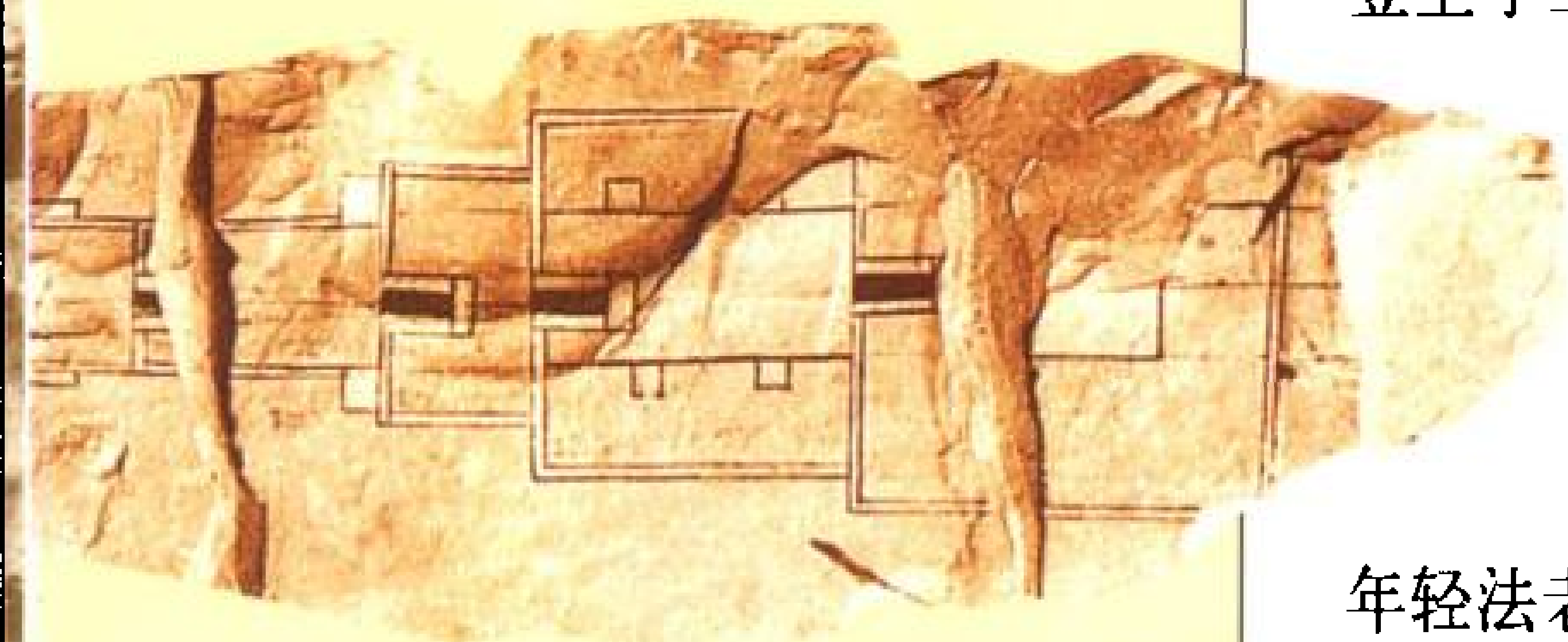
NOTEPADS OF DISCARDED STONE



德尔梅地那的工匠和艺人们在岩石中建造陵墓时还创造出了一些副产品，他们在巴掌大小的石灰石板或陶片上刻下了一些文字或图形笔记，其内容包括信件、账目、留言或对一些包括同僚在内的情景的描述。其中还表现出了这里的居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幽默。

上面的石片画的是拉美西斯九世陵墓的草图。下面的三幅图像一幅刻画的是两个男孩在给一只罐子抛光，另一幅讲的是一只猫在放牧鹅群，还有一幅描绘的是一个人物的漫画，他长着圆圆的鼻子、大大的耳朵和满脸的胡须。

是握有重权的阿伊，他也许正是奈费尔提蒂的父亲。另外有个人是哈列姆黑布将军，他们两个人最终都亲自登上了王位。陵墓中有几件物品上刻有图坦卡蒙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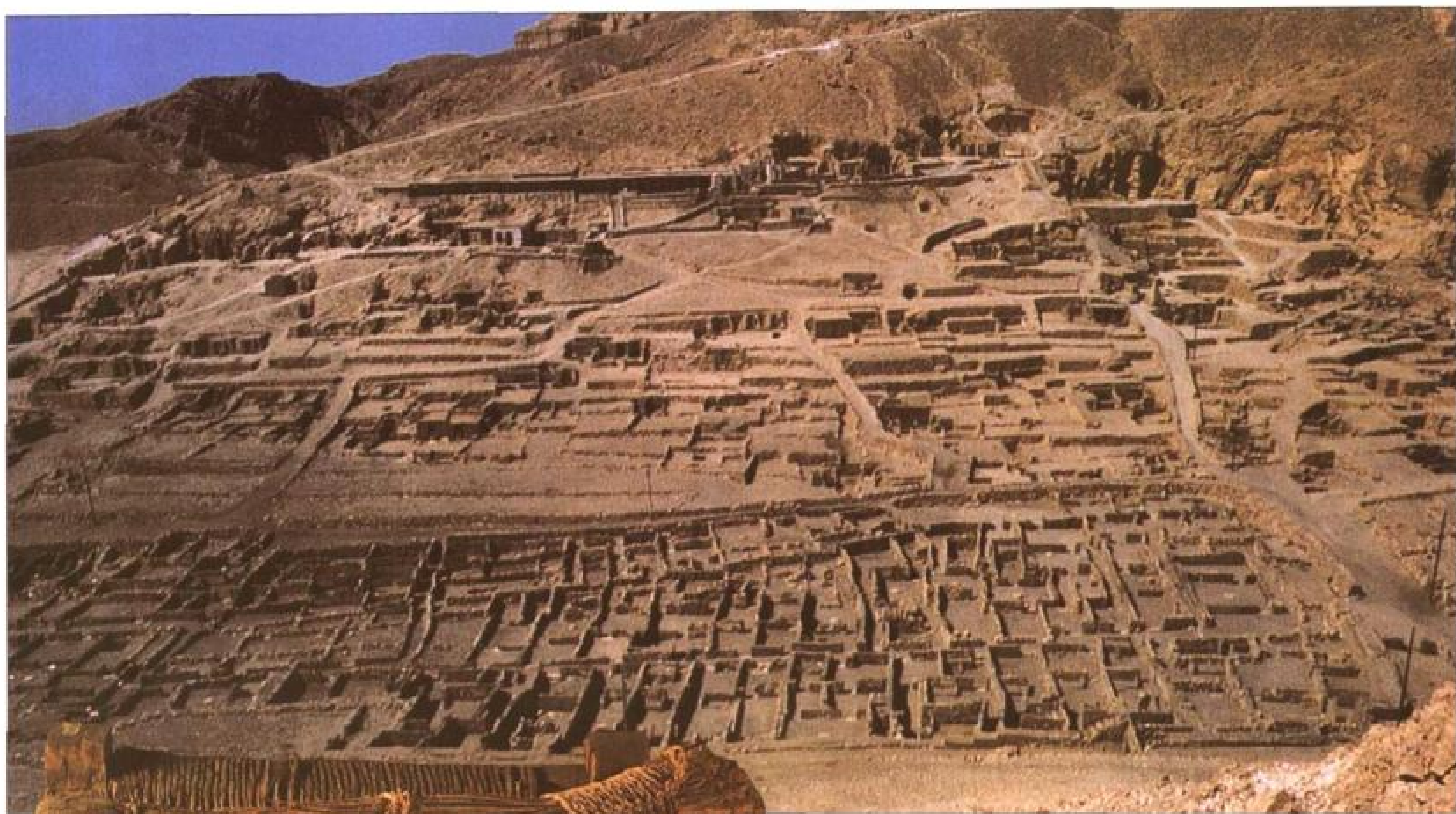
战斗时的情景，他率军队征服了敌人。但这些画像也许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象征而不是真实记录。而在孟菲斯的哈列姆黑布陵墓中发现的画像则描述了他在战争中支援这位年轻法老的场面。

这位法老的英年早逝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底比斯激烈的权力斗争。他和他的皇后安赫森纳蒙没有后代，尽管有迹象表明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因为在墓中发现了两个很小的已经木乃伊化的胎儿与他埋葬在一起。就在这位法老死后不久，他年轻的皇后发现周围都是敌人，于是她请求赫梯国王苏庇鲁琉马斯派他的一个儿子来帮助她执掌











■ 专供建设帝王谷的工匠及他们的家人居住的德尔梅地那村遗址。左边的这个小凳子和这把刷子都是一位当地居民用来给在陵墓的墙面绘画前除尘用的。

埃及王位。她在写给苏庇鲁琉马斯的信中说："如果您能把您的一个儿子送给我，他将成为我的丈夫，因为我绝对不可能从我的臣民中选一个人来做我的丈夫。我很害怕。"

经过秘密的磋商，一位赫梯王子被派了来。但是这位受到严加保护的新郎还未抵达埃及就神秘地失踪了，他也许成为了暗杀行动的牺牲品。无论这位皇后是否

有错误，人们相信她最终选择了比她大40岁的野心勃勃的祖父阿伊作为她的丈夫。

其中的秘密到1968年英国医生对图坦卡蒙的遗体做重新检查时才揭开。人们原先认为这位法老是死于结核病，但X光透视显示在他的颅骨上有一处锐器击伤。这一新的证据表明他可能死于车辆事故甚至有可能是被谋杀的。也许上了年纪的阿伊等着就任王位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在阿伊当政的四年中，他处心积虑地清理掉了所有赞颂图坦卡蒙的碑文，并用宣扬他自己的文字取代它们。在几代之内，这位年轻法老的名字已经从正式的埃及统治者名单中消失了，就像埃赫那顿一样。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反而是图坦卡蒙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世界。这位年轻法老的陵墓可以说相当的小，但由于它正好赶上了埃及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因此专家学者们并不相信那些更大的陵墓中应该有比图坦卡蒙陵墓中发掘出来的文物更多和更珍贵的东西。对这些工艺品的认真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古埃及人生活状况，但是大部分这类文物至今仍没有经历过严肃的学术研究。

艺术品和文物能说明很多问题，但它们仍无法取代文字记载，历史学家们对像图坦卡蒙这样的帝王的了解远远多于埋葬他们的人的了解。从历史学家们的角度看来，一个叫做德尔梅地那的小村庄里遗留下来的记载远比这座帝王陵墓中所发现的东西更丰富。

德尔梅地那是在吐特摩斯一世当政的时期开始创建的。在把帝王谷选定为他的最终归宿之后，吐特摩斯一世打算建立一个小村庄来供那些工匠们居住。为了避免陵墓的秘密被传扬出去，这个小村镇被严格地与世隔绝开来。它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位法老在一个封闭得很好的山谷里建造了

一对富裕夫妻的生活时尚

LIFESTYLE OF AN AFFLUENT COUPLE

几乎所有古埃及陵墓都被洗劫过，但是有一座却被忽略了，这实在是件非常好的事。这座墓属于一对名叫卡哈和梅里特的夫妇，距今已经有35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墓是于1906年被意大利考古学家厄内斯托·沙帕里利发现的。他和他手下的工人们看到了这对夫妇所拥有的一切。

卡哈被吐特摩斯三世从平民晋升为贵族，他担任了德尔梅地那村的最高首领。对他的木乃伊进行X光透视显示他的脖子上系着象征皇家礼物的带状金项链。尽管他的级别很高，但他死的时候非常年轻。和他的遗体一样，墓里的其他随葬物品被保存得非常完好。





施工人员所用的工具

TOOLS OF A BUILDER'S TRADE

作为吐特摩斯三世执政时期底比斯地区施工建设的负责人，卡哈在阿蒙霍特普二世时期仍然担任这个职位。在他的随葬品中有一些用过的工具，从上至下分别为：一个木制天平、一只扁斧(锛子)、一把腕尺、一把钻和一副调色板。



木制天平

扁斧(锛子)

钻

腕尺

调色板

服饰的优雅

THE TRAPPINGS OF ELEGANCE

同其他古埃及人一样，卡哈和梅里特对他们的穿着非常讲究。在卡哈的墓中随葬了17件束腰外套、50件亚麻布服装和26件衬衣。他在冬天穿的亚麻布外衣没有袖子以便在岩石中凿出的墓室里工作。作为他在选择生活用品时精益求精的一个标志，他使用着青铜制成的剃刀和奔马形镊子。

梅里特的假发放置在专用架子上，它完全是由真人的头发制成的。在她的个人化妆盒内有一些用玻璃和雪花石膏做的罐子，里面盛着一些芳香油膏以及涂眼影用的颜料。



假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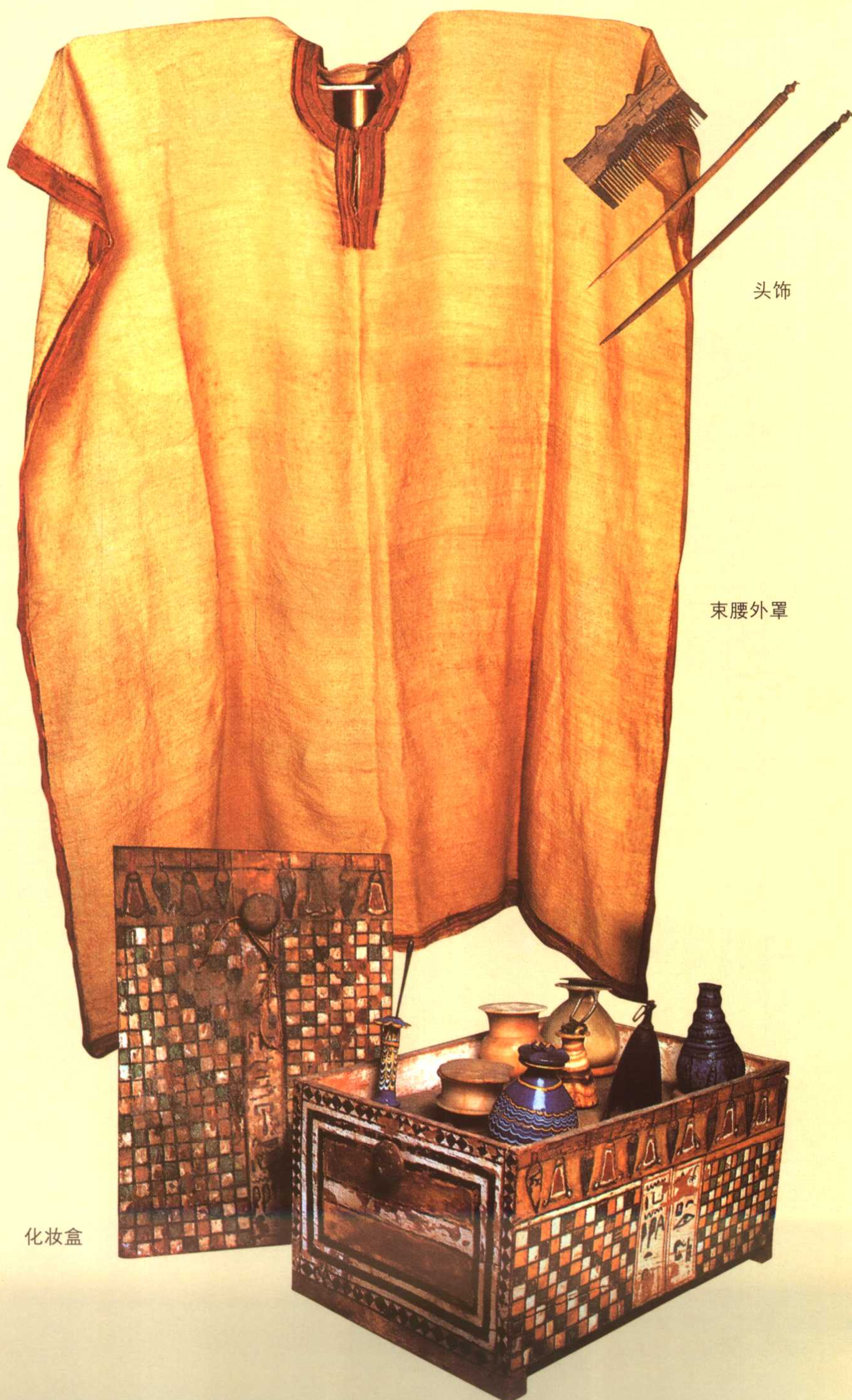


剃刀



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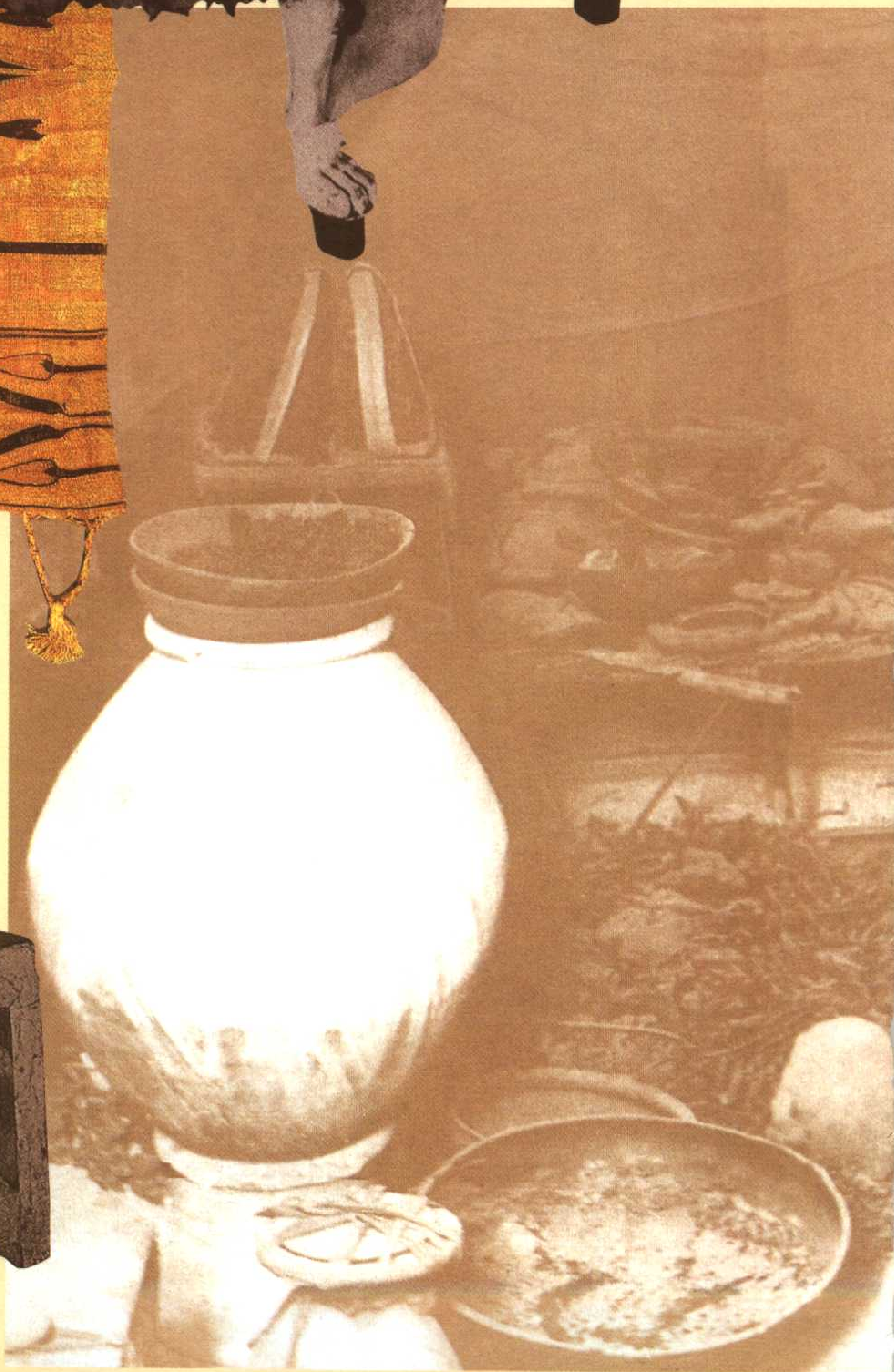
头饰

束腰外罩

化妆盒


床


地毯




马桶凳



高档家具的雅致与舒适

DELIGHTS AND COMFORTS OF A WELL-FURNISHED HOME



玩具和棋桌

卡哈和梅里特的部分家具放置在他们的主墓室，显示着他们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的舒适。其中棋具和地毯表明他们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玩棋类游戏时可以赤着脚舒服地踏在上面。地毯上绘有莲花图案，中间有丛生的线头，边上还打着结。寝具为他们提供了足以抵御沙漠里的寒风的温暖。左上角就是梅里特的床，他们还在厕所里使用一只形状符合自然曲线的马桶凳。





这个用砖墙围起来的村庄。一代又一代工匠们在这个封闭的小田地内劳作，他们的技术都是父亲在艰苦的劳动过程中传给儿子的。



在发掘这个村庄的废墟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成千上万的石灰石板和陶瓷碎片，上面记载着这个小村子的一些模糊而潦草的信息。最大的一个陶片坑是于1948年到1950年被法国考古学家伯纳德·布鲁耶尔发现的。这些陶片的用途在古埃及相当于纸张，它们被证实为来往信件、收据、工作记录、诉状、洗衣店里的单据等，甚至还有治疗疾病所需要的咒语。正是根据这些信息，现代研究人员勾勒出了异常清晰的古代人生活的景象。

■ 陵墓画工所使用的刷子和盛在石盘内的颜料。刷子用麻绳制成，用于在大面积的墙上绘画。画工首先用红色颜料画出轮廓，工程监督负责画面的修改，然后再由工匠把黄色、绿色、红色、蓝色、黑色和白色的颜料填充到轮廓内。

今天，游客们仍可通过在德尔梅地那小村看到的情景想像出当时这里繁忙的劳动场面，甚至还可以停下来站在30多个世纪以前铜匠和石匠们居住的地方检阅整个废墟。

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的是，专家们认为这座陵

墓不是由奴隶们建造的，而是出自技艺高超的工匠之手。他们与家人一起住在用木梁和席子建成的平顶房屋内，在狭窄的街道两侧至少有70座房子，其中有些房子非常大，可以容纳15个儿童以及猫、猴子、狒狒和瞪羚等宠物。由统治者供养的洗衣店为这里的居民洗衣服，还有女仆负责磨碎谷物。

工匠们的妻子负责照料着他们众多的孩子、烤面包和缝制衣服。按照埃及的法律，这些妇女享有的财产权远远早于英美考古学家以前的研究结果。她们名下的个人财产达到了家产的三分之一。属于她们的那部分财产在她们与丈夫离婚或丈夫死去后可以由她们自己带走，如果女方死得更早，这些财产不是留给她的配偶，而是留给她的孩子。

在法老和村民之间充当中间人的是两个工头和一位抄写员，他们被公认为是这个村子的领导人。他们在助手的帮助下成立了

神秘陵墓中的神秘木乃伊

MYSTERY MUMMY IN A MYSTERY TOMB

就在几年前，考古学家们对早已被发掘完毕的帝王谷进行了重新考察。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当中有美国人唐纳德·赖恩，他曾经在1989年对KV60号陵墓进行了重新发掘(所有的陵墓都被编了号码，“KV”指的就是帝王谷。KV60号陵墓是在1903年被霍华德·卡特打开的，当时他发现了两具女性木乃伊，但只有一具是在棺木内。他似乎对这一发现并不感兴趣，所以他再次封闭了这座陵墓并且没有留下它的确切位置示意图。1906年，另一位考古学家凑巧再次发现了它，并把装着木乃伊的棺木运到了开罗博物馆。在那里，那具木乃伊被确认为著名女法老哈舍苏特的保姆，而这位女法老的遗体至今未被找到。

当赖恩打开KV60号陵墓之后，他发现了那具躺在地板上的被遗弃的木乃伊。她那收缩而卷曲的肌肉显示她生前非常肥胖，她的指甲被涂成红色，四周用黑色画出轮廓。她的左手握拳横在胸前，这个姿势表明她属于第十八王朝的皇室。赖恩还在这里的棺盖上发现了一块木制面具的碎片，上面有刻有作为男性象征的假胡须。

这个神秘的女人是谁呢?为什么她没有被装在棺材里?为什么一个有着男用棺材的陵墓里会葬着两个女人?赖恩自己也无法找到答案，但他希望能在这个山谷里找到新的发现来解开这个谜。

一个村法庭，专门审理民事及犯罪案件。村民们都可以向它递交诉状。

工匠们会定期离开他们的家前往最新建造中的墓地工作，通常他们会在工地上的小石屋里住上8天，然后再回家休息两天。每次他们来到目的地报到时都会在一个签到处登记上自己的名字，就像是现代化工厂中的打卡机一样。偶尔有的工人也会迟到或旷工，这时他们就会找一些借口来搪塞。“眼病”和“酿啤酒”是最常见的理由。有一位名叫赫克内胡的工匠似乎是已经用尽了所有能想出来的借口，最后找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理由，他说他要不停地为他母亲的尸体涂防腐剂。

每天的工作分成两班，每班4个小时。石匠们用石制工具、铜器和大木锤击打下的青铜凿子把岩石切割下来垒成墙；接着另一组泥水匠上来用一层石膏将石块抹平和粉刷，并尽可能使其平整光滑；然后这面墙被交给了画工，他们仔细地在上面描绘出了文字和图案，再让石匠用青铜凿子把它们雕刻下来。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最后，他们把一种用碳、赭土、铁锈、蓝铜矿石和孔雀石之类的矿物质制成的涂料涂在这些浮雕上。



阳光是无法照进墓穴深处的，所以工匠们发明了一种非常有效的人工照明工具。一些用油脂浸泡过的亚麻布被拧成了绳子，它们烧起来可以发出很亮的光芒。绳子上加了盐以避免冒出过多的烟熏坏浮雕。

大多数的劳作者似乎都非常尽心尽力，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可用来做面包和啤酒的小麦和大麦。工匠们还时常得到额外的奖赏，一般情况下是芝麻油或盐巴，最高的奖赏是肉，通常是牛肉。尽管德尔梅地那里的劳动分工结构合理有序，但也并非一切都顺利。运送食物和供应物资的工作有时不能保障准时，这引起了工人们更多的抱怨，他们直接向法老的主要行政长官抱怨，这个人似乎经常视察这个工地。满腹牢骚的工匠们经常抱怨的是他们的

报酬和工作条件问题，有一位工匠在给他的上司的信中写道：“我就像是您的一头驴子，当有工作要做的时候就把毛驴牵来。在有吃有喝的时候您是不会想到我的。只有在有活要干的时候您才来找我。我的家中已经断粮了，我想通过给您写信来填饱肚子。”

在拉美西斯二世时代有一位名叫帕内布的工头，他替他的上司想出了一个管理工匠们的高招，那就是不去和他的工人们争吵，而是去劝说他们的妻子。当时他面临着一项指控：利用政府提供的设备和雇工为他自己私人干活，这个罪名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并不陌生。帕内布同样也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当他在向高级行政长官洗刷自己的罪名没有效果时，他竟然直接向法老本人诉说自己的冤情。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得到了法老的支持，那位行政长官最终被解除了职务。

但并非所有的法老都像拉美西斯二世这样通情达理，在公元前1165年11月14日，在拉美西斯三世执政的时期，德尔梅地那的工匠们由于不满意供应物资的迟到而放下工具离开了工地，他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了也许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静坐罢工。村子里的头头们试图劝说他们恢复工作，但这些人似乎已经发下了重誓。

其中一位罢工者说：“我们是因为饥渴才来这里干活的，可是现在这里同样没有衣服、肥肉、鱼和蔬菜。应该把这种情况告诉法老和我们的真主，也要告诉那位长官大佬，我们必须得到供给。”行政长官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很快给他们运来了供给物资，这些人第二天就恢复了工作。

德尔梅地那的工匠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按照自己的想像描绘出了他们对死亡和身后世界的理解。尽管这些理解看上去有些荒谬，但它们反映了宗教在古埃及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他们的理解是人的精神是不灭的，这种思想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这些浮雕对葬礼的描述表明德尔梅地那的工匠们在葬礼过后一定能得到某种特殊的奖励，他们花费几年的心血挖掘并装饰这

与死亡有关的诸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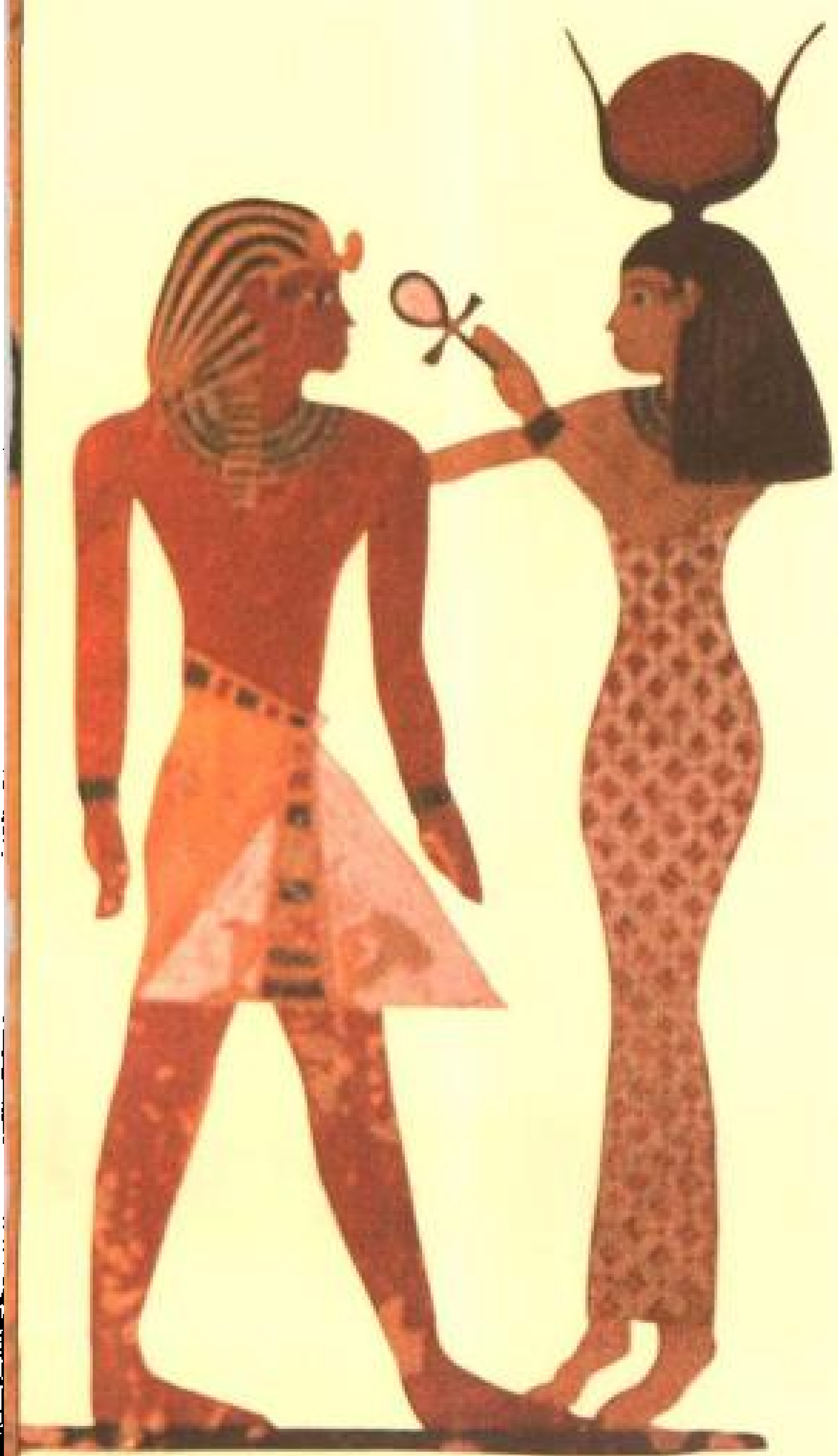
FATEFUL DATE WITH GODS OF THE DEAD

古埃及人相信，只有那些有德的人死后才会得到荣耀。他们幻想有一个评审团来对人的灵魂能否进入天国做出判断。木乃伊的守护神安努毕斯会用秩序女神玛阿特头上戴的饰物羽毛来给死者的心脏称重。智慧与诚实之神透特会记录下这个心脏里所包含的善良与丑恶。如果死者的心脏与女神的羽毛重量相等，那么这个人就会得到美好的来生，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会被死亡怪兽阿米特拒之门外。

一旦被冥界所接纳，初来乍到者会得到几位神灵的庇佑。根据古埃及神话传说，他们当中的头领是奥西里斯，他原是一位古埃及帝王，后来被他的兄弟塞特杀死并碎尸，他的妻子和妹妹古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伊西斯把他的尸体重新组合，他复活后成为了天国的最高统治者。作为太阳神何露斯的化身，一代又一代法老们继承了奥西里斯的遗志，使得中王朝之后的埃及变得越来越民主。



■ 这幅画在吐特摩斯四世陵墓里的壁画就表现了法老在接受诸神的迎接。由左至右分别为奥西里斯神、长着狗头的安努毕斯神以及哈索尔神。每一位神都送给他一个象征生命的T形十字章。戴着牛角和太阳支架的哈索尔神在图中出现了两次，她负责把死者的亡灵护送到天国。



些陵墓，当它完工时他们所能得到的报酬必定是非常丰厚的。很少有其他葬礼被刻画得比拉美西斯二世的葬礼还要详细，他死于公元前1224年，在位时间超过了67年。他所取得的成就如此之大，除非图坦卡蒙能在活得更长久的情况下才能与他相比。拉美西斯把他的国家带进了一个再度繁荣与和平的时期。他是一位勇敢的武士，多次率领他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同埃及的敌人们战斗，他的军队中包括战车兵、弓箭手和步兵。他一生中生过至少90个子女，有12个儿孙死在了他的前面。他的一生都在不懈地建造着陵墓，对他的颂词比对任何其他法老的都多。

他当政的时间几乎为当时埃及人平均寿命的两倍，因此他的葬礼也就更加隆重。他的陵墓是在1913年被摄影师兼考古学家哈里·伯顿发现的。与图坦卡蒙的小型陵墓相比，他的陵墓就像是一座华丽的宫殿。这座陵墓目前已经不再对公众开放。墓道的入口开在帝王谷150英尺深的地下，整个墓室有近2000平方英尺，大厅内的高度超过了23英尺。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拉美西斯葬礼的文字记载，但学者们仍能够通过刻在他的陵墓的墙上的浮雕以及置于大部分墓中的葬礼咒符即《死者之书》中的描述重现葬礼的场面。当时这位法老在这条山谷以北400英里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新建了他的都城，在那里完成了传统的70天宗教仪式之后，拉美西斯的木乃伊尸体被搬上船沿尼罗河逆流而上运往古老的宗教中心底比斯。拉美西斯的继承人、60岁的梅伦普塔护送着这艘皇家驳船，而普通百姓则站在河岸上观看着整个过程，同时表达对这位法老的去世的悲痛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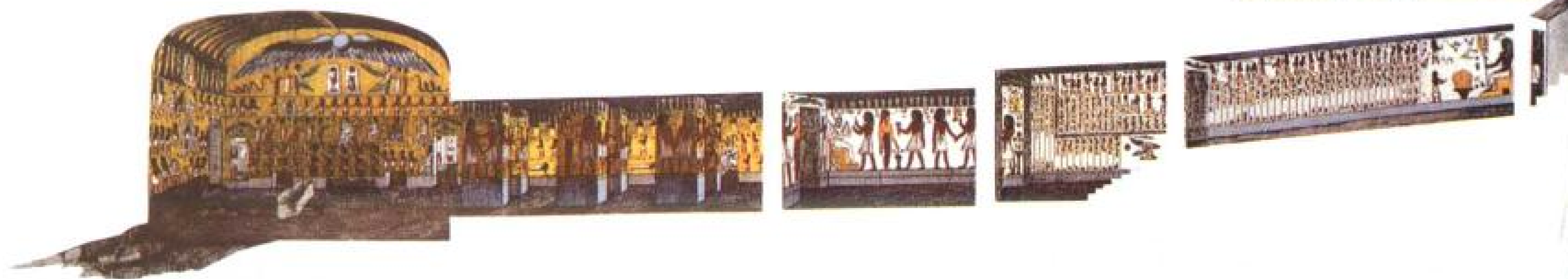
在底比斯上岸之后，法老的木乃伊被抬上了一辆牛拉的巨大平板车，送往墓地安葬。走在前面的是剃着光头、吟诵着经文的僧侣，后面是专门从事殡葬行业的人员，他们严格地按照皇家的习俗把送葬队伍领进了帝王谷。在墓穴的入口，帝王的棺椁受到了一群跳着宗教舞蹈的人的迎接，一位僧侣朗读了写在莎草纸上的咒语。然后就是整个仪式中最为重要的程序，即“张口”仪式。这个仪式完全由梅伦普塔主持，目的是赋予木乃伊张口说话、看东西和听声音的能力，让生命回到它已在远方的另一个身体上。装在人形棺材中的尸体在入口处被一位戴着象征安努毕斯神的狗头面具的僧侣直立着竖起来。另外两名僧侣郑重其事地用一支带有所谓魔力的箭和护身符碰着木乃伊的嘴部。



这个仪式结束后还要向死去的法老敬献衣服、薰香和食物，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享受到了一顿丰盛的葬礼宴席。整个葬礼最后以木乃伊被安放到厝室而宣告结束。所有参加葬礼的人的脚印都必须从地面上抹去，然后墓室的门被石匠砌死密封并堆上碎石，表明这里将被永久地封住。

然而对于拉美西斯的陵墓来说，永久性地封存是不可能的。今天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它的石壁已是斑斑驳驳，成吨的碎石残片淤塞了整个通道，潮湿导致拉美西斯二世陵墓的下层页岩破碎，整个陵墓已处于临近崩塌的状态。

帝王谷仍留有许多未解之谜，这里是法老、皇后、王子和高僧们的安葬之地，今后也许还能在发掘下一座尚未探明的陵墓时获得与卡特的发现相媲美的新成绩。也许在这个山谷的某地还隐



藏着拉美西斯八世的陵墓。与图坦卡蒙一样，这位法老在位的时间也很短，只有5年的时间(公元前1136年—公元前1131年)。他没有取得过什么惊人的成就，也没有多少史料中提到过他，只有在位于底比斯以西举行他的葬礼的那座庙宇的一面墙上刻着他所生的王子们的名字。拉美西斯八世的陵墓至今吸引着众多的寻宝者前去探险，因此也许它早已成为古代盗墓贼的猎物了。

几位贵族、高僧和平民也被埋葬在帝王谷。其中有一座被学者们认为是赫里霍尔的陵墓。虽然他不是一位法老，但他在拉美西斯十一世时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先是一位军官，后来出家成了一名僧侣，他的复杂经历使他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权势和不计其数的财富。这一点从他墓中的陪葬品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那些很早以前就被挖掘过的陵墓中仍然能够不断地发现珍宝。许多早期盗墓贼只是从碎石中挖开一道狭窄的通道闯进去，他们只把最容易带走的物品或最有价值的东西拿走，遗留下的东西非常多。例如最近一位考古学家就在每天都有数千人参观的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中一个角落里的小空洞中发现了这位法老的一个小雕像。在这里的一些



■19世纪探险家意大利人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绘制的塞提一世陵墓墓道内的彩绘。沿着这条328英尺长的通道可直达墓室。这座陵墓被认为是新王朝最宏伟的陵墓，中间的深坑是用来俘获盗墓贼的陷阱。

■为了挽救帝王谷最漂亮的陵墓即奈费尔提蒂的陵墓，一支意大利工作队从1986年起开始修缮正在起皮的彩绘。这项工作由埃及古文物组织和保罗·格提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承担。





陵墓中，多年来的周期性洪水引发了一些坍塌，把许多文物埋了起来。但是保存总比损坏好，随着雨水的流入和渗出，淤泥在它们上面形成了一层和水泥一样的涂层，有效地挡住了氧气、细菌和其他腐蚀物质的侵袭。

即使从那些访问人数最多、最有名的帝王陵墓中也还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在被认为是塞提一世的厝室下面，这座陵墓的发现者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发现了一条填满碎石的地道，他沿着这条地道向前爬了300英尺，最后被一堵石墙挡住了。没有人能够比他走得更远。关于这条地道有很多种推断，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威克斯最近就沿着贝尔佐尼探寻过的地道再次进去查看，他怀疑这里才是塞提一世真正的厝室，其他地方都只是为了迷惑盗墓贼的，它们当中埋葬的仅仅是他的皇室成员，而他本人并没有埋葬于此。



1986年，威克斯开始挖掘这个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被发现但又被用碎石封上的墓穴，它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简单的代号“KV5”，它可能就位于帝王谷的入口处，也许正是旅游车的停车场。威克斯从马萨诸塞州请来了地球物理学家文森特·默菲帮助他进行发掘工作。

默菲在纽约金融家布鲁斯·赫菲兹的资助下把三台电子传感器带到了埃及，它们可以穿透地球表面寻找地下的埋藏物。其中有一台低频雷达向地下发送电波，再根据回声来分析地下的沙层、土层或岩石层，以及每一层的厚度。另一台声音感应装置与地震测量仪器非常相似。这两台仪器在其他地方的考古发掘中成功地发挥了作用。还有一台仪器是磁性测量仪，它可以根据地球的磁场变化分析岩层中有无空洞。

经过两天的测量，默菲得出了大约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内的各项参数，就在这个地方他发现了被怀疑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真正厝室的入口，它恰好位于停车场下面150英尺深的地下。但是要

想进入这座墓室仍需按照传统的挖掘方法一点点接近它，特别是因为这座陵墓的石壁可能因长年的地下水侵蚀而变得疏松。

这座陵墓幸运地被重新发现了。它因为人们于20世纪60年代在这条隐秘的通道上方铺设了水管和下水道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如果再延迟对它的发掘的话就会使更多的浮雕从墙面上脱落。帝王谷入口处的一家咖啡店在此前的20年中一直向这座陵墓排放污水。

在图坦卡蒙陵墓最里面的神龛中发现的《死亡之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是昨天,我知道明天。”这次发现给考古学家们树立了信心，他们完全有可能发现新的帝王陵墓，也许就在明天。在像帝王谷这样的地方，电子仪器的应用提高了人们的发掘能力。但是今后对于伟大的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仍依赖于像卡特这样的大胆心细、坚忍不拔、有创新精神和洞察力的人物，以及他们的训练有素和经验等。

图坦卡蒙其人其事

THE PERSONAL TUTANKHA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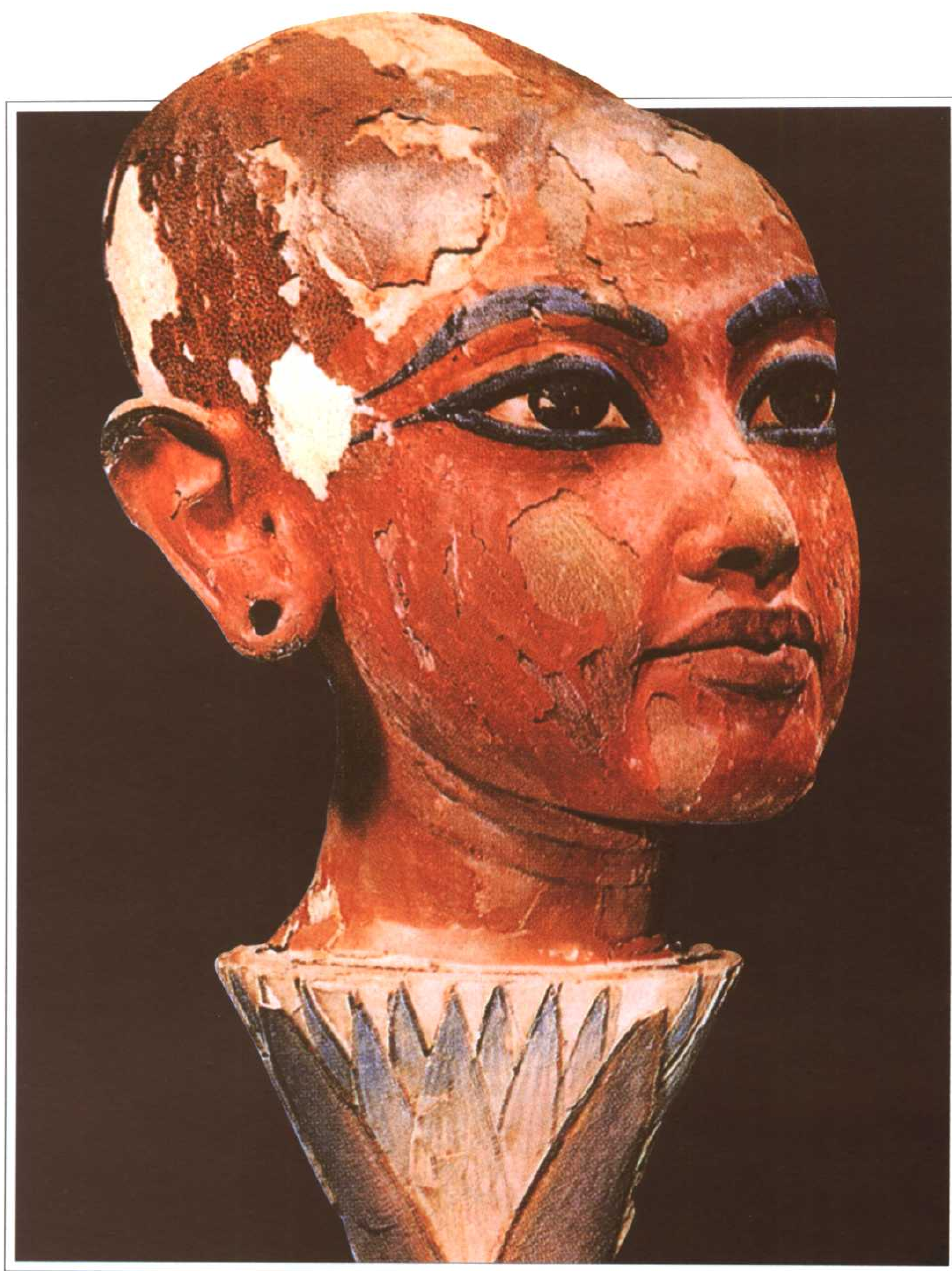
尽管图坦卡蒙在年仅9岁时就成为了法老，但他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敬畏。在远离公众的时候，他只是一个男孩，同他的姐妹们一起做游戏或学习读书写字，后来在青春期过后才开始专注于服装、体育和爱情。



他的父母是谁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按照普遍的看法，他是埃赫那顿和一位非正宫皇后基亚的儿子。右图就是他孩提时代的木制头像，象征着他是拉神的化身，正从蓝色莲花中诞生。对他的木乃伊进行检查后发现，他的个子不高，仅有5英尺5英寸。

这位法老的瘦弱体格并非由于营养不良，在他的陵墓中发现的大量食物显示他的胃口很好，其中有用小麦和大麦做的面包和糕饼以及加了蜂蜜和香料的牛羊肉。水果包括枣、无花果、葡萄、杏和椰子。他也许喜欢吃西瓜子，因为墓中有11篮西瓜子。也许他还很贪杯，因为在墓中至少有30大罐葡萄酒。

他死于18岁那年，有迹象表明他是死于一次事故，也有很多人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当他的陵墓在3000多年后终于被打开时，里面的所有物品都被照相机记录了下来(原始记录均为黑白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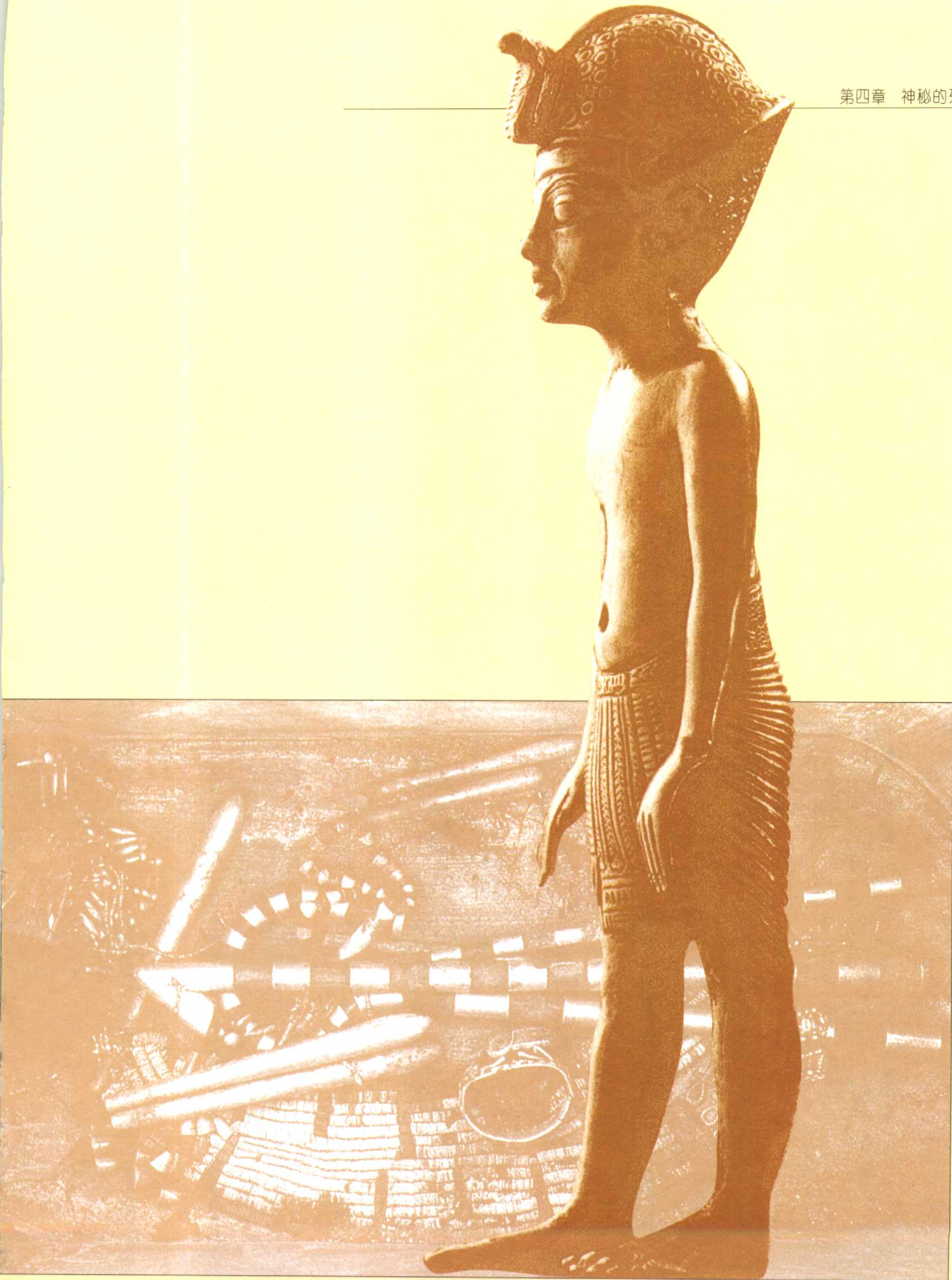
少年皇帝的学习和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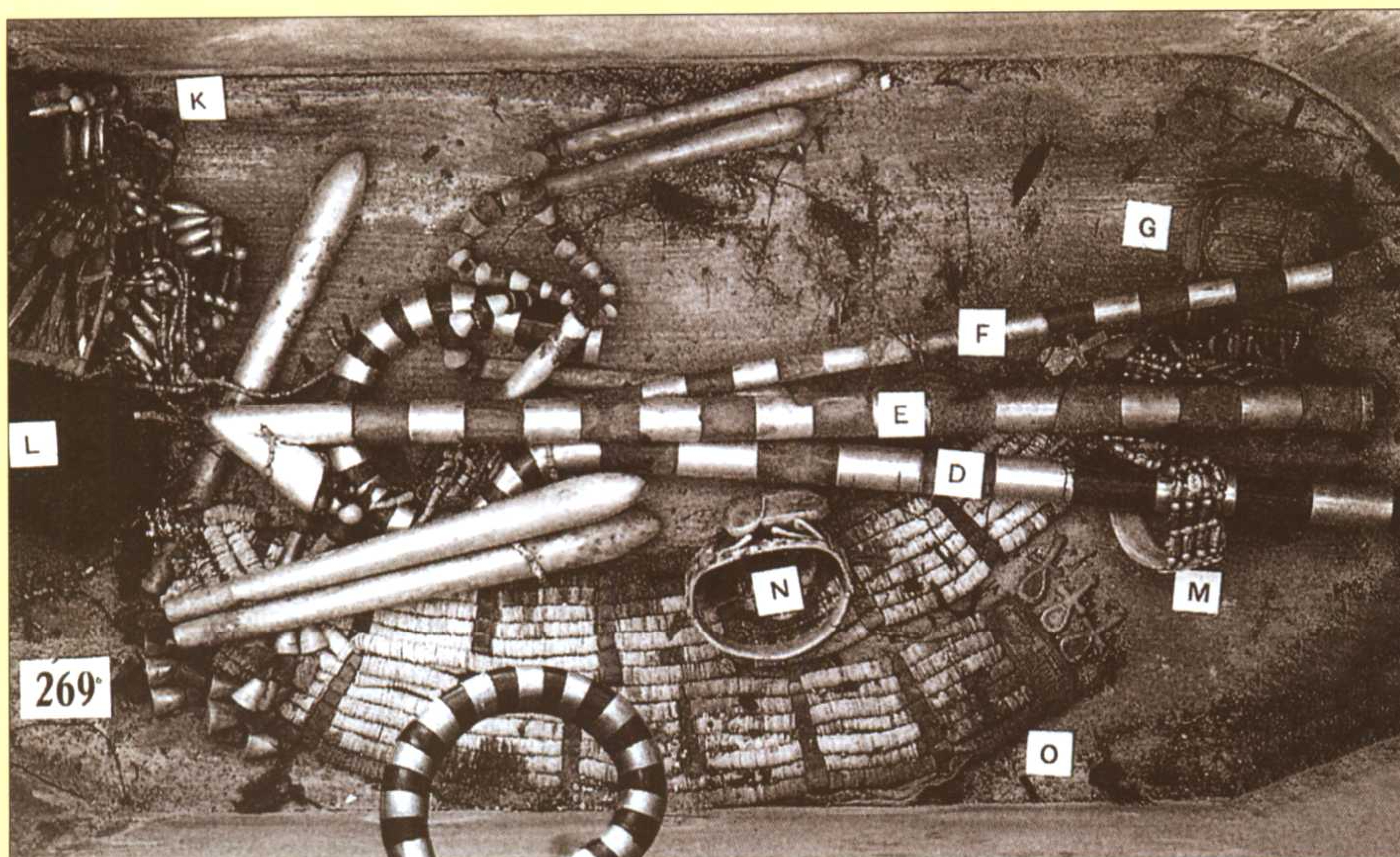
THE CHILD-KING AT STUDY AND PLAY

这位年轻法老的外貌一定深得他的亲属们的喜欢。有四套棋类游戏玩具被带进了他的墓中，表明直到成年他都一直很喜欢玩这样的游戏。没有关于他的学习经历的记载，但是他也许从4岁就开始同其他贵族子弟一起学习读书写字。他的墓中有大量的书写工具，这个椭圆形盒子上第一行的三个护身符符号组成了阿蒙神的名字，第二行的鸟、面包以及最左边的T形十字章代表“生命”，最下面一行的钩子代表“权力”。



■在左边的这个盒子里发现的两个金耳坠是当时的埃及男子都佩戴的，它们已经有磨损过的痕迹。右边是这位法老的金塑像，他耳朵上的耳环孔清晰可见。









■这位年轻法老用过的小钩子和连枷象征着他神圣的权力。连枷上刻有他早期的名字图坦哈顿，表明他在登基时拿的就是这个信物。



■这把小型王座完全按照成年国王的样式建造，靠背上镶有象牙的集合图案。它的腿被做成狮爪的样子，许多部位都包上了金叶子。

少年图坦卡蒙的体育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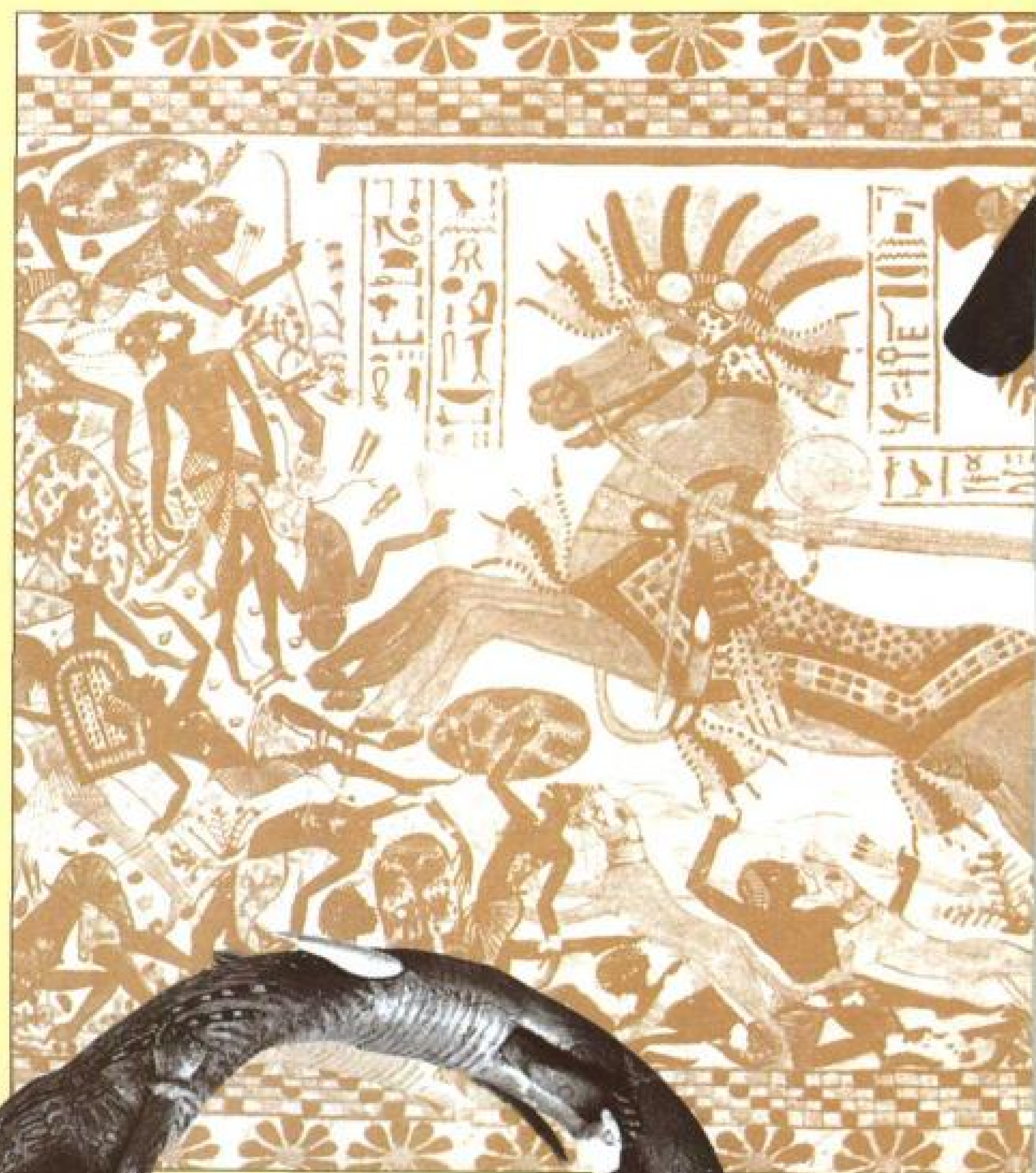
SPORTS OF A ROYAL ADOLESCENT

图坦卡蒙在他的少年时期喜欢参加一些与现代体育非常相似的运动项目，尽管他的体格并不十分健壮，但他喜欢驾驶战车、游泳、钓鱼和狩猎。除了打一些如水鸟、兔子、瞪羚、野羊、羚羊和鸵鸟之类的小动物之外，他还喜欢打一些强大而危险的猎物。

他收集了46把弓，其中最小的只有1英尺大小，而最大的长达6英尺。还有将近400支箭与这些弓一起被带进了墓中。陵墓中还有6辆战车，其中有的装饰华丽，有的则很轻便，也许是专门用来打猎的。

在墓中发现的130根拐杖中有一根的手柄是用两个捆在一起的敌人俘虏形象作装饰物，他们一个是努比亚人，一个是亚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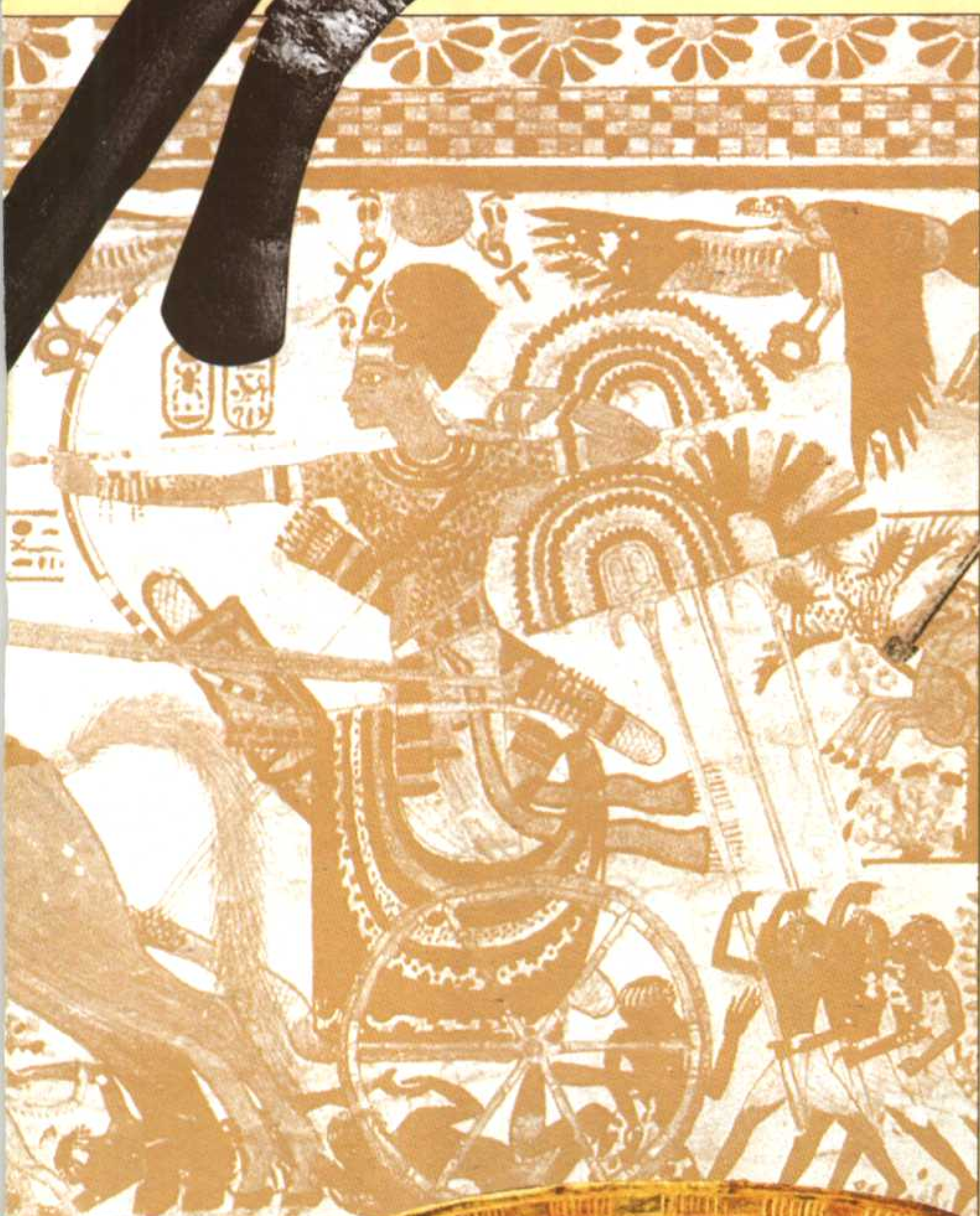




■这中间的图案是画在一只箱子（左图）上的装饰画，讲述的是他在仆人们的簇拥下驾驶他的战车打败了他的敌人努比亚人。



■ 左图：这两只用象牙制成的飞去来器是他在打水鸟时用的，它们的另一个用途是驱赶恶鸟。





■ 右图：包在亚麻布内的法老塑像，这尊塑像模仿的是何露斯神的形象，那个时代的真正猎人会在自己栖身的船上用鱼叉打猎，然后再把猎物弄到岸上杀死。





■ 这个金子制成的扇形物正是一柄扇子的基座。原本在周围装有鸵鸟羽毛，可能是用法老自己猎取的鸵鸟的羽毛制成的。

法老的服饰

PHARAOH IN HIS DRESSING ROOM

从墓中发现的诸多服饰可以看出这位年轻法老对穿着是十分讲究的。其中包括许多衣服、便鞋、项链、珠宝、一对镜框以及一个和真人大小相当的木衣架。这个衣架的头部是按照法老本人的形象雕刻的，臀部以下和双臂都被切掉了，它被涂成白色以显示他穿着衬衣的样子。它也许是用来展示长袍和颈部装饰的。

在他习惯穿着的及膝短裙下面，法老的腰间系着一条亚麻缠腰带(右下)。在这里总共发现了100多条这样的腰带，它们制作得都非常精美，有些腰带与短裙非常搭配。标准的短裙是一块裹在腰间的长方形亚麻布，用一条长长的打着褶的带子从前面系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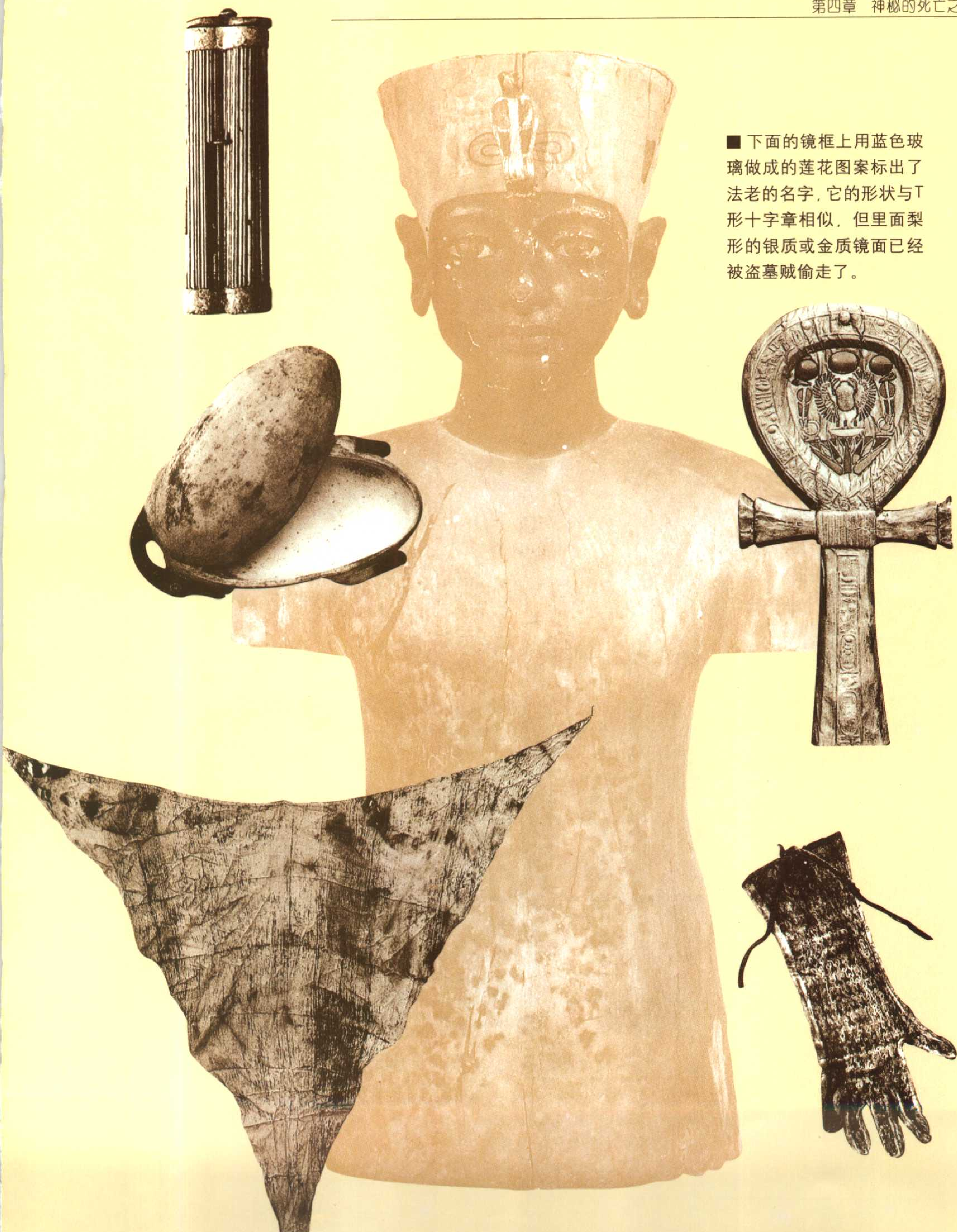
有时法老也穿底裙，并在裤腰处有着刺绣装饰。但即使这样的极其简单的装束也需投入极大的劳动力。据估算，制造一件儿童短裙也需要3000小时的工作。

在当时，手套非常少见，只有上流阶层才会穿戴。图坦卡蒙拥有的27双手套令现代手套制造商惊叹，因为它们的缝制技术直到18世纪才开始被重新发明。儿童的手套在手腕部使用了优质的亚麻带(右边最下方)作为装饰。

与其注重仪表的埃及人一样，这位年轻的法老每天都会用眼影粉搽眼，这种用孔雀石和液体混合而成的化妆品盛在右上方用木头、玻璃和象牙制成的容器内。右中是一个象牙制成的鸭子形状的旋开式化妆盒。



■在一只精美的用皮革和金子制成的箱子里有法老穿过的两双便鞋和一双拖鞋。还有一双宽大的防护手套(左图)可能是他在驾驶战车时戴的。



■下面的镜框上用蓝色玻璃做成的莲花图案标出了法老的名字，它的形状与T形十字章相似，但里面梨形的银质或金质镜面已经被盗墓贼偷走了。

法老的爱情生活

MOMENTS OF INTIMACY AND LOVE

在陵墓中发现的首饰盒上用象牙雕刻着这位法老和他惟一的妻子安赫森纳蒙在一起时的场面(右图)。这位皇后脸上带着微笑在把两株并蒂莲献给她的丈夫。而这位法老则把身体朝她这边倾斜。这样的画面在其他壁画上也出现过。

皇后比她的新郎约大4岁，她是埃赫那顿和奈费尔提蒂的第三个女儿。她也许在嫁给了这位年轻法老之后就帮助过他统治王国。由于这对夫妻两次面对孩子夭折之痛，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后来就在她丈夫的棺椁即将被封上之际，这位悲痛欲绝的寡妇似乎是把一大堆用矢车菊编成的花圈放入了法老的棺材里(右下图)。因为这种花只在每年三月到四月间开放，而安葬法老前的准备工作要持续70天，因此可以断定法老必定死于气候舒适的埃及冬季。





■在图坦卡蒙的陵墓中并排放置的两个女婴木乃伊被认为是法老和他妻子的孩子。其中一具约有5个月大，另一具显然是一出生就死去了。

■裹尸布的上面放着一些花圈。掀开裹尸布后，霍华德·卡特第一眼看到了这位年轻法老的黄金面具。





年表：三千年的辉煌

THREE MILLENNIA
OF GLORY
IN THE SUN

3000多年以来，蜿蜒的尼罗河及其三角洲地区孕育了已知最为古老的文明，那里的文化十分的博大精深。在一代又一代帝王的统治下，埃及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保持着自身的强大和繁荣。下面是埃及历史的年代划分以及一些最为杰出的统治者的名字。



早王国时期　公元前2920年－公元前2575年

EARLY DYNASTIC PERIOD　2920-2575BC

第一王朝 公元前2920年—公元前2770年
第二王朝 公元前2770年—公元前2649年
第三王朝 公元前2649年—公元前2575年
　左塞

埃及文明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以前，那时尼罗河地区的降雨比现在要充沛得多，在河的两边形成了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和有着少量树木的大草原。来自东部和西部沙漠的猎人逐渐向这里迁移和聚集。到了公元前5000年，这里的农业得到了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村庄，逐渐形成了两大政治集团：三角洲一带的下埃及和沿着河流的绿色走廊而居住的上埃及。到了大约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的时候，上埃及征服了北方的邻居，统一了全国并开创了第一王朝。随着岁月的流逝，早期的法老们都被当做了神仙。在第三王朝，左塞(如图)第一次建造了阶梯金字塔以及其他几座宏伟的建筑。



左塞

古王国时期　公元前2575年－公元前2134年

OLD KINGDOM　2575–2134BC



第四王朝 公元前2575年—公元前2465年
　　胡夫
　　哈夫拉
　　门卡乌拉
第五王朝 公元前2465年—公元前2323年
　　乌纳斯
第六王朝 公元前2323年—公元前2150年
　　佩皮一世
　　佩皮二世
第七和第八王朝
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2134年

埃及文化在第四王朝得到了蓬勃发展，这段富足、稳定的时期是该国第一个鼎盛时期，即古王国时期。吉萨金字塔和以哈夫拉法老(如图)的脸部为刻画对象的狮身人面像就是在这段时期建设起来的。贸易和艺术也开始繁荣起来，还有以象形文字为代表的语言文字，当时已被很多社会精英所使用。在第五王朝，王冠开始失去它往日的权威性，因为太阳神的信徒逐渐成为一支可以分享法老权力的势力。到了第六王朝末期，贵族也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势力，最终王国在贵族们的叛乱中瓦解了。



哈夫拉

第一中间时期　公元前2134年－公元前2040年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2134－2040BC

第九和第十王朝（黑拉克利欧波里斯）
公元前2134年—公元前2040年
第十一王朝（底比斯——全国统一之前）
公元前2134年—公元前2040年

在第一中间时期，法老权力的衰弱、内战以及无政府状态削弱了埃及的实力。下面的牛皮盾牌就是内战中使用的武器。最终第九和第十王朝再次统一了整个埃及，但是不久之后底比斯的贵族们宣称他们才是国王权杖的正宗继承人，他们创建了自己的王朝。随着这两个独立的王国不断扩张自己的实力，边界一带的武力冲突频频发生。在第一中间时期，埃及的文化发展速度首次减缓，而后才出现复苏。



内战时使用的牛皮盾牌

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2040年－公元前1640年

MIDDLE KINGDOM　2040-1640BC

第十一王朝(国家统一之后)
公元前2040年—公元前1991年
第十二王朝　公元前1991年—公元前1783年
第十三王朝　公元前1783年—公元前1640年
第十四王朝(与第十三至第十五王朝同时代的独立统治)

在第十一王朝,底比斯国王蒙图霍特普重新统一了埃及，并拉开了中王朝的序幕。这段时期的国王们逐渐培养起人民对中央集权的忠诚，极大地降低了地方官僚的权力。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被用于修建灌溉设施，贸易得到鼓励，文化上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诸神当中，冥界之神奥西里斯受到了富人和穷人的极大崇拜。对太阳神拉神的信仰依然非常流行。



内布赫皮特里·蒙图霍特普

第二中间时期　公元前1640年－公元前1550年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1640–1550BC

第十五(希克索斯)、第十六和第十七王朝
公元前1640年—公元前1550年
(在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这些王朝的统治同时存在)

中王朝不知什么原因也逐渐没落了。埃及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王冠在一个又一个法老的头上飞快地轮换。与此同时，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希克索斯人占领了三角洲地区并创建了第十五王朝，他们统治整个国家长达数十年之久。最终底比斯的第十七王朝向他们宣战。在来自近东的军事装备马和战车(如图)的帮助下，他们把三角洲地区从外国统治者的手中解放了出来，从而创建了新王国。



战车

新王国时期 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070年

NEW KINGDOM 1550–1070BC

第十八王朝 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307年
- 吐特摩斯三世
- 哈舍苏特
- 阿蒙霍特普三世
- 埃赫那顿
- 图坦卡蒙
- 哈列姆黑布

第十九王朝 公元前1307年—公元前1196年
- 塞提一世
- 拉美西斯二世

第二十王朝 公元前1196年—公元前1070年
- 拉美西斯三世至十一世

新王朝的法老们决心再也不能让埃及遭受外来入侵者的蹂躏，他们努力建设自己的强大帝国。随着他们不断从近东抢得战利品和俘虏，埃及再次变得富有和国际化。他们放弃了一些原有的生活方式。在少年国王图坦卡蒙(如图)的陵墓中发现的珍宝就证明了这一时期的辉煌。在绘画和建筑方面出现了艺术复兴，大部分作品刻画的都是底比斯人的上帝阿蒙。但他的权威性在异端国王埃赫那顿统治时期遭到了挑战。



图坦卡蒙

第三中间时期　公元前1070年－公元前712年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1070–712BC

第二十一王朝 公元前1070年—公元前943年
第二十二王朝 公元前945年—公元前712年
（利比亚人统治）
第二十三王朝 公元前828年—公元前712年
（利比亚人统治）
第二十四王朝 公元前724年—公元前712年
第二十五王朝（努比亚和底比斯地区）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12年
（在这个时期埃及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多个叛乱王朝交迭存在）

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入侵者从新王朝的手中夺回了巴勒斯坦王国，与此同时埃及国内帝王的权力再次衰弱下来，而地方官僚又一次大权在握，武装士兵在人口密集地区制造着恐怖。最终埃及分成了两个部分：军人得到了上埃及的统治权，而原来的君主则统治三角洲地区。接着，利比亚人占领了全埃及，直到他们被南方的另一个国家努比亚击退。第二十五王朝的国王为自己的王冠加上了双蛇形标志（如图），这象征着埃及和努比亚的联合统治。



双蛇形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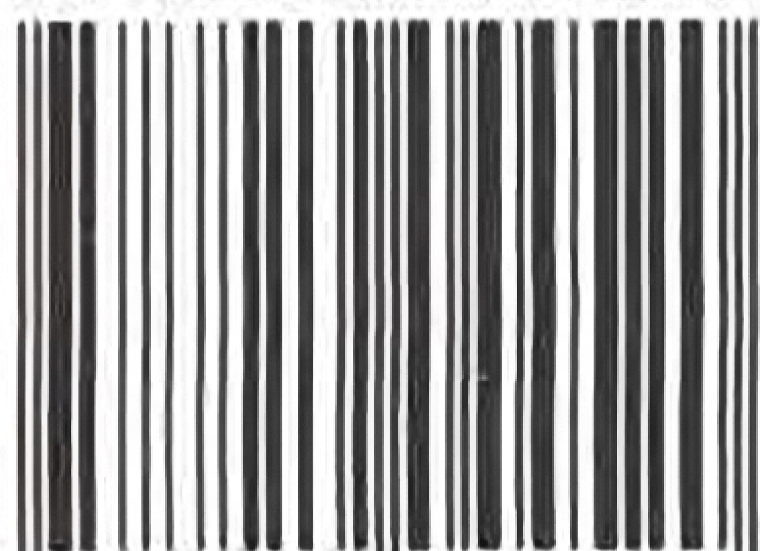
后期埃及 公元前712年－公元前332年

LATE PERIOD 712-332BC

第二十五王朝(努比亚及整个埃及)
公元前712年—公元前657年
第二十六王朝 公元前664年—公元前525年
第二十七王朝(波斯人统治)
公元前525年—公元前404年
第二十八王朝 公元前404年—公元前339年
第二十九王朝 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80年
第三十王朝 公元前380年—公元前343年
尼克坦内布二世
第二次波斯人统治时期
公元前343年—公元前332年

在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入侵埃及，他们占领并摧毁了许多大城市。此后他们在埃及建立起了第二十六王朝。在战争的间歇，他们也积极鼓励商业和艺术的发展。但是到了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大举进犯边界，把埃及并入波斯帝国并创建了第二十七王朝。第二十八王朝到第三十王朝(包括尼克坦内布二世，右图)的统治者当中包括最后一批独立的埃及的统治者。波斯人彻底粉碎了埃及的独立局面，但是尽管波斯人十分强大，他们在伟大的亚历山大国王面前却不堪一击。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2年征服了波斯帝国以及埃及，标志着史诗般伟大的古埃及文明走到了终点。


尼克坦内布二世



ISBN 7-219-04452-6/K·917 定价：65.00 元